长篇小说

十五少年历险记

长篇小说

十五少年历险记

田得万 译

外文出版社
朝鲜·平壤
1990

这部作品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金日成同志在卡伦、孤榆树、五家子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时，给少年儿童们讲的故事。现将故事改编为小说出版。

目　录

一　卵岛探奇开眼界 …… 1
二　峭壁青松鼓勇气 …… 7
三　返航路上遇狂涛 …… 17
四　少年齐心战巨浪 …… 22
五　风雨交加险情重 …… 28
六　漂落孤岛船触礁 …… 36
七　荒岛黑夜闻狼嗥 …… 47
八　无处栖身洞难觅 …… 57
九　没有淡水人患病 …… 66
十　为水争吵伤友情 …… 75
十一　负气出走寻水源 …… 83
十二　打鹿未成反失斧 …… 93
十三　别后相逢倍觉亲 …… 98
十四　棚毁粮丢出疑案 …… 104
十五　新房坍塌人受伤 …… 112
十六　挫折面前考验人 …… 123
十七　荒岛发现无线电 …… 134
十八　拒不离群情义重 …… 153

十九　　艰苦奋斗终成功 ……………… 160
二十　　平板岩上猎海狗 ……………… 171
二十一　一线希望成泡影 ……………… 179
二十二　洞前挖井现骷髅 ……………… 189
二十三　朋友受伤亲送药 ……………… 195
二十四　孤岛荒山大摆宴 ……………… 203
二十五　少年自办学习班 ……………… 212
二十六　候鸟带走求援信 ……………… 216
二十七　无盐腌鱼愁煞人 ……………… 225
二十八　皮袄暖身更暖心 ……………… 233
二十九　上山打围捕驯鹿 ……………… 239
三十　　不速之客闯洞室 ……………… 244
三十一　妹妹失踪哥着急 ……………… 254
三十二　暴风雪中救小妹 ……………… 260
三十三　舍己救人战白熊 ……………… 265
三十四　两拨伙伴重团聚 ……………… 272
三十五　白熊肚里出奇宝 ……………… 277
三十六　岛上少年迎新春 ……………… 283
三十七　久盼轮船一场梦 ……………… 289
三十八　依靠自己奔前程 ……………… 294
三十九　孤岛偶遇陌生人 ……………… 301
四十　　群策群力造帆船 ……………… 314
四十一　乘风破浪回故乡 ……………… 325

一　卵岛探奇开眼界

东方天际露出了鱼肚白，夜幕徐徐卷起，天空、海洋、山峦和村庄渐渐现出了自己的面貌。

藤岩山东边山麓有一条峡谷，沿着峡谷下去，有一座滨海的渔村，叫做长滩村。村子不大，五十来户人家。全村没有一座瓦房，都是低矮的草房。屋檐挨着屋檐，挤得密密麻麻。那些草屋顶，不知是什么时候苫的，差不多都零乱地长着扫帚草，显得十分落破。各式各样的烟筒上冒着烧早饭的细细的炊烟。天上没有一丝云，清澈碧蓝。大海像沉睡一般平静。白天那么炎热的海边，这会儿，黎明时分，空气十分凉爽。

从灰暗的胡同里，鱼贯地走出一些黑影，奔向了码头。

身穿学生服，头戴学生帽的金成哲，右肩上扛着渔叉，左肩上挎着一只布袋，快步朝码头奔去。他约有十五岁的样子，身材细高，额头宽，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笔直的鼻梁，紧闭的嘴唇，显得很有胆量。

码头上，大人们正忙着准备出海打鱼；姑娘和大嫂们分散在海滩上捡着被大浪冲上来的裙带菜。

“哎呀，我来晚了一步。”成哲自语着，急急地跑到了帆船“金刚号”的踏板跟前。

船上，万寿一个人正在擦洗着船帮。

“你真勤快，什么时候来的？”

“我是在船上睡的。”

万寿连头也不抬一下，只顾打上一桶海水，用抹布擦着船帮。成哲踩着踏板上了船，也开始擦洗起来。

这时，又传来一阵很响的脚步声，一个男孩子朝金刚号跑来。看

他的个头，似乎比前两个男孩大一两岁，身材粗壮，胸部宽阔，眼睛深陷，显得虎虎势势的。

“大人们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们真是来的早啊。我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却捞了个第三！咳，气喘得要命。”

他扑腾一声坐在地上，喘着粗气。

“茂翰，你怎么是第三呀，是第二嘛。”万寿不假思索地说。

“什么，第二？那么说，你不去了？”

茂翰猛地转过头望着万寿，眼睛瞪得很大。

“我怎么不去？我，成哲，都去。可你还是第二。”

听了这话，茂翰觉得很奇怪，瞪大了眼睛瞅着万寿。

“嗯，我猜到了，你是在船上睡的吧？”

“猜对了。唉，你带的都是些什么工具，那么多？”

“嗨，螺丝刀这个稀罕玩艺儿，是我家茂荣的。”

“茂荣也要上卵岛？”

“她呀，今天早上起得比我还早，吵着要上卵岛去。她把这玩艺儿塞到我手里，去叫醒她的小朋友们去了。真是……瞧，她已经来了，还带着明玉和文静……”

“带她们一块儿走吧。她们也该去看看卵岛嘛。”成哲说。

这时候，一群小朋友吵吵嚷嚷地跟着几个大孩子拥过来了。

“咦，这帮小家伙来干什么？他们也要去卵岛？”茂翰斜眼望着他们，皱起了眉头。

“他们已经来了，有什么办法？只好带他们一块去了。”万寿打上一桶海水，直起腰，瞅着茂翰说道。

“不，不能带他们去。船也挤，再说，带上这些小家伙不知有多少麻烦事哩。大岩石上滑下来，擦破点皮，也会哭哭啼啼的。带这些个淌鼻涕的小鬼头，咱们还能随便活动吗？”

“他们特地起早吃了饭，要跟我们去，你怎么好意思赶他们回去呀？”

“这个，你包给我好了。我只带昨天约好的大孩子去。那些女孩子也该留下……得想个法子。”

“带她们有啥可操心的，总共才三个人嘛。”

“好，那就光把小鬼头们甩下来，他们不会知道我们约好的事儿。咱就说：‘你们没带我们约好要带的东西，不能一块去。’不就行了？”

茂翰说着，扛上工具上了船。

“是你爸爸借的船，随你便好了。”万寿回答道。

成哲他们这些大孩子，早就想去到离村子有一段航程的卵岛，观赏风景，捡鸟蛋，玩个痛快。可是那个吝啬的船主就是不借给他们一条船，所以上卵岛去的事就拖了一天又一天，一直没有实现。后来，他们又缠着茂翰的爸爸，求他给弄一条船。茂翰的爸爸拗不过，只好趁船主出去游玩的机会，悄悄地把一条船借给了他们，并说好只借给他们用一天。

这天，恰好是渔夫们休息的一天，又是个星期天。

“要上卵岛的都到齐了。现在开始检查一下，看看都把约好要带的东西带来没有。你们都往这儿排个队，让茂翰来检查。”

昨晚聚在一起商量去卵岛一事的孩子们，选成哲当了队长。现在，队长下令了。

茂翰从船上跳下来，让孩子们排成一列横队，开始检查行装。他走到了站在头里正看着一本书的昌植面前。昌植把土布做的背囊口子打开，还把钓鱼竿也放在旁边，让茂翰随便检查。背囊里装着一把小米和一小盒火柴，还有一个水瓶和准备装海鸥蛋的网兜。约好要带的东西，算是都有了。

“到了卵岛也要看书吗？”

“书嘛，到哪儿都得看。我想在来去的路上把这本书看完。这是一本探险记，很有意思。”

“是吗？你看完了，借给我看。”茂翰检查完昌植的背囊，说：“好啦，你上船吧。”

昌植挺起胸脯朝大家望了一眼，就吹着口哨上了船。

茂翰走到衣帽整齐，带了捕虫网的孩子面前，咧嘴一笑，说：

“嗬，药铺的俊浩也来啦。咱们上村的孩子，准是把东西都带来了吧。”

茂翰说着，把背囊摁了几下，就想通过。

“是你们上村的，你就想马虎过去，那行吗？不管是上村的还是下村的，都得仔细检查嘛。”

下村的小鬼勇一气不平地说。

“什么？马虎过去？俊浩的看不看都一样，准是样样都带来了。你们想看就看吧。”

茂翰把俊浩背囊里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他不光带来了约好要带的东西，还带来了药。”说着，把药包提起来晃了晃。

接着，他走到了另一个孩子的面前，是个戴着一顶掉了帽檐的草帽的大个儿。这个大个儿立即打了个立正。这是他看了上学的孩子们上体操课时打立正的样子学的，不过他的两只手都紧贴在屁股蛋上，那样子着实滑稽可笑。

“达洙，你这么一站，真像个路边的鬼头桩子。”

茂翰这么一说，孩子们都大声笑起来。

“好啦，你也上船吧。”

达洙整好了背囊，提起钓鱼竿，咧嘴笑着上了船。

茂翰走到一个头发蓬乱的孩子面前，挤了挤眼睛，说：“你这个山沟沟德善，少带了一两样，也只好让你一块走了。”

“嘿，别看不起山里来的，要我带的我都带来啦。”

德善打开背囊，把东西一个个都掏出来拿到茂翰的眼前晃着。

“唔，真的都带来了，还带了捕鱼的鱼笼。好，上船。孩子们，

要在日出以前开船，就得快点检查啦。好，京三，你也上去吧。”

茂翰没有仔细检查，就让这孩子上了船。

“咱也上去。”勇一把自己的同岁小朋友文基和英秀一手拉着一个，就要往踏板上走。

“喂，你们等一会儿。”

“干吗要等一会儿？”勇一问道。

茂翰却不回答，只顾瞅着船上的人。

这时候，基赞一头肩上挎着背囊，手里提着个潜水镜，连衬衫钮扣都没来得及扣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咱上村人的脸，都叫你给丢了。你怎么来这么晚？”茂翰责问道。

“昨晚造这个潜水镜，很晚才睡。妈说早上要叫醒我，可她没有叫，我有啥法子。”

“算啦，没空跟你磨牙，快上去！”

大孩子们都上了船。茂翰让茂荣、明玉和文静这三个女孩子也上了船，然后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对三个小孩子说：

“你们不能去！”

“怎么不能去？你们要带的玩意儿，我们都带了嘛。”

“你以为带了东西来，就能去吗，告诉你，只有约好了的孩子才能去。我问你，你们要上卵岛去，是谁告诉你的？快说，我得狠狠整他一下。”

茂翰瞪着眼珠子，瞅着三个小朋友。

三个小朋友只是一眨一眨地瞪着茂翰，谁也不吱声。

昨天晚上，勇一到基赞家去跟基赞的弟弟玩，看到基赞制作一副潜水镜，就帮了他一点忙，也知道了他们要上卵岛去，要带什么东西和什么时候动身。于是他一出基赞家的门，就径直去找最要好的文基和英秀，跟他们约定要跟着大孩子们一块上卵岛去。

“算了，咱走吧，省得挨一顿揍。”

文基捅着勇一的腰，小声地说。

“都到这儿来了，还能回去？”勇一鼓着腮帮不服气地说。

这时，成哲打扫好了船，走来看了看这三个小朋友的衣着和带来的东西。英秀穿着洗得很干净的土布汗衫，还背着一只土布做的小背囊。三个小朋友都带了必需的东西。要叫他们回去，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别难为他们了，带他们走吧。”他说。

“你看你看，队长都答应带我们走呢。喂，咱快上船去。”勇一说着就要往踏板上跑。

“喂，你慢点！”茂翰扯住了勇一的衣袖。

“队长都让去，你怎么不让？”勇一把手一抽，哧一声，他的衣袖被扯破了。

茂翰一惊，松了抓在手里的衣袖。三个小朋友乘势跳过踏板上了船。

勇一刚跑上了船，茂荣就奔过来说：

“勇一，你衬衫破了，快脱下来给我。”

茂荣很快地往针上穿上线，拿起勇一脱下的衬衫，一会儿就补好了扯破的衣袖。

“给，穿上看吧。”

勇一粲然一笑，接过衬衫穿上了。

茂翰上船来看了勇一的衣袖，也咧嘴笑了。

“好啦，从现在起，成哲你来管，我的事儿完了。勇一，你们到卵岛可不兴哭哭啼啼的，也别随便乱跑，明白没有？”

茂翰朝小朋友们再叮咛了一遍。几个小朋友点了点头。成哲站到前面去点了点人数。

“九个大的男孩子，三个女孩子，还有三个小鬼头，一共十五个人。好，咱们十五个人，现在开始向卵岛出发了！”

船上的孩子都高兴地欢叫起来。

“好，开船！”

成哲像喊口令似地大声说。

金刚号开始轻轻地晃动，离开了码头。

不觉之间，东方出现了美丽的朝霞。蔚蓝的天空，飘着缕缕白云，云边开始抹上了淡淡的紫红色。紫红色渐渐变浓，很快向整个天空扩散。东边天，好像泼上了浓浓的粉红色的染料。

不一会儿，出现了状如扇子骨的金色阳光，跟着升起了太阳，看去犹如一团红红的火球。

太阳一出，静静的海面仿佛是一片金黄色的地毯，闪闪发亮。

“呀，太阳升起来了！”

不知是谁这么一喊，金刚号上的孩子们齐齐地把脸转向了东边。

庄重绚丽的太阳，像一个巨轮一样升上来。

银白色的海鸥，扑打着翅膀，在船的上空翻飞。

二　峭壁青松鼓勇气

长滩村的孩子们到达卵岛，是天大亮了的时候。苍翠的老松树，隆起的、高高低低的岩石，以及在上空翻飞的海鸥，好像都在热情地欢迎着他们。

当船徐徐驶近卵岛的时候，孩子们高兴得不知所措，船一靠岸，就叽叽喳喳吵得更欢。成哲和万寿把踏板抬起来架到了岸上。孩子们吵吵嚷嚷地都争着要先下。踏板刚架好，最先跑下去的是茂翰，接着是昌植。

“唉，成哲，磨蹭什么，快下来吧。茂荣，你也快跳下来。”茂翰大声地说。

成哲却等着别的孩子下船。小鬼头们也都下去了，可就是德善仍在船上踌躇着不下去。

“快下呀。”成哲催道。

“踏板太高，我怕掉到海里去。勇一他们小鬼头还真行哩。”

德善仍在船上不敢上前。

“你还不熟悉坐船哪。你别往下看，别看海水翻滚，就当你走羊肠小道，慢慢过去。你的东西我来拿，你空手过去。”

成哲接过了德善的背囊。德善小心翼翼地跨上踏板，张开双臂，开始迈开了脚步。走到踏板的尽头纵身一跳，落到了地上，然后转身瞅着成哲，咧嘴笑了，好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德善生长在只有野兽吼叫，野鸟鸣啭的深山沟里。那儿只有五户人家，从头一户人家到最尽头的一户人家，足有十多里地远。德善的父亲以为离开这个山沟就活不了，一直在这深山沟里靠烧木炭、开荒种田为生。去年春天，也就是他刚过了四十岁的时候，一个住在长滩村的远房亲戚来看他，劝说他为了孩子的将来也应该离开这个山沟。这样，他才搬到了长滩村。

成哲紧跟着德善下了船。

“怎么样，风景好吧？”

“哎呀，真的，好像到了另一个天地。这个岛子，看来全是石头，怎么还长着这么多大松树？”

“咱们在这个岛上，像不像坐着大船漂在海上？”

“真的。这个岛不能住人吗？”

“这儿没有地可种，怎能住人哪。这个岛的主人，是那些海鸥。”

成哲朝德善轻轻一笑，就提起自己做的像提网一样的鱼笼走到海边，从水下石头缝里捡起几个状如毛栗子的海胆，用小石头敲开，放进笼里，然后把整个鱼笼都放到水里去了。

“这样，鱼就进到笼里去吗？”

“对啦。走，咱也快去捡海鸥蛋。”

成哲拿起网兜、钓鱼竿和包袱，跟德善一道走去。

别的孩子早已钻到岩石缝里忙着捡海鸥蛋。成群的海鸥看到这些不速之客在掏它们的蛋，都“叽叽叽”地惊叫着，低低地飞掠在孩子们的头顶上，仿佛要用尖嘴啄他们似的。而孩子们却毫不理睬。

“往这来呀，这儿多着哪。我已经掏了十五个蛋。”

万寿拿起一颗蛋晃着，朝成哲他们喊。

“咱俩比一比，看谁掏的多。”

成哲同德善一道，朝岩石重叠的地方跑上去。成哲刚到岩石缝就找到了海鸥蛋。在一个像沟槽的石缝里，有一个用野草和海藻圈成的海鸥窝，里面藏着三个蛋。

“你看，海鸥是做了巢才下蛋的。只要往石头缝里找，就能找到海鸥蛋。”

成哲把蛋掏出来就要往德善的网兜里装，德善像受了惊似地跳起来，坚决不肯收，说自己也能找到蛋。

“海鸥也像老母鸡那样，用身子孵蛋吧？”

“有些水鸟把蛋下在沙滩或岩石上边，靠日光孵，海鸥是抱蛋的。母鸡孵蛋要二十一天，海鸥却要抱二十四五天，才能孵出来。”

成哲边说边找，又找到一个石缝，把手伸了进去。

“呵，这儿多啦，你看！”成哲一手掏出两颗蛋，装进了网兜。

“里头还有。”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手伸进去，从三个窝里掏出了八颗海鸥蛋。

茂荣、文静、明玉这三个女孩子，一起跑这儿跑那儿，接连不断地掏出海鸥蛋装进了篮子。

“哎呀，你们已经捡了这么多！”

成哲看了茂荣的篮子，吃惊地喊道。

“那可不，你以为我们女孩子就不如你们吗？”茂荣说罢，还撅了一下嘴。

“好啊，那就跟我们比一比吧？”

“比就比吧。”

“赢了怎么办？”

“谁赢了，海鸥蛋就全部归谁。好不好？”德善插了一句。

“要这样，心眼就变黑了。对不对，茂荣？”

女孩子们嘎嘎笑起来，男孩子们也跟着笑了。

这时候，茂翰站在对面挺高的岩石上，大声喊道：

“喂，你们还在那个别人都捡光了的地方泡蘑菇啊！快上这儿来吧，这儿可多啦，你们看！”

他把网兜举得高高的，网兜已经装了一多半。

“咱也到那边去。”

明玉一带头，茂荣和文静也跟着走了。

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跑来跑去，想比别人多捡几颗蛋。突然，从耸立着许多尖尖的岩石的地方，传来了哭声。是英秀的哭声。

成哲立刻跑了过去，德善也紧紧地跟着。

“唉，你怎么哭了，啊？”

成哲奔到英秀的身前，问道。

“那个海鸥蛋，是我先看见的，可文基赶来掏走啦。”

英秀把脸一仰，更大声地哭起来。

“怎么是你先看见的，是我先看见的嘛。”文基尖声反驳。

“我先喊了‘那是我的’！”

“你那么喊以前，我早看到了它，跑来捡啦。你喊一声‘那是我的’，就都是你的啦？我喊一声‘卵岛的蛋都是我的’，那都成了我的啦？”

文基一面这样放连珠炮似地辩解，一面继续把蛋掏出来往网兜里装。

“你在这儿掏了几颗？”成哲问他。

“掏了五颗。”文基回答。

他好像害怕别人来抢他的背囊，提起网兜就一阵风似地跑到大石头后边去。

“英秀，别哭！就为那几颗海鸥蛋哭值得吗？我替他给你几颗蛋，快别哭啦。你再比他多捡一点，不就行了？来，把你的网兜打开。”

成哲捧起了一抱自己的蛋。

“不要！你以为我想要你的蛋才哭的吗？”

英秀用小拳头使劲地擦了一下泪水。

“看看谁捡的多！抢了我的蛋，看你能吃胖多少！”

英秀嘟哝着，朝着与文基相反的方向跑去。

海鸥蛋确实很多。一个窝里只有两三个蛋，但只要找到小石洞，就能发现好几个窝，一下子捡到一大堆。

成哲带着德善，转到了海边一堵峭壁下边。在高耸陡峭的绝壁上方，成群的海鸥鸣叫着来回飞翔。绝壁的当腰，好像有很多海鸥窝。可是绝壁下边，却是一片荡漾的绿波。

“上去看看。”德善在头里走着说。

“不危险吗？”

“不怕，过了那块岩石，就没问题啦。”

他说着就要开始往上攀。

“在船上，你怕得一动都不敢动，在山上，你可简直要飞了。唉，站住！”成哲突然急叫道。

德善猛地站住了。

“你看那块大岩石快要掉了。”

“什么？”德善回身望着成哲。

他们准备爬上去的那堵绝壁当腰的一块大岩石上，长着一棵松树。那棵松树，很奇妙地把根子扎在石头缝里，长得郁郁葱葱。但是，因为这棵松树扎下了根子，石头缝被挤裂开了大口子，要是松树再长粗一点，或是有人稍微碰一下，那块岩石就会完全碎裂，

半边就会“扑通”一声掉到海里去。

成哲兀立在那里，失神地望着那块岩石，觉得越看越稀奇。

“咳呀，松树比石头还硬呢。”成哲这样想着，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棵松树。

“你老瞅着什么。爬是不能爬了，再到那一面去看看。”

德善的话音刚落，茂翰跑了过来，说：

“你捡了多少？嚯，你最后下船，可捡的倒这么多！我才捡了这么点儿。”

茂翰把鼻子一皱，提起快装满了的网兜，给他们看。

“你捡蛋也是行家。我们也该多捡点，不能输给你呀。”

成哲他们又开始掏蛋。

突然，从海边传来了什么东西落水的响声，接着是孩子们哈哈大笑，哇哇吵嚷的声音。

成哲直起身朝那边望过去，只见落到水里的文基一手拖着网兜，一手划着水，挣扎着往岸上游。成哲急忙跑过去，文基攀着一块石头爬上来了。

“你怎么掉下去的，没灌水吗？”

“贴在那个石壁上掏蛋，滑下去的。哎哟，你看，海鸥蛋都摔破了！”勇一捧着肚子嘎嘎笑道。

文基这才看着自己的网兜，皱起了眉头。

“活该，谁叫你掏我的蛋？”英秀挖苦道。

“什么，你说我怎么啦？”文基立刻扑上来要打架。

“刚才你没捡我先发现的蛋？”

英秀冒火了，抱住文基的脖子，像小公鸡斗架似地喘着粗气。别的孩子像看什么热闹似的，嘎嘎笑着观看。

“喂，你们干吗要打架？”茂翰不知什么时候跑过来，要把他们拉开。

“看他们打架，你们不拉开，光看热闹，像话吗？”

成哲朝孩子们喝道。孩子们这才一窝蜂似地扑上去，把扭在一起的两个孩子拆开了。

两个孩子被拉开打不起来了，只是喘着粗气怒目而视。

“你怎么爬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别的地方也有很多蛋嘛。英秀你也不对，人家掉到水里了，你还说活该？这样可不行，文基，你也不能打自己的朋友啊，明白没有？”成哲对着两个小鬼头训斥道。

“哼，爱哭的傻小子，算什么朋友！”

英秀一时无话反击，只是眨巴着两只眼睛，怒视着文基。

“那你去跟落水狗交朋友好啦！”英秀终于这样反击了一句，觉得文基真像一只落水的小狗，禁不住噗嗤一声笑了。文基看了看自己湿漉漉的衣裳，也忍不住笑了。

“好啦，你们俩都笑了，算和好了。都去再掏点海鸥蛋吧。”

成哲一说，大家都笑着走散了。

到了晌午，孩子们准备好了午饭。可是少了一个俊浩，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俊浩——！”孩子们齐声喊，没有回答。成哲害怕了，怕他掉到大海里去了。眼前出现了方才文基掉到海里挣扎的情景，这情景又变成了俊浩的幻影。成哲的脑中浮现了一种不祥的阴影。

“谁都没见过他吗？”成哲皱着眉焦急地问。

“刚才他是往那头走的，以后就没看见。”有个孩子指着一块大岩石说。

“跟我一块去找找。”

成哲带着那个孩子朝那块岩石走去，别的孩子们也都跟在后边。他们绕着那块岩石找，也没见到俊浩的影子。

“大家都散开，不要走太远了，就在附近找一找。”

成哲一说，大家都散开，分头去找。可就是找不到俊浩，只有喊他名字的声音从这里那里传来。

成哲走到峭壁下边站住了。峭壁上边一群海鸥在翻飞，下边是墨绿的海水。

“他是不是爬上去掏蛋，不小心掉下来了？”

成哲正在这样猜测，突然从对面岩石后面传来了清晰的声音：“我在这儿呐！”是俊浩。

孩子们都朝那边跑去。俊浩一手拿着捕虫网，一手拿着一只挺大的甲虫朝这面跑来。

“你一个人跑去干什么来着？”

茂翰斜着眼睛问他。

“看，为了抓它，不知费了多大劲呢。”

俊浩拿起从未见过的大甲虫晃了晃。

“管你抓甲虫，还是抓螳螂，你随便好了。可是我们都喊你，你怎么不吱声？耳朵聋啦？”

“没聋。你们喊我，我都听见了，可是怕它飞了，没敢出声。你们喊我的时候，我正爬树来着。对不起你们啦。”俊浩说着，还挤了一下眼睛。

这时，茂荣和明玉已经烧好了贻贝汤，把热乎乎的汤分盛在盆里。孩子们都围着汤盆坐下了。京三手拿着小勺，偷眼瞧了瞧身旁的孩子们，突然舀一勺饭，往草丛里一撇，嘴里喃喃自语道：“去邪喽！”

“你怎么把饭扔了？怪可惜的！”旁边的德善责备他。

“在野地里吃饭，就该这样做。这样嘛，野鬼吃了那饭，就会跑掉了。”

“你到哪儿都说什么这个鬼那个鬼。讨一小勺饭吃了就跑的鬼，你就那么害怕？”昌植说。

“他呀，听了金龟子飞的声音，都怕得发抖呢。”勇一一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大家面前摆上了丰盛的午餐。在家里，他们顶多也只能用菜粥或土豆充饥，而今天在这孤岛上，却像参加了大宴席。贻贝汤本来就很香，现在他们在岛上跑了半天，趁肚子饿的时候吃，就更香了。还有海鸥蛋、鲍鱼、海胆、海参……丰富极了。

他们觉得不是在岛上吃饭，而是在一艘大船上参加了什么喜宴。

“怎么，你们光顾吃啦？要像咱们来时说的那样，唱歌跳舞，还要猜谜，玩个痛快嘛。我先唱一支歌。”

京三一说，大家都拍手叫好。京三唱道：

鸟呀鸟呀，鹦哥鸟呀，
不要落在绿豆地呀，
………

京三唱完，自己先拍手叫道：“好啊，唱得好啊！”逗得大家都大声笑起来，掌声更响了。

京三朝大家扫了一眼，然后用手指点了头发蓬松的德善。

德善挠着后脑勺站起来，像早就等着轮到自己似的，立刻开口说道：

“某个村里一个庄稼人的家里，每天天一亮，公鸡就‘喔喔喔……儿’地叫起来；鸡一叫，狗就被吵醒，‘汪汪汪……’地吠起来；正等着老鼠出洞的猫就‘咪咪咪’地叫，要它们肃静；肥猪以为到了吃饭时候了，‘呼噜呼噜’叫着用嘴掀翻了食槽；牝牛以为该下地干活了，‘哞哞’叫着，喊主人家的大嫂。它们都这样一叫，一只山羊觉得自己也该叫一声了，就像小娃娃哭着要奶似地‘咩咩’叫开了。

“主人家的大嫂做好早饭端上了炕，可这家的小娃娃嫌饭不好

吃耍起了脾气。大嫂气得给了他一巴掌，小娃娃马上‘哇哇’哭起来了。畜牲的叫声都好听，可是那个娃娃的哭声却很难听。所以嘛，对孩子，可不要打骂，孩子也别哭，都好好过日子吧。”

德善把两手合在一起贴在小肚子上，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即爆发了一阵快活的笑声和掌声。

“学得真像。鸡狗牛羊的叫声，你怎么能学得那么像啊？要是你半夜里学鸡叫，大嫂们说不定真地起来做早饭哩。”

“他学狗叫，多像啊！”

“唉，你到我家来学猫叫好啦，把那些老鼠都吓跑。”

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学着各种动物的叫声。

当他们一面津津有味地吃着午饭，一面继续娱乐的时候，好几只海鸥成双成对地往岛上飞来，叽叽地叫着。

万寿手拿着小勺，凝望着飞来的海鸥，像自语似地说：

“看这些海鸥成群地飞回岛来，好像要刮风了。”

可是没有人注意他的话，因为海面还很平静嘛。

娱乐一结束，孩子们都散开，有的捡美丽的贝壳，有的捡光滑好看的鹅卵石。德善把鲍鱼壳收集起来用布包好。

钓鱼的孩子们不停地钓上了鱼，有鳟鱼、沙丁鱼，也有黑裙鱼和多线鱼。基赞钓的最多。

万寿看了一阵别的孩子钓鱼，又朝天空看了一会，就走到成哲跟前说：

“咱就玩到这儿，回去吧。”

“再钓上几条大鱼再走，天还不晚嘛。”成哲仍在钓鱼。

“我看这天气不大妙，好像要起风了。刚才没看见海鸥都飞来了吗？你看那北边和西边，那种云不是好云。瞧，开始起风了。”

听了万寿的话，成哲不由得抬头看了看天空。方才还那么碧清的天上，不知什么时候，已拥来了不少黑云，似乎马上就要下一场大雨。

“那就回去吧。”

孩子们开始准备回去了。把带来的碗筷，塞满了海鸥蛋、鱼和种种工具的背囊和包袱都装到了船上，然后一起坐上船离开了卵岛。

三　返航路上遇狂涛

船驶离卵岛不久，风势越来越大，沉重的乌云笼罩了整个天空。

万寿使劲地把着舵，成哲带着较大的孩子们划桨。一股旋风卷起浪花刮过去，接着风向突变，刮起了猛烈的西南风，船立刻乱晃起来，好像就要被掀翻了似的。

“快把风帆拉下来！”

掌舵的万寿哭丧着脸朝划桨的孩子们喊。茂翰立刻跑去把帆扯下来了。风越刮越大，船好像一步也不往前走。

“唉，大家使劲，加油啊！”

成哲喊道。孩子们都使出全身的劲划着桨，可是船仍不往前走。海鸥也只扑打着翅膀，不敢飞。

过了好长时间，风势越来越猛，浪也越来越高。浪涛猛烈地拍打着船舷，船颠簸得更厉害了。孩子们拿出更大的勇气，使劲划桨。

“桅杆也放倒！”

万寿急切地喊道。大孩子们立刻放倒了桅杆。

女孩子们和小鬼头们都把着船帮，惊恐不安地望着大海。浪涛不断地拍打着船舷，往船上飞溅着水花。

“哎呀妈呀！”女孩子们躲着水花乱跑，小鬼头们吓得直哆嗦。

“别乱跑，不要害怕，不要慌，乱跑可就活不了啦！”万寿大声喊叫道。

“喂，你们别在这儿乱跑，快下到船舱里去！”

成哲一喊，茂荣就带着明玉、文静和小鬼头们到船舱里去了。

“嗨哟嗨哟！”

“嗨哟，嗨哟！”

大男孩子们分成两班，轮流使劲划着桨。可是船依然不往前走，像螃蟹似地往横里走。浪涛汹涌，船倾斜得厉害。不管怎样使劲划桨，船仍朝着东北方向漂。万寿是他们当中最会驾船的，尽管他把着舵，只要风势再加大，再来一股旋风，把船头掉过去，船就会翻，十五个少年就要喂鱼了。

夜幕罩住了波浪汹涌的大海。

浪越来越大，船像一片树叶似地随着浪涛摇晃。不觉之间，卵岛已被淹没在黑暗中不见了，眼前看得见的只有汹涌的波涛。男孩子们都累得满头大汗，胳膊酸痛，但不能停止划桨。

“哎哟，我划不动啦！”达洙哭丧着脸，把桨悄悄一放，退了下来。

“你累了不划桨，想怎么着？你以为别人都不累吗？这是决定生死的关头啊！”茂翰瞪着眼睛吼起来了。

“这我还不懂啊？就是头晕恶心，难受死了。”

达洙白了茂翰一眼，嘴里咕哝着什么，下到船舱里去了。茂翰这才知道他晕船，也就不再说他了。

这时，又有一个孩子不声不响地放下船桨，转过身去爬在船帮上，噢噢叫了几声，就吐起来了。他吐了一阵，就筋疲力尽地蜷缩着身子，急喘起来。

“你也晕船？快下到船舱里躺一会儿吧。”

成哲叫他下去了。紧跟着，又一个孩子站出来，说：“我也受不了啦，头晕恶心，直想吐。”

“那，你也下去吧。”

那个孩子也踉踉跄跄地下去了。

“你叫他们都下去了，谁来划桨？”茂翰冲着成哲，生气地说。

“那有什么办法？晕船，恶心，呕吐，能叫他们划桨？”

“你以为我是有兴致才划桨吗？我也恶心，快要吐啦。”

“那你也下去躺一躺吧。”

但是，茂翰根本不想下去，反而使出更大的劲划着桨。

东方开始露出了晨曦。天开始下雨了。风刮得更猛，浪涛更凶狠地拍打着船舷。船听任大风大浪的摆布，摇摇晃晃地漂流着。要这样下去，真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不幸！

“成哲，往这边靠一靠。”

掌舵的万寿叫道。成哲放下船桨，靠近了万寿。

“看样子，这个风不会很快就停。现在只能这样，不用划桨了，就让船漂流吧。”

万寿说着，用衣袖擦额头。成哲一眼就看出他不是擦额头上的汗，而是擦着眼泪。

“你说什么？难道咱们斗不过大风？”

“你说有什么办法？你看这大浪，咱的这个舵也难保住了，舵坏了，咱就完啦！”

成哲没话说了。万寿接着细声细语地说：

“要靠划桨逆风浪上去，是不可能的。你以为咱这船是朝着长滩村漂的吗？我看是一直朝北漂着呢。要是舵坏了，船被大风刮得横过来，就会被打翻。我想，他们准是在一边划桨一边哭着呢。”

万寿又用衣袖擦眼睛。成哲简直什么都看不见，两腿直打抖，头昏昏沉沉的。

“这真要出事儿了。”成哲带着哭腔说。

“把船帆卸下来，做个水平帆试试，也许会好些。”

“水平帆？那是怎么做的？只要有办法，马上就试试。”

“我只是听爷爷说过。水平帆是这样的，把桅杆放倒，横架在船头上，然后把风帆拴在桅杆上。我爷爷年轻时候到远海去打鱼，跟咱们一样遇到了风浪，就用这种办法避免了灾难。”

“你能做水平帆吗？”

“我想能做。”

“那还磨蹭什么呀？怎么没早说？”

“光想着回长滩村的事了。”

成哲把茂翰和昌植叫来征得了他们的赞同。

“那么，成哲你掌舵，我跟他们一起试试。”

万寿跟伙伴们一起从放倒的桅杆卸下了风帆。下一步怎么办？过去爷爷讲的时候，万寿只当故事听了一遍就过去了，并没有仔细地记在脑子里，不过有几点倒记得很清楚：把桅杆放倒，把风帆拴在桅杆上，然后把桅杆横放在船头下边结牢，船尾变成船头，也就是倒着走。

万寿决心按自己的设想做水平帆。他先把桅杆上的各种绳索都解下来，用它把风帆拴在桅杆上。起初，别的孩子们都摸不着头绪，无从插手帮忙，现在，大家都可以插手了，都学着万寿的样把风帆拴在桅杆上。然而要把它抬起来挪到船头上，再把它吊放在船头下边系牢，却是个难题。要是放到船舷下边，是轻而易举的，只把它抬起来往船的一边放下去就行了。可是这个水平帆必须横放在船头下面，让风帆平铺在水面上。这就很不容易了。首先，船头窄，站不了那么多人；再则，在船头上能够活动得轻捷灵活的孩子没有几个。在狂风巨浪拍打下，在船头上站都站不稳。

但是，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非自己干不可。尽管两腿发抖，全身摇晃，他们还是像投入决战的战士一样站到了水平帆的前面。只有德善一人在后面磨蹭着。

“德善，你蘑菇什么，快来抬呀！”茂翰怒冲冲地喊。

“等一会儿。”

寡言的德善应了一声，却不到船头来。孩子们看他在这急需齐心协力的时刻还那么磨磨蹭蹭，都以鄙夷的目光盯着他。

但德善毫不介意，从容不迫地把绳索缠在腰上，再把另一头牢牢地拴在船帮上，然后来到船头兀立在最靠边的地方。

“那儿危险，你这个山沟沟快站到中间来。”茂翰给他让了个地方。

“不要为我担心。”

德善巍然不动。浪头劈头盖脸地拍打着，但他屹立船头，毫无惧色。这样，船头最危险的地方，就由万寿和德善占了。

“来，大家一起抬。一，二，三！”

万寿喊口令。大家一起抬起桅杆向前挪了一步。

“再来一下。一，二，三！”

他们这样反复着，终于把桅杆抬到了船头的尽头。

“这是最后一次，桅杆掉下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二，三！”

随着万寿的口令，“扑通”一声，桅杆落到海上了。但是，一头的风帆没有铺展开。

“把船舱里的渔叉拿上来！”

万寿一喊，俊浩立刻去带来了渔叉。万寿站到船头上，伸出渔叉想把褶着的风帆铺展开。船头十分危险，万寿险些落入海里，被大浪卷走，多亏茂翰飞快地抱住了他的腰，昌植拉住了他的腰带。万寿用渔叉想把风帆褶叠的部分挑起来展平，但怎么也挑不起来。风却刮得越来越大。

“放开手！”万寿朝茂翰和昌植喊了一声，就脱下上衣扔在船板上。

“你要干吗？”

茂翰吃惊地瞅他，可他已经跳进了大海。

“啊！”

孩子们齐声惊叫，接着都屏住呼吸朝万寿落下去的地方看。深深地扎进水里的万寿刚刚冒出了头，一个大浪又把他卷没了。孩子们又

一阵惊叫。万寿又一次冒出来，终于把住了绳索。他随着浪头一会儿升到浪头，一会儿坠到浪谷，巧妙地把着绳索扯着风帆。

孩子们手里捏着一把汗，紧张地注视着万寿。万寿终于把褶叠的风帆扯平，铺在海上，然后敏捷地跳上了船。他俯视着展开的风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四　少年齐心战巨浪

从清晨起，大雨倾盆，狂风呼啸。浪涛越来越汹涌，一会儿掀起高高的浪峰，一会儿形成深深的浪谷。浪头无情地拍打着船舷，海水像瀑布似地朝船里倾泻。船上开始积水了。

孩子们把渔夫们放在船舱里的粮食、劈柴以及其他家具都搬到了船面上。大浪不断地越过船舷朝船里灌。

“要赶快把船舱里的水舀出来。”成哲率先用脸盆舀水。别的孩子们也都拿脸盆或水瓢开始舀水。在惊涛骇浪中舀水，确实不容易。当船被托上山一样高的浪峰时，船首朝天直立起来，孩子们就都被滑到船尾去。相反，当船滑向浪谷的时候，船就像从半空中摔下来似的，孩子们都骨碌骨碌地朝船首滚过去。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不停地舀着水，谁也不说累，不嫌衣裳弄湿了。

天亮了，风雨仍然不停。

好像人们早料到了有暴风雨，浩渺而深绿的东海上，竟然看不见一艘渔船。只有“金刚号”这艘渔船一会儿沉到浪谷底，一会儿被托上浪峰，好像跟惊涛骇浪玩捉迷藏。翻腾咆哮的大海，剧烈地摇晃着帆船，好像非把它吞没不可似的。真不知道这只帆船什么时候忽然被掀翻，被深不可测的大海吞掉。

尽管这样，孩子们没有被大浪吓倒，他们冒着劈头盖脸泼下来的海水，不停地往外舀着水。

“该吃点东西啦，要在船上挺得住，就该吃点呀。特别是要不断地往外舀水，不吃点什么可干不了啊。”万寿说道。

“吃吧。肚子也空啦。可是现在这个样子，能生火吗？”成哲说。

“不管怎样，一定要生火烧点东西吃。火柴和劈柴都放在打不湿的地方，做饭烧汤都没问题。”

“做饭？哪来的米做饭哪？”成哲疑惑地瞅着万寿。

“船舱里有几草袋米嘛。虽是大人们放在那儿的，咱可以先吃点嘛。总不能放着米挨饿吧。”

“是些什么米？”

“好像是些小米，还有点儿黄豆和土豆。”

“那可不能动。大人们的口粮，我们吃了行吗？实在没有可吃的，也可以动它一点。可咱们自己有海鸥蛋，还有鱼，足够吃半个月嘛海鸥蛋可以煮了吃，鱼和海带可以做汤吃，满不错哩。火柴，万寿你要好好保管，打湿了就糟了。”

“好，这个你放心。我早把每人带来的一盒火柴收起来，保管好了。”

“干得好。现在咱们要做的事就是舀水，没有别的事，可以再钓些鱼嘛，要尽可能少动粮食。”

“光吃有腥味的海鸥蛋和鱼，能舀水吗？”

基赞神经质地顶了一句。

“那怎么办？粮食是应该尽量节省的。说海鸥蛋和鱼有腥味不能吃，那是吃饱了肚子的人说的。”成哲对基赞说。

“明白啦，这个我包啦。”万寿说罢就下到船舱去了。

船舱里充满了忧愁。晕船的孩子们横躺竖卧。英秀在哭泣，文静和明玉头上扎着毛巾躺着不动，茂荣和勇一哭丧着脸，失神地瘫坐着。船不住地颠簸，孩子们被晃过来晃过去，得不到消停。

“英秀，怎么哭起来啦？肚子饿吗？马上给你做饭吃，快别哭了。”

“他呀，想妈妈想哭了，哭了半天了，像小牛犊似地老喊着‘嗯妈——嗯妈’（译注——朝语“妈妈”）的。”勇一插嘴道。

“是会想念妈妈的。不光是你，那个文基、勇一，还有我们大家，谁都会想妈。不过，咱们要忍耐。不管你怎么哭喊，妈妈也来不了嘛。”

万寿这样安慰着他们，然后对女孩子们说：

“文静和明玉也晕船吗？”

“头晕，直想吐。吐了，还是一样难受。”明玉皱着眉回答。

“头晕就想吐。想吐也别吐，要挺住。这会儿就给你们熬粥吃。”

万寿心想，晕船的孩子，要给小米汤吃；身体好的孩子，要煮海鸥蛋给他们吃。

可是要生火，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喂，外头下大雨，又有大浪往船上泼水，没地方生火，只好在这儿生火了，冒烟你们也得忍着点儿。”

万寿说着，把两口锅端到舱里来了。没有一个表示反对的，茂荣和文静主动来给万寿当助手。火点着了，火不大，可是孩子们叫烟呛得受不了，熏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们先到舱外去换换空气。好不好？”万寿问道。

“哎，咱也去舀水吧！”勇一朝小鬼头们喊。

“好，去！”英秀首先响应，文基也跟上。躺在一边的达洙也慢腾腾地站了起来，跟着小鬼头们出去了。船舱里的男孩子都出去了。

“来，换班吧，我们来舀水。”勇一夺下了基赞手里的水瓢。

“你们要舀水呀？我只求你们别哭鼻子。”德善继续舀水。

“哼，你以为我们是爱哭的娃娃？”

勇一挤进大孩子们当中，用屁股一撞，德善趔趔趄趄差点儿没有摔倒。勇一趁机夺过德善的脸盆，一面递给英秀，一面下令似地说：

“你用这个舀水！”

大孩子们都呵呵笑着，把舀水的工具让给了小鬼头们；德善也笑着让出了位置。

在船舱里，万寿和茂荣烧火做饭，叫烟熏得淌着眼泪。锅里的汤开始冒汽了。

船依然剧烈地摇晃着。

万寿往锅里又加了些水。锅是放在用煤油桶做的锅架上的，为了防止锅乱晃，万寿用钉子把煤油桶钉牢了。尽管这样，锅还是随着船摇晃，汤还是不时地被晃出来。

煮海鸥蛋的锅和烧汤的锅终于都烧开了，不用再添劈柴了。

突然，船首朝天直竖起来，然后又朝下直落下去，好像坠入万丈深渊似的。蹲在灶口前的万寿仰面朝天地倒下去，两个女孩子轱辘辘地滚到一头，惊叫着。两口锅也被掀翻，海鸥蛋满地乱滚。船舱顿时变得乱七八糟，像遭了一场浩劫。

万寿熄灭了灶火，茂荣开始用抹布擦淌出来的水。

成哲他们听到船舱里的惊叫，都跑过来看，只见舱里烟雾腾腾，乱得一塌糊涂。

“哎呀，蛋和汤都洒了。”

成哲帮万寿把撒落的海鸥蛋捡起来堆在一起，然后拿起一颗海鸥蛋去了皮。

“蛋已经熟了。汤洒了，不能喝了。就吃蛋算啦。”

“只能这样了。风浪不停，海鸥蛋也只能吃生的啦。”万寿说。

“煮熟的也有腥味不好吃，还能吃生的？”基赞不满地斜眼瞟着万寿他们。

“嫌有腥味不想吃，说明你肚子还不饿。你饿上三天看看，还能嫌有腥味？”

德善怒视着基赞。

“别吵，都快过来坐下。在船上，首先要吃饱才行，晕船也要吃。吃了才能使劲，才能战胜风浪。”

成哲把煮熟的海鸥蛋装在大盆里，放在孩子们面前。

“也该叫勇一他们来吧？”茂荣朝大家问。

“那当然。我去替他们好啦。”成哲站起来，走出了船舱。不一会儿，小家伙们都过来了。

孩子们都围着蛋盆坐下，唯有明玉和基赞两个孩子呆坐在一旁，好像没有勇气吃蛋似的。

“吃不下也得硬吃。花一两个钟头才吃一个，也得吃。吃了想吐，也不要吐。要是吐了一次，就要老吐，受不了的。”万寿说。

基赞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才开始剥蛋壳。万寿、茂翰、德善他们都吃了四颗蛋，别的孩子们也吃下了三颗，基赞吃了两颗，达洙强忍着呕吐，勉强吃下了一颗。

明玉拗不过茂荣的纠缠，也靠近了蛋盆。

“吃吧，吃了才能挺得住。”

茂荣把一颗剥了皮的蛋放在明玉的手里。可是明玉总是作出呕吐状，不肯吃。

“我真受不了啦，不管啥地方，快叫我下船好啦。”明玉把手里的蛋放下来，又躺倒了。

“你，你真傻透了，你要下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海，大海！”

茂荣瞪着眼睛，瞅着明玉。

孩子们吃蛋的功夫也得不到安静。因为风大浪高，船忽上忽下，孩子们滚过来滚过去，有的刚把蛋拿到嘴边，就被晃倒了。不光舀水是一场苦斗，就连吃蛋也是一场恶战。

风越刮越大，浪越掀越高，孩子们都像没有翅膀的鸟、没有腿的螃蟹。

“在这吓人的大海上，我们真的非死不可吗？”成哲这样一想，连头发都竖起来了。死在这大海里，真是太冤枉，太可悲了。

“不能死，我们非活下来不可！”他想着，可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在狂风恶浪中，又度过了一个白天，不觉之间已到了深夜。

他们分成两批，轮流往外舀水，轮流休息。这固然是因为要不停地往外舀水，也是因为船舱小，人都挤不下。

休息的一批在船舱里或躺或坐，却没有一个入睡的。面对着死亡，害怕不安是一个无法入睡的原因，船晃得像簸谷一样，也弄得他们难以入睡。

夜越深，满天的乌云越浓越密，随后，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滴像冰雹那么大，落在船上嘟嘟作响。狂风怒吼，海浪滔天。

船被风浪驱赶着，比傍晚时候漂流得更快了。幸亏早安上了水平帆，不然，光靠着掌舵，早就不知道船怎么样了。这会儿，船乘着浪峰一上一下地颠簸着，孩子们滚来滚去，累得早已筋疲力尽。然而风浪却无情地继续折磨着他们。

“到了早上，风也许会小一些吧。”茂翰不停地舀着水，没有把握地瞅着万寿问道。他明明知道万寿也不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只因为心急火燎，才情不自禁地这样问了一声。

“是啊，要是风停了该多好。可是听大人说，海上的风有时要刮好多天呢，我爷爷也在哪一年的夏天遇到一次大风，险些送了命。”

“那时候刮了多少天？”

“爷爷说整整刮了五天。海上最厉害的是大风。”

“那么你爷爷该漂到了东海尽头吧？”

“也许没漂到尽头。”

“回来时走了多少天？”

“听说走了半个月。”

“半个月？要是咱们也这样，那可真是不得了啊。”德善瞪大了眼睛说。

“你们别光顾着舀水，要勤着朝四面看看，看见有大船，可别放过去。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做一面旗准备好，一发现大船，就把旗摇起来。听说，只要见到遇难的船，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船，都要来救的。”茂翰朝大家说。

“那干吗等到天亮啊，现在就做一面旗好啦。”达洙说着钻进了船舱。

“要是碰不上大船怎办？”京三忧心忡忡地说。

“碰不上大船，只好听风浪摆布呗。”德善粗声粗气地回道。

“要是碰上暗礁不就完了吗？”

听了这话，德善只是眨巴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了。

“不会有暗礁，因为咱们已经到了深海。”

听了昌植的这话，孩子们都现出了垂头丧气的样子。

五　风雨交加险情重

长滩村的孩子们已经漂流了十五天了。

他们顽强地同狂风恶浪搏斗着。他们已经战胜了晕船，在剧烈的颠簸中也能睡觉了。那些不敢吃生的孩子们，也渐渐习惯于吃生鱼和生海鸥蛋了。茂荣、明玉、文静已经包下了做饭的活，所有的水桶都已接满了雨水。

他们在海上完全迷失了方向，甚至离开家乡究竟有多远也无法猜测了。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和吓人的巨浪。低垂的乌云和呼啸的风雨在沉重地压迫着他们，剧烈翻滚的大浪像簸谷一样不住地簸荡着他们，简直要把他们的肚肠都颠簸出来了。

连日疯狂肆虐的风浪，今天拂晓开始减弱了。雨慢慢住了，风也

变弱了。漫天的乌云也开始破碎了，露出了点点的蓝天。黎明前的天空出现了稀疏的星星，放出微弱的白光。

万寿、茂翰和德善停止了舀水，并排站在甲板上，仰脸望着星星。

“你们辛苦了，快下去歇一会儿吧。”

成哲同昌植、俊浩一起上来换班，朝万寿他们说。

“怎么这样早就来换班，水不多，不费多大劲嘛。”茂翰说道。

“怎么不费劲呢？快去歇歇吧。”

成哲夺过了茂翰手里的铁盆。昌植和俊浩也接过了水盆。

“好吧，咱们下去歇一会儿再上来。”德善先下去，茂翰也跟着下去了。

万寿却站着不动，抬头仰望着黎明的天空。

“万寿，你不下去睡一会儿？”俊浩问他。

“不知怎的，不想睡了。我找了半天北极星，怎么找不到呢。”

“嗨，雨住了，看见星星了，心情也有点异样了。”俊浩微笑道。

“风也变小了，是不是？”昌植靠近万寿，问道。

“嗯，好像变小了，可是还不能放心。你看，看这只鸟，这说明咱们快接近陆地了。”

万寿说着，给他看一只三趾鹬。

“哎哟，一只鸟！怎么抓的？”俊浩高兴地一手接过了那只鸟。

“刚才好几只鸟都落在咱这船上了。”

“是吗？”

俊浩仔细地瞧着鸟。因为天还黑，看不大清楚，但可以看出鸟的羽毛是灰色的，腹部是白色的，嘴长，尾巴短，是一只挺大的鸟。

“这鸟好像是个残废。”

“怎么啦？”

“你看，它只有三个前趾，没有后趾。”

“噢，也有这种鸟。水鹌鹑也只有三个前趾。”

“等等，再抓一只来看看，方才落了好几只嘛。”

万寿弯着腰轻轻地挪动了脚步。不一会儿，他轻而易举地又抓了一只。

“真是，这一只也一样，真有意思。”万寿把这一只鸟也交给了俊浩。

俊浩把两只鸟都放在手掌上，但都不想飞，把手一晃，两只鸟才扑棱一下跳到了甲板上。

“你那么喜欢鸟，怎么放了？那是专为你抓的嘛。”

“你不觉得它们可怜吗？你以为它们是驯服的，才这样老老实实地呆着不飞吗？它们也遇到狂风，迷路了，好不容易碰上了咱这条船，就落下来不想走了。”

“你说的倒像那么回事儿哩。”万寿点了点头。

俊浩朝着蹲在那儿不动的鸟儿呆呆地望了一阵，才慢腾腾地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你们碰上咱这船，有救了，该高兴了。咱要是能碰上大船或者岛子，该多好啊！那时候，我们也能活，你们也能活了。”

俊浩像跟鸟儿说话，孩子们听了都没吱声，但都觉得他代表了大家的心情。

一阵沉默。

“这些鸟儿飞到船上来，肯定附近有大陆或岛子。今天也许有个好运气哩。”万寿打破了沉默。

“漂流了这么老远，就是碰上了大陆或岛子，也是个难事啊。吱吱嘎嘎摇着橹走几千里，该多难呐。”昌植叹息着望了大家一眼。

“可也不能老待在这海上啊！只要风停了，不管是走一个月还是十个月，反正要往回走。”

万寿有气无力地咕哝着，继续望着天空。

“呀，看到北极星了！”万寿高兴地喊。

“哪个是北极星？”俊浩靠到万寿身边，问道。

“那一头的那一颗就是北极星。海上只要找到了北极星，就能找到方向。”万寿抬手指着北极星，说。

“你怎么知道它就是北极星？”

“这个很容易。那边不是看到北斗七星吗？那边那七颗星星。”

“北斗星嘛，我也知道。”

“只要找到北斗七星，就容易找到北极星。北斗七星最下头的两颗星看见没有？在那两颗星上划一道直线，把直线划到比那两颗星之间的距离大五倍的地方，就看到那颗特别亮的星星了。你面对着那颗星站好，你的正面就是北面。”

“唔，是这样。这么说，咱们的船正朝着东北方向走了。”

“对啦。”万寿眯着眼笑了。

“这么说，咱的船离长滩村有多远，也能明白了？”

“这个我可不知道。驾船的大人也许有办法搞明白。”

他们望着北极星，好一阵没有说话。

“要是这个时候‘呜——’地响起一阵汽笛声，面前出现一艘大轮船，该多好啊！”俊浩望着黑沉沉的天空，自言自语道。

“天快晴了，也许会出现大船呢。”昌植回答。

他们俩一同朝着大海远眺，好像马上就能看到大轮船似的。

“要是升起月亮多好啊。”

“该睡觉了，想月亮干什么？”

“看见星星了，就不想睡了。怎么样，让他们都醒来，看看星星吧？”

“算啦。他们都累了，何必叫醒他们？”

万寿觉得成哲的话很对，便不再坚持了。

“现在，长滩村可能都在为我们操心吧。”俊浩忽然提起了家乡。

“他们可能以为我们都早已死掉了。”

“准是家家呼天抢地，一片哭声。”

“要是这时候咱们突然出现，他们该多高兴啊！”

“咱们的妈妈，这会儿一定不会睡，可能都到码头上望着大海痛哭呢。”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心中想着家乡的亲人。

“别再讲这些了，一说到家，就止不住淌眼泪。”

成哲说着，眼里饱含着泪水。但他没有抹泪，他不愿让孩子们知道自己流泪，不愿让孩子们看出自己的软弱。

半个月来，成哲对谁都没有提过家乡和亲人，可是在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家乡和母亲。特别是每当舀水换了班下来靠在船帮上休息的时候（因为船舱窄小，他每次都依在船帮上眯一阵），眼前就浮现出长滩村和母亲慈祥的面容。

就是现在，他也仿佛看见了母亲站在漆黑的码头上望着大海呼喊着自己的名字。

成哲家里只有他的母亲。他的爸爸终年在外不是下海打鱼，就是翻土种田，没有一天回家休息的时候。家里虽然穷得叮当响，爸爸还是想让成哲这个孩子能学得几个字，送他上了小学。成哲刚升上四年级的那年春天，爸爸突然病倒，躺了几天就去世了。从此，成哲的妈妈就靠自己一个人的力气去挣钱糊口，还要给成哲供学费。她白天到码头做工，夜里还替别人洗衣裳做针线活。成哲很难看到妈妈休息，他晚上做功课也总是比妈妈睡得早。夜里醒来，也看见妈妈仍在微弱的灯光下不是做针线就是捣衣裳。

“妈，快睡吧。”成哲坐起来揉着眼睛催促，可妈妈还是不想躺下。

“不要紧，你快睡你的。我得把这赶完，才能给你准备学费和书钱。”

妈妈就是这样辛辛苦苦地把成哲拉扯大了，还供他念书，现在他已念到小学六年级了。

“妈妈这会儿还在哭着惦念我吧。”成哲正在想着心事，忽然看见茂翰出现在面前。

“你怎么还不睡，出来干什么？”

“能睡吗？我下去就躺下了，可一点儿也睡不着。”茂翰叹息着说。

“你又为爸爸操心了。”

“还能不操心？我真的做了傻事！我爸爸准是被警察抓去，挨了一顿毒打。”

“你爸爸有什么罪叫警察抓去呀？”

“怎么没有罪？是我爸爸瞒着船主把船借给咱们的嘛。你不知道那个船主多么刻薄凶狠吗？去年，‘金刚号’触了暗礁，我爸爸下死劲救船，不料把橹碰断了。船得救了，可是船主不仅不向我爸爸道谢，还叫我爸爸赔橹，扣了爸爸的工钱。跟一条船比，一支橹算什么呀。那个船主怕我爸爸一气之下不给他干活，没敢把赔橹的钱一下子全部扣掉，而是每月扣一部分，连扣了三个月。”

“船主那个黑心肠啊，甭说，我也知道。”万寿接过话茬，望着大家说道：

“我家欠了船主的债还不起，被他占去了房子，害得我们一家连一片瓦也没有，现在还住在人家的一间长工房里。事情是这样，我爷爷得了病，借了船主的三十块钱。这个钱利滚利，五年里不知长了多少，连我家的小草房和全部家当，都被抢光了。嘿，想起来真气死人。”

“是啊。可是咱们村里的人怎能知道咱这‘金刚号’还在海上漂

流呢。他们会以为咱这船早已沉到海底，人也都死光了。那个船主丢了一条船能甘心吗？他一定会像勒脖子一样硬逼着我爸爸赔船。可我们家只有一个像鼻孔那么大的小草房，拿什么钱去赔他船呀，只能被警察抓去蹲监狱呗。真是，越想越……”茂翰用衣袖擦着眼泪。

一阵沉默，只有波浪击打船舷的响声。

“可是在这儿光操心也解决不了问题呀。”成哲温和地说。茂翰抬起了头。

“这个我也知道。可是老放不下心，有什么办法？光我一个人还没什么，可是带来了这么多小家伙，弄得命都保不住了，咳，这还不急死人?”

“这哪是你一个人的错呀？都怪那股大暴风。已经过去了的事，想它有啥用！咱们都该提起精神，跟大浪斗下去！”

“话虽这么说，可是有什么法子斗得过这么大的浪啊？”

“咱们不是已经斗到了现在吗？往后也要大家齐心协力，勇敢地斗下去就有希望的。”

“明白了，就这么干。听了你的话，我心里踏实多了。”茂翰的眼里发出了生气勃勃的光。

不觉之间，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沉没在黑夜中的世界仿佛伸起了懒腰。

下暴雨的时候，太阳、月亮、星星都跑得远远的，好像永不再回来似的。可是，雨住了，乌云慢慢散开了，东边天开始亮了，这才看见日月星辰依然如故，还在原地方。

再过一会儿，将会出现美丽的朝霞，升起火红的太阳，射出千万道金色的光芒。想到这儿，孩子们都觉得脱离了死亡的深渊，获得了新的生命。

“好啦，你们都下去睡一会儿吧。太阳出来时我再叫醒你们。”成哲把茂翰和万寿都推到船舱里去了。

成哲一个人站在船上眺望着凌晨的东边天，心想：当东方全亮，映出朝霞的时候，就要叫醒大伙，一同欣赏多日未见的日出景象。他想象着孩子们沐浴在美丽的金红色霞光里，望着像孩子们的梦幻一般璀璨夺目的万道金光和红彤彤的太阳，高兴地互相拥抱，欢呼雀跃的样子，一心盼着这一时刻快些来到。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突然开始起雾了。雾犹如一片白云，乘着浪峰涌过来，越来越浓。蓝天看不见了，稀疏的星辰也好像被什么怪物一口吞掉了。雾越聚越浓，仿佛喜欢恶作剧的淘气鬼突然捂住了他的双眼，什么都看不见了。

在卵岛附近遇到风浪的时候，成哲万万没想到暴风会连续刮这么多日，更没想到他们会漂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哼，任你把我们刮到天涯海角去吧！”这是最初从成哲嘴里不时蹦出来的一句话，可是经过了同大浪的搏斗，经过了白天和黑夜的多次交替，他再也不说这句话了。他想到东海的尽头已经不远了。尤其是此刻被浓雾包围了，就像被五花大绑的人一样一动都不能动了，不免感到不安和害怕。

风还没停，浪涛还在逞凶，船有触礁的危险，也有与露在水面上的岩石相撞的可能。如果触上了暗礁，船就会破碎，这一群小朋友就无法得救了。想到这里，成哲感到毛骨悚然，全身都战栗不止。

要把孩子们叫醒，一同观看日出的愿望，也像撞在船舷上破裂成千万颗水珠的浪花一样破灭了。

“不知怎的，老是睡不着啊。”万寿爬上来，自言自语地说。突然，他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惊恐地靠近成哲，说道：

“哎呀，这可糟了，什么时候起了这么大的雾？”

“刚刚突然起的雾。”

“要是到了东海尽头，会有暗礁啊。”

万寿一边自语一边走到船尾掌起了多日没动的舵。

“不是好兆头啊！”

万寿眯着眼睛朝前看，仿佛要透过浓雾了望远方似的。然而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中午时分，浓雾开始消退，很快，天空像水洗过似的蔚蓝晶莹。然而大浪仍在逞凶。方才还是墨绿色的海洋，此刻变成了青森森的颜色，浪峰更高更大了。好像从平静的湖水突然来到了奔流浩荡的大河，茫无边际的大海，令人感到害怕。

“难道这儿就是爷爷常说的那个有鬼怪的海区？”万寿想着，但没有说出来。

六　漂落孤岛船触礁

自从三趾鹬落在金刚号上的那天起，又过了十天。

这天，天空晴朗，风却很大，汹涌的浪涛依然颠簸着金刚号。成哲忧心忡忡地望着波浪滚滚的大海，意外地发现了前方远远的地方有一个与浪峰不同的物体。最初，那个物体在翻滚的浪涛中时隐时现，看不大清楚，随着船越向前漂去，那个物体也越变大变高。成哲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它，终于看清了那是一座山。

“嗨，看见岛了！”

成哲情不自禁地欢声大叫起来。他那洪亮的嗓音飞进了船舱，孩子们都立即跑了出来。

他们看到那座山，都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可着嗓门欢呼着蹦跳着。那座山越来越近，仿佛是山在朝他们驶来。

近一个月来，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吓人的惊涛骇浪、漫天乌云和瓢泼大雨，现在忽然看见了一座山峰，都十分高兴激动，好像已经回到了家乡。

成哲看着他们高兴地欢蹦乱跳，眼里不由自主地涌出了泪水。当

他眼望着小朋友们在惊涛骇浪中忍受着剧烈颠簸的痛苦的时候，他曾认为这都是自己惹的祸，恨自己无力救他们脱险，所以他一直处在不安和忧虑之中。正因为这样，现在他比谁都激动。

然而，船并不是朝着那座岛漂去。要是不立即改变方向，船就会远远地绕过那座岛漂向更远的大海而去。

“快划桨！”万寿急切地呼喊着，跑过去抓起了船舵。成哲和茂翰像接到了战斗命令，立即跑去拿起了桨。德善和别的孩子们也都奔过去握紧了船桨。

万寿稳稳地掌着舵，大家都使出全身的力气划着桨。船慢慢地掉转了方向，朝着岛的西岸驶去。

起初在远处看到的是一个小山峰，再靠近一些，就看到有好些个高高低低的山峰。快要靠岸时，才看清楚这是一座峰峦突起，树木葱茏的岛子。

“是一座岛！”

“嗨，这下有活路啦！”

“船呀船，快快走啊！”

最小的孩子们大声欢叫着，有的拍着手，有的跺着脚。

万寿紧闭着嘴，沉稳地掌着舵，成哲他们一伙轮流地用力划着桨。

岛越来越近了，船也颠簸得更厉害了，一会儿被掀到高高的浪峰上，一会儿又急剧地被抛到深深的浪谷里。汹涌的恶浪仿佛要把小岛连根拔掉，剧烈地翻腾着；浪头一次又一次地扑打着金刚号，好像要把它一口吞掉。激浪拍打着岸边，岸边犹如山洪爆发，水声哗哗，惊天动地。

“靠岸时千万不要碰坏了船！”万寿心中自语着，全神贯注地掌着舵。

这时，茂翰把桨交给达洙，焦躁不安地注视着岸边。他眼看着船

一米又一米地向岸边靠近，而岸边全是奇岩怪石，船要靠上去，定要撞碎的。他心想，要把小朋友们带回家乡去，就必须保住这条船。同时，爸爸的面容和船主的嘴脸也交替着浮现在他的眼前，这使他更坚定了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这条船的决心。于是他飞快地脱掉衣服，大声喊道：

“船不要靠岸！”

他不容别人阻止，抓起绳索的一端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海里。

大家都惊呆了。茂翰在海里游着，随着浪头忽上忽下，全力游向岸边去。孩子们手里都捏着一把汗，注视着他，每当看见他乌黑的脑袋浮出水面的时候，都放心地舒出一口气。

茂翰的黑脑袋终于出现在突出水面的岩石旁。万寿明白他要把绳索拴在岩石上，便把舵稍微转向了左边，船头随之改变了方向。

茂翰爬上了岩石。改变了方向的船，随着风向开始朝下游漂去。茂翰没来得及把绳索拴上，就从岩石上滑落下来掉到水里去了。孩子们都焦急地哭叫起来。茂翰的影子不见了，孩子们都屏着呼吸注视着岸边。

不大一会儿，茂翰的头突然冒出了水面，随着又一次爆发了孩子们高兴的欢呼声。绳索开始绷紧了，但是茂翰还没有把绳索拴好，一股大浪凶猛地扑打在茂翰攀缘的岩石上，掀起了高高的水柱。正要往岩石上套绳索的茂翰又一次被打翻，落到青森森的水里去了。

“哎呀！”一直注视着茂翰的孩子们又大声惊呼着，焦急地盼着茂翰的头再冒出来。

就在这时候，扑通一声，又有一个人跳进了水里。是成哲。他把茂翰牵着的绳索夹在腋下，飞虎一般跳下去向岩石那面游去。

为了靠岸，万寿掉转了船头，但船早已绕过岸边嗖嗖地朝下游漂去。万寿的脸立刻变得煞白：这一下，不是要丢掉了两个同伴吗？这一不祥的预感把他的心都要搅碎了。

“成哲！”

“茂翰！”

“哥哥！”

船上的孩子们心急火燎，跺着脚声嘶力竭地呼唤着他们。然而顽皮的浪涛不断地拍击着岸边，发出“轰！轰！”震天动地的巨响，吞没了孩子们凄切的呼声。

万寿恨自己没有抢在成哲的前头，先跳下去救茂翰。他悔恨，难过，但又不能丢下船和一群小伙伴不管，自己也跟着跳下去。这更使他心痛欲裂，忍不住又大声呼唤两个伙伴的名字：

“成哲！——茂翰！”

他不是呼唤，而是在哭。在这惊涛骇浪中，要是失去了那两个伙伴，他觉得他是活不下去的。

“看见啦！”

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岸边的孩子们突然欢声叫起来。万寿揉揉眼睛朝岸边看去，只见突起的岩石后露出了两颗乌黑的脑袋。

“往那块像柱子的石头上拴吧！”船上的小伙伴们吵吵嚷嚷地喊叫着。

成哲敏捷地绕着岩石转了一圈，然后手提着绳索的一端攀上了岩石。绳索把岩石缠了好几圈。这样，被狂风巨浪推拥着漂流了近一个月的金刚号终于被牵住，朝岸边掉转了船头。就在这时，船底面发出“嗵！”的一声，船突然停住了，站着的孩子们哗啦啦地朝前扑倒了。但孩子们都毫不在乎，都为两个伙伴得救了而高兴。

“嗨，这下都有救了！”都欣喜若狂地欢呼着。

成哲救出了茂翰，还拴上了绳索，累得呼哧呼哧直喘。他摇摇晃晃地跑去拥抱了茂翰。茂翰却像个失神的人，痴呆呆地瞅着成哲，嘴唇在翕动，似乎在说着什么，但听不清楚。他脸色煞白，嘴唇发青，微微颤抖着。他像个酒醉的人，全身摇晃，眼看就要倒下去。成哲立

刻扶住他，然后用肩膀架着他爬到岸上，把他轻轻地放在地上。

茂翰仰脸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成哲也觉得有千斤重的东西沉重地压着他，全身骨节酸痛，毫无力气，连一个手指头都无力动弹，更不能站起来走动，终于扑腾一声瘫坐下来，仰面躺下了。

船上，万寿握着把船和岩石连结起来的绳索，大声喊道：

“大家都过来，把船拉到靠近岸边的地方去！”

孩子们都应声围拢过来，抓起绳索开始用力拉，但是船一点都不动弹，也许是船底触上了暗礁吧。他们无可奈何地把绳索拴牢，放了手。

这时，到船舱找自己背囊的英秀，慌慌张张地跑上来大声喊道：

“船破啦！”

“你瞎说，船还能破？”文基竖起眉毛威逼似地说。

“是真的嘛，你去看看，水直往上冒哩。”英秀也不甘示弱。

“你说什么？”万寿赶过来急切地问道。

“这家伙尽放空炮（说假话），说船破啦。”文基斜瞟着英秀说。

“不是放空炮，是真的！”英秀翻着白眼反驳。

万寿大吃一惊，紧跟着英秀下到了船舱，别的孩子们都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跟着下去了。

的确，船底破了，水嗯嗯地直往上冒。

“真的破啦！快把东西搬到上面去。”

万寿把零乱的器皿归拢在一起装在箱子里抬上去，接着又抬出了三口锅。达洙却慌得手足无措，不知该做什么，只是团团转。

“喂，达洙，你也把东西抬上去！”万寿喊了一声。

达洙皱着眉头碰了碰水桶，太沉，一个人抬不动。

“躲开！你这个傻大个，把这个抬上去！”德善交给了他章鱼坛子。

“你们没看见我的潜水镜和背囊吗？”基赞一面翻找一面问道。

“你别只顾找自己的东西！快把这个拿上去！”俊浩指着一捆渔叉和斧头吼了一声。

基赞又翻找了一阵，才到俊浩跟前去。

“快把它搬上去，回来再搬别的！”

“这捆钢缆，我来背上去。”京三把背转向伙伴们说。

这时，英秀在一旁抽泣起来，说他的背囊没有了。

“你哭哭啼啼的干吗？你的背囊我已搬上去啦。快把这个东西拿上去！”勇一递给了他一把铁锹。

英秀用手擦了泪，拿着铁锹上去了。

不大工夫，舱里的东西差不多都搬上去了。只有口粮袋和水桶还没搬。舱里已经灌进了不少水，再过一会儿，水将灌满船舱，船就会沉没，大孩子们还能游到岛上去，而那些小鬼头和女孩子怎么办？万寿忧心忡忡地搬了一阵东西，朝着伙伴们问道：

“我说，是不是应该让小家伙们先过到岛上去啊？”

昌植同意道：

“对，应当这样。”

巨浪仍在凶猛地拍打着岸边，而船眼看就要沉了。孩子们都挤在船头上，急得有的跺着脚，有的不知所措地打着转转。

“你们听着，现在小男孩和女孩子们先过去，都空手去。东西由我们大孩子给你们带。你们要把着绳索过去。会游水的也不要松了绳子，丢了绳子就活不了，明白没有？”

万寿说罢，就让小伙伴们排成队，一个接一个地把着绳子扑通扑通跳进了水。大一点的孩子们都站在船上，看着小伙伴们朝岛上蹚过去。船越来越倾斜了，万寿却无动于衷地挺立在船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蹚水过去的小伙伴们。

“现在，咱们也该下去了吧？”

昌植这样一说，万寿才像清醒过来似地开了口：“对。来，快点下！”

他看大孩子们身上都背着、扛着许多东西。这不光是他们自己的，还有小伙伴和女孩子们的以及船上原有的水桶、渔叉、斧头和铁锹等。有的还把章鱼坛和一捆钢缆拴在腰上，有的用一只手高高地举着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火柴，另一只手把着绳子。

累得瘫在地上的成哲，听小伙伴们吵吵嚷嚷地说船破了，吃惊地跳起来朝船那边望去。只见金刚号正在往下沉，带着各种东西的伙伴们把着绳索艰难地朝岛上鱼贯而来。

成哲觉得再不能坐等他们过来了，必须立刻回到船上去把东西带上来，哪怕带上一样也好，于是不顾一切地跳进了大海。

“危险！不要过来！”万寿和昌植用手做成喇叭朝这面喊。

不知成哲听见没有，他仍冲过大浪向船游去。万寿和昌植无可奈何，只好等着他。

成哲刚爬上船，就急忙问道：“用木头堵塞漏洞也不行吗？”

“不是出了漏洞，是船破了！”万寿非常失望地说。

成哲急忙跑下去一看，船里已经积了有脚脖子深的水，而且水仍在往上冒，涨得很快。他摸了摸冒水的地方，破口很大，水往上冒的冲劲也很大，要堵塞它，简直是妄想。

他感到肝肠寸断，眼前漆黑，全身酥软无力，很想就这样坐在水里。他像一个失神的人，痴呆呆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万寿靠过来大声地说：

“在这儿干什么？快上去吧，已经完啦，船就要沉了，快出去吧！”

成哲又吃了一惊。水满了，船就要沉，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但是万寿的话，却像是对他的后脑勺突然来了一闷棍，使他惊愕失色。

“难道船真的要沉没吗？”成哲想着。

面对着这一晴天霹雳般的突变，他甚至无力走出船舱了。他朝淹在水里的船舱环视，舱里的东西好像都已搬走，只有一小堆不知是什么东西还泡在水里闪闪发亮，走近一看，是些好看的小石头子儿、鲍鱼壳和蚌壳。显然是小伙伴们在卵岛捡来的。

“好容易带到这儿来，还扔它干吗？”成哲咕哝着把它们都捡起来装在衣兜里，然后才走出了船舱。

“船破得厉害，真叫人伤心。到底是怎么破的呢？”

“方才把绳索往石头上拴的时候船底嗵的响了一声，可能就是那时候碰坏的。”

“东西都搬到岛上去了吧？”

听了这话，万寿心中有点发毛。舱里还有重要东西没搬出去，现在已经来不及搬了，要是为了它延误了时间，伤了人怎么办，反正岛上会有泉水，没有粮食可以用鱼、海藻来代替，鱼网过些时候再捞回来也未尝不可。何必现在告诉队长舱里还有东西，让他操心呢！万寿心中这样想着，回答说：

“嗯，能搬的差不多都搬了，再把这几口锅搬走就行啦。你放心，这几个我们自己带。”

“那咱们快下去吧！”

他们安全地游到岛上去，也带上了那三口锅。

先爬到岛上的孩子们，因为不用再跟恶浪斗了，都松了一口气，这反而使他们感到了难忍的疲劳。然而他们顾不得解除疲劳，都唉声叹气地凝望着渐渐沉没下去的船，流下了眼泪。

夹在伙伴中间的成哲，无意间看到搬上来的东西不多，惊疑地问道：

“啊？船上搬来的东西就这么些吗？”

他以责问的目光盯着万寿和昌植。万寿脸变得通红，闭口不语。

“口粮袋、水桶怎么都不见？鱼网呢？”

没有人回答，一阵沉默之后，万寿才嗫嚅着说：

“都在船上呢。”

“在船上？是真的？那你们不吃也不喝啦？要打鱼吃，也得有个鱼网啊！虽然说不上我们在这个岛上要待多少天，但总得有粮食有水才能活下去吧？这都怪我，方才在船上我只注意看那个漏洞，没顾到这些东西。可你们为啥不跟我说实话呢？”

成哲很激动，声调也高了。

气氛一紧张，茂荣悄悄地推醒了沉睡着的茂翰。茂翰吃惊地坐了起来。他看了看伙伴和一堆东西，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他下意识地朝船那面看去，只见船差不多快没顶了。

“咦？咱的船怎么啦？”

茂翰攥紧了两只拳头，忽地站了起来。大家都不作声。

一阵难挨的沉默。茂荣的细微的抽泣声，使茂翰醒悟到方才伙伴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的事，不是梦中听到的，而是活生生的真事。他望着完全倾斜快要沉没的金刚号，踉踉跄跄地向海边跑去。他已经完全明白船底破了。突然，他又转过身来，拖着筋疲力尽的腿，神色恍惚地朝伙伴们迈了几步，就要摔倒。成哲飞快地跑上去扶住了他。他无力地瘫坐在地上，捶着地痛哭起来：

“这下完啦，回不了家，只得等死了！”

茂荣也用手捂着脸，跟着抽泣。哭丧着脸坐在一旁的英秀翕动了几下鼻子，突然喊着妈妈放声大哭起来，文基和勇一也跟着哭，别的孩子们也望着沉没的船啜泣。成哲和万寿也淌下了眼泪。

船完全沉没了，只有桅杆孤独地露在水面上。

成哲想劝伙伴们不要哭，但嗓子发咽，说不出话来。他越想着心事，越止不住泪水往下淌。

两只海鸥绕着桅杆交叉翻飞，大风刮得树叶沙沙作响。

成哲提起精神，朝伙伴们说：

“都不要哭，哭有啥用？反正会有活路，咱住在这儿，总能碰上救难船的。

他用衣袖擦掉眼泪，抬起头望着伙伴。伙伴们也一个个拭掉了泪水。

“才刚我发脾气，我错了。现在大伙都很累，可是有件事一定要做。船里还有口粮和水桶，还有鱼网，这都是很宝贵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几个会扎猛子的大孩子现在就去把这些东西都取出来。三个草袋的粮食、三个水捅，还有鱼网和帆布，我看去八个人就能取出来。”

“进去怎么拉出来啊？”达洙问。

“这儿有绳子，把绳子的一头拴在腰上进去，进去后再用绳子把东西捆好，然后把绳子拉几下，这就是一个信号，岸上的孩子们就开始往外拉，船里的孩子就往外推，不让东西被什么玩意儿钩住。这样就可以取出来啦。”

“有道理。我看用不了八个人，我一个人干两趟。”昌植说。

“你干两趟，我也干两趟。”达洙不肯示弱，往前跨出一步，说道。

“那好，就咱们几个去干，你们干几趟，我也能干几趟。”万寿说。

“好极啦。那么我先下去把帆布卸下来。”成哲说着，把绳子的一头拴在腰上。

“帆布我去卸，你去拉别的吧。”

万寿的话，成哲根本不理会，一步跳进了水。

海浪翻滚，轰轰地击打着岸边，飞溅着白沫。

游到船上的成哲，一手抓着露在水面上的桅杆，回头朝伙伴们望。岸上的孩子们呼喊着朝他挥手，他也挥手回答他们。

不一会儿，成哲没影了。岸上的大孩子们握着绳索的另一头，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桅杆的方向。

到了该有信号的时候了，却还没有信号。当成哲扎猛子的时候，京三也同时悄悄地捏住自己的鼻子开始量着时间。这会儿他憋得脸通

红，挺不住了，终于松开鼻子，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怎么还没有信号？”

“咱们先打信号怎么样？”

孩子们叽叽咕咕地耳语。

就在这时来了信号。手里捏着一把汗，把全部神经集中在绳索上的孩子们，立刻开始往外拉，拉得很顺利。

水面上终于冒出了成哲乌黑的脑袋和帆布捆。岸上顿时响起了欢呼声。

成哲把着绳子，牵着帆布捆，被伙伴们拉到了岸上。孩子们蜂拥而上，替他解开了绳子，拉上了帆布捆。

“我不让带帆布，队长还是拉上来啦。”

“好半天没有信号，我们可着急啦。”

“你歇着，这回我下去。”

昌植接过成哲腰上的绳子，拴在自己的腰上就下了海。

这样，成哲、昌植、万寿、达洙他们几个人一趟一趟地把留在船里的粮食、水桶、鱼网等全部搬到了岛上。

不觉之间，太阳早已西斜，接近了水平线。孩子们把帆布撕成三大片，分别铺在地上，把水湿的粮食倒在上边晾起来。鱼网也铺在地上晾着。

“大家都辛苦啦。咱们十五个人，一个也没出事儿，都上了这个岛，多么了不起啊！往后，直到碰上救难船，咱们要跟在船上一样，有难事，一起解决，有好事，一起高兴。还有，我看谁都不应该随便行动。你们看怎样？”

大伙都说没有意见。

“那咱们快点生上篝火，烤干衣裳，还要烧饭吃。天黑以前，还应该准备准备睡觉的地方。”

大家都应声站了起来，成哲望着他们，脸上现出了满意的微笑。

七　荒岛黑夜闻狼嗥

人迹罕至的千年树林，郁郁葱葱，虽是白昼，却如夜晚，阴森可怕，仿佛四处都埋伏着凶恶的猛兽会冷不防地猛扑过来；又像每块岩石上都有成群的大蟒和毒蛇在蠕动。

参差嶙峋的岩石间尽是高大参天的乔木，有朱木、黄花松、鱼鳞松、岳桦树、深山赤杨、皱叶槲栎等；其下面又是密密层层的草丛和灌木丛，有倒卵叶岩梅、库页岛卫矛、毛漆树等。

茂密的林中，各种飞鸟俨然是树林的主人，婉转啼鸣，自由翻飞。在合抱粗的黄榆树上，一只蜡嘴以清脆的歌喉欢唱："叽咕叽咕叽——咋咋共——咕咿叽咕咿"。

落在皱叶槲栎上的白头翁"叽噜叽噜叽叽噜"地叫了一阵，忽然像有什么喜事似地用银铃般动听的嗓音唱："哗——噜，叽咕哗吆噜"。稍远点的地方，一只燕雀在"咕咕咕"啼叫，还有各种草虫也在四处尽情地鸣叫着。

近一个月来，孩子们所能听到的只是惊涛骇浪和急风暴雨的响声，所能看到的也只是波浪滔天的汪洋大海；而今听到了悦耳的鸟鸣，看到了美丽的野花和葱茏的树林，仿佛突然来到了另一个天地。尽管还觉得岛也像船一样晃悠，但这里可以随便坐，随便躺，再不用提心吊胆了。

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一棵高大的白桦树下，全舒适地躺在了地上。

只有茂翰坐在平坦的岩石上，凝望着没了船的地方，不时地叹着气。成哲缓缓地靠近了他，却不知应该跟他说什么才好。

"船已经沉了，老叹着气干什么？"

"你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茂翰朝成哲瞥了一眼，生气地说。

“我怎么不知道？想起船，我的心也像刀绞一样痛啊。”

“万寿他也不好。他要是绕过来靠了岸，不是没事了吗？”

“你说这是他的不对？你想骂，就骂我好了。”

茂翰没有回答。

“你说，现在讲这些又有什么用？”

“船都沉啦，你就只能说这话？”茂翰气忿地说。

躺着的孩子们一个个坐了起来，以为他们两个就要吵起来了。

成哲想扭转茂翰的情绪，温和地说道：

“别再说了。快去做晚饭吃，再准备准备睡觉的地方。”

成哲转身朝白桦树走去。茂翰却坐着不动。

孩子们的脸上都现出了忧悒的神色，谁都不敢跟成哲和茂翰搭话。在白桦树下，万寿搬来一些石头，堆砌起来，架上了铁锅。茂荣和明玉她们准备做饭。茂翰仍孤单单地坐在那里呆望着大海，不住地抽动着肩膀，擦着眼泪。

万寿走到他身旁，犹豫着看了看他的颜色，才轻声地说：

“你不知道人家的心，怎么能说谁好谁坏呢？”

方才成哲和茂翰的对话，他是全听到了的。

茂翰仍然望着大海，待了好半天才开口说：

“那是因为船沉了，我心痛！”

“就你一个心痛？大伙都一样心痛！”

“都一样心痛？船是谁弄坏的？还说心痛？”

“你怎么能这样说？那你是说，船是我弄沉的？”

“不是你，是谁？我叫你不要靠岸，可是谁把船开到了暗礁上？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什么？是因为没听你的话，才弄沉了船吗？”

“那可不！”

“你呀，你应该明白点儿！老实说，船是因为你才触了礁的。要

是你没拦我掉转船头，船也许没坏呢。可是你，随便跳进海里，没让我选好地方靠岸。”

“那么说，船是因为我才沉的！？”茂翰的声音有点粗暴。

万寿想，船已经破了沉了，吵也没用了，于是低声地说：

“船已经沉了，现在追究谁对谁不对，有啥用？船沉，应当怪风浪。还有，方才你埋怨成哲不明白你的心，你怎么能这样？要不是成哲，你能活着？早就喂鱼了！”

对这一点，茂翰无话可说了，他仰起脸望着天空，只见一大群树鹨满天飞舞。他抓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朝鸟群掷去，没有打中，石头落在对面的灌木丛中。

“喂，你们要想吃上饭，快去把干树枝或干树叶搂点来当柴烧啊！”

德善一喊，那些提心吊胆，唯恐大孩子们吵架的小伙伴们，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都朝林子里走去了。

“喂，茂翰，咱也去捡干柴吧。”

茂翰便跟着万寿慢腾腾地朝林子走了。

不觉之间，太阳已经落到水平线那面去了。草地上摆出了大家动手做的晚饭。为了节省粮食，没做饭，只用裙带菜和鲜鱼烧了汤。

虽然是在草地上吃饭，但都很高兴，再不用像船上那样紧紧地把着饭碗吃了，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吃了。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吃，只有文静一个女孩子吃了一两口就不吃了。茂荣她们叫她多吃，她也不吃。

饭后，成哲到各处转转看了看。岛的南岸，是一片长长的沙滩，到处是各种大小不同的水鸟脚迹。成哲以为也许会找到人的足迹，仔细地寻了一遍，没有找到。

在白桦树下，孩子们升起一堆篝火，围着火堆坐了一圈。东方升起了一轮大银盘似的月亮。海岛上看的圆月，格外明亮。直至傍晚还

叽叽喳喳鸣唱不休的鸟群早已归巢，四周寂然无声。只有恶浪拍岸令人颤栗的轰响还在刺激着人的耳膜，偶尔还能听到远方传来的夜鸟的悲啼。

孩子们不停地拾些干柴来往篝火里添。篝火在熊熊燃烧。这个时令，长滩村还是盛夏，而这个海岛上的夜晚，却是凉飕飕的。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英秀突然问了一声。

“没有船怎么走，你要游回去吗？咱们得住在这儿啦。”勇一不高兴地回答说。

“这儿没有房子怎么住？住在这儿，还不给老虎吃了？”

“不管是病死还是被老虎咬死，反正是一个死，还想着活命？”达洙说着，抬手把冲他刮来的烟扇向别处去。

“在那吓人的风浪里都没死，爬到这岛上就死了？要是该死的命，咱早死在海里了。”

京三一面往篝火里添柴一面说。

“哼，你倒是泰然自若的。你说，这儿有房子、有粮食、有衣裳？拿什么过日子？”

对达洙的这话，谁也没有回答。大家都沉默着，各自想着心事，为未来的命运担忧。唯有篝火仍在熊熊燃烧。文静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你怎么老在叹气？”茂荣紧握着文静的手，亲切地问她。她却没有回答。

“你是不是想家啦？”

文静点着头，擦着眼泪。

“我妈说，一个小女孩子出去逛什么，不准我出来。可我硬跑出来啦。这下，连妈妈都看不到了……”

文静抽搭着，别的孩子们也跟着抽泣。

“这会儿，咱长滩村准是一片哭声。真叫人憋气。我后悔不听爸

爸的话，缠着爸爸要他借一条船。要是没借船，根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事儿了！”茂翰又长叹了一声。

“大伙都别担心。咱们住在这儿，总能碰上一条过往的船只的，到那时候，咱们就能回家了。”成哲说。

“听说，过去在北方大海捕鱼的人曾被夹在大片的冰块中间，吃了几天苦，后来终于被过往的船救出来了。咱们现在爬上了海岛，我看比他们有更大的希望。”

常常听爷爷讲海上故事的万寿说。

孩子们听了成哲和万寿的话，都得到了一些安慰。

英秀打了几个哈欠，开始打起盹来了。大伙都很累，又受了海风的吹打，现在烤着篝火，感到暖和了，全身软绵绵的，直想睡觉。

“喂，你困了就睡吧。”德善抚摸着英秀的头，说道。

“在哪儿睡呀？”英秀抬起睡眼蒙眬的头望着德善。

“就在这草地上睡呀，还能有别的地方？”

“就在这儿？那个黑咕隆咚的地方没有老虎？”

“有老虎来，我们赶走，你放心睡吧。”

德善去搂一些干草和树叶来给英秀铺在地上。别的孩子们也都学他的样，准备了“睡铺”。

英秀和勇一睡在一起，文基也跟着躺在他们的旁边。

篝火烧得很旺，林中传来了奇异的声音：

“啵啵啵——啵啵啵”。孩子们惊惧地面面相觑，然后把视线转向树林，屏声静气地注视着，唯恐从林中突然跳出一只猛兽来。林中又静了一阵，毫无声响。突然又传来了“啵啵啵”的声音，听得出比方才响得更近更大。

躺下准备睡觉的孩子们都围到篝火堆来了。这时，从林中传来了沙沙沙踩踏树叶的声响。孩子们立刻毛发直竖，心房突突直跳，连气都不敢喘。

稍后，那声响更近了，突然，那声响变得更大更快，嗖一声消失在另一个方向听不见了。分明是一只野兽朝这边来，忽然见到火光，吓跑了。孩子们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不久，林中又传来了“啵啵啵”的声音。

“喂，咱带上渔叉去看看吗？不是带来了几条渔叉吗？”茂翰望着伙伴们说。

“你疯啦？这么漆黑的夜里，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样的野兽，就凭几条破渔叉去能干什么？要去，你一个人去吧。”达洙转动着大眼珠顶回去了。

又过了好半天，那个奇特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

“你们都困了，快睡吧。”成哲朝小伙伴们说。

“那个野兽不再来啦？”英秀问。

“嗯，跑远啦。它要是再来，我们几个大孩子会赶走的，你们放心睡吧。”

“唉，那我就睡啦。”

英秀一躺，其他两个小家伙也跟着躺下了。几个女孩子和别的大孩子们也都铺上干草躺下睡了。

一轮皓月高挂在天空。成哲、万寿、茂翰他们几个大点儿的伙伴围坐在篝火旁。火堆里水湿的枝条在吱吱作响。

“现在咱们几个大点儿的在一起，我想跟你们商量几件事情。”

成哲望着他们说。他们的视线都朝向了他。

“现在咱们的粮食一共还有几斗？”

“小米有三四斗，大豆有五斗，土豆有一草袋。”万寿答。

“要好好晒干，别叫它发芽才行。会不会有问题？”

“雨住了，有太阳了，我看不会有问题。粮食都薄薄地铺了一层，晒一天就会干。”

“要好好晒干。我们把大人的口粮吃掉了不少，这也是不得已

的，有啥办法。其实，咱要是没吃海鸥蛋，没有抓鱼捞裙带菜吃，那些粮食说不定早已吃完了呢。现在，咱们都上了这个岛，不要再吃那些粮食，要留着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去嘛，应该节省，把粮食保存下来，是不是？万寿，你负责保管粮食。”

“怎么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家去呀？也许很快就能碰到过往的船嘛。”茂翰说。

“是啊，要是碰到，那再好不过了，可是也许碰不上嘛。你不知道船也有它的航路吗？”昌植反驳道。

“走航路的是商船，渔船就不然。明天，挑几个四面八方都能看到的峰顶，搭几个草棚，好好监视水面，只要见到船，就别放过去。”

“再提吧，还有什么意见？”

“粮食我负责保管，问题是没有喝的水。茂荣她们几个女孩子在船上接了点雨水，还剩了一点，可往后喝什么呀？”万寿提道。

“要找泉水。今天都累了，早点睡觉，明早起来再商量。你们都好好想想往后该怎么过日子，多提些好的意见。”

他们抱来干草铺在地上躺下了。夜空里星星闪烁，黑云遮住了月亮。耳生的夜鸟叫声隐隐可闻。孩子都已沉入梦乡，四周寂静无声。

成哲也躺下了。刚躺下的时候，因为草铺得厚，觉得很舒服，但没过多久，草铺发潮，很不好受。

他的脑海里浮现了种种想法。

“这儿有房子、有粮食、有衣裳？拿什么过日子？”达洙的话，似乎仍在耳边铮铮作响；伙伴们忧心忡忡的脸色，也一个个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

想到往后怎么过，成哲愁肠百结，心乱如麻。

“麻雀有窝，松鼠有洞，我们却无家可归。”成哲心中说着，不由自主地长叹了一声。

“轰！哗哗哗！”大浪拍岸，发出轰响。在家乡听惯了的涛声，在这里听起来却感到格外的悲切。

这时，他听见了低微的抽泣声，立刻站起来朝躺着的伙伴们看去，只见英秀蜷着两腿斜躺在地上抽咽着。他走到英秀的身旁，心想着这小家伙也许作了什么噩梦。

“英秀，你怎么啦？”他轻轻地摇了摇英秀的肩膀。英秀的哭声更大了，他四肢蜷曲，索索发抖。

“英秀，你冷吗？”成哲轻轻地摁着英秀的肩头，替他掖好了领口。

“妈呀，妈妈……”英秀喊着妈妈，两眼不住地淌着泪水。

“你冷了吧。”成哲脱下自己的上衣盖在英秀的身上。

“不要不要，我不要盖这玩意儿！”英秀掀掉了上衣。

“我不冷，你盖吧。”

成哲把上衣重新盖在英秀身上，还替他掖好了透风的地方。这一次，英秀没有掀掉，可仍在抽动着肩膀啜泣。

“妈呀……”

英秀的凄切的哭叫仍响在耳边。成哲忧心如焚，惴惴不安。眼前浮现了英秀的妈妈，她孤身一人辛辛苦苦地养活着英秀，把英秀当作唯一的希望，过着艰难的日子。当英秀入了小学时，她每天早上送儿子上学；英秀放学回家就一口气投到妈妈的怀里。她是多么爱她的儿子啊！

“这会儿，英秀的妈妈也在哭叫着儿子的名字吧。”成哲想着，又回到了英秀的身边。英秀仍在抽搭着。

“英秀，快别哭，早点睡吧。准会有船来带我们回家去的，那时候你就能见到妈妈了。”

成哲十分体贴地安慰着。

“真会有船来吗？”

“真的，这儿有岛，怎么不来？一定会来的。”

成哲替英秀擦掉了眼泪。英秀这才止住哭泣，慢慢睡着了。成哲只穿着一件衬衣，也躺在草堆上。他感到脊背凉丝丝的，不一会儿就开始打起了喷嚏。是草地的冷气侵袭了他。但他不在乎，想到止住了英秀的哭泣，心中轻松多了。

当他蒙眬欲睡的时候，从树林那边传来了狼的嗥叫声。他吃惊地坐了起来看了看伙伴们。他们好像都没听见狼嗥，仍在沉睡着，过了片刻工夫，又从更近的地方传来了狼的叫声。也许是狼闻到了人的气味，正在一步一步朝这边来呢。

成哲摇醒了茂翰和万寿。

“怎么，出什么事儿啦？”万寿问道。

“你们没听见狼的嗥叫？刚刚在那树林里叫了两次。”成哲指着狼嗥叫过的方向说。

“野兽怕火，再生个篝火吧。”

万寿走去拔开了篝火堆，幸亏还有点余火。他折断几根干树枝放在火堆上，鼓起嘴巴朝余火呼呼地吹起来。不一会儿，火就着起来了。

“不管是豺狼还是老虎，叫它来好啦，我用这个一下子捅死它！”

茂翰拿起渔叉，蹲在火堆前，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篝火燃旺了，狼的嗥叫再也听不到了。

“你们都困了，躺下睡吧。要是有什么异样的声音，我再叫醒你们。”成哲说。

“天快亮了，睡也睡不好，躺下干什么？怪凉飕飕的，还是烤烤火吧。”

万寿往火堆里添了几根干树枝，瞅着两个伙伴。

“茂翰你也不躺了？”

“你当队长，比我们累，还是你躺下吧。我们站岗，有野兽来，再叫醒你。”茂翰说。

“不要为我操心。这是这个岛上的头一夜，熬它一夜也不错嘛。”

篝火在呼呼燃烧，成哲躲闪着一冲一冲的火舌掉过头去待了一会儿，才接着说：

“万寿，你坐船下海比我多，听爷爷讲海上故事也比我多，你应该告诉我这种时候该怎么办。我一个人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总觉得这样下去会全死在这个岛上。”

“我更不如你。特别是上了这个岛以后，更觉得眼前一片黑。我真担心我们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万寿瞅着正在酣睡的伙伴们，用平静的声音道出了真心话。

万寿在八岁的时候，他妈妈患了黄疸病去世了。第二年早春，他爸爸出海打鱼，不幸死在海上，丢下了年老的爷爷和年幼的万寿。

万寿的爸爸最后出海的那天，身上发高烧，四肢酸痛，本想休息一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天天出海，一天也没得休息，终于积劳成疾，衰弱得支持不住了。但是船主不准他休息，硬逼他出海打鱼，早日还债。然而这一天在海上转了多半天也没有碰见鱼群。当他无力地坐在船尾歇口气的时候，突然刮起大风，掀起了大浪。船剧烈地摇晃着，鱼网掉进了海里。

坐在船尾上的三个渔夫都跳下去了，万寿的爸爸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他们终于捞出鱼网，吃力地爬上了船。但是，万寿的爸爸一爬上船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渔夫们噙着泪水，把万寿的爸爸背了回来。万寿的爷爷瘫在儿子的遗体旁，捶着地痛哭，年幼的万寿摇晃着爸爸的尸体哭喊着爸爸，但他的爸爸再也不能回答他了。

万寿的爷爷，年轻时也曾是一个同大海英勇搏斗的出名渔夫，现在过了六十岁，心有余力不足，手脚不灵便，不能到大海去捕鱼了。

他租一条小扁舟，到靠岸的浅海去捞些裙带菜和鲍鱼，也抓一些小鱼。他常说儿子是因为不熟悉海上生活而死的。所以，他经常给孙子万寿讲海上的故事，遇到好天气还带着孙子划着扁舟到浅海去打鱼。

万寿认为天下再没有比爷爷更好的人。他常常跟着爷爷到浅海去用潜水镜瞅着海底，摘取海菜、鲍鱼和贻贝，还用渔叉捕章鱼和多线鱼，有时还在鱼线上拴个铁勾子用它抓鱿鱼。他爷爷想把他培养成一个最出色的渔夫，他也立志做一个好渔夫。

万寿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坎。

成哲最了解万寿，也就没有再问他别的。

“老人们说，就是被老虎叼去，只要神志清醒就不会死嘛。咱们跟大风大浪斗了二十五天，不是赢了吗？在海上，咱们都不怕苦，不怕困难，什么事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在这个岛上，咱们也一样干，咱几个带头想办法在这儿住下去。我想总会有办法活下去的。”

成哲的话，充满着自信，洋溢着热情和勇气。

他们三个坐在篝火旁，熬过了整整一夜。

八　无处栖身洞难觅

凌晨，孩子们都起来了。既冷又潮，睡不着了。一个个冷得寒毛直竖，嘴唇发青。几个最小的孩子瑟瑟发抖，连牙齿都打架，得得作响。男孩子跑到篝火旁烤火。

茂荣往锅底点火，准备烧早饭。明玉和文静也朝她走来。

“冻坏了吧？快过来烤火。”茂荣朝她们说。

“你怎么不叫醒我们，一个人来做饭？”明玉微笑着白了她一眼。

“我看你们睡得很沉，不忍心叫醒。”

“昨晚又冷又怕，一直睡不着，到早上才睡了一会儿。”文静用手捂着嘴打哈欠。

“唉，你也这样？我也没睡好。”明玉说。

“那么说，昨晚你们也都听到了成哲他们说的话？”

“当然听见啦。连狼的叫声都听见啦。”

“在船上，每样事情都是男孩子做的，我们却啥事也没做。从现在起，咱们一起做饭、洗衣裳，做些事儿，帮帮他们吧。”

茂荣的这一提议，立刻得到了明玉和文静的赞同。

当男孩子们围着篝火取暖的时候，女孩子们做好了烧饭的准备。

万寿抱了不少贝和裙带菜回来了，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去捞的。

吃过早饭后，成哲带几个大孩子上山，想搞清楚昨夜“啵啵啵”叫唤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走进树林来到了昨夜发出声响的地方，可是没有发现什么野兽的影子，也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痕迹。既没有野兽的足迹，也没有野兽赖以栖身的洞窟。树也没有高大的乔木，只有一些灌木丛，其中兀立着一棵枯死已久的朽木。昌植走上去下意识地用脚踢了它一下。不料，从里面传出了那个令人可疑的“啵啵啵”的叫声。万寿自不消说，别的孩子们也都吓了一跳。京三吓得还跑了几步，听见别人都笑他，才停了下来。

孩子们都十分诧异，一个个靠近那棵空心的枯树，仔细察看，怎么看也看不出野兽可以出入的洞。

“再踢它一下看看。”

好几个孩子围起来同时朝枯树使劲踢了一脚。枯树里立刻响起了刷拉刷拉的声音。当孩子们把耳朵贴在树上听时，从枯树顶上的一个洞里扑棱一声飞出一只猫头鹰，消失在远处的林子里不见了。孩子们都禁不住嘎嘎笑起来，笑他们自己为一只不值一提的猫头鹰受了惊吓。

成哲招呼大家在草地上坐下来，想跟他们商量商量往后怎么过法，要在岛上活下去，应该做些什么，从哪里着手。可是一时想不出应从什么谈起，踌躇了一阵，才开口说：

“从现在起，咱们就得住在这个岛上，直到有船来救我们。不久，冬天就要到来，而我们没有房子，没有棉衣，也没有吃的。怎样才能活下去？咱们一块商量商量，谁有好办法，都提出来。”

孩子们都面面相觑，没一个开口的。

过了一阵，达洙忽闪着眼睛环视着大伙，先开了口：

“我看这个地方比咱们长滩村冷得多，要是冬天一来，咱们都得冻死，没救！”

“为了活下去才要我们想办法，你却开口就说死，没救？”德善剋他说。

“那你们说呀，干吗象哑巴吃了黄莲，不说话呀？德善，你先说嘛。没有房子，没有衣裳，没有吃的，怎么活？你有好着，快说呀！”

达洙把一只空手掌伸到德善面前，翻上翻下地说。德善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可说，只是瞅着达洙，眨巴着眼睛。

“我说一句。”昌植使德善摆脱了窘境。

“我看，吃的不成问题。海里鱼多，一群一群的，裙带菜、莼菜等各种海藻有的是。没有粮食，吃鱼和海藻，完全可以活下去。没有棉衣，咱打些野兽，剥下皮子做皮衣服穿嘛。”

“昌植说得对。我也觉得吃的问题是好解决的。今天早上跟万寿一道到海边看了看，鱼多得很，光是自己跳到沙滩的鱼，我们就抓了十五六条。海底，全是裙带菜。”德善说。

“打野兽也不成问题。用几个套索和兽夹子就能容易捕到兔子和狐狸，再挖几个陷阱，还能捕到老虎那样的大野兽。”昌植说得很有把握。

“吃的穿的算是没问题了，还得有间房子才行啊。”坐在前头的京三提出了问题。

房子问题，昌植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他看到大伙都在望着自

己，就干咳了几声，刚要接着说下去，达洙抢过话头说道：

“房子问题也不用发愁。你们看看那座山，有多少陡峻的悬岩，那些悬岩下边一定会有洞窟，只要找到一个大点的洞窟，就不愁没有房子住了。”

“要是没有怎么办？”

“怎么没有？肯定有。你也不去找一找，就说没有，象话吗？”达洙发火了。

茂翰接过话茬，沉稳地说：

“说倒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我看用不着再罗嗦，都去找找这里有没有人家。这个岛上也会有人住嘛。找到人家，跟他们说说我们的困难。这种孤岛上的人，都是好心肠的。他们会借给我们房子住，也会给我们吃的和穿的。昨夜咱们都睡在外头，多冷啊！说什么要打野兽做皮衣穿，那是那么容易的？你们看达洙穿的衣裳是什么样？不光是达洙，咱们大家的衣裳不是都很不象样吗？”

大伙都不由自主地低头看自己的衣裳。来时穿的夏装，在海上同风浪搏斗了一个来月，现在都又破又脏，叫汗水和海水浸得象个卤水袋。

“这儿尽是石头和树，怎么会有人住？加上这么冷，怎么能住人？就是有人住，能借给咱们十五个人住的大房子吗？”基赞反驳道。

“要是我们说要在这儿住好长时间，他们也许不给借的。所以我说，用不着准备在这儿住很长时间，要准备在入冬以前回去。要想这样，就得早日碰上过往的大船。这就须要好好监视大海。我认为这是上策。”茂翰加重语气强调了最后一句。

“谁还要谈？”

成哲看大家都没话，就说道：

“我看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好，就照这么干吧。一个月来一直跟

风浪搏斗，大家都累了，今天和明天，在这儿搭个草棚，边休息边把粮食晒干，再造一些扎枪和弓箭。有几条从船上带来的渔叉，但不够用，不能每人都拿到一个。扎枪和弓箭，打野兽需要它，保护自身也需要它。女孩子和小伙伴们的，要由咱们大孩子给造。从后天起，转转这个岛子，看看它是什么样子，还找一找有没有洞窟，有没有人家，有没有泉水。好不好？”

成哲环顾着大伙问，大伙都表示赞同。

大家立刻动手干起来。搭草棚不是难事，砍一些有大人胳膊粗的树来，把每两根并起来，把一头拴在一起，另一头则叉开，然后竖起来，再往上头放一根横梁，盖上厚厚的草，就行了。

大孩子们到林子里砍树，小伙伴们也跟着，但他们帮不上什么忙。勇一跟他的小伙伴说：

“喂，咱们到那边去找找洞窟好不好？咱们比哥哥们先找到了洞窟，那不更好吗？”

“好，洞窟、泉水全都找。”英秀做了补充。

三个小伙伴开始往山上爬。他们被山光水色迷住了。一块块岩石，披着青苔。黄花松、冷杉等高大的树木，密密丛丛，一些朽木横卧其间。草丛中，各种鲜艳美丽的花儿喷吐着沁人心脾的芳香。各种飞鸟，羽毛艳丽，在林中飞来飞去，婉转啼鸣，十分悦耳。

勇一想逮一只美丽的小鸟。那是一只黄胸鹀，头部灰黑，背部呈红褐色，腹部淡黄，十分好看。它“哔哩哔哩－哔吆－叽叽叽吆－哔哩哔咿－哔吆”地鸣叫着，一会儿飞落在几乎伸手可及的矮树枝上，一会儿扑棱飞起来落在另一支树枝上，勇一追上去，它就扑棱一声飞落在几步外的树枝上“哔哩哔哩”地叫。再追上去，它又飞到另一支树枝上鸣叫。英秀和文基也跟着勇一一块追。那只黄胸鹀好像跟这些小孩逗着玩，这样反复了几次，最后扑棱棱一下子飞到很高的树枝上去了。

孩子们的面前又出现了另一只鸟。它比麻雀稍大一点儿，落在地上不停地啄着什么。孩子们走近了它也不肯飞，继续啄着地。英秀张开两手正要扑过去，它就扑棱一声飞起来，跑到几步外的地方又落下来朝地上啄。孩子们拨开南蛇藤和柳树丛追它，始终没追上。这是一只吃蚂蚁的蚁鴷。

英秀失望地朝远去的蚁鴷呆望了一阵，想再发现一只鸟，开始向四周搜寻。他突然喊道：

“哈，这儿有樱桃！”

他发现了象樱桃一样熟得鲜红的越桔。

“这哪是樱桃啊！”勇一不以为然地反问。

“尝尝看。”文基摘一粒红红的越桔放在嘴里嚼了嚼。

“嗨，好吃！酸甜酸甜的，你也尝尝。”

文基挑几粒熟透的越桔递给了两个伙伴。

“真的，挺香。再找找还有没有。”

英秀说着，就要朝象塔一样高耸的岩石爬。

“老往山里走，迷了路怎办？”英秀喊道。

三个小伙伴顿时站住了。

“对，折些树枝做个记号，就不会迷路。”

他们照勇一说的，一路上折些树枝丢在路边做记号，继续朝绿树成荫的山里走去。他们边走边欣赏着红的、黄的、紫的各种颜色的美丽花朵，听着各种鸟雀悦耳的鸣啭。越往里走，岩石越多，路也越崎岖坎坷。黑黝黝的树林，好像马上会跳出可怕的猛兽来；陡峭的悬崖，似乎立刻就要崩塌下来。

“咱们回去吧，你们不害怕吗？”跟在后头的英秀，蓦地站住了。

“胆小鬼，有什么可怕的？要回去，你一个回去吧！”勇一叱他说。

“不，我一个回去，要是碰上野兽怎么办？”

“先爬到那顶上去看看，也许有洞窟呢。”文基插嘴说。

“那儿也没有，咱就回去吧。”

勇一带头走去，英秀也跟着。他们爬过岩石，拨开树丛，终于爬到了顶上。隔着深谷的对面，也是一座山，尽是奇岩怪石。

“唉，再到那边去看看。那儿有很多大岩石，一定有洞窟。”

勇一正说着，英秀朝他的腰一捅，说：

“看，那是什么？”

英秀两眼圆睁，惊疑地望着对面山上的石崖。

“真的，那是什么？一身白衣裳，一脸白胡须，忽悠忽悠的，吓人。”

三个小伙伴吓得扭做一团，再朝那面一望，只见远远的石崖上，好像蹲着一个老人，他白发苍苍，白须飘摇，却看不清他弓着上身在做什么。

“是山神爷，山神爷！京三说过山里有山神爷，咱快跑吧。”

英秀最先顺着来路往回跑，勇一和文基也跟着跑。他们争先恐后地往回跑，有时被横卧着的朽木绊倒，有时被藤蔓缠住，被荆棘刺着。但他们不顾一切地奔跑，气喘得嗓子都要冒烟了。

跑到一棵高大的岳桦树下，他们不约而同地站住了，气喘得几乎再也跑不动了。

“我害怕，快走吧。”这次，文基带了头。

“快跑，被抓住就没命啦。”英秀拉着文基的腰带，跟着跑。

不觉之间，他们跑到了搭草棚的地方。

大孩子们已经搭好了棚架，正往上头铺着树枝和干草。

“哎，有山神爷，山神爷！”

三个小伙伴气喘吁吁地吵嚷起来。

“什么，山神爷？在哪儿？”

京三跑过来问他们。

“那儿有一座大山吧？那座山的对面，山神爷就坐在石崖上。对吧？”英秀转脸望着两个伙伴，回答道。

“对，我也看见了。”

“我也看得清清楚楚。”

文基和勇一同时回答。

“山神爷？你看见他是什么样子的？”

万寿瞪大了眼睛，问他们。别的孩子也都围拢过来了。三个小伙伴甚至给大家做了山神爷坐在岩石上的样子。

茂翰听了，点了点头，说：

“那不是山神爷，是人。好啦，这说明岛上有人家。喂，你们要是再去，能找到那个地方吗？”

“离这儿远哪。可也能找到，是吧？”文基瞧着勇一答道。

“路上折树枝做了记号，能找到。”勇一肯定地说。英秀却搔着后脑勺，低头不语。

“英秀，你没把握？”

“叫山神爷抓住就没命啦，我可不去。”英秀咕哝着，向后退了一步。

“那你就别去啦。只带文基和勇一去。”

成哲带着几个大孩子，让勇一和文基引路，朝山上走去。英秀望着他们的背影，想了想，也跟上去了。他看大家都去，觉得没啥可怕的了。

三个小伙伴带路，沿着放有树枝的路走去，很顺利地爬上了山顶。

然而，对面山上山神爷坐过的石崖上，什么也没有。只见石崖后面较平缓的山上，一片偃松林，迎着海风，激荡不已。天上，上百只的金翅雀，展开金黄色的羽翼，上下翻飞。“竞竞竞”它们的鸣啭声，扑打翅膀的响声，响成一片。

“山神爷呢？你们撒谎！”京三乜斜着眼睛讥刺三个小伙伴。

“不是撒谎，方才真的坐在那儿的。”勇一不容争辩地回答。

成哲站到岩石上仔细地了望对面的山。他不相信小伙伴们看见了山神爷，但他相信他们三个一定见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尤其相信勇一这孩子绝不是糊涂的。

他们说是白发苍苍的老爷爷，那很可能是一位老大爷出来晒太阳，这会儿已回家去了。成哲心中想着，又抬头朝对面山那边望去，但是既看不到房子，也看不到草棚一类的东西，只有一些巨大的岩石。他觉得那里很可能有山洞。

他想既然来了，索性就去找一找山洞。于是带领着伙伴走下山沟，开始朝对面山上爬。山很陡。巨石和荆棘丛不时地阻挡着他们。这里的岩石，远处看时觉得不很大，近处看，却都大得吓人。

他们拨开荆棘丛，首先攀到了所谓山神爷坐过的石崖。石崖下面是一片平坦的岩石，后面是深不可测的峭壁。高耸的石崖边缘，一群岩鸽子“咕咕”叫着飞来飞去，石缝里长着一丛丛叫不出名字的灌木，墨绿的青苔覆盖着石壁。还有一些大小不一的黑窟窿，仿佛从窟窿里就要爬出可怕的野兽或大蟒似的，看去令人毛骨悚然。

孩子们都屏声静气，小心翼翼地绕着石崖转了一圈，始终没有发现山神爷，也没有找到可安身的山洞。附近的三处山岩都去看了，也没发现山神爷和山洞。

只好回去了。他们经过石崖，来到了山脚。当他们踏进一片泥沼地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大得惊人的脚印，而且不止是一处，多处有同样的脚印。

“唉，这是什么脚印？”

成哲惊诧地大睁着眼睛望着大伙。孩子们都围过来看。要说是人的脚印，未免太大太宽了；要说是野兽的脚印，又显得过长。是什么脚印呢？无疑是一个什么庞然大物。成哲不敢想象，脊梁骨都发凉了。

万寿小心地把自己的鞋放在那个脚印上，鞋还没有脚印的一半大。

“难道真的是山神爷的脚印？”京三自语道。

“我害怕，快走吧。”俊浩一带头，孩子们都无言地跑到前头，一蹦一跳地跑起来。

“这么大的脚印到底是谁的呢？难道这个岛上真的有那种忽现忽隐的可怕怪物吗？”成哲越想，心跳得越厉害。

孩子们带着解不开的谜，惊恐万状地回到了草棚。

九　没有淡水人患病

出发去实地考察的前一天下午，孩子们基本上做好了动身的准备。粮食已经晾干，只因为草袋还未全干，用帆布把粮食包起来，再用麻绳捆好了。这就不怕雨淋了。

他们还做了使用弓箭和扎枪的训练。射箭，德善成绩最好，谁都抵不过他。他把弓弦拉满，闭上左眼，眯起右眼，瞄着几百步远的一棵树，把弦轻轻一放，就“嗖”的一声，箭镞就扎在树干上，箭竿轻轻颤悠。孩子们都围过来，看德善射箭。

“我也拿你的弓射一下看看。”茂翰把自己的弓挂在树枝上，走过来接过德善的弓箭，瞄着一棵较粗的树干，射了一箭。箭头扎进了树干。

“怎么样，我的功夫也不浅吧？”

茂翰神气地朝大伙望了一眼，就跑过去把箭头拔出来，仔细地看了看弓和箭头，然后点着头说：

“嗯，德善做的弓和箭挺好，我也要做这样的。”

他这么一说，孩子们又都围过来，争着看德善的弓箭。

“德善，你该好好教咱们造弓箭和射箭的方法。大伙也都要好好学，学好了才能打得过野兽啊。”成哲说。

在德善的指导下，孩子们都重新造了弓和箭，还准备了一面旗和旗杆，好让走在前头的孩子举着旗帜走。

“还需要准备什么？我要事先把一切都准备好，明天一早就动身。”英秀兴高采烈地问成哲，好像是准备去野游似的。

“你也有了扎枪，再把水筒灌得满满的，往肩上一挎，就妥了。

“米不带吗？”

“米要节省嘛。再说，要烧饭吃，还得把锅也带上才行，那就挺沉啦，走山路就难啦。”

“水不能再多带点儿吗？茂荣她们接的雨水，桶里还不少呢。光带一个小筒的水，一天都不够喝呀。”

“桶里还有水是真的，可是怎么多带呢？再说，水也要节省，只在吃饭的时候每人喝一口。上路以后，一顿饭只喝一个水筒：早饭喝你带的水筒，午饭喝别人带的水筒。怎么样，这样做好不好？”成哲问大伙。

“那么，咱们十五个人，一天只喝三小筒的水？”基赞圆睁着两眼不满地问。

“你有啥好法子吗？有就提吧。要不把水装在大木桶或洋铁桶里，由你扛着走……”

旁边的德善奚落他，基赞挠着脸，缄默了。

“摘一些野果和草莓吃，可以解渴。水呢，只在吃饭的时候喝一口润润喉咙，就能挺过去了。这样吧，万寿你给大伙排个号，哪天哪一顿饭喝谁的水筒，好让大伙心里有数。”

“好的。”万寿点了点头。

达洙插进来，对几个小伙伴和女孩子们说：

“这一趟路上，只靠吃烤鱼去爬高山，你们几个小弟和小妹吃不消，都留在这儿别去了，啊？”

“咳，我可不留在这儿。文基，你要留在这儿吗？”

“哼，留在这儿，好叫狼给叼去吃了？英秀，你要留下吗？”

“怕累，不去，象话吗？达洙，你一个人留下好啦！”

“别争啦。你以为我不愿意去吗？我是为你们着想啊！”

“哼，真是个好大哥！”

茂荣这样一讥讽，明玉和文静都感到很痛快，会心地相对而笑。

第二天早晨，孩子们提前吃了早饭，把粮食和其他主要物品都搬进了草棚，外头留下了水桶和铁锅，然后一个个挎着水筒，扛着扎枪，背着弓箭，跟着打旗的昌植，离开草棚上路了。

在这千万年来人迹罕至的岛上，翻山越岭，跨沟越壑的考察行军开始了。

刚上路的时候，小伙伴们好像是去野游，跑在队伍的前面高高兴兴，欢蹦乱跳，有时还故意爬上岩石往下打滑。但是，路越走越不好走，他们的步子也渐渐缓慢下来，以至没有大孩子的帮助就走不动了。他们走的是无人到过的地方，需要穿越古木参天，灌木丛丛的森林，翻过巨大的岩石，攀登陡峭的绝壁，跨越幽深的峡谷。他们时而被横木绊倒，时而从披着青苔的岩石上滑落，也常常被藤蔓缠绕，被荆棘刺伤。

他们互相搀扶着，互相推动着，拖着沉重的两腿，吃力地向前走去。要是遇到熊莓树或山楂树，就像出了什么大喜事，欢呼着，吵嚷着，都围过来把果子摘下，或吃，或用树叶包起来装在兜子或背囊里。

他们走了一整天，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既没有人居住的痕迹，也没有洞窟和泉水。

傍晚，他们选一处幽静的地方，做了宿营的准备。

第二天，又开始了行军。

在不停的行军中没有水喝，是很难忍受的。一个个口渴难忍，嗓子都要冒烟了。嘴唇干裂，却连一点可以湿润嘴唇的口水都没有。既渴又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有一天，沿着海边走，最小的勇一和英秀口渴腿累，趔趔趄趄，勉勉强强地跟在队伍的后头走。他们嘴唇都干裂了，起泡了，喉咙像火烧一样难受。英秀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带着的水筒。手掌立刻感到凉丝丝的，情不自禁地端起来晃了晃，水还是满满的，跟出发时一样。他想，揭开盖子让嘴唇沾一沾水，也会好受一些。但他反而把盖子盖得更严实，然后把水筒推到身后去了。他想咽一口口水，却一点口水都挤不出来。他不由得朝后看了看勇一。

“你不渴？”

“口渴得要命，嗓子眼好像有股煳味。”

“我也是。”

“咱们只喝半口好吗？”

听了英秀的话，勇一也很想喝一点，他下意识地摸着水筒，觉得装满了水以后一次也没有打开过盖子的水筒还是那么沉甸甸的，喝那么一口也不会少多少的。但是，他放下了水筒，因为他想起了事先约好的话：只在吃饭时喝一口。

“走吧，光我们喝，不行。”

“光把嘴唇贴一下，好吗？”

“贴一下？那就更想喝了，还是走吧。”

他们手拉着手沿海边走去。浪拍打岸边，水花四溅，落在沙滩上。

“喝口海水吧。”英秀说。

“海水咸，不能喝。”

“咸就不能喝？在家吃饭时喝的汤不也是咸的吗？”

听了英秀的话，勇一觉得也有道理。

“那咱们喝一点？”

“嗯，喝一点吧，不会比汤更咸的。”

他们朝走到前头去的伙伴们望了一眼，发现他们已经拉了一段距离。

“咱快点喝，快点跟上去。”

两个小伙伴跑到岸边，趴下去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海水。因为太渴了，喝的就很急，也就没顾得尝尝味道，喝过之后，才感到海水又咸又苦，觉得有点恶心。

“你不觉得恶心？我觉得恶心，要呕吐。”

“嗯，我也是。”英秀用手掌捂着嘴。

“快跟上去吧。”

勇一先开始跑起来，英秀强忍着呕吐，也跟着跑，勉强赶上了队伍。尽管喝了点海水，口还是一样渴，还是直想呕吐。肚肠子好像都扭绞在一起，阵阵剧痛，而且恶心难受。英秀实在忍不住，终于把海水都吐了出来。这一吐，嘴里更咸更苦，更恶心，又吐了一遍。勇一瞧着英秀，也跟着吐了。

成哲看到这个情景，走近他俩问道：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两个都不作声。

“你们吃了什么？”

他俩仍不作答。

“说实话，是不是喝了海水？”

英秀这才点了一下头，勇一也尴尬地苦笑了。

成哲拿起英秀的水筒掂了掂，筒是满满的。

“那么渴，就该喝点这个水嘛，海水是不能喝的，乱喝海水，要死的呀！”

“这个水随便喝了行吗？得轮到了我们才能让大伙一块喝的呀。”

“勇一，你也是为这个没有喝吗？”

“嗯。”

成哲瞧着两个可爱的小弟弟，点了点头，很想紧紧地拥抱他们。

“快跟上去吧。”

勇一拉起英秀的手加快了脚步。挎在他们身上的水筒随着他们的步伐一颠一颠地跳着舞。

成哲不能让他们把水喝个痛快，心里十分难过。

“得快点找到泉水。”他心中催促道。

他们已经走了三天，却一直毫无收获。既没有找到住家，也没有找到洞窟和泉水。

太阳已经偏西，应该停止行军，到海边去抓鱼，做宿营的准备了。突然，从前头传来了孩子们吵嚷的声音。后面的孩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朝前头跑去。成哲也去了。孩子们已经围成了一堵墙。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儿？”成哲挤进去急切地问道。

“文基从这棵树上掉下来啦。”达洙指着一棵高大的皱叶槲栎。

“干吗爬上去的？”成哲朝树上一望，只见树梢上缠绕着山葡萄藤，挂着一串串熟了的山葡萄，无疑，文基是爬上去摘山葡萄的。

“他说他能爬树，就让他上去摘山葡萄。没想到他爬到那个枝条上就掉下来了。”

成哲直勾勾地怒视着达洙，怪他不该让一个小弟弟爬树，很想剋他几句。但现在无暇顾及达洙了，立刻推开人墙，靠近了文基。德善已经在替文基揉搓着胳膊。

“胳膊折啦？”

“他说胳膊腿不怎的，就是腰疼。”德善回答。

文基捂着腰，扭着身子，抽抽搭搭地哭。

成哲摸了摸文基的腰，却摸不出所以然来。这使他更加担心。

“文基，能让人背吗？来，我背你。”

成哲背对着文基蹲下来要背他，文基想爬上去却没爬，痛苦地扭歪了脸。

“爬不上吗？”

文基摇了摇头。

“糟糕。怎么办？”成哲忧心忡忡地望着大伙。

“做一付担架抬着走。”

万寿一提，茂翰立即响应：

“跟我一起做，我这有斧子。”

“好，我们去弄藤条。”德善说着，朝林子里走去。

没用多长时间，他们就砍来木头和藤条，做成了一付担架。

“把文基放在担架上，抬下去。”

万寿和茂翰小心地把文基抱起来放在担架上。文基紧皱双眉，咬紧牙关，没喊一声痛。

一直焦急不安的达洙在前，万寿在后，抬起了担架。

他们走到海边找一处避风的地方，搂一些干草厚厚地铺在地上，让文基躺下。之后，又赶到海边抓鱼，准备晚饭。

“伤了腰，怎样才能治好，没人知道吗？”

成哲问大伙，大伙都哑口无言。只有俊浩一个人提议说，试一试热敷的方法，把石头烤热，敷在腰上。

万寿当即捡一块扁而圆的石头放入篝火堆里烧烫，成哲把它包在布里贴到文基的腰上。

开晚饭了，孩子们围坐一圈，面前都放着烤鱼。然而三个小伙伴和文静却躺在草地上起不来了。勇一和英秀后来又吐了一遍，现在仍然恶心，不想起来。文基用烫石头敷热，舒服一些了，却不想吃东西。文静头疼，时常咳嗽。

成哲拿几条烤鱼去让他们吃，他们都谢绝了。成哲伸手摸了摸文静的头，烫得很，她的两眼也深陷下去了。

“文静，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

“离开草棚的时候开始有点头痛，以后就越走越疼，现在连动都不能动了。”

“你是病了，又走了许多路，病就加重了。病了，也得吃点东西啊。”

“不吃，烤鱼的味儿都闻腻了。”

“那么你想吃什么？”

文静不作声。

“你倒说呀。”身旁的明玉催她。

“说了有啥用？老想着喝点泡菜汤呢。”文静苦笑着说。

“哎哟，这儿哪有什么泡菜汤？喝口水吧。”

明玉拿水筒来给他们倒了一碗，但他们都只喝一口就不喝了。

“怎么只沾沾嘴唇就不喝了？就是水，也该多喝点儿吧。”

成哲叫他们多喝，但他们谁也没再喝。成哲以恻隐的目光瞅着他们。

“他们该渴得多么难受，竟然跑去喝海水，上树摘山葡萄啊！”成哲想着，觉得自己对他们犯了什么大罪。

“要是海水是能喝的，咱们何苦那么为水操心，那么节省水呀？”成哲自语似地说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晚上，孩子们把自己兜子里的野果全都掏出来，给了闹病的小伙伴。茂荣和明玉整夜伴着他们，悉心照顾他们。

孩子们爬了一天山，都已筋疲力尽，饭后一躺，立刻就沉入了梦乡。成哲和几个大点的却没有睡下，他们替文基烫石头做热敷，还替文静浸湿毛巾放在她额头上做冷敷。闹病的四个小伙伴，直到过了午夜，才勉强入睡。

成哲他们几个大的也躺下了。但成哲却睡不着，想到往后难以预料的事情，他心中像坠着千斤重的石头，无法平静。

现在他遇到了当初离开草棚时未曾预料的情况，他心里发慌，束手无策。这个海岛上会不会有人家，这是他一开始就怀疑的，至于洞窟和泉水，他是深信会很容易找到的，有这么多石头山和峡谷，绝不会没有洞窟和泉水。

要赶快找到泉水。粮食断了，可以抓鱼、打野兽或捕鸟雀摘野果来充饥；如果没有水喝，那就等于是死亡。

“水，难道真的没有水吗？”他咕哝着。眼前出现了家乡的村庄。他的家乡，即使到深山幽谷也能找到村子，碰到善良勤劳的乡亲。那里，条条峡谷都有淙淙流淌的清凉甘美的溪水，两边是一片片芳香扑鼻美丽诱人的鲜花。他和小朋友们一道结伴上山游玩，下海游泳，在田野上欢蹦乱跳的情景，像走马灯一样一幕幕地掠过他的脑际。在当时，他未曾想过那有什么美妙珍贵的，而现在回顾起来，那是多么令人怀念啊！

一股冷风飕一声掠过，他感到前额发凉，脊骨冰冷。他蓦地睁开眼睛四下一望，眼前是一片恶浪翻滚的大海和黑森森的树林，这使他又一次凄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在远离家乡的一个孤岛上。

残缺的月牙挂在西边天上。

“月亮的银光也洒在我的家乡吧？”他自语着，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妈妈，他想妈想得心都要碎了。

“不能死！一定要找到洞窟和泉水，一定要活下来，回到家乡去！”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不知在什么地方，一只夜鸟在凄凉地鸣叫。

这一声鸟叫，使成哲顿时恍然大悟：岛上有这么多鸟兽，它们不也是要喝水的吗？他的脑海里浮现出飞禽走兽去喝水的情景。

“对呀，要注意寻找鸟兽聚集的地方。”

他曾多次告诉伙伴们，要注意察看阔叶树多的地方和草丛茂密的地方以及沟谷，这些地方也许能找到泉水；但他未曾想到也未曾告诉他们，要注意寻找鸟兽聚集的地方。

十　为水争吵伤友情

第二天早晨。

天色阴沉，冷风砭骨。孩子们瑟瑟发抖，升起篝火围着取暖。文基腰痛，呻吟不止。文静有些好转，高烧有所减退，却仍在咳嗽。勇一和英秀四肢软弱无力，躺着起不来。

成哲夜里脱下上衣盖在文基身上，自己只穿一件衬衫过夜着了凉，此刻也在淌着鼻涕，不时地咳嗽。显然是感冒了，但他竭力隐瞒，不让伙伴们知道。

当早饭吃的鱼已经烤好，孩子们都围在一起准备吃了。文基和文静却仍躺着不动，勇一和英秀拗不过伙伴们的好意，勉强拿起了烤鱼，但连一条鱼都没吃完就不吃了。

“你们这样饿着，还能走吗？吃不下也得硬吃下去才行啊。”不管成哲怎样焦急地劝他们，都毫无效果。

当队伍忙着准备出发的时候，文静吃力地坐了起来。

“你能走吗？”茂荣问她。

“能走多少就走多少呗，总不能我一个人躺在这儿呀。”

文静这样一说，文基也起来了，勇一和英秀也开始准备了行装。

此刻，成哲愁肠百结，忧心如焚。

现在，闹病的孩子已有四个了，照这样下去，不是会有更多的孩子要病倒吗？要是有足够的水，还可以休息一天，可是现在还没找到泉水，连随身带的水也剩不多了，再不继续行军去找泉水就不行了，但也不能带着有病的孩子继续行军呀。

成哲把孩子们集合在一起，照他昨夜想到的，对孩子们说，要注意观察鸟兽聚集的地方，以便找到泉水。然后跟大伙讨论了照顾病人的问题，决定把最小的伙伴和病孩子都留下来，由一两个大点的孩子

照顾他们，等队伍回来返回草棚的时候再带他们走。他们决定让比较细心的俊浩留下来照料病人。

成哲虽然不忍心留下病人，但又不能把考察的事情交给别人，于是只好叮嘱他们好好养病，叮嘱俊浩好好照料，就开始准备上路了。

队伍就要出发了，可是达洙却躺着不动。他用手臂遮着眼睛，不知是睡了还是醒着。

“喂，你怎么啦？快走啊！”京三摇了摇他的肩膀。可是达洙却一动也不动。

“喂，你还想睡，起来，快走！”这一回，昌植用脚碰了达洙的屁股。

“你要干什么？你当我是足球吗？”达洙瞪起双眼冒火了。

“嗬，没睡呀，怎么，不想走啦？”

“我走不走，你管得着？你走你的得啦。”

达洙重新用手臂遮住了眼睛。

“喂，你要说清楚，你是不愿走，是吧？”昌植的嗓门也变粗了。

“妈的！这样难为人，叫人受得了吗？你睁开眼睛瞧瞧，能走不能走？”

达洙忽地坐起来脱掉胶鞋，解开包脚布，把脚掌一直伸到昌植面前，瞪着白眼叫道：

“你瞧，脚掌尽是水泡，能走吗？”

“哼，那点水泡算什么，我的脚也起了泡，你看看！”昌植一屁股坐在地上，把脚掌伸给达洙看。他的脚掌，比达洙的脚掌更惨不忍睹。

“你们哪，脚起了那么多泡，为什么不早说？茂荣，快把针线给我使使。”

俊浩说：“快把脚伸过来！”他把线穿在针上，走近昌植，抬起

他的一只脚，把针线穿过水泡，把线头留下一截，然后用小剪子把线剪断。

“很快就好的。达深，你也来吧！”

俊浩走近达洙，说道。

“我的事不用你管，你干你的好啦。”

达洙又仰脸躺在地上。俊浩无可奈何地只瞪眼瞅着达洙。

德善插进来说：“那么让达洙留下来照顾病孩子，俊浩就跟队伍走好啦。”

“好，好极啦，就这么办。”俊浩赞同说。

“什么？我怎么能照顾他们呀？要是发现了船，还叫我带着他们去截住不成？”

“什么，截船？”俊浩莫名其妙地盯着达洙。

“我知道你们都当我是睡鬼，可是我每夜都醒两三次，去看海上有船没有。你们不知道，成哲和茂翰可知道。”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叫你留下，你也不干，叫你走，你又不走。”

“谁说我不走？”

达洙坐起来，挠了挠后脑勺，就解开包脚布，朝俊浩伸出了脚掌。俊浩嗤嗤笑着，给达洙脚掌上的水泡穿了线。

“达洙，在你家里呀，你的奶奶口口声声喊，‘我的达洙，我的达洙’，给你吃了一碗粥，还说‘别饿着，再吃一碗，；天还没冷，就说‘别冻着，快到热炕头来’；草还没割多少，就说‘割草累了，快歇会儿’。她这样疼你，你耍性，也由着你。可是你要知道，这儿不是你家的热炕头，是无人住的孤岛！明白没有？”

昌植这样训他，他白了昌植一眼，咕哝道：

“小子，尽瞎扯……”

队伍又出发了。这一天还是没有什么收获，又白跑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又开始了行军。孩子们都已疲惫不堪，几乎都走不动了。可是还得走，一定要爬到高山上纵览全岛，寻找可能有人住的地方，找到洞窟和泉水，还要看看附近有没有别的岛子。

这一天的行军也很艰苦。峡谷和山坡全是密密麻麻的针叶树；树下边又是一片片密密层层的灌木丛和蕨菜、牛蒡一类的杂草丛，都在阻挡着孩子们的前进。附着在岩石上的苔藓，常常叫孩子们滑落下去。高峻突兀的石崖上，山羊晃着尖角哞叫；低矮的偃松林里，不时地飞奔着受了惊吓的野兽。黑魆魆的树林里，有苍蝇那么大的蚊子和大牛虻常常来突然袭击，把孩子们的脖颈、手臂和腿肚叮得生疼，用手一拍，它就掉在地上扑棱。这些饿极了的蚊子和牛虻，宛如等了孩子们多时，成群地扑过来残酷地叮着他们。

队伍穿过密密的丛林，爬过险峻陡峭的奇岩悬崖，朝着山顶前进。山顶越近，孩子们的劲头也越足。他们不顾疲劳，争先恐后地朝上爬去。爬山，总是德善领先。在船上，他显得笨拙；在山上，谁也没有他敏捷灵巧。今天，也是德善第一个爬上了顶峰。他一爬上顶峰，就高高地举起两手挥动着，放开嗓门高喊着万岁。随后爬上来的茂翰、昌植和万寿，也高高地挥着手臂欢呼万岁。昌植插在峰顶的旗，迎风飘扬，格外美丽。

万寿望着德善，微笑着说：

“还是你德善头一个占领了峰顶。”

“这个峰顶是德善第一个征服的，管它叫德善峰怎么样？”昌植想起了探险家们最先发现岛屿、海峡或大陆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事例，便提出了这个建议。

“德善峰！好极啦，叫起来也挺顺口，象那么回事！”成哲表示赞同，别的孩子们也都点了头。

成哲站在峰顶上纵目四望。东边和北边，海岸遥遥可见；岛上处处都是茂密的树林，高峻突兀的奇峰巨岩，深邃的幽谷，间或也有灌

木丛生的平地，就是没有人迹，没有村庄，没有房子。总之，这是一座颇大的荒凉的海岛。

成哲再极目远眺，只见大海茫茫，水天一色，遥远的水平线隐约可见。

“这里有这么好的树林，土地看起来也不错，可为什么没有人住呢？”德善诧疑地问成哲。

“你以为每个岛都有人住吗？比这更大的岛，纵有更好的树林，地下有更多的宝藏，也有不少没有人住的岛啊。你想想看，别的地方也有很多好地，何必到这样来往不方便的孤岛上过活呀？听说南方也有很多没人住的岛嘛。”

听了成哲的话，德善信服地点了点头。

别的孩子们都为征服了峰顶而高兴，蹦蹦跳跳，吵吵嚷嚷，好不热闹。

唯独成哲心情忧悒，愁眉不展。他原怀着一线的希望，期待着能够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一块陆地，好扎个木筏过去求那里的人帮助他们回家乡去。如今，连这一线希望也化成了泡影，寻找岛上人家的祈望也成了一场黄粱梦。

现在，最后的一线希望就是等待救难船。要等待救难船，首先就要找到洞窟和泉水，为此，就要再到别的山去寻找。但是，刚刚辛辛苦苦爬上山峰，又舍不得马上离开。成哲脱下上衣站在崖顶上，让凉风吹拂着，他感到精神爽快，全身舒坦。

“来，在这歇歇脚，吃顿午饭，好不好？”

大家都坐在平坦的岩石上，把早上准备的午饭摆好了。

“今天的午饭，喝达洙的水。”万寿宣布。

大家都早已口干舌焦，喉咙眼冒火星了，忽听到有水喝了，都情不自禁地干咽着唾沫。对他们来说，喝水比吃饭还要紧哪。

然而，达洙却不肯拿出水筒来，只是眨巴着眼睛瞅着茂翰，不知

所措地犹豫着。孩子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都朝向了他。

“怎么回事儿？”一直盯着达洙举动的万寿突然问道。达洙却一声不响地垂下了头。

“我替你拿吧？”

京三从达洙的背囊里掏出了水筒，并且惊疑地瞪大眼睛，把水筒举到耳边晃了晃。

“是空的，你们看。”

京三把水筒伸到大家面前晃了一下。水筒确实是空的。它被送到了成哲的手里。成哲连晃都没晃一下，就把它放在地上。他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达洙，你疯啦？你干的是什么？”

平时不容易发火的成哲，把水筒朝达洙撇去。昌植敏捷地接住水筒，交给了万寿。

“这小子，你存的是什么心眼？”昌植腾地站起来扑过去，一把揪住了达洙的衣领。万寿也挽起衣袖站到昌植的身后，气呼呼地要打他。

达洙叫人揪住了衣领，却没有反抗。

“你撒手。”成哲叫昌植松了手。

“你这小子，我恨不得揍你一顿。”

昌植怒视着达洙，紧握着的拳头呼呼直抖。

“你们都坐下。”

成哲声音沙哑地说。昌植沉重地叹着气坐下了，达洙退后一步坐在一块石头上。万寿直勾勾地盯着达洙，喘着粗气。成哲催他坐下，他才坐了下来。达洙却乜斜着眼睛，窥探着大家的眼色。

“达洙，你想怎么着？你想只要你一个人活着，别人都死了也不要紧吗？”成哲声音低沉，话却十分尖锐。

达洙满脸通红，嘴唇微微发颤。他意识到大家的眼睛都在盯着他，才用低微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

“我怎么能抱那种想法呀？只因为渴得要命，用水沾了沾嘴唇。没过多少时候，水筒就空了。”

他明知水筒是空的，却还是拿起水筒无力地晃了晃。

“你小子说话要老实点，只沾了沾嘴唇，水就没啦？”

“就你一个口渴呀？我也渴得嘴唇都干裂啦。”

“一个人喝光了满满一筒水，还有脸辩白？”

“喂，马上去打一筒水来。”孩子们都忿忿不平地喊叫。

“他不是说了吗，口渴得难受，忍不住一点一点地喝，没想到已经喝光了。这有啥大不了的事情，吵得这么凶！”

一直保持沉默的茂翰，插了这么一句。

“啊？你说什么？你算什么东西？”还在气头上的昌植，掉过脸去朝茂翰吼道。

“算什么东西？我是人！”茂翰也粗声地回了一句。

“我知道你也是人。可你算是老几呀，这样冒出来替这个偷偷地喝光了水的小子辩护？说不定你也跟他一块喝了吧？”

“什么？我跟他一块喝的？你把我看成什么啦，这样胡说八道？”

“我能把你看成什么呀。你明知道水那么珍贵，还护着他，对吗？”

“那找出泉水来，不就结了吗？何必为一瓶水这样欺负他一个！”

“哼，找泉水？咱们至今没找到泉水，难道是因为你没想到找泉水吗？要是这样，你快去找啊，快去找泉水来嘛！”

茂翰没有回答昌植，但他的心里象开了锅一样翻腾。

“找泉水，有什么难的？我非把泉水找出来不可！”茂翰的心里蓦地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他想，只要走遍山沟，仔细寻找，准能找到泉水。至今没找到，是因为一直只注意找人家和山洞，对找泉水，确实没大注意。

“只要找到了泉水，我就跟达洙说一说，然后再好好教训教训那些欺负达洙的家伙。”

他心中翻腾着这一念头。

这时，成哲温和地说道：

“水都喝光了，吵嘴有啥用？大伙都来吃一点吧，没水也得吃啊。”

成哲虽然气得快要冒火了，却强忍着，把包裹打开，拿起一条烤鱼啃起来了。万寿和别的孩子们也都带着小包来到了成哲面前。

“算啦！少吃一顿还能饿死人？我不吃啦！”

昌植把烤鱼重又包起来。茂翰根本没打开自己的小包，他提起自己的空水筒，朝着丛生着杂草灌木的沟谷走去。

“茂翰，你不吃午饭，上哪儿去？”成哲喊他。

“为了一瓶水，吵得那么凶，我能待着不动？”

茂翰吐了这么一句，连头都不回一下，就径直快步走下了山坡。

成哲腾地站起来想喊他回来，但茂翰已经隐没在灌木丛里不见了。

“这家伙要上哪儿去？我去把他拉回来，你狠狠剋他，啊？”

德善紧握拳头，望着成哲。

“他也不是小毛孩，别管他啦。也许摘些熊莓回来呢。”

然而直到大伙吃完了午饭，茂翰还没回来。

成哲心情沉重地思索着什么，不由自主地朝着茂翰消失的方向迈开了脚步。他的眼前浮现了达洙偷偷摸摸地咕嘟咕嘟喝水的模样。

如果都象达洙那样自私，我们会怎么样？在这可怕的苦难中，就是大家抱成一团互相帮助，也很难熬过去，要是人人都为自己着想，各自行动，其结果该是什么？不是只有一条死路吗？死路！

他重复着这“死路”两个字，全身发颤。

虽然还有几个孩子带着水，但用它顶多也只能维持一两天。如果

带的水喝完了仍找不到泉水会怎么样呢？据几天来考察的情况来看，别说人家和山洞不可能找到，就是泉水也没有能找到的希望。水筒里的水喝完之后，回到草棚去还能喝几天大水桶里的雨水。不过，喝光了这个水以后呢？不是毫无办法吗？难道就因为没有水喝而都得死在这个孤岛上吗？这太可悲太冤枉了！

成哲想到这里，眼前蓦然出现了勇一和英秀的面容。这两个小弟，就是到了口渴得要命难以支撑的时候，也想着大伙，恪守着诺言，碰都没碰身上带的水筒。他们那宁愿喝几口令人作呕的海水，也不喝一滴水筒里的水的纯正心灵是多么感人啊！

我们的伙伴里不是有不少心灵如此美好的小朋友吗？是的，我们应当让大家都学习他们的好榜样，引导达洙向他们学习，好让我们大伙同心协力，共同战胜这个困难。

成哲回到了方才吃过午饭的地方，而茂翰却还没回来。

过了好半天，也不见茂翰回来。成哲怜悯地望着哭泣的茂荣，眼前忽然出现了令人害怕的幻影，仿佛听见了饿狼嗥叫，茂翰拼命求救的声音，仿佛看到了茂翰被饿狼追赶的可怕景象。

“孩子们，不要坐着，都起来找茂翰去吧。”

成哲站起来一喊，孩子们都起来了，有几个孩子皱着眉嘟哝着。可是都照着成哲的话，为了找茂翰，一同出发了。

十一　负气出走寻水源

孩子们都怀着不安的心情，朝茂翰消失的方向，边走边找，却看不到茂翰的影子。

“茂——翰——！”

成哲突然站住，大声喊叫。回答他的只有高山的回响。成哲朝下走了几步又站住，说道：

“咱们一起喊他的名字！”

大伙开始同声喊：“茂翰——！茂翰——！”

他们焦急的呼唤激起了山谷的回响，回响又辐散到远远的海滩。然而听不到茂翰的回答。

“哥——哥——！”

茂荣的呜咽的呼唤，也被风声吞没了。茂荣害怕在这无人孤岛上丢了哥哥，禁不住伤心地流着眼泪。

孩子们呼唤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他们忍着口渴，声嘶力竭地连声呼唤，嗓子就像着了火似的疼痛。尽管这样，还要继续呼唤。

“声音怎么越来越小啦？再大点声喊！”

成哲领头，孩子们又同声呼唤。他们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喊，爬到更高的岩石上喊，喊一阵寻一阵，寻一阵又喊一阵，不管怎么寻，也寻不见，不管怎么喊，也听不到回答。

不觉之间，太阳已经接近了西边的水平线。一直跛着一条腿勉强跟着队伍的达洙，扑通一声坐在一棵树下：

“哎哟，我的腿，歇一小会儿吧。我的腿酸疼酸疼，脚掌像火烫似地难受。”

孩子们都停住了脚步。达洙脱掉胶鞋看自己的脚掌，脚掌上又多了几个泡泡，早上穿了线的泡泡却都瘪了，没了。

昌植也坐在他的旁边，一边用两只拳头捶着大腿，一边朝大海凝望。

“嘿，你也腿疼啦？”德善搭话说。

“腿疼还能挺得住，口渴实在受不了。”

“小子，你成天看书，连个泉水都不会找？你这个书生跟我这个大老粗还不是一样？”

“你以为读书是为了找泉水吗？”

“那你干吗看书？看书看多了，总该有一两样别人没有的拿手本领啊！”

昌植没话说，张不开口了。

“怎么不说话呀？你得回答呀。”德善作了个鬼脸，催促道。

“看书为的是多懂点东西，不是为了学会别人不会的本领。”

“为的是多懂点东西？那么我问你一样东西，看你懂得多少。”德善撇嘴一笑，说道：

“你听着，这个岛的四周都是大海不是吗？可是岛上长了这么多的树和杂草，哪来的种子和树根？还有那么多的野兽，都是从哪儿来的？请你指教指教。”

“问的是这个呀？”昌植虽然起了话头，却糊里糊涂的，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怔了一会儿，才回答说：

“这个嘛，只要有泥土，有水分，有空气，它自各儿就长出来啦。”

“什么，自各儿就长出来？没有种子，没有根子，自各儿就能长？那么说，你家里光做个鸡笼子一放，小鸡儿自各儿就长；用犁把地一翻，庄稼自各儿就长，等秋天吃现成的喽……哈哈哈……”

德善捧腹大笑，昌植却无话以对，不知所措。

这时，成哲救了他：

“我讲一个书上看到的故事，是南方一个海岛上的故事。”

成哲一起头，孩子们都围拢来。

“在那遥远的南方，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有个岛叫喀拉喀托岛。大约四五十年前，岛上的火山爆发，岛的三分之二被炸飞了。火山爆发时喷出的烟直冲天空，高达五万米，烟雾绕了地球一周。海上起了大浪，浪高三十多米。死了三万六千多人。几千度高温的岩浆和火山灰一下子盖没了全岛，其厚度有几十米。结果，岛上的生物全都灭绝了。所有的草木、鸟兽、虫子以至人，都死光了。

“一年以后，一些学者去那个岛上考察，发现蜘蛛结网，岩石上长出了青苔。三年后再去一看，开出了四种花，长出了两种草。几十

年后的今天，这个岛完全被茂密的树林覆盖，有蜜蜂有蝴蝶，有各种昆虫，还有各种鸟兽。你们想想，这个岛上怎么会长出了各种草木和鸟兽？那是因为外地的草籽、虫卵、松籽被运到岛上来了。想想，是什么东西运去的呢？”

“要知道还问你？”

“是鸟、风、浪运去的。”

“你这都是从书上看到的？”德善十分佩服。

“那当然啦。”

“听你这一说，书这玩意儿是该看看的，可惜我不识字，不能看书。”

“学学就会看嘛。”

这时候，天已近傍晚，鸟雀都忙着归巢，唧唧啾啾地鸣叫着从头顶上飞过。

“孩子们，都这么坐着怎么行啊，除几个留下做晚饭的以外，趁天还没黑，都快去再找找茂翰。”

谁也不肯马上站起来。

“茂翰他是悄没声地回草棚去啦？”昌植说。

“也许他要吓唬咱们，偷偷地先回去啦？”京三也插了一句。

“咱们找他，跑了不少冤枉路，太傻啦。咱们为他操心，他能懂吗？”

“草棚那么远，他不会一个人回去，再找找看吧。”

成哲先站了起来，昌植和大伙都跟着站起来了。

“德善，你留下帮他们做晚饭。跛着脚不能走啊。”

“不要紧，待会儿睡觉时候再往泡泡上穿几根线，就会好的。”

孩子们都渴得难受，加上嗓子也喊哑了，累得浑身无力，再也不能大声呼唤茂翰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手拉着手，合着嗓子，大声地呼唤着茂翰，搜索着前进。草丛和灌木丛中不时地窜出一些走兽，

惊恐地四下逃散；一些鸟雀也飞出暖窝很快地消失不见了。

染红了西边天的美丽的晚霞渐渐淡薄了，夜幕徐徐降临在岛上，不可能继续找人了。

“这家伙究竟怎么样啦？”

成哲思绪纷繁，迷惘抑郁。他相信茂翰绝不会听了大伙声嘶力竭的呼叫而置若罔闻，因此他认为茂翰一定出了什么事。他一想到他们在海上同舟共济，共同越过无数道死亡的关口漂流到这远离家乡的孤岛，却为区区一口水吵了架，甚至于要因此而丢失一个宝贵的朋友，感到万分痛心，悲伤。

他心想，要是我没有发火，昌植也不会恼他，我对他太过火了。

成哲非常后悔，当德善要去把茂翰拉回来的时候没有让他去。

“回去吧，也许夜里他自己走回来呢。”

他带着伙伴们回到了准备宿营的大石崖。

女孩子们已经为他们做好了晚饭。茂荣却坐在另一边的石头上抹着眼泪。成哲他们不管怎样安慰她，劝她吃饭，她也不吃。

天黑了，他们把旗帜拴在高高的树枝上，然后在石崖上升起了一堆篝火，好让茂翰看到旗和篝火容易找回来。

然而到了深夜，茂翰还是没有回来。

孩子们都无心吃晚饭，筋疲力尽，无精打采地躺在篝火旁睡了。

天刚破晓，成哲和万寿最先醒来，提着网兜下山来到了海边。海边没有风，却很冷。海鸥已经在海面上飞来飞去地觅食，白额鸌和水鸭也在扎猛子捕食。

成哲和万寿拉起昨晚放好的鱼笼，抓了几条鱼，往回走。

这时，太阳跳出了海面，顿时，海洋、山峰和树林仿佛从沉睡中醒来，现出了自己的姿态，开始了活动。

成哲和万寿默默地走在潮湿的山谷中。成哲一手提着网兜，一手提着鱼笼，低头沉思着走去。他回顾着在岛上的五天，五天来什么事

情也没有做成，而且丢失了茂翰这个伙伴，并且也不知道叫俊浩负责照料的小弟妹病好了，还是加重了？现在，连水都快要喝光了，找，没处找，求，没处求，难道就这样干瞪着眼等着渴死吗？早先听说沙漠上断了水就会渴死，难道我们也在这孤岛上渴死吗？想到这，他心烦意乱，忐忑不安，一阵恐怖使他全身颤栗不已。

“哎，你看那些鸟！”突然，走在前头的万寿大声喊着朝前跑去。

成哲吃惊地抬起头朝前一望，只见几只鸟呼一声飞起来消失在丛林中不见了。他立刻朝万寿跑去，万寿已经跑到群鸟飞起的灌木丛中，拨开杂草弯腰寻找着什么。

“成哲，找到泉水啦。”万寿大声欢叫，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成哲飞也似地跑过去一看，万寿已经在用手捞着漂在泉水上的落叶。

“咳呀，真的是泉水！是泉水！”

成哲也挽起袖口捞出了水面上的落叶。他们一口气除掉了泉水边沿上的杂草和淤泥。泉眼里立刻冒着泡，涌出了清亮的水。

“喝一口尝尝！”万寿两手并在一起捧起了水。

“就这么喝，不要紧吗？”

“没事儿！鸟喝的水，咱就不能喝？”万寿咕嘟咕嘟喝了几口。

“哈，好清爽，像胸口开了个大门似地舒畅。你也快喝。”

成哲也捧起水喝了几口，只觉一股凉意流入肚里，沁人心脾，顿时感到精神爽快，全身产生了无限的力量。

成哲站起来俯瞰着泉水，心中想道：你这么清凉爽人的泉水呀，怎么才出现？为了水，我们曾费了多少心，受了多少苦！爬高山，跨深谷，口渴难忍，也没让伙伴们碰水筒里的一滴水，甚至吃饭也没让多喝一口。为了水，茂翰已不知去向，至今还没有回来。泉水呀，泉水，为什么才出现？还好，多亏你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不然，我们大伙还不是渴死在这个岛上！

成哲很激动，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你在想什么呀？快去告诉大伙吧。”

听了万寿的话，成哲才清醒过来，说道：

“对，快走。”

他们飞也似地爬上了山坡。

“有水啦！”

“找到泉水啦！”

他们边跑边喊，喊声划破清晨的寂静，飞到了孩子们的耳畔。

“找到泉水啦！”

“啊？泉水？”

“哎，我的水筒呢？”

孩子们闻声赶来，箭也似地跑下山坡去。

“泉水，泉水！”

“在哪儿，在哪儿？”

他们跟着成哲和万寿跑到泉水那里，一看到泉水，都高兴得欢蹦乱跳，有的在草地上打滚，有的把帽子撇到半空，不知如何是好。

“唉，快要渴死啦，先喝一口！”德善把树叶卷成一个水瓢的样子，就要舀。昌植立刻挡在他的面前，阻止他说：

“泉水也不能乱喝，要先验一验。”

“没事儿，我们早喝过啦。”

“好，我先喝。”

昌植抢在德善的前头，舀起来就咕嘟咕嘟地喝。

“太好啦，比蜂蜜还甜！”

孩子们都聚在泉水边，有的用手捧着喝，有的干脆趴下来喝，有的用树叶舀着喝，有的往水筒里灌，有的已经喝够走了几步又跑回来再喝……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欢腾热闹的景象。

“这么好的泉水，你们是怎样找到的？”

好些孩子提出了问题。

“万寿，你告诉他们。这是万寿找到的。”

成哲一说，孩子们的视线都转向了万寿。

“这可不是我找到的。”万寿摇着头说。

孩子们更觉得有趣，期待地一会儿瞧瞧成哲，一会儿望着万寿。

“是队长和鸟找的。”万寿咧嘴笑道。

“什么，队长和鸟？”

孩子们更觉好奇，团团围住了万寿。

“队长不是说过好几遍嘛，飞鸟和走兽聚集的地方会有水。我只是照队长的话做了就是了。所以说，这个泉水是队长找到的。”

“你方才说，是队长和鸟找的，鸟又是怎么回事？”勇一问他。

“我跟队长抓了几条鱼回来，我走在他的几步前头，边走边想，这条峡谷很深，林又密，说不定有泉水呢。我正这样想着，冷不丁从这地方一下子飞出了十几只鸟，我又马上想起了队长说过的话，便赶紧跑过来一看，真的是一股泉水。所以说，是鸟替我们找的。”

“哎呀，前几天我也在林子里看到了一群鸟飞起的地方，说不定那也是个泉水哩。可惜我没注意，没捞上当一个找泉水的头一名！”

昌植说着，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

“那怪你把队长的话当耳旁风。”

“德善，你说的对。”昌植点着头说。

“这么说，泉水不是鸟给找的，是成哲哥和万寿哥找到的。假如万寿哥也跟昌植哥一样，看见鸟飞也不注意，忽略过去了，还不是一样找不到？”明玉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明玉说对啦。这个泉水是成哲和万寿他俩找到的，用他俩的名字给泉水起个名好不好，就像德善峰那样？”达洙提议道。

万寿却摇着手表示反对：

“都那么起名有啥意思？我看，不要单给泉水起名，要给这整个山沟起个名字，叫泉水沟！”

他的话音刚落，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叫好，表示赞同。

唯独昌植痴呆呆地站着想心事。方才明玉讲的话仍在他的耳边铮铮回响。

“他们说的对呀，我为大伙做了什么？没有。本来可以找到泉水的，却忽略过去了。我没有用上书上学到的东西，说明我没有好好用功。”他心中自语着，惭愧地望着万寿。

孩子们快活地打上泉水洗脸，这是多日以来头一次。

成哲对大伙说：

“我们找到了泉水，都尽情地喝够了，还洗了脸。可是俊浩和几个小弟妹，还在忍受着口渴，该不该早点让他们喝到泉水？”

昌植抢先站出来：“我去给他们送水。”说着，已经拿起了几个空水筒。

“好啊。咱们这样吧。要是茂翰回草棚去了，他一定要经过俊浩他们待着的海边，所以，俊浩他们会知道茂翰的去向。昌植回来以前，咱们就在这儿再找一找茂翰。要是茂翰确实回到了草棚，咱们就带着俊浩领着的小弟妹，回草棚去，把那儿的东西都带上，再回到这泉水沟来。”

“那么说，咱们就要在这泉水沟过啦？”基赞问道。

“这儿有泉水嘛，就要在这儿过喽。”

“没有房子怎么过呀？”

“房子？房子我们自己盖嘛。”

“既然要盖房子，不要再搭那种草棚子，要盖个宽敞的圆木房，好不好？”德善说。

“什么，圆木房？”达洙抢过德善的话头，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说：“没有木匠，怎么盖圆木房？”

“你以为只有木匠才会盖房子？这儿有那么多树，劈里啪啦把它砍下来，再一根一根堆砌起来，圆木房就盖成了。”

“哼，说得倒容易。爬不上的树，干脆，别往上瞧！”

达洙一说，德善没有再坚持。

孩子们都按照成哲的意见往各自的水筒里灌满了水，回到了旗帜飘扬的地方。

昌植则带着五个灌得满满的水筒，朝着有小弟妹的海边出发了。

成哲把旗帜拴在更高的树上，然后带着大伙去找茂翰。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山，跨过一条又一条沟谷，搜遍了山山谷谷，始终没有找到茂翰。到日落时分，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德善峰。

去海边给小弟妹送水的昌植也还没回来。要是顺利地直去直来的话，他应该是在中午过后就赶回来的。可是到了日落时分还不回来，肯定那里又出了什么事故。

成哲意外地又多了一份心事。他不安地想，天已经晚了，再派人去是不可能了。他非常后悔不该让昌植一个人去。他毫无办法，只好升起篝火，耐心地等着昌植回来。

将近午夜的时候，昌植终于回来了。

“咳呀，你可辛苦啦。可是为什么才回来？我们等你，把脖子都抻长了!”

成哲朝昌植的肩膀捶了一拳。

“看了他们的情况，能忍心回来吗？文静和俊浩真够苦的。我见了俊浩，吓了一跳呢。他脸肿得吓人，简直不敢认他。”

“脸肿啦？怎么回事儿？”

“咳，真叫人伤心。唉，先给一口水喝。”他接过一碗水咕噜咕噜喝了个精光才接着说：

“他想给小鬼头们摘野果吃，一个人爬到山上去了，没成想碰上了一窝熊蜂，脸上被蜇了三处。见他成了那个样子，能忍心丢下几筒

水就走开吗？我替他抓了些鱼，采了些裙带菜，结果就耽搁了。”

“你做的对。可那几个病号好一些吗？”

“都没事儿啦。文基，腰不疼啦；文静，烧已经退啦，还跟俊浩一块搭了个草棚呢。勇一、英秀也都好啦。”

“给他们送了水，他们高兴吧？”

“那还用说？小鬼头们喊万岁，唱歌跳舞，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俊浩呢？他背过身去抽抽答答地哭了，拿着水筒也不喝一口。看他哭，我也哭啦。你想想，咱们为了水吃了多少苦！”

昌植说着，忍不住用手背揉起了眼睛。

“他们那儿不知道茂翰的情况？”

“这家伙还没回来？他们那儿也没见过他嘛。”

“这么说，他也没有回到草棚去。糟糕！现在他在哪儿呢？他该多么渴呀！要是今晚他看到这个火光，回来该多好！”

成哲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躺在一边思念着哥哥的茂荣，悄悄地流着泪轻轻地咬着嘴唇。

十二　打鹿未成反失斧

那天在德善峰吃午饭的时候，茂翰一赌气就不假思索地离开了伙伴。他心想，找到泉水不就结了吗？便气冲冲，磕磕绊绊地冲下了山坡。

下到谷底，看到葱葱笼笼，盘根错节的灌木丛和茂盛的杂草，料想这一带一定会有泉水，便开始到处寻找。认为会出水的地方，他都找遍了。但是，哪里都没有水，别说是泉水，就连积的雨水都没有。哪怕是找到一汪子雨水也好，把它装在水筒里带回去，烧开了不就成了上好的饮水吗？然而连一汪子雨水都没有。

他脚不停步，一会儿拨开草丛看，一会儿摸摸岩石下边的泥土，从这条峡谷走到那条峡谷，不停地走，不停地找。

傍晚，他来到一处柳树丛生的地方，发现一只模样奇特的野兽卧在树荫下倒嚼。全身灰白，头上长着两个象树根似的角，看去像一只鹿。它旁边还躺着一只小崽。看那一对奇特的角，心里有点发憷，怕被它撞着，再看它卧着倒嚼的样子，又不象一只猛兽。茂翰寻思它一定是一只鹿。他想趁它毫无防备的时候出其不意地扑上去扭住那对角，但他没有动，怕不小心放跑了好不容易碰上的珍怪。他藏在灌木丛中冷静地想了想捕捉的办法。

“只要逮住它，不是一切都没事儿了吗？”

他想着，咕嘟一声咽了一口唾沫。首先，如果它真的是一只鹿的话，可以挤出一大桶奶，那么，喝了一筒水的事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他的眼前甚至出现了大伙高兴地喝热乎乎的鹿奶的幻影。其次——他继续想——要是杀了它，大伙至少能饱饱地吃三天，皮子还可以做衣服穿，或者做铺垫也好啊。这可真像大人们说的：打了野鸡吃肉再吃蛋，把窝端去烧火炕——连瓜带藤从天降，一举三得嘛。

可是怎样才能逮住它呢？要是有一条枪该多好！要是早知道会有这种事儿，上船以前哄他那个船主的傻小子，把船主的猎枪偷偷带了来该多美！真是太可惜了。

他还想起了放在德善峰上的扎枪，恨不得立刻跑去拿来。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怕那只鹿在他取扎枪的工夫跑掉，也怕大伙一知道他要打鹿就一窝蜂似地跟上来乱吵，吓跑了那只鹿；反过来，即使逮住了，也不能算他一个人的功劳。他愿意自己一个人单独逮住它，回去对那些攻击过他的伙伴说大话，摆神气。

他忽然想起了别在腰上的斧子。

“咳呀，我的脑袋怎么这么笨！怎么忘掉了斧子？拿斧子砍它的脑瓜，不就了结了？”

他抽出斧子摸着斧刃咧嘴笑了，然后紧握斧柄，弯着腰，脚不出声地踩着落叶，向鹿靠近。到了鹿卧着的岩石后头，就肚子贴地，开

始往前爬。绕过岩石再走几步，就能砍它的脑袋了。

“看样子这家伙也是个笨蛋。”他心中自语着，往手掌抹了抹唾沫，然后紧紧地握住了斧柄。就在这时候，那只母鹿支起前腿，忽地站了起来。

顿时，茂翰的心突突直跳：“这家伙已经发觉了！”

是马上扑上去还是再看看动静？茂翰犹豫着。而那只母鹿好像还没有发觉，走近小崽子用嘴一拱，那只小鹿就噌地站了起来。母鹿若无其事地开始吃草，小鹿则仰脸咬住母鹿两条后腿当中沉重地下垂着的奶头，开始吮吸起来。

茂翰紧贴在岩石后面，静静地注视着母鹿的动静。

“噢，这一定是鹿，没错。”

他暗暗笑了笑，然后屏住呼吸，像捉蜻蜓似的，蹑着脚一步一步悄悄地向前靠近。母鹿仍在毫无防备地吃草。当茂翰离它只有四五步的时候，母鹿好像嗅到了什么，突然抬起头，竖起耳朵，朝茂翰这边看。茂翰再不能迟疑了，立刻飞扑过去举起斧头就朝母鹿的头砍下去。刹那间，母鹿吓得噌一声跳起来就跑，斧头没砍中，只打掉了一只角。

茂翰迅疾追上去，使出更大的力气挥起斧头就往下砍，然而事不凑巧，斧头脱柄，哩一声飞去落到柳树丛里去了。

母鹿魂飞魄散，头顶着幸存的一只角，没命地奔逃。茂翰决心不放过它，紧追不舍。他手里已经没有东西打鹿了。母鹿跑了一阵，突然站住，回过头来长长地叫了一声，大概是想起了它的崽子吧。茂翰趁机扑上去抓住了母鹿剩下的一只角。

母鹿力大如牛，茂翰无法制服，只是紧紧地抓住鹿角被鹿拖着跑。他看这不是办法，想骑到鹿背上去，便脚一蹬，使劲跳了上去，但用力过猛，跳到了鹿的另一侧，手也松掉了鹿角。母鹿飞起四蹄直奔灌木杂草茂密的地方，茂翰拼命追赶，像跟母鹿赛跑似的。母鹿继

续朝山上跑。越往上路越陡，树林越密。茂翰不肯放弃，继续追赶。他气喘吁吁，两腿越来越使不上劲。鹿和他的距离越来越大，但他不死心，仍拼命追赶。不料，一棵横倒的朽木绊了他一脚，他腾空翻了个大跟头。他立刻重新站起来一看，母鹿已经跑得很远，忽隐忽现。他不得不放慢了脚步。

“到头是我输啦。”他停下来呆呆地凝望母鹿的后影。母鹿又跟方才一样回头呼唤小鹿，唤了几声，然后不慌不忙地跑走了。

茂翰这才想起还有一只小鹿在跟着母鹿。

“哼，没有野鸡就用家鸡顶吧。”

他开始追小鹿。母鹿没逮住，小鹿可非逮住不可。他紧紧地追赶。小鹿蹿跳着，紧追着母鹿飞跑。茂翰拼命地追。要是速度再快一点，准能追得上，可就是两条腿不听使唤，气也喘得受不了。速度不仅不能加快，反而越跑越慢。而小鹿却仍以同样的速度飞跑。茂翰捡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瞄着小鹿抛去。石头“噹”一声打在一棵黄花松上，滚到沟底去了。小鹿和茂翰的距离拉得更大了。小鹿像跟他捉迷藏似地，在树林中时隐时现，仿佛故意要弄着茂翰。

“算啦，你也回去跟你妈好好过吧，我输给你啦。”

茂翰猛地站住了，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他颓然坐在草地上失神地呆望着小鹿消失的方向，心中叹道：要是一开始就去抓那只小鹿，谁是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捉住的，只怪我贪心大，结果两只都没逮住，太可惜了。

他歇了一阵，才感觉到面颊、手背、胳膊、脖颈都有些火辣辣地刺痛。用手一摸，才明白都是树枝划破的，荆棘刺破的伤口，有的伤口还淌着血。衣裳也被挂破了三个地方，成了破烂。

“这两只鹿把我耍得好难堪！”

茂翰咕哝着站起来，朝四下里看了看，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更想不起吃午饭的地点在哪个方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跑了多远。

“咳呀，糟啦！”

他怕找不到回去的路，怕找不到伙伴。他踉踉跄跄地迈着脚步，但是无法辨认方向。他觉得哪里都像刚跑来的地方，又觉得都不像。他孤单单地走在遮天蔽日的密林深处，四周异常寂静，偶尔听到鸟叫和虫鸣。要能看到太阳，还可以辨认方向，可是天气阴沉沉，满天乌云密布，好像就要下一场暴雨似的。他害怕了，怕冷不防地跳出老虎或饿狼，甚至怕听见自己脚踩落叶发出的沙沙响声。他开始轻轻地迈步，尽量不发出声响来。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吱吱”叫的怪声，他惊恐地朝有声响的方向一看，离他不远是一堵陡壁，一群蝙蝠在“吱吱”叫着飞来飞去。再朝陡壁下面一看，是一个丈把宽的窟窿。他顿时感到眼睛大亮：

“那不是洞窟吗？”

他立刻跑到洞口，把头伸进去察看，里面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无疑是一个山洞。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哈，这是真正的山洞，谁说这里没有洞窟？”

茂翰神气十足地耸了耸肩膀，然后走进了山洞。乍一进去，里面黑森森的，什么也看不见，待了一阵，才渐渐可以看清楚一些了。是一个有一间草房那么大的小山洞，洞顶跟大人的个子一般高，底面全是参差不齐大小不一的石头。茂翰看了看洞有多宽，然后自唱自和地说：

“嗨，再整齐再宽敞一点该多好！哼，岂能事事如意，这就够美啦。”

他想在洞里躺一躺试试，便到洞外搂一抱枯叶回来铺在地上，仰脸躺下了。很舒服，比躺在自家热炕头还舒服。

“这下好啦。哼，你们跟我说大话，走着瞧，你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洞窟！这下你们该服我了吧。要是抓到了那只鹿，我该更神气了……好啦，我还要找到泉水，一定要找到……。”

茂翰想入非非，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十三　别后相逢倍觉亲

茂翰被一种奇异的声音惊醒，分不清是野兽的叫声还是鸟雀的叫声。他睁眼一看，洞里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洞口还依稀可见。他摸索着走出了洞口。眼前是一片黑夜，头顶上只有巴掌大的蓝天，只凭它还分辨不出哪是东哪是西，也看不出现在是入夜时分还是黎明时分。他伫立在洞口外纵目四望，只见夜色越来越浓。

茂翰突然感到饿了。他头晕目眩，一身虚汗，四肢酥软无力，一步也不能动了。他这才想起今天他没吃好早饭，午饭和晚饭根本没吃。

“饿得虚脱了。”

他知道这种时候必须吃点东西。他想起早上摘的熊莓还在衣袋里，伸手一摸，什么也没有。显然是在追赶鹿的时候都撒落了。

“要是饿倒了，就活不了啦。”

一种可怕的恐惧感袭上心头，全身发战。他强打精神环顾四周，忽然发现对面山脚下好多树上都结满了红艳艳，令人馋涎欲滴的苹果。他下意识地抬起脚，磕磕绊绊地走去。他感到头晕，便闭上眼睛提提神，喘喘气，然后再走，连滚带爬，好不容易爬到了山脚。他抿嘴一笑，伸手摘下了一颗最大最红的苹果。然而抓在手里的却不是苹果，而是一片挺好看的红叶。他这才意识到是一场幻觉。

“我这是怎么啦，难道死定啦？”

这一想法敲击着他的脑际。他无力地搂住了一条树枝。不料他手里抓到了一把红豆大的野果——山植果。他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这是些什么野果，不假思索地往嘴里送，把一串一串的果子一把又一把地格下来塞到嘴里嚼。吃了一阵，觉得精神多了，然而又累又困，全身酥软，连手指头都懒得动一下。他身不由己地瘫在地上，斜身躺下了。

他正要沉入梦乡，忽然听见了狼的嗥叫，吓得霍地坐起来朝四下里张望，但什么也看不见。他连气都不敢喘，侧耳静听着动静。突然，离他不远的地方响起了刷拉刷拉拨开草丛的声音，接着，象哨音似的怪响掠过他的耳际，一条黑糊糊的不知是什么野兽，嗖一声蹿过他的眼前消失不见了。他顿时汗毛直竖，胸口突突直跳。四周又恢复了寂静。他想赶紧回洞窟去。他开始摸着黑向前爬，不小心翻滚了三次，终于回到了洞窟。钻进洞里，才舒了一口气。

往方才铺好了的干草上一躺，一股可怕的倦意袭击着他，全身瘫软无力，仿佛就要溶化到地里去。一群蚊子叮着他的脸，但他连拍打蚊子的力气都没有了。不一会儿，他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茂翰躺在一间屋子里，屋子高大宽敞，富丽堂皇，宛如一座皇宫。“哐！”一声轰响，从天棚上钻出一条偌大的长虫，徐徐顺墙而下，两条黑舌象火苗一样颤动。茂翰大惊失色，拔腿就朝外跑。长虫翘起脑袋紧追不舍。而茂翰怎么跑也跑不快，两条腿不听使唤。他拼命挣扎，勉强拨开荆棘丛和藤蔓，连滚带爬地逃跑。突然，一只老虎蹲在眼前一块突兀的岩石上，张着血盆大口，咆哮着要冲他扑过来。

茂翰一看前有虎后有蟒，无路可逃了，再看左右两边，一边是峭壁，下面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他索性紧闭着眼睛朝峡谷纵身一跳，恰好落在一只盘旋着的金雕身上。金雕驮着茂翰悠悠然地飞上了高空。

茂翰牢牢地抓住金雕的羽翼，往下一看，只见老虎和长虫在石崖上斗得十分激烈。它们扭做一团互相撕咬，难解难分。大蟒终于把老虎团团缠住，不住地翻滚着，最后双双滚到崖边，“扑通”一声掉到海里去了。

茂翰高兴得忘记了自己是骑在金雕身上，竟举起双手大声喊起了万岁。刹那间，他从高空坠落了……

他从噩梦中惊醒，睁开了眼睛。洞里还是一片黑暗，洞顶毫无动静。额头上汗津津的，滚落着汗珠。他摆脱了噩梦，觉得很轻松，但十分害怕。怕得再也睡不着了，只等着天早点亮。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开始蒙蒙发亮，他抖掉身上的草屑，慢腾腾地走出了洞窟。

水平线上升起了红彤彤的太阳。林中各种鸟雀唧啾欢叫，海面上海鸥和白额鸌在飞翔。

茂翰无意中发现自己的衣裳被撕扯得破破烂烂，不禁吃了一惊。

他冷静下来，一面回忆着昨天的事情，一面用手摸别在腰上的斧子。没有摸到斧子，他又细细地想了想，才想起昨天打鹿时甩丢了斧头。

“对，先找斧子，再回去找伙伴。”

他迈出了脚步，可是碰见鹿的地方在哪儿呢？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只记得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和茂密的树林。

他估摸着朝一个方向走。他越过一条山脊，又跨过了一条峡谷。他觉得只要能找到那个碰见鹿的地方，就有把握回到昨天吃中饭的地方。但是，他风尘满面地跑了许多地方，始终没有找到那碰见鹿的地方。

太阳当顶，快到中午了。他着急、害怕，怕找不到伙伴。他不再想找斧子了。他要赶紧回到伙伴中间去，可是，又不知道伙伴在什么地方。

“难道我一个人回草棚去不成？”

他心灰意冷，趔趔趄趄地走着。当他爬上山坡，在一片松林里彷徨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远远一座山腰上迎风招展的一面旗。

“啊，那不是我们的旗吗？”

茂翰蓦地站住，揉揉眼睛，再认真地眺望。他终于清楚地看出了那正是他们的旗。

“是我们的旗，这下死不了啦！”

“喂——孩子们——！”

他可劲地大声喊着。他明知道自己的喊声飞不到那儿去，可他还是大声地喊着，飞快地跑去。

这时候，成哲他们在德善峰山腰上刚歇过一阵，正要起身再去找茂翰，不料从对面松林里传来了喊声：“孩子们——!”

孩子们同时掉过脸去看，只见一个少年冲出树林朝这边跑来。

“那不是茂翰吗？”

“是他！”

“茂翰！”

“哥哥！”

孩子们迎着飞奔而来的茂翰跑，茂荣为找到了哥哥而高兴，脸上淌着泪，飞也似地向哥哥奔去。他们惊跑了藏在草丛中的北极狐和树上的飞鸟。

他们在一块岩石旁相逢了。成哲和茂翰抱在一起打转。

“你跑哪儿去啦？”成哲用拳头捶着茂翰的肩头。

“对不起，为了我，你们还没走啊。”

茂翰深情地环视着成哲、茂荣和所有的伙伴，难为情地笑了。一夜之间，茂翰瘦多了，衣服也都破烂了。

“你这家伙，有什么对不起的，我们还以为你出了事儿呢。来，喝水，可劲喝！”

昌植把水筒伸到他的面前。

“呃？这是哪来的？”

茂翰惊诧地圆睁着两眼盯着昌植。

“现在，可以随便喝啦，找到泉水啦，是万寿哥找到的。”茂荣拭着泪滴，用充满骨肉情谊的语调说道。

“是吗？”

茂翰咧开大嘴笑着望万寿，万寿也高兴地笑着看茂翰。

“这么说，该找的都找到了。”

听了茂翰这一没头没尾的话，成哲诧疑地瞅着茂翰，等着他的下文。

“我找到了洞窟！”

茂翰一说，孩子们欣喜若狂，齐声欢呼。

“这么说，你是去找洞窟的呀？”

“家伙，那你该早告诉我们一声嘛。”

“他贪心大嘛，还能早说？”

“我们不知道，还骂了你哩。哈哈哈……”

孩子们沸沸扬扬，十分热闹。

“茂翰，饿了吧，快上去吃点东西，再去看看泉水和洞窟。”成哲说。

“现在就走吧。我吃了好多山楂，肚子还饱饱的。”茂翰挺起肚子给人看。

孩子们嘎嘎笑了。不管茂翰愿不愿意，都簇拥着他朝旗帜飘扬的山腰上去了。

“茂翰，昨天你生了气吧？”成哲微笑道。

茂翰红了脸，不作声。

“现在，水有了，洞窟也找到了，再也不会为这些事儿吵啦。好极啦，不过，昨天你是有点过分啦。有点不高兴，就一个人跑掉，这对吗？幸亏你没碰上可怕的妖怪或野兽，要是你一个碰上了饿狼怎么办？你还应该想想大伙会多么为你担心，你知道茂荣为你哭了多少回吗？咱们十五个孩子，本应该抱成一团，想法一块活下去，可你呢？”

成哲的话，打动了茂翰的心。

茂翰声音沙哑地说：“对，是我错啦。”

“往后，再不要重复啦。”

成哲和茂翰相视而笑，跟着他们的孩子们也都舒心地呼了一口气。

“你眼眶都陷下去了。看你穿的衣裳破得啥样，可见你还吃了点苦……”昌植嘻嘻笑着说了一句。

“是吃了点苦，也有过快活事儿。我给你们说说，你们听听。”

茂翰给他们讲了这两天的经过。大伙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打鹿、找洞窟的故事引起了大伙特大的兴趣。他们都纷纷地猜着茂翰碰见的野兽到底是什么兽，最后都认为它一定是栖息在北极一带的鹿。是的，茂翰头一次碰见了北极鹿（驯鹿）。

到了山腰，饿了几顿的茂翰打开水筒的盖子，边喝边吃，一口气吃了五条烤鱼。

孩子们说说笑笑地来到了泉水边。茂翰看了泉水，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

“好啊。咱们再到洞窟去看吧。”

茂翰第一个站了起来。从这里到洞窟，需要翻过一座颇高的山冈。既然暂时还不全都搬去，就无需大家都去。于是他们决定，由成哲、德善和昌植他们几个先去看洞窟，其余都由万寿带着回海边找那几个病号，做搬家的准备。

成哲来到洞窟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是用它还是不用，犹豫着拿不定主意。找到了洞窟，是多么好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然而很遗憾，洞太窄了，像一个只能住四五个人的小草房，而且离泉水太远，还隔着一道山冈。

“怎么样，虽然窄一点，十五个人是可以坐下吧？”茂翰以寻问的目光望着伙伴。

“光坐还行？还要躺下睡觉啊。”德善说。

“能坐就能睡嘛。要知道，找到这么一个洞，也是个幸运！”

成哲还是不作声，他陷入了沉思。

怎么办？虽然吃点苦，费点劲，还是盖个房子吧，除此以外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吗？不过，茂翰为他找到了洞窟，那么高兴，不忍心说要盖房子呀。

成哲暗自决定以后再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但他没有讲出自己的这个注意。

十四　棚毁粮丢出疑案

成哲带领着队伍来到海边同俊浩和小弟妹们会师，再偕同他们像凯旋将军一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草棚。

前几天离开草棚的时候，他们曾把粮食、渔具、各种生活用品等东西都整齐地堆放在草棚里，几个大水桶则跟架在外面的几口铁锅并排地放在一起，还存下了一些没吃完的鱼。

然而，草棚的情景却使孩子们大吃一惊。原先放得整整齐齐的东西都被搅得乱七八糟，鱼一条也没剩，锅里吃剩的鱼汤像被舔过似地一点也没有了。大水桶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放在一边的帆布被撕成了碎片。草棚的一边塌了，里边更不像样。装有小米、黄豆和土豆的帆布袋都被撕破了几个口子，而且都瘪了不少；孩子们的小包裹也都被翻过，零乱地丢在地上。一片劫后景象。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霎时消失，一片不安和恐怖的气氛笼罩着他们。他们无力地瘫在草地上，郁郁不乐，面面相觑。

成哲顿时感到手脚无力，眼前漆黑。为了节省粮食，他们勒紧腰带，吃烤鱼充饥；离开草棚时，大伙要求带粮食，他都没让。如此珍惜并节省的粮食，只几天工夫就被糟塌了这么多……

粮食被偷，东西被损坏，固然是个大问题，但比这更大的、使他们感到疑惧的问题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来这样扰乱他们。经过几天的实

地考察，他们确认这个岛上没有人，那么，到底是谁来如此作弄他们呢？一道不解的谜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或许是海盗来过？”

万寿环视着大伙低声地说。一听到海盗两个字，孩子们都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互相对望着不敢吭一声。

“要是海盗，还能把咱们吃剩的鱼汤吃个精光？”

昌植打破了沉默，万寿摇头道：

“海盗也是饿不择食啊。听大人们说，山中大王老虎，饿昏了也要吃蝲蛄呢。”

“那也可能。不过，我看不像海盗。海盗是专抢大商船的，能抢咱们这些破玩意儿？”

“我看哪，不是海盗，是岛上有人，咱们还没找到就是了。我看，分明是人搞的。”

孩子们不知道应该听谁的，都期待地望着成哲。成哲也说不出所以然，沉默着。

京三努努嘴，煞有介事地说：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种事儿。”

“你又扯什么皮？”基赞顶他。

“这不是海盗捣的鬼，也不是人捣的乱。”

“那你说是什么？”

“这是山神爷捣的鬼。你们想想，这个岛的主人是山神爷，可我们来这岛上拜过主人没有？连一勺饭都没有祭他，他能不动气？”

京三这么一说，孩子们更是胆战心惊，那几个最小的孩子频频回头望着，畏缩到大孩子们怀里去，好像山神爷立刻就要扑下来抓走他们似的。

“山神爷算什么屁玩意儿？我一个人睡在山洞里的时候，别说山神就连他的老祖宗也没出现过。”

茂翰怒视着京三，厉声反驳。

“哼，你别吹牛，等着瞧你好看的。”京三不服气。

这时候，茂荣突然叫道：“唉，你们来看看哪！”

她刚刚在海边走来走去，还拨开草丛，仔细查看了一阵。

孩子们闻声跑过去，看她所指的地方，只见沙地上有大得吓人的脚印。

“闪开，让我看看。”

万寿推开挤做一团的孩子们，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放在那个脚印上。脚印比万寿的鞋大得多。他瞪圆眼睛，瞅着成哲。

“跟那天看到的山那面岩石下的脚印一模一样。”

成哲看看脚印，也歪了歪头。有的孩子甚至不敢靠近那个脚印，怕得瑟瑟发抖。

“看吧，还敢说没有山神爷吗？”京三又拿出了自己的看法。

“看，这儿还有！”

一个孩子发现了又一个脚印。孩子们又呼啦一声拥了过去。那个脚印比茂荣发现的还要清楚，大小却一样。无论怎么看，也辨不出是什么脚印。

想到岛上有这么大脚的庞然大物，孩子们都十分害怕，仿佛那个可怕的庞然大物马上就要来把他们一口吞掉。那些奇形怪状的岩石和黑森森的树林，也越来越显得可怕了。

“这个脚印，既不是海盗的，也不是岛上人的，更不是山神爷的。”

低头沉思的昌植开口说道。他想起了从前老师讲的一个故事。

“那你说这是什么？”

“你们没听说过一座遥远的海岛上出现过大怪物的故事吗？”

孩子们的视线都转向了他。他开始讲起了那个故事。

从前，一座遥远的海岛上，有一个大怪物。这个怪物力大无比，

没有一个抵得过它的。它身高四十米，体重两千公斤。它迈着两条长腿走路，碰见野兽或人，飞也似地追上去用前爪一抓，就一片片地撕下来吃掉。所以，岛上的无论是兽还是人，都怕得气都不敢出。村村都筑起了望楼窥探它的动静，一旦发现了它，就敲起警钟，叫人们都躲藏起来。

有关这个怪物的风闻，一直传到了很远的地方。很多有名的猎人纷纷来到这个岛上，要抓这个怪物。但是，他们都打不过这个怪物，最后一个个都被它吃掉了。

有一年夏天，又来了两个猎人。他们也是听了怪物的风闻，从远方来的。

“我们是为了消灭给你们造成灾难的怪物而来的，请告诉我们怎样才能碰见它？”

岛上居民都热情地接待他们，感激他们前来为岛上人消除祸患，但人人都对他们说：

“你们要替我们岛上人消灭那个怪物，我们感激不尽。不过，请你们还是回去吧。曾经有很多猎人来这里要消灭怪物，可是一个都没成功，都被它吃掉了。要是你们也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呐！”

然而那两个猎人不听岛上人真诚的劝告，只要求告诉他们诱怪物出来的办法。一个年轻人看他们打怪物心切，而且觉得他们都有一手好枪法，便告诉他们说：

怪物最爱吃的是大蟒和蛇。要是你们真想诱杀它，就要捉几条大蟒或蛇，用火把它烤好，放在一个地方，那个怪物闻到那个味，就一定会来吃的。”

两个猎人谢过那位年轻人，就走进了深山。

他们恰好在路上碰上了正跟一只野猪斗得很激烈的大蟒。他们开枪打死了野猪和大蟒。野猪拖回村里送了人，大蟒则用火烤熟了挂在一棵大树上。

之后，两个猎人分头藏在两边，等着怪物出现。

没过多久，一头吓人的大怪物噌噌地跑过来，张口就吃那条烤熟的大蟒。两个猎人瞧准机会，瞄着它同时开了枪。然而那怪物一动不动，继续大口大口地吃。子弹没有穿透它的皮，都滑掉了。

两个猎人又开了枪，还是一个样。怪物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蟒，滴溜溜地转动着大如铜钟的眼珠子朝枪响的两边轮番地看了看，然后朝一个猎人扑过去，用虎爪一样的大爪子把那猎人撕成碎片，一口吞掉了。它伸出血红的大舌头舔了舔嘴唇，就朝另一个猎人扑去。它张开血盆大口，震天响地吼叫着，样子实在凶恶吓人。但是那个猎人毫不畏惧，毫不慌张，紧贴在岩石上，沉着地压上子弹，等怪物靠近了，才照准怪物张开的大嘴连续地放了几枪。大嘴的上膛挨了几颗枪弹，怪物更是大张着血淋淋的嘴扑向了猎人。猎人又连续地放了几枪，大嘴里喷出了腥红的血，怪物突然站住，开始大声惨叫。猎人不停地朝它开枪。怪物仰天大叫一声，就朝林子里逃窜，一晃就不见了。

那个幸免于难的猎人，满身大汗，湿漉漉的，像个落汤鸡。他顾不得收拾同伴的尸骨，一溜烟似地跑掉了。

这消息一传开，再也没有来打怪物的人了。

昌植的故事讲完了。

他停了片刻，睁大眼睛环视着伙伴们说：

“那个有怪物的岛子，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岛啊？”

孩子们听了都心惊胆战，索索发抖，缩做一团，面面相觑。

“那也说不定，在这岛上，连一条蛇一条蟒都没见过不是吗？是不是都叫那个怪物吃掉啦？”

“唔，这岛上的人，是不是也叫它都吃掉了？”

“要是碰上那怪物怎么办？”

“死了呗，还怎么办？”

“快搬到泉水沟去吧。”

孩子们都愁眉苦脸，忧心忡忡。

成哲也不愿在草棚里久待，想早早搬到安全的地方去。他跟伙伴们一起把撒落在地上的小米一粒粒捡起来，归拢在一起，总共还不到一斗。黄豆和土豆也只有五斗左右。

他们急急忙忙收拾好东西，离开草棚朝泉水沟出发了。

成哲落在队伍的最后边，跟德善一起走。他想和德善单独谈谈。

“德善，你上回说过要盖个圆木房吧？”

“嗯。”

“咱们自己能盖吗？”

成哲决心盖一幢圆木房，因此想听听德善的意见。

“那要看有没有决心。要是抱定决心，动手干，一幢圆木房还盖不成？”

“咱们没有木匠，也没有工具，只有一把斧头。”

“你以为我家的房子是木匠盖的吗？我爸爸也没盖过房子，去年春天搬到长滩村来，头一次自己动手盖了房子。那时候，我帮爸爸干活，觉得盖个圆木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特别是这个地方，有的是木头，怕什么！”

“你真有把握？”

“我一个人干，没有把握；大家都一起干，完全能盖好。”

“我的意思也是大家一起干嘛。”

“那我就有把握。我说，咱们就在泉水沟盖个大圆木房好啦。那个山洞，太窄，离泉水又远，不好。我爸爸说，从古以来，盖房子要先看哪里有水嘛。咱们得快点盖房子，要是住山洞，都会冻死的。”

“好！咱们到泉水沟再跟大伙商量商量。”

听了德善的话，成哲勇气倍增，更坚定了一定要盖房子的决心。

快日落的时候，孩子们到达了泉水沟。吃过晚饭后，大家都围着篝火坐了一圈。小伙伴们都要求成哲给他们讲故事。

“故事，以后再讲。现在有个重要的问题，大家一起商量一下。”

成哲这样起了话头，说道：

“这几天，大伙都睡在野地里，够冷吧。再过些时候，就会下雪，海也会结冰，还要刮大风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泉水和山洞，可是山洞离泉水远，要去打水还要过一道山冈，再说，山洞太窄，住不下。所以，要大家都想一想，应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谁有好意见，提吧。”

他的话音刚落，大家就七嘴八舌地小声议论起来，却没有一个正经提出意见的。

待了半天，茂翰开口道：“山洞窄是窄一点，但现在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吗？只好挤着过呗。”

“那个山洞，咱们十五个人坐都坐不下，怎么睡呀？”俊浩插了一句。

“那你去找一个更大的山洞好啦。”茂翰白了俊浩一眼。

“山洞离泉水远，是个叫人发愁的事儿。天天要打好几趟水，够咱们苦的。”茂荣对明玉和文静嘀咕。

“这个你们不用发愁，由我们男孩子给你们打水，不就行了？男孩子们也不用担心，冬天下了雪，就化雪喝嘛。”达洙以为自己提出了妙招，神气地挥了一下手。

“什么？要找洞窟，要化雪喝，难道过一两天就不再过啦？”德善驳斥道。

“你有啥妙法，你说呀，干吗吹胡子瞪眼的？”茂翰说。

“我的意思是，这儿木材多，藤条多，用它盖个宽敞的圆木房。”

“盖房子那么容易？哼，做个喜鹊窝吧。”茂翰讥讽地说。

“我也知道不容易。可是，咱们大家一块干，就能盖好一个房子。”德善一本正经地回答。

“要盖房子，想得倒挺好。可是，得有木匠才能盖房子吧，光有木材就成吗？”

“再说，有工具吗？光靠一把斧子就能盖房子？”达洙和茂翰一唱一和。

德善正颜厉色地说：

“木匠是天生的？谁盖房子谁就是木匠。老实说，你好意思说没有工具不能盖房子吗？你要是真地为工具操心，就该去把丢了的斧子找回来嘛，那不就是两把斧子了？”

“我不是说过不知在哪儿丢的吗？”茂翰火了。

“别人也提提吧。是到洞里去住好呢，还是在这儿盖个房子好？”成哲征求大家的意见。

“那个洞有多宽，我没去看过，能说什么呀？”

俊浩为难地说道。别的孩子们都叽叽喳喳地议论，要去看看洞窟再说。

“那今天就谈到这儿，明天早上去看洞窟，回来再谈。”成哲结束了讨论。

第二天早晨，大伙吃了早饭就动身，翻过了一道山冈。小伙伴们仿佛上姥姥家去，都欢欢喜喜地跑在前面。

到了洞窟，都跟着茂翰争先恐后地钻到洞里去看。

“哎呀，太窄啦。这哪能住得下十五个人哪！”

“再宽一点就好啦。”

“好像比船舱还窄。”

“少罗嗦，全都坐一下看看。”

大伙都挤着坐下了。

“费点劲，也得盖上房子才行啊。”万寿摇了摇头。

“在船上还过了一个来月嘛，这儿就不能住啦？”茂翰反驳说。

“现在还很难说在这儿要住多久，但总不能像在船上那么过。在

船上，我们是不得已才坐着打盹的；在这陆地上，何必要那么过？还是盖座房子吧。”昌植说。

“或许明天就有船来，搭救我们回家去也说不定哩，还盖房子干什么？”茂翰固执地说道。

孩子们都望着成哲的脸，期望听到队长的意见。

“现在有两种意见，一个是要住山洞，一个是要盖房子。我的意见也是要盖房子。你们都知道，咱们的船已经沉了，要回家就得等救难船来，可是到底什么时候来，谁都说不准。所以，咱们应该准备在这儿久住，不应该有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我们大伙虽然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但在家里住的都是暖炕。我们几个大孩子受点累，小弟妹们就能住上暖炕。我们应该尽到做哥哥的责任嘛。怎么样，盖房子没人反对吧？”

成哲逼视着大伙问。

“我们想说的都说啦，你还问什么。大伙都要盖，那就盖呗。”茂翰不高兴地回答。

在泉水沟盖圆木房的事儿，就这样定了。

十五　新房坍塌人受伤

从遥远的古代以来一直无人到过的原始林中，斧头砍树的声响，划破了岛上宁静的空气。几万年来，与人类的生活隔绝，从未发挥过任何作用的岛上财富，今天才破天荒第一次为着天下最宝贵的人类，特别是未来的主人——孩子们，开始作出贡献了。

呜呜风声今昔无别，郁郁丛林古今无异。然而今天，风声啸啸不似往日，丛林激荡不同往常。峰峦岩壑、花草树木仿佛都在纵情歌唱，翩翩起舞，为迎来了主人而高兴。各种草虫的鸣叫和鸟雀的欢唱，好似对十五少年的未来表示良好的祝愿，格外悦耳动听。

孩子们都兴致勃勃地劳动。有的砍树，有的扛着木头下山，有的在砍倒的树上去掉枝桠。有的整地基，有的搭着供临时住的草棚。一个个生龙活虎似地干着活。

唯独茂翰一人呱嗒着脸，跨坐在朽木上砍着枝杈。

万寿停止了砍树，跑到茂翰身边来，说：

“茂翰，咱们去找一找你丢的斧子好不好？现在只用一把斧子砍树砍不了多少。”

“离那山洞还很远哩，再说我也找不到那个地方。你要找，你去找找吧。”

茂翰不以为然地朝万寿膘了一眼。

“我一个人去怎么找啊？我也不知道你丢在哪儿。”

“我跟你一样嘛。”茂翰继续削着枝杈。

“实在不知道，就没办法呗。”

万寿十分不快地转身走了。

“哼，自个儿说大话，一把斧子也能盖房子，这么快就忘啦？”

茂翰望着万寿的后影，做了个鬼脸。

劳动持续了好长时间。太阳已经升很高了，成哲才宣布休息。分头劳动的孩子们都聚拢来一块休息，唯独万寿不在其中。

“万寿上哪去啦？”成哲问大伙。

“方才他把斧子交给了我，就到这面来啦，茂翰你没见着？”德善转脸问茂翰。

“嗯，方才来过我这儿，很快又回去了。”

孩子们齐声呼唤万寿，却没有回答。

“茂翰，离你见着他有多少时间啦？”

“两个来钟头。”

“两个来钟头，他一个人会上哪去呢？”

成哲心中焦急不安。他知道万寿绝不会随便行动或者偷懒去

玩，因此估想，万寿离开工地两个钟头了还不回来，显然是出了什么事情。

他的眼前突然浮现了那个大脚印，仿佛看见了人不人、兽不兽的怪物。但他没有说出口，怕伙伴们更害怕更操心。没想到勇一却先开口说：

“是不是叫怪物抓去啦？”

这一下，孩子们都惊恐地望着树林那面。成哲曾多次强调过，砍树不要一个人走太远。而现在，万寿不见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昌植粗声粗气地说：

“从现在起，谁随便行动，谁就得受到狠狠的惩罚。这像话吗？也不跟队长说一声，就随随便便地想走就走，想玩就玩……”

“万寿还能随便行动？可能是去办什么事吧。”茂翰应声道。

孩子们又开始了工作。成哲搬着木头，不住地朝四周张望，仍不见万寿的影子。

快到中午了，从对面山坡上传来了万寿高兴的呼唤：“孩子们——！”只见他扛着一把大锯子快步走来。

“是从金刚号拿出来的。”

万寿来到孩子们面前，把锯一放，用衣袖擦起了前额上的汗珠——他满身大汗，湿漉漉的。

成哲不由得想起了有一天万寿为着没能把藏在船上的锯拿出来而十分惋惜的情景。

“万寿冒着危险做了真正了不起的事。要是大家都像万寿这样想、这样做，该多好！”成哲心中想着，但他不想当着大伙的面称赞万寿，如果称赞他，就很难加强纪律，很难指挥多达十五名的孩子。

他低声地说：

“为了锯子去的呀？你一个人去，要是出不来，或者碰见了怪物，怎么办？那时候，你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在那儿，再说，你也

该想到大伙会为你操心嘛。你那样做，像话吗？不管上哪儿去，总该说一声才对呀。”

孩子们顿时变得很严肃了。

万寿却并不见怪，他认为成哲是爱惜他才说这番话的。他乐呵呵地说：

“我是怕先说了大话，到时候又取不来，怪丢人的，所以没说一声就走了。我错了，往后决不这样了。”

听他们说话的孩子们都放心地舒了一口气。成哲的脸上也挂上了微笑。

这天，基赞抽空做了一个灯架，茂荣她们用鱼榨了油。从这天晚上起，在草棚里点上了油灯。

盖圆木房的工作持续了好几天。他们天亮就出去盖房子，天黑了才回棚休息。工程进度很快。木头已经砍来了相当的数量，地基也已经打完。他们设计了拥有上屋下屋两个大房间和供女孩子们住的小房间以及厨房的大房子，并且已经开始用圆木砌墙了。德善从山沟搬到长滩村以后盖圆木房的时候曾帮过爸爸的忙，学会了盖圆木房。现在，他俨然是一个熟练的木匠，凿卯榫，砌圆木墙，样样都做得挺像样。圆木墙一天比一天高了。

有一天早上，从西北天边涌来了乌云，那乌云就像在海上遇到风浪的头一天看到的一样。孩子们都不安地望着乌云走到工地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正当他们加劲干的时候，雨点就淅淅沥沥地开始掉下来。起初是蒙蒙细雨，后来，雨点渐渐变大，落在地上笃笃作响。乌云低垂，天和地好像融合在一起。傍沱大雨，犹如瓢泼，哗哗而下。冒雨干活的孩子们，开始避雨，有的躲在树下，有的跑进了草棚。

大雨不住地下，躲在树下的孩子们也都跑进了草棚，衣裳全湿透了。

傍晚时分，还刮起了大风。风雨交加，无法生火，孩子们既不能

烤干衣裳，也不能烧饭吃，密密匝匝地挤坐在草棚里，躺也不能躺。

到了半夜，风雨更加疯狂肆虐，一阵大风掀跑了棚顶上的草帘。孩子们冒着风雨跑出去把草帘拖回来重新铺在棚顶上，再用藤蔓拴牢。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个个都冻得牙齿得得打战。

“咳，真是自讨苦吃。要是都进了山洞，不是就不受这份苦了吗？放着好好的洞不住，何必受这份苦，我真不懂！”

茂翰拧着湿漉漉的衣裳，不满地嘟哝。孩子们没有一个应和的。他把上衣脱下来扔在一边坐下了，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第二天凌晨，一阵西北风，开始把乌云吹向了东南方向。乌云渐渐稀薄起来，大雨变成小雨，不久就住了。蜷缩在树枝上的鸟雀，扑棱扑棱飞上了天，西边天际出现了一条美丽的彩虹。

孩子们跑出草棚开始生篝火。枯叶和枯树枝都湿漉漉的，费了好大的劲才点着了火。湿柴禾丝丝作响，不肯燃烧。达洙用嘴呼呼吹风，一股蓝烟直扑向他的脸，熏他的眼睛。他赶紧抬手揉着眼睛，发起牢骚来：

“妈的，还不知道房子能不能盖成，就先受这份罪……”

“你这是什么话？”

万寿怒视着达洙，而达洙连理都不理，继续吹他的火。他吹起了火苗，便折断一些细细的枝条一根一根地放在火苗上，然后瞧着万寿，说道：

“我是说，现在就搬到洞里去，也许更好一点。”

“你也唱起洞窟歌来啦？你没看见那个圆木墙已经砌多高了？再放上脊檩，打上椽子，房子就盖成了嘛。”正在烤干湿衣裳的德善从旁插了一句。

“什么？打上椽子就成？你以为别人都是瞪眼瞎子，一点不懂怎么盖房子吗？打上了椽子，离完工还不到一半呢！”茂翰直翻着白眼。

“靠我们自己砌了木头墙，已经够了不起啦。这证明我们自己也能盖好一幢房子。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还唱洞窟歌，对吗？一旦下了决心，就该干到底嘛，哪怕是粉身碎骨，你们不是也同意盖房子的吗？”成哲温和地说服着他们。茂翰却不理不睬，拿起脸盆朝泉水走去。

茂荣看见哥哥在泉水边洗脸，赶紧拿起水筒跟上去，想跟哥哥说说话。

茂翰光着膀子噗噜噗噜洗脸。

“哥！”

茂荣柔情地叫了一声。茂翰掉头看她，脸上淌着水。

“哥，你为啥老提那个洞窟？”茂荣撅着嘴不高兴地说道。

“呃，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儿呢。怎么，提洞窟不行吗？”茂翰擦掉了下巴颏上的水滴。

“你老提那个洞窟，达洙他们几个就老想着洞窟，不好好干活嘛。”

“现在能不想洞窟吗？其实，想住洞窟的才是聪明人哩。茂荣，这样好不好，咱跟成哲他们散伙，带着达洙他们几个去住山洞？”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大伙是一块死里逃生，一块来到这儿的，现在散伙，对吗？”

茂翰听了妹妹的话，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

“这个，你说的对。我也是为这一点，才这样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呢。”

“所以，往后别再提洞窟的事啦，你一提它，就会让别人安不下心。”

“知道啦，就听成哲的吧。”

茂荣这才放了心。

孩子们穿上烤干了的衣裳，又开始了工作。茂荣心情舒畅，干活干的更起劲。

黄昏时候，去查看捕兽器的德善捕了一只黑狐，放了捕鸟器的俊浩捉了两只岩鸽，一同回来了。

孩子们围着黑狐和岩鸽吵嚷。

“这叫什么兽？很像狐狸，毛发黑发亮，好看极啦。”

“毛比狐狸又短又密，还非常柔软，你摸摸看。”

“用它做一顶皮帽，帅极啦。”

“拿它做围脖，准比船主太太的好上几倍。”

“要抓一只活的，养养该多好。”

“养兽，不如养这两只岩鸽。”

“对，养岩鸽。鸽子窝由我做个漂亮的。”绰号叫能工巧匠的基赞自告奋勇地说。

“做个漂亮的鸽子窝，再点缀点缀，鸽子就会把它的不少朋友带来。”俊浩鼓励他。

天黑以前，基赞到山上去摘来了好多颜色好看的树叶。晚饭后，他就坐在油灯下开始打鸽子窝。鸽子窝开了个供鸽子出人的门，门的边沿贴了红红绿绿的树叶，点缀得很漂亮。当别的孩子都酣睡的时候，他跟俊浩一道，连夜打了两个漂亮的鸽子窝。

达洙醒来翻了一下身，像说梦话似地咕噜说：“你两个小子，还不睡？”

“快完啦。”俊浩回答。

“做那玩意儿，白天做呗，干吗夜里做？不累吗？”

“白天要盖房子，没空做这玩意儿。”

“哼，所有的事情好像全是你两个做的。”

第二天一早，勇一带他的几个小朋友到偃松林里摘了好些球果，回来用石头砸开，把果仁放在窝里。关在窝里的岩鸽，起初什么也不吃，孩子们一靠近，都怕得往后退，但过了一两天，它们开始啄食，人靠近也不怕了，孩子们看它们好玩，做工时也抽空给它们喂水，给

它们吃食，高兴地看它们玩。过了一些日子，把窝的门打开，鸽子也不飞走了；即使飞出去，也还返回来。鸽子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

正如俊浩说的，鸽子窝点缀漂亮了，鸽子真地引来了它们的朋友。有一天日落时分，两只鸽子引来了三只鸽。孩子们看了，都高兴地鼓起掌来。

“要再做一个鸽子窝，鸽子会越来越多。”

“只要鸽子来多了，就是十个鸽子窝也做得出来。”基赞比谁都高兴地回答了俊浩。

有一天，上山做工的孩子们突然跑回草棚，对正在做木工活的成哲说，山上出现了大量的老鼠。地点就在离草棚不远的山上，这个地方昨天晚上还是没见过一只老鼠的。

成哲和俊浩领着伙伴上了山。的确，杂草丛生的山坡上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大群老鼠正在抢着吃草。大小跟田鼠差不多，就是腿脚和躯体比田鼠短一点，但比田鼠粗壮，身上有黑、白、黄三种颜色。孩子们看到的是大群移动的北旅鼠。这种北旅鼠夜里大群移动，白天吃草休息。这些老鼠一看到孩子们，便都藏在草窠里，蜷缩着身子，转动着眼珠子瞧着动静。

勇一拾起一块石头要打它们，俊浩立刻抓住他的手制止说：

“别扔石头。一吓唬，它们就跑掉。你们到那边去一面砍枝桠，一面看着它们，等它们要走，你们马上告诉我。这种事儿也要好好观察观察，长点见识嘛。”

这天，大孩子们也都趁休息时间上来悄悄地看着北旅鼠的动静。北旅鼠一直在吃草。

日落时候，勇一他们跑回盖房子的地方，拿出了用棍子串着的东西。

“尝尝看，像麻雀肉一样香。”

“什么玩意儿？”

“我们抓一只老鼠放在火里烧了，味儿挺香，就尝了一口，好吃得很。”

“叫你们看着，你们却捉它烧了，这行吗？它们会跑掉啊。”俊浩瞪着眼睛责备说。

“嗯，再也不抓啦。”

小鬼头们又上了山。

夜幕降临时，大家都收了工，大孩子们也都上了山。老鼠聚集过的地方，绿草全都吃光。老鼠排着一溜纵队开始了行军。

孩子们都躲在看不见的地方，很感兴趣地看着老鼠队伍的移动。俊浩宛如碰上了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跟着老鼠队伍边走边观察。

老鼠队伍径直朝圆木房方向前进。孩子们更兴致勃勃地观察它们。走在最前头的老鼠到了木材堆，跟在后边的老鼠有的从木材堆底下钻过去，有的从上头爬过去。领头的越过木材堆来到了圆木房的中间。它到圆木墙下停下来犹豫了一会儿，就开始往墙上爬，爬过一道墙，经过了一间屋，又碰到了一堵墙。它照样又爬了过去。跟在后头的也都跟它一样爬墙而过。领头的继续照直前进。

躲着看它们的孩子都嗤嗤笑，一个孩子悄声地说：

“这些个笨蛋，绕过去多省事儿，何必那么费劲地爬墙过去？”

北旅鼠成群结队移动的时候，始终径直前进，如果不能直线前进，就重回到出发地点另选一个方向再走。孩子们当然不知道北旅鼠有这样的习性。

北旅鼠的长长的队伍，不停地爬过圆木房前进，直到深夜才过完。

翌日，孩子们继续盖房子。工程进度很快。脊檩和椽木都已上好，房子已初具规模，那些曾想住山洞的孩子们再也不提山洞了，都干得很起劲。

往房顶铺木瓦的第三天，像前两天一样，一部分孩子锯开原木造木瓦，铺屋顶，女孩子和小伙伴排成一长溜传递木瓦，大孩子们在屋顶铺木瓦。下面往上递木瓦时喊叫，上面接木瓦时呼应，沸沸扬扬，十分热闹，俨然是一个大工地。

刚过了中午，天气转阴，从北方涌来了大片的乌云。如果木瓦铺完以前下大雨，那么，屋顶上的泥浆就会被冲掉，房子就有倒塌的危险。成哲督促伙伴们加紧铺木瓦，要赶在雨前把木瓦全部铺完。大伙都淌着豆大的汗珠，吵吵嚷嚷地赶着活。

突然，脊檩上喀嚓一声，屋顶开始倾斜。下面的孩子们似乎没有听见响声，仍在大声喊叫着干活。

“房子塌啦！”

屋顶上正在铺木瓦的成哲急忙朝下喊。随着这声喊，屋顶轰地一声塌落了。女孩子和小伙伴们灵敏地躲开了，屋檐上的成哲轻捷地跳了下来，屋顶上的其他孩子也都迅速地跳到了地上。只有万寿和茂翰没能及时往下跳，同屋顶一道落下来埋在泥浆和木头下。茂翰不能自己钻出来，挣扎着。大伙拥上去搬开横七竖八的椽木等木头，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拉出来。

成哲查看了一下有没有孩子被埋在下边，幸亏别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茂翰，伤着没有？”成哲跑过去问茂翰。

茂翰只顾呸呸地吐着嘴里的泥土，不作声。

被夹在椽木堆里的万寿，右手抱着左臂趔趔趄趄地走出了屋子。

“万寿，怎么样？”孩子们围过来问。

万寿皱着眉，强忍着疼痛，不说话。成哲立即把他背到草地上。万寿躺在地上抱着左臂一动不动。成哲一摸他的左臂，他不由得全身扭动，发出呻吟。

“我看看。”

德善从后边挤到前边来，轻轻地抓住万寿的手腕子，摸了摸臂膀。他一摸，万寿痛得死去活来。

“胳膊脱臼了，真糟糕。”德善慌了手脚。

“那怎么办？”成哲焦急地问。

“关节脱臼了，要把它正过来。成哲，你把他抱牢一点，再叫人去剥一些柳树皮来。”

成哲紧紧地抱住万寿，德善两手抓着万寿左手腕慢慢拽。万寿痛得脸煞白，嘴唇发青，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全身抽搐。德善毫不留情，使劲拽着万寿的左胳膊。不一会儿，胳膊咯噔响了一声，德善这才停止了拽，接着摩挲着脱臼的部位。万寿咬着牙齿，扭着身子，强忍着疼痛。

“好啦。现在该用柳树皮包起来……”

恰在这时候，昌植和俊浩剥来了柳树皮。德善把柳树皮贴在万寿左胳膊受伤的部位，撕开自己的布腰带包扎了万寿的左臂，然后又做了一个吊绳，让万寿把左臂吊在胸前。德善这才舒了一口气，并瞅着万寿的脸，问：

“怎么样，又麻又疼吧？”

万寿点了点头，眼里噙满了泪水。

“脱臼的骨头复原了，很快就会好的，放心吧。我家在山沟里的时候，有一次爬到一棵白杨树上掏喜鹊窝，不小心掉下来，摔折了骨头，跟你一样。也用这个法子治好的。看，现在比原先还结实。”

德善挽起衣袖，把左胳膊伸给万寿看。万寿露出了一丝苦笑。

“你为我辛苦了。”

“这算什么辛苦……腿不要紧吗？”

“腿不要紧。”

万寿盯着两腿，用手摸了摸。小腿肚和膝盖骨擦破了点皮，没有大伤。

“我没事儿啦，茂翰怎么样？”

孩子们好像这才想起了茂翰，都转脸寻着茂翰，只见茂翰坐在草地上发呆，脸上和身上的泥土还没有擦掉。

“茂翰，你没有伤着？”

成哲走到他身边问。茂翰却呆望着天空，不作声。

“你前额上有血。”俊浩用手巾要替他擦血。

“算啦！额头出点血，死不了。”茂翰粗里粗气地说。

俊浩不管他愿不愿意，搂住他的头，擦掉了他额上的血迹。

“喏，疼一点，一忍就过去了。”

“你以为我怕疼吗？”

“那你为什么不让擦？”

“脑袋好像挨了一棍子，昏昏沉沉的。”

茂翰似乎不高兴，沉着脸咕噜道。

“脑袋受伤啦？”俊浩诧疑地歪了歪头。

茂翰没有回答。

十六　挫折面前考验人

十五少年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屋顶坍塌的圆木房前。椽木和木瓦横七竖八、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地上，铺在屋顶上的泥浆埋没了木材，圆木墙倾斜，卯榫脱节，拴着圆木的藤条被挣断。看去一片混乱，什么也分不清，不知应从何处着手整理。几个小弟妹说不出一句话，呆望着杂乱的景象；大点儿的孩子都唉声叹气。成哲下意识地挠着后脑勺。他看小弟妹们觉得更可怜。

“盖不成房子，冬天怎么过呀？”英秀泪汪汪地扯着成哲的裤腿。

“放心吧，把房子重新盖起来。”

成哲虽然这样回答，但心里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不知什么时候，夜幕已降临在岛上。

“晚饭好了没有？”成哲问茂荣。

“早做好了。”

“房子塌了，光瞅着它有啥用。快吃晚饭吧。”

大家回到草棚吃过晚饭，围着篝火坐下来。

过去，每到这时候，孩子们都有说有笑，气氛十分快活，然而今天，没有欢声笑语，十分沉闷，只是偶尔听到劈柴燃烧的吱吱响声和令人感到凄凉的虫鸣。

“都来啦，就少一个茂翰，谁去喊他一下吧。”成哲说。

勇一回草棚去叫来了茂翰。成哲让出一个坐位叫茂翰坐在自己的身旁，可是茂翰却坐到另一个角落里去了。

“头还疼吗？晚饭也没吃好，不要紧吗？”

“就那么回事儿呗。”茂翰不高兴地回答。

“大家都来啦。现在讨论讨论房子是怎么塌的，谁说说塌的原因是什么？”成哲环视着大家说道。

孩子们都面面相觑，谁都不作声。

“屋顶上泥浆铺太多啦。”

一个孩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昌植立刻反驳说：

“那一点都不铺，冬天冷得怎么过呀?我看，是因为檩木太细了。”

“是不是房子盖得太大了？”

“咱们学校的房子比这还大，也没塌呀。”

这时，京三摇着手，插嘴说：

“我头一天就说过，盖房子这样胡来可不行。定房基，盖屋顶，都得择吉日才行啊。哪有盖房子这样胡来的？”

“对，是这样。我爹苫草屋顶的时候也是择了吉日的。”一个孩子应和道。

京三看有人支持他，便更起劲地说：

“看，苫屋顶都择吉日，何况是盖房子，这么胡来能行吗？”

“京三，你总是什么鬼呀神呀的，真没羞。”

德善说着斜了他一眼。京三顿时气冲冲地说：

“什么，鬼呀神呀的，没羞？那你说说房子是怎么塌的吧，怎么不吱声啦？”

“慢慢说，别吵。茂翰，你看房子是怎么塌的？”成哲问道。

茂翰只顾往火堆里添柴，半天后才开口道：

“那不明摆着吗？是我们不会盖房子呗，还有啥可问的。”

他看了看成哲，接着说：

“依我看，用不着为房子塌的原因争吵。房子已经塌了嘛，就该讨论讨论往后该怎么办，这才是正经。”

这样一来，孩子们的视线都转向了成哲。

成哲怒火中烧，但强忍着，仍柔和地问：

“那么你是说，房子就扔了，不盖了？”

“就是不扔它，它也已经完蛋了嘛。”

“你这是什么话？我们这些孩子头一次自己盖房子，难道一点挫折都不会有吗？塌了一遍就扔掉不盖，像话吗？应该好好找一找塌的原因，然后想个好办法，再重新盖起来才对。”

“重盖就重塌呗。”

“再塌就再找原因，塌十遍就盖十遍，塌二十遍就盖二十遍，一定要把房子盖起来。”

“你当盖房子是儿戏呀？光我们这几个孩子肯定盖不成房子。没有木匠，大人都不能盖，我们就能盖得成？盖不成！”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有山洞嘛，住山洞！”

“说了那么多你还不懂？我不是说过吗，洞里太窄，住不下！”

“窄的话，再找一个洞窟嘛。这么大的岛，难道只有那么一个洞？”

“我们找了五天，不是没找到吗？要是天天跑来跑去找洞窟，到头还是找不到的话，只得冻死！”

“盖房子盖不成，到头也是一个冻死，还不是一样？”

“洞窟，如果没有，你找也找不到；房子，只要好好琢磨琢磨，准能盖好嘛。”

“你跟我，想的不是一路。我们这些孩子绝对盖不成房子。我坚决反对盖房子。”

“那你要住山洞？”

“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老实说，你硬逼着大伙盖房子，大伙有话也不敢说。你以为反对盖房子的就我一个吗？”

昌植忍不住大声说：

“你说什么？谁反对盖房子？你不是也同意盖房子的吗？可是现在，你要一个人去住山洞？愿走就走吧！没有你，我们就盖不成房子啦？”

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成哲说：“愿意上洞窟的人，还是去吧，总不能硬拴在这儿啊。”

成哲心想，要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下去，只能闹僵，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也不应该只坚持自己的意见。

对房子塌的问题，议论了半天，也没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就这样告了一个段落。

大家都躺下睡觉。成哲也躺下了，但他仍在想着心事。他虽然跟茂翰说过一定要把房子盖起来，但心里没有把握，顾虑重重。别说是盖十遍二十遍有多困难，就连整理一下塌了的房子，重新扶起来，也需要十来天的时间。即使盖房子比较顺利，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偏偏今天又发生了意外的事故。成哲心事重重，愁眉不展。

“要听茂翰的话，不盖房子，去住山洞？”

成哲思忖，茂翰找到的那种山洞，若能再找到一个，也许能将就着住下去。然而再找一个山洞，却是难如上天摘星星，要是大家撇开盖房子的事，都去找山洞，到头山洞没找到，冬天却到来了，那时候不是走也走不了，住也住不了，只得坐以待毙吗?

他一筹莫展，不知道怎样才好，越想越焦心。

尤其是万寿受伤，对成哲来说宛如失去了一只膀臂。每当碰到困难的时候，万寿总是站在前头带领大伙向前闯，而现在，他无能为力了。

更伤脑筋的是不知道房子塌的原因，如果弄清了原因，还可以再盖起来，现在连这都没搞清楚，也就没有信心重盖了。

天将破晓时，他才昏昏迷迷地睡着了。突然，一个大怪物，分不清是野兽还是水怪，扑在他身上掐着他的脖子，他既不能喘气，也不能呼喊，痛苦地挣扎着。

就在这时，万寿摇醒了他。他这才从噩梦中惊醒。

“你在作梦吧？”

“嗯，不知是什么兽，掐我的喉咙，差点儿被掐死。”成哲的额上渗出了点点汗珠。

“你操心过度，叫梦魔缠住了。别太操心了，总会有活路的。”

万寿噙着泪水安慰他，他感到一股热流温暖着全身。

“你还没睡？”

“嗯。”

“是胳膊疼得难受吧？”

“不要紧。白天德善给我整治的时候，疼得可厉害了，现在没事儿了。”

万寿说着，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远处，传来了夜鸟凄凉的鸣叫。

“万寿，你看盖房子的事儿怎么办才好？”成哲转身朝着万寿，悄声地问道。

“怎么办？”

“是把房子重盖起来呢，还是听茂翰的话，再找洞窟呢？”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不管怎样，一定要盖房子。你看他们几个小弟妹躺着的样子，都冻得缩成了一团。”

“要重盖，得先弄清塌的原因……。”

万寿瞧着成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一夜，茂翰也没有睡着。他辗转反侧，想着心事。不管怎么想，他总觉着除了住山洞再没有别的活路。开始盖房子的时候，他心里就不踏实，没有信心，不过也存过一点希望。如今，一切都很清楚了：盖房子，等于是自掘坟墓。一想到房子的坍塌，他就觉得心突突直跳。要是被脊檩或粗大的横梁打中，不是早就没命了吗？想到这，他不由自主地全身战栗起来。把手贴在胸前一摸，觉得心房跳得更厉害。头也昏昏沉沉的，腰也酸痛难忍。他怨恨成哲不该坚持盖房子，把孩子们折腾垮了。

茂翰心想，冬天快到了，不为盖房子浪费时间，而去再找几个山洞暂住，同时看好海面，有船就搭船回家乡该多好。即使找不到别的洞窟，也还有一个洞窟可以住嘛。在海上同风浪搏斗的时候，就在那窄小的船上还过了一个来月呢，洞窟挤一点就不能住了？总比船上好吧？可是明知道盖不成房子却硬要盖，如果有过往的船也看不到，那不糟糕吗？到了冬天，海上都结了冰，就会全都冻死的！也许这几天有船经过，我们没有看到哩。

茂翰打定主意要到洞窟去住，愿意盖房子的就让他们盖去吧，只带上几个愿跟我去的孩子去住山洞，那里视野开阔，有船经过可以马上看见，可以请求帮助。只有这样，十五个人才会有活路。

他认为自己一开始就主张住山洞是正确的。他后悔当时没有坚

持。现在要去住山洞，也不能只带自己的妹妹茂荣一个人去，那里黑咕隆咚怪吓人的，光他们兄妹俩不敢住。

他心中数着能一同去住山洞的孩子。他希望带三五个能听他指使的大孩子去，只不知他们愿不愿一同去。他默默地点着每个孩子的名字，最后决定把住一个村子的达洙、基赞和俊浩带走。再加一个茂荣，一共五个人，过起日子来不会有多大的困难，会很融洽很有意思的。

第二天一早，茂翰带着达洙、俊浩和基赞来到泉水上头的赤杨林，对他们说：

“你们不去看看山洞吗？去看看，觉得如意，咱们就住下来。咱们四个，再加一个茂荣，一共五个人，会过得不错的。你们看看那个房子成了什么样子。冬天都快到了，房子什么时候才能盖得成啊。光指望着盖房子，大伙都得冻死。”

达洙回答说：

“还用去看？干脆，带着东西搬吧。我赞成住山洞。在这儿，受尽了苦，到头还是一个冻死。”

“基赞，你呢？你去过山洞吧？”

“去过，可是没仔细看。”

“那就再去看看嘛。看了，如果不如意，就回来嘛。”

“去也得先吃点饭，还得跟队长说一声啊。”

“你没看房子都塌啦？现在，再不能三心二意，磨磨蹭蹭了。跟队长说有啥用？他让不让有啥关系？”

“咱们都是同乡，又是一起来的。”

“哼，同乡？同乡有啥关系？那都是日子好过的时候瞎扯的玩意儿，这种时候，谁还能顾得上那个？在这决定生死的时刻，你还犹豫什么？要吃的，我带着呢。”

茂翰拍着鼓鼓的衣兜，眨眨眼睛，接着说：

“反正先去看看，搬家可以慢慢来。俊浩，你想怎么办？”

“你疯啦？咱们大伙一起漂流到这孤岛上，不是说好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吗？这会儿你要一个人逃掉？”俊浩厉声反问。

“什么，我一个人？我不是说要你们一块走吗？别的孩子如果愿意走，也带去。”

“我可不愿跟不守诺言的人跑。”

“哼，不愿意就拉倒。现在你说大话，到时候别后悔，别像蝉子那样到蚂蚁家去乞讨。”（译注：此系朝鲜童话。夏天，蝉子整天唱歌享乐，不做工，还嘲笑蚂蚁不会享乐，只会整天做工；到了冬天，蝉子无家可归，更没有吃的，只好到蚂蚁家去乞讨。）

“你放心，我绝不后悔。”

京三走过来问他们：

“你们吵什么呀？”

俊浩连理都不理，一声不吭地回草棚去了。

京三诧异地望着茂翰他们，他们也同样默不作声。茂翰躲过京三的目光，朝达洙挤挤眼睛，示意叫他跟京三说说。

“我们想去看看山洞，你不想看看吗？”达洙狡黠地慢声慢语道。

“去看山洞？山洞有什么看的？”

“再去看看，好的话，我们就住山洞。”

“不是早说过，山洞太窄，不能住吗？”

“十五个人都去，可能窄一点。所以，我们打算就我们几个人去。你也去，正合适。你要去，现在就说个明白。要是别的孩子们知道了，那都会争着要去的。”

“去看吧。看了不中意，再回来嘛。”

一直不吭一声的基赞插嘴说。

“基赞，你也去？”京三回头问他。

“嗯，基赞也去。”茂翰抢先代答。

“你们去看吧。我，看不看一个样。”

京三说罢，就低着头慢腾腾地朝草棚走去。想到房子塌了，也不免想搬到山洞去住，但是撇开大多数孩子，只几个人去，也不对头。他想，再等着瞧瞧，看大伙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你先做点准备吧。我们先去看看。”茂翰对着京三的后背，补了一句。

基赞还没有明确表态。他用脚拨弄着石子，用手挠着后脑勺，不说话。

“基赞，你老想着啥？只要你去，我就让你不做别的事情，你心灵手巧，你愿干什么就让你干什么，吃的、穿的、烧的，都由我和达洙包了。达深，你愿意吗？”茂翰转脸望着达洙。

“嗯，行。基赞，你到了山洞，够美啦。在这儿，你造了灯架，做了鸽子窝，白天干活，夜里赶做了这些，可谁看得起你，谁跟你说过一句辛苦了？”达洙滴溜溜转动着眼珠子捧他。

“真的，你现在还不知道，去了山洞，真会过得美滋滋的。”茂翰说。

基赞心动了。他们答应让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正合他的心意。

“那好，咱去看看。”

茂翰、达洙、基赞就这样开始爬上了山。

清晨，成哲同几个伙伴一起到海边去打鱼。他一面撒网，一面仍在琢磨着房子塌的原因。房子是怎么塌的？往后怎么办？他把网里的鱼捞起来装在网兜里，却不知道抓到的都是些什么鱼。他绞尽脑汁思索，也解不开这个谜，便决心早点回去同大孩子们商量商量。

他刚回到草棚前，俊浩就跑过来：

“茂翰那小子，非得狠狠整他一下不可。”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儿吗？”

“那小子带着达洙和基赞到洞窟去了，刚过去的。”

“要搬到洞窟去住吗？”成哲吃惊地问。

“东西倒没拿去。他还要我一块去呢，我没去。他又去挑逗京三，要他一块走。是吧？”俊浩掉头瞧着京三。

“嗯，是跟我这么说的。”

“他们是要搬到那儿去呢，还是去看看再回来？”

“说是要去看看。”

“你们怎么没去？”成哲苦笑道。

“跟他们走，我也当个二流子？”俊浩撅嘴说。

“放心吧。他们也是因为房子塌了，心里着急，才去的。会回来的。他们一回来，咱们再讨论讨论重新盖房子的事。”

成哲缓步走到破房子的前面，听到小伙伴们在那里争吵，就问他们：

“你们干什么？”

“文基说，这一下，我们都得冻死啦。”勇一圆睁着眼睛告诉成哲说。

“房子塌啦，住什么地方？冬天没有房子，就得冻死呗，还有活路？”文基不服气。

“这些小弟弟也在操心。”成哲心中想着，他为不能给小弟弟们以满意的答复而难过。

“你们别操心，我们要重盖房子的。”

成哲抚摸着文基的头。

早饭准备好了，去看山洞的茂翰他们还没有回来。

“茂翰他们没吃早饭就出去了，怎么还不回来？或许出了什么事儿？”成哲愁云满面地瞧着俊浩。

“用不着你操心，他们早带走了吃的。”勇一回答说。

"带了吃的？他们走的时候还没做早饭嘛。"

"带了满满一兜的土豆哩。"

"带了土豆？土豆是咱们决定留着不吃的，不是吗？"成哲睁圆了眼睛。

俊浩跑进了草棚，不一会儿就大声吵起来，成哲立刻跑进去了。

"瞧瞧，他们安的是什么心？土豆、黄豆都少了这么多，口袋都瘪了！"俊浩把瘪了的口袋放在成哲的面前。

"咦？这是怎么回事儿？勇一，他们带了很多粮食吗？"

"嗯，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可是他们带的并没有这么多呀。"

"那就奇怪啦？怎么会少了这么多呢？"成哲气忿地望着大伙。

"前几天，你们大孩子上山砍树的时候，文基他炒黄豆吃，烧土豆．吃来着。"英秀回答。

"这家伙怎么啦？文基，是真的吗？"

德善握紧拳头逼近了文基。

文基低着头不吭一声。

"喂，你突然变成哑巴啦？快说痛快点！"

勇一伸手抬起了文基的下巴颏。文基咧了咧嘴，哇一声哭了。

"队长不让动的粮食，你却偷偷地吃了不少，还有脸哭鼻子？你真想挨一顿揍怎的？"

勇一气炸了，挥手揍了他的嘴巴。

成哲一手拉开勇一，说：

"别，你打他，粮食就出来了？不要吵啦。"

接着柔和地对文基说：

"文基，真的你一个人吃的吗？"

"不是。是达洙叫我拿的，我们一起烧了吃的。"

"啊？达洙？"

成哲觉得达洙比文基更坏。不准碰粮食，这已经强调多少次了，

若是看到小伙伴动粮食，达洙这个大孩子理应劝阻他们，可他却带头吃粮食，这是可以原谅的吗？成哲想，达洙不在场，光责备这个小家伙也没用。

“我们在这岛上说不定要待多久，也许还要过一个冬天呢。所以，要把粮食节省下来，到春天做种子种上。种一粒黄豆，可以收好几百粒，这个你知道吧？土豆也一样。把你炒了吃的黄豆，烧了吃的土豆都种上，秋天可以打好几个草袋的黄豆和土豆。咱们离开家乡和父母，来到这几万里外的孤岛，靠咱们自己过活，应该是有吃的大家一起吃，没吃的大家一起挨饿，可你光顾自己吃饱肚子，这对吗？”

成哲声音沙哑地说道：

“你们听着：庄稼人就是饿死也不吃种子啊。现在还剩了一点土豆和黄豆，往后谁也不能动它。不管地有多大，没有种子就不能种地嘛。万寿，你是管粮食的，应当防止发生这种事，可你是怎么搞的？”

“我错啦。我没想到会有人偷粮食吃。往后，再不会有这种事了。”

成哲面对着塌了的房子，不知道应当从哪里着手。他想弄清房子塌的原因，可又无处请教，心中难过极了。

万寿因为骨折的胳膊火辣辣地痛，连早饭都没吃。好几个孩子躺在草棚里不想起来。女孩子和小伙伴们都哭丧着脸站在塌了的房子前面。成哲期待着茂翰回来一起商量办法，可是茂翰一直没有回来。

十七　荒岛发现无线电

茂翰来到洞窟，头一个走进去，说：

“看，怎么样？这儿安上个门，那头再搭个小厨房，就成了吧。放着这么好的洞不住，干吗要辛辛苦苦地盖那个盖不成的房子啊！”

“这个洞确实太小啦。”基赞歪了歪头。

“这不挺好吗？你见过十五个人住一个屋子吗？愿盖房子的，让他们去盖好啦，愿意来这儿的就让他来吧。”

“黑咕隆咚的，怪吓人哩。那个窟窿里好像要爬出一条蛇来，是吧？”

“头一次看是这样，在这儿住久看惯了，就不怕啦，再说这儿不会有蛇。”

“可是这儿没有泉水，是个大事儿。”

“水也不成问题，再找找泉水嘛。那面山沟有泉水，这面山沟就没有了？这面山沟比那面更深，仔细找，一定能找到的。”

“要是找不到怎么办？”

“找不到就挖口井呗。挖口井，比盖房子容易多啦。”

“挖了井，能出水吗？”

“你真是个多虑鬼。不出水，咱就到泉水沟打水来喝嘛。那泉水也不是他们的，咱们去打来用就行了。打满了一个大木桶，可以用好几天。等到冬天下雪了，就化雪喝。不久，就会下雪的。”

他们在洞前生起一堆火，烧土豆吃，权当早饭。

不多久，他们开始下到山沟去找泉水。沟底坎坷不平。合抱粗的黄花松、鱼鳞松密密层层，朽木横躺竖卧。岩石都披着绿色的苔藓，毛漆树等高大参天，南蛇藤和荆棘缠绕着树身。茂翰他们三个伙伴，每走一步，都要拨开茂密的灌木丛和杂草丛，跨过横卧的朽木和滑溜溜的岩石。他们互相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像梳篦子一样仔细地搜寻着泉水，同时还眺望着大海，希望发现一只过往的船。他们用一上午的时间找遍了一条山沟，也没有发现泉水。

“看样子这儿没有泉水，干脆，挖口井算啦。”基赞说。

茂翰早上说过，没有泉水就挖井，可是他知道，挖井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而且挖了井也说不定能不能出水。这些，他不便于说出口，只好说：

“不管什么事，开了头就要干到底嘛。吃了午饭，再去看看下一条山沟，那儿准会有泉水。”

他们用早上吃剩的土豆垫了垫肚子，然后往洞里铺上厚厚的干草，躺下了。自从来到这个岛上，一个月以来一直睡在草棚或野地里，今天头一次在这山洞里一躺，真是舒服透了。

“怎么样，放着这么好的地方，干吗去吃那份苦啊？他们今天也可能在闹哄哄地盖着房子呢。他们要盖，让他们盖去，咱们可要歇一歇。歇也得有人监视海面啊，谁去？达洙，你先开个头吧？站半个来钟头，然后叫醒我。不管怎么说，发现过往的船，才是咱们的活路。”

“好吧。”达洙二话不说，同意了。

茂翰和基赞躺在洞里。

“舒服极了。早来了多好，省得吃那份苦，说不定还能碰上过往的船呢。都怪成哲，叫他闹得大家吃尽了苦。”茂翰嘟哝着。

基赞却已睡着，开始轻轻地打呼噜了。不一会儿，茂翰也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茂翰醒来揉了揉眼睛，只见达洙也躺在洞里酣睡，鼾声如雷，不知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这家伙怎么偷偷进来睡了？喂，达洙！”

茂翰摇醒了他。

“你怎么不监视大海，进来睡觉？”茂翰怒冲冲地责问他。

“我刚才叫醒你，叫你换班，你都答应了，可你没有起来啊？真没脸！”达洙也同样生气地说。

“什么，叫醒了我？什么时候？”

“我站了半天，进来叫醒了你，你不是‘嗯’了一声吗？于是我就睡了呗。”

茂翰这才模糊地想起达洙曾叫醒过他，但他不愿当面承认。

茂翰慢腾腾地站起来走出了洞窟。他看太阳早已西斜了，才意识到自己睡过了头，于是回洞里急忙叫醒了基赞。

“下半晌都过了一半啦，快出去再看看下面的山沟吧。”

“时候已经不早啦？”基赞揉着眼睛坐了起来。

“在草棚里睡觉，冻得蜷着身子直哆嗦，那也算睡觉啊。看，这儿多舒服，这里再放上个火盆，大冬天也会暖烘烘的。”

他们三个翻遍了下面的山沟，仍没有找到泉水。达洙看见两只鹨鸽鸟从草丛下飞出来，便奔过去查看，别说是泉水，就连小溪流的痕迹都没有。傍晚，他们回到了山洞。

茂翰认为没有必要带两个伙伴回泉水沟去了。达洙是可靠的，可以放心；而基赞就不同，回泉水沟见了成哲，很可能发生动摇。因此，茂翰决定从今天起就在这里住下。

“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吧，用不着三个人都回去。我一个人回去，把你们的东西也都带回来，还把茂荣和愿意来的孩子们都带来。”

达洙和基赞没有意见，他们甚至觉得茂翰很体贴人，替他们跑腿吃苦。

“茂翰，到了那儿，千万别忘了一件大事儿！”

达洙正经地说道。

“什么事儿？”

茂翰蓦然站住，回头望着达洙。

“回来时，别忘了分点粮食带来。”

听了这话，茂翰真想一把抱住达洙亲他。

“这家伙虽然没有上过学，懂的不多，可是懂得怎么过日子，是个好样的！”茂翰心里这样想着，悄悄地点了点头，但他瞒着心里话，却说道：

“何必为那点儿粮食争啊，怪小气的。抓鱼打围，就不愁吃的嘛。”

这一下，连基赞也帮达洙说话了：

“分粮食怎么就小气了？”

“他们会分给咱们吗？要是他们说，愿吃粮就不要分家，分家就不给，那咱们不是反而丢了脸吗？”

“那也不能把粮食都留给他们呐。实际上，那粮食是你爸爸借的船上的，所以，粮食的主人应当是你。主人要带自己的粮食，有什么丢脸的？”达洙滴溜着眼珠，朝茂翰白了一眼。

“好，那我就分一点回来吧。”

茂翰动身走了。他想夜深以前赶回来，加快了步伐。

夜幕降临时，茂翰走到了泉水沟。

泉水沟的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劳动，都在泉水边洗着手脸。

茂翰见了这些伙伴，不免有些不自然，但他觉得用不着踌躇不决，便挺着腰板大摇大摆地走向了草棚。

“咦，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基赞和达洙呢？”

在草棚前，京三拦住他问道。

“我们决定住山洞了，你准备好了没有？”

“没——有。”京三晃了晃头。

“怎么，不去啦？基赞和达洙看了洞窟，都说，放着这么好的地方不住，何苦去盖房子呢。他们决定住那儿，不来了。所以，我才一个人来的。要是你也想少吃苦，过得舒服点，现在就跟我走。”

京三听说基赞要住山洞，自己也很想去，但一想到还有大部分伙伴仍留在这里，又拿不定主意了。

“怎么办？”他思忖着，犹豫不决，不敢马上作答。

“去不去由你，我不会硬拉你走，往后你别后悔就是了。”

茂翰说完，就走进了草棚。

棚里，洗过手脸的孩子们正准备吃晚饭。成哲也在这里。

“茂翰，你这么晚才回来呀？大伙整天都等着你呢。”

“对不起。基赞的包裹在哪儿？噢，在这儿呢。这是达洙的吧？”

茂翰边说边翻找，把一些东西提出来放在一旁。

“你们打算搬到山洞去另过日子吗？”

成哲朝茂翰望了一阵，终于凄楚地问道。

“怎么，另过日子不行吗？你明知盖不成房子，却硬要盖，到时候盖不成，冬天让孩子们都冻死，这行吗？我们可不愿在冬天冻死，才不得不搬家的。你找到房子塌的原因了吗？”

茂翰想，一开始就来软的，就有可能被压服，所以，一开始他就采取了高傲凛然的态度。

“没有。我是想等你回来跟你一块商量的，可是你硬要搬到洞里去，这像话吗？我劝你还是别搬，咱们一块研究研究房子塌的原因，然后再把房子盖起来，大家一起过日子。咱们大家都是一起九死一生漂到这儿来的，这会儿要分开，各走各的，像话吗？”

“哼，找那个原因干吗？盖了还要塌嘛。”

听到这儿，昌植再也忍不住了，攥紧了拳头忽地站起来：

“喂，你是巴不得我们盖房子再塌下来，是吧？”

“谁巴不得让房子再塌下来？哼，你们盖房子好啦，我们住我们的洞窟嘛。”

“你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活命，对头吗？”

“我可没那个意思。不然，我找到了洞窟，还能回来找大伙？可是结果怎么样？房子塌了，我和万寿，还有不少孩子，差点没被压死！可如今你们还一心想盖房子，明知盖不成，却硬要盖，硬要折腾大伙，这对吗？我看，你们要是不愿冻死在这儿，还是听我的话吧。”

“你说什么？只有住山洞才是活路，盖房子就是死路一条？在那么窄小的洞里，中间拴一条绳子，人躺在两边，把腿搭在绳子上，才是活路；在暖烘烘的热炕上过日子，倒是一条死路？咱这些不会盖房子的孩子头一次盖房子，失败也是难免的。失败了，就该动动脑筋，

拿出勇气，想法重盖起来，可你呢？反而撺掇别的孩子去住山洞？在你的眼里，没有朋友，更没有友情，太卑怯了！”

昌植直勾勾地盯着茂翰，厉声地说道。

“什么，卑怯？”

“不是卑怯是什么？不管什么事，决心干，就该干到底，撞破了脑袋也该干到底。像你一样，干一阵，觉得不行，就远远地跑掉，这能算勇敢吗？就是你们走了，谁也不怕。你们愿走就走好啦，我们一定会把房子盖起来的。”

“盖吧，叫你们快点盖嘛。”

“哥哥！”突然，茂荣颤声叫着，跳到前面来，兄妹俩的视线碰在一起，茂荣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想对哥哥说什么，但嗓子发咽，一时说不出话来。

“你知道什么！快去打包！”茂翰厉声吼道。

“别走啦，大伙都死里逃生，一块来到这儿，现在散伙，像话吗？”

“散伙也不是不行的嘛，大伙本来也不是一家子！”

“哥，你真是……在这儿，应当比一家子还要亲！”

“你还不懂，别罗嗦，快走！昨天成哲也说过，谁愿意去住山洞，谁就去嘛。快走！”

“我不去！到这儿来散伙，不像话！”

“啊，你不去？我要拖着你走！”

大家都沉默着，只听到茂翰粗声粗气的喘息声。静了一阵，茂翰盯着京三，开了口：

“京三，你想怎么办？愿意走，马上走。”

京三立刻脸变得通红，像红萝卜似的。他方才还想着去山洞，现在听了大伙的话，觉得去是不对的，尤其是看到成哲一声不响地坐着，更没有勇气说要去洞窟了。

“算了吧，别替我着想啦，你想走你就走你的好啦，我可不走啦。”

京三斩钉截铁地说。说完，他觉得心中轻松多了。

茂翰无言地斜着眼瞟了半天京三，把基赞、达洙以及茂荣和自己的包裹归拢在一起打了包，然后怒冲冲地朝茂荣喝道：“走！”

茂荣掉过身去背对着哥哥，一声不吭，只顾擦着眼泪。

“你不听话？”

茂翰一把揪住了茂荣的肩膀。茂荣知道哥哥就要挥拳打她。她一想到当着大家的面挨打，被生拉硬拽地拖走，是丢脸的事，便自然地产生了反抗的心理。

“好，走就走！”

茂荣突然转身直视着哥哥，脸上簌簌地淌着两串泪珠。

“茂荣！”

明玉和文静倏地挡在她的面前，紧紧地攥住了她的两手。她们也都在流着眼泪。

“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明玉呜咽着。

茂荣紧紧地握着她俩的手，抽泣起来。

“我们去山洞，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你们有谁愿意去，咱一块走。”

茂翰的口气，比方才温和多了。

“我去。在这儿，挨打挨骂，尽受欺负。”

文基说着，把自己的东西塞进背囊里，站了出来。他想起方才被大伙围攻的情景，心中产生了怨恨。他觉得体贴他的还是同住在上村的茂翰和达洙，要是方才有他们在，孩子们就不会那样欺负他了。

“你没做挨骂的事儿？偷吃黄豆和土豆的是谁？”

勇一摸紧小拳头，逼近了文基。

“干吗光骂我一个呀？达洙比我吃的还多呢。”文基也不甘示弱。

“达洙他不在这儿嘛，难道你就没吃？”

勇一伸出小拳头抬起了文基的下巴颏。旁边的德善拉住了勇一的手。

“你打人？”

文基抽咽着要还手。明玉立刻抱住了他。

“像你这样逃跑的小子，就该打！”

勇一被德善拉着手臂，解不了气，大声喊。

“都是好朋友，吵架散伙还行？”万寿劝解道。

茂翰看文基这个小家伙要跟他走，心里老大不高兴，可又不能拒绝，只得默认了。

他打好了行装，可以动身走了，可他犹豫着不肯动身。他在想着怎样才能把粮食和工具分一部分带走。

成哲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一想到茂翰他们背弃朋友而去的作为，就感到十分可恶，恨不得大骂一顿，撵他出去。但他不想这样做。他心想，他们也应当活下去，而且有朝一日，总会跟他们重聚在一起，一同回家乡去。为了明天，他强使自己熄灭了冲天的怒火。

“我虽然希望大家同心协力，盖上房子，在一起过，可是你们硬要走嘛，我也不能强留你们。别的孩子，要是有愿意走的，就说吧。”

成哲声音沙哑地说着望了望大伙。除了文基，再没有要去洞窟的孩子。

“那么，就给去洞窟的五个人，分一些粮食和工具让他们带走吧。”

成哲这样一说，孩子们都惊疑地望着他，仿佛在说：“干吗给那些自私的孩子分粮食和工具啊！”

成哲却佯装不见，对万寿说道：

“船上原有的粮食和工具，是我们大伙的，人人都有一份。你去分出五个人的份，送给他们带走吧。”

万寿拿出了从金刚号船上带来的工具。因为队长发了话，别的孩子们也都没有表示反对，但都是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成哲按人数均匀地分出粮食和工具，甚至碗筷和火柴都分出来送给了茂翰。他分着这些东西，不由得眼前浮起了过去茂翰的种种表现。

“来到这远离家乡的孤岛上，约好了要同生共死的好朋友，难道要这样分手吗？”这样一想，成哲的两眼不由自主地淌出了泪水。

茂翰他们终于走了，剩下的孩子们犹如被拔掉了犄角的母牛，都泄了气。他们或坐或躺，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成哲两手托着后脑勺，仰脸躺在地上陷入了沉思。

“遭到了一次失败，就忍心走开？只带几个孩子走掉，剩下的孩子死了也不管了？”成哲觉得茂翰太可恶，也觉得自己太凄楚了。

本来，眼前的重重困难，就是十五个人齐心协力也是很难克服的，可是现在这个小集体里已经出现了裂缝，往后该怎么活下去呢？

他忍不住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这时，他的眼前蓦地浮现了在卵岛上看到的一棵青松。

兀立在岩石上的一棵青松，四季长青的松树，那气概多么豪迈！一棵青松顽强地成长，它的根子可以挣裂一个巨大的岩石。卵岛上的那棵青松，也许已经挣裂了那块岩石，使岩石滚落到大海里！

对，我也要像那棵青松一样坚韧顽强地活下去！

*　　　　*　　　　*

茂翰带着茂荣和文基回到了洞窟。他心满意足，觉得事事如意，得心应手。

从这天起，茂翰他们开始了在山洞里的新生活。把洞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带来的东西都安放好了，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干草。他

们提前吃了晚饭之后，用贝壳做了灯盏，放上用鱼榨出的油，点上了灯。在泉水沟的时候，每到晚上，总是燃起篝火，围着取暖，而今天，搬到这个避风的洞窟里，点上油灯，都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令人感到有生活的气息和情趣。

“从明天起，先搭一个灶房，总不能让我们的茂荣在外头做饭吧。基赞，你要先编一张草席子。要把咱们的小日子安排得美美的，还要把大海监视好。最要紧的是发现过往的船。当我们搭上过往的船回家乡去的时候，泉水沟的孩子们就会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

“我们发现了船，还带他们走？”文基问道。

“当然要带他们一块回去，还能丢下他们不管吗？我们搬到这边来，是因为对盖房子意见不合，不是因为别的。他们跟我们，还是好朋友嘛。是不是？”

茂翰望着自己的伙伴，伙伴们都沉默着，但他们都明白茂翰的意思。

“井也要早点挖吧？”达洙打破了沉默。

“先搭好了灶房再去打井。山沟里石头多，挖了井再砌石壁，我看不会有困难。”

当他们这样交谈的时候，茂荣端着油灯在洞里走来走去，寻找着适合放油灯的好地方。

“今天晚上就这么过吧，明天我再做一个漂亮的灯架。”基赞说。

“要是灯掉下来，洒了油怎么办？”

茂荣说着，继续寻找放灯的地方。她终于在石壁上找到一个凹陷的地方，放上了油灯。但她并不走开，用手指头抹了抹石壁。

“啊唷，这是哪来的烟子啊？”

茂荣把抹在手指头上的烟子给男孩子们看。男孩子们都聚到油灯处，也用手指头抹了一下石壁。果然，手指头都抹上了烟子。他们都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互相对视。

“这个洞有主人？”文基似乎害怕了，眼珠滴溜溜直打转。

“有主人，还能这么空着？八成是猎人在这儿生上一堆篝火，过了一夜。”

茂翰不以为然地回答说。

第二天一早，他们开始了拾掇洞窟的工作。他们要在洞窟的外壁搭一个灶房，要打一些木材给洞窟安一扇门，要剥下九龙木树皮编一张席子铺上，还要把洞窟的四周都整理干净。

茂荣在洞窟的前边打草，偶然发现了几个空瓶和罐头盒。她把这些拾起来，拿到男孩子们面前：

“你们看，这是怎么回事？分明是这里住过人。”

男孩子们围住了她，空瓶和罐头盒从这个手里递到那个手里，被传看着。

“也许是土著人住过？”达洙猜道。

“土著人还吃罐头？”茂翰反驳说。

“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或许是跟咱们一样，坐船过海，遇上了风浪，漂到了这个岛上？”基赞说。

“差不多，可能是遇到风浪，船沉了，人就爬到这个岛上住下了，后来碰上救难船，回去了。怎么样，茂荣？你不是不想到这儿来吗？要想碰上救难船，这儿是最好的地方。”

茂荣脸上现出了微笑，她觉得还是哥哥懂的多。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达洙到山里去查看了兽夹子，回来就大声地说：

“明天，准能逮住一只什么野兽。”

“发现了什么，这么高兴？”茂翰问他。

“找到了野兽的洞子。洞口有野兽的脚印，准是一个兽洞。那个洞里，好像是住着什么野兽的一大家子，弄得好，可能逮住好几只哩。”

“你把兽夹子放到那儿去啦？”

“把大的放那儿去啦。我本想把三个兽夹子都挪到那儿去，可是没跟你说一声，也就没敢都挪，只挪了一个。”

“说不说有啥关系。反正明早去看看，逮住一只该多好！”

第二天早晨，茂翰跟着达洙绕过一个山嘴，来到了那个洞口。这里离他们住的山洞不远，不过比他们的山洞还高，站在这里眺望，可以一眼看到四周的大海。

昨天达洙放的兽夹子，原封未动。

“咦，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一定逮住了一只呢。你看，这不是野兽的脚印吗？这里树也不长，踩出了一条路嘛。我以为野兽白天出去觅食，晚上回洞，准会夹住一个的。嘿，竟没夹住！”

达洙愣怔怔地瞅着茂翰。茂翰却似听不听，只顾仔细地观察着。

大岩石下有一个小洞口，洞口前没有树，草也稀少，可以看出这儿曾是一条被踩出来的小径。

茂翰立刻想起了山洞前边发现的空瓶和罐头盒。

“这不是野兽踩出来的，很可能是当时住山洞的人进进出出踩出来的。”

他一面思忖一面弯腰朝洞里看。洞里黑漆漆的看不清楚，但可以看出洞里确实没有什么野兽。他想：要是有什么猛兽，早就会跳出来咬人了，要是有什么软弱的小兽，也会听见嘶叫的。

“看见什么啦？”达洙问他。

“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昨天你也不看看洞里头有啥，就吵嚷着找到了兽洞吗？”

“嘿，往里瞧？要是一条狼跳出来，不是没命了吗？”

达洙说着，靠近茂翰，小心地朝洞里看。他也没看出什么东西。

“进去看看吧？到底是什么洞，要搞清楚嘛。”

“看什么。打野兽是正经，进洞去干吗？”

“你这个胆小鬼，躲开，我进去看。”

茂翰揪住达洙的肩膀往旁边一推，达洙闪到了他的身后。

茂翰在进洞的时候，下意识地朝洞口的上头看了一眼，只见凸起的石头上插有一条上了锈的粗铁丝。

“咦，这是什么？”

茂翰睁圆眼睛仔细查看那条粗铁丝。粗铁丝上还连着一条细铁丝，细铁丝一直连到了洞里边。

“你说这是野兽的洞？野兽会做这种玩意儿？告诉你，这是人搞的玩意儿！”

茂翰抓住细铁丝，想把粗铁丝拉出来。

“你疯啦？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就随便拉它，不怕出事儿？”

“那就不拉它了。我进洞去看看，你要在洞口等我。”

茂翰弓着腰钻进了洞口。

洞里可容两三个大人，高只有一米多一点。在外头往里看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到了里边，却还有一点亮光，依稀看见洞里的情景。

洞的尽里边，靠着洞壁有一口比煤油箱大一点的黑糊糊的箱子，旁边还有两个比它小得多的箱子。茂翰上前去摸摸敲敲，仔细打量着，却搞不清楚是些什么东西。

他学着螃蟹走路，横着身子爬出了洞口。

“看见了什么没有？”

“有怪东西。洞里太黑，看不清楚，点个松明灯，咱再进去看看。”

他们从一棵海松上折下一条渗出松脂的枝杈，点上火，进了洞口。洞里顿时亮堂了。

那口铁制的大箱子，下面垫着厚木板，后面有一条细铁丝，跟洞

外相连着。箱子的正面，有好几个圆圆的东西，箱子里头有好多灯泡一样的东西和纵横交错的铁丝。

“像不像轮船上用的什么重要物件？”达洙说。

“你说哪一点像？”

“你瞧，这儿有钉子眼嘛，可能是挂在什么地方上的。总不会把工厂的机器搬到这个没人住的孤岛上来吧。”达洙指着箱子后盖上的几个钉子眼，说道。

“我也这么想。不过，这只是咱们的猜想，咱们一定要弄明白这是轮船上作什么用的。”

茂翰把箱子正面的像钮扣一样圆圆的东西摆弄了一下。有的可以上下摆动，有的向左右摆动，也有摆不动的。怎么看，也看不出是做什么用的。

“叫基赞来看看，他对机器也许还懂一点。”

“对呀，怎么没想到他呢。我去叫他来好吗？”

“快去叫他来，可是不能让文基和茂荣知道！他们知道了，会告诉泉水沟的人。”

“放心，这一点我也懂啊！”

达洙撒腿就朝洞窟跑去了。

茂翰继续对着机器琢磨着。但他无从知道它的用途。他终于放弃了思索，单等着基赞，并顺便观察着洞里的东西。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停在小箱子上。

“这里边有些什么东西？”

他乍进到洞里来时只注意到了大箱子，没顾得上看小箱子。

他小心地打开了小箱子的盖子，还是看不出里边有些什么玩意儿。接着他打开了另一只小箱子，里边有像马蹄表一样的东西。他把松明灯拿得更近一点，仔细地瞧了瞧，还用手碰了碰时针一样的细铁条，只见那个细铁条颤动了几下，又慢慢停住了。

“噢，这是轮船上用的罗盘！造得真精致哩。”

他把罗盘放回箱子里，合上了盖子。

洞外响起了说话声。他把头伸出洞外一看，是达洙和基赞，便用手招呼他们快进来。

“没让他们知道吧？”

达洙刚进到洞里，茂翰就急不可耐地问他。

“没有。我到洞窟的时候，正好基赞在外头监视大海来着，我就悄悄地招呼他，径直跑回来啦。”

他俩在一边说话，基赞在另一边惊异地左顾右盼。

“基赞，这是什么机器，你知道不？是刚才跟达洙一块发现的，就是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茂翰用松明火把将机器照得更亮。

基赞一声不响地歪着头细心地观察着机器，还用手摸着敲着。

“你也不懂啊？”达洙粗鲁地问道。

基赞却满不在乎，只顾打量着机器，一会拧拧钮扣似的东西，一会儿仔细地瞧着机器的各个角落。

“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用的吗？”

“要是知道这个，那……”基赞瞧着茂翰。

“是什么地方用的，这个我现在就能告诉你。”

茂翰微笑着，十分自信地打开小箱子，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看。达洙看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呆愣着。基赞一眼就明白了：

“唔，罗盘，也是在这儿发现的？”

他听了茂翰肯定的回答，点了点头，神色更严肃了。

经过基赞的简单说明，达洙才明白了罗盘的用途。这更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翻了一阵，从箱子后面翻出了一个电棒。这使他比发

现了那个不知啥玩意儿的机器还高兴。他拿起电棒就使劲揿了一下按钮，但是电棒没亮。

“是个破玩意儿，妈的！是电池没劲儿啦。”他失望地正要扔它，茂翰从身旁把一个小盒子伸到他面前来：

“看看灯泡坏了没有，这是灯泡。”

达洙接过了小盒子。这是他刚才没注意到的。把盒子打开一看，里边装着五个黄豆大的小灯泡。达洙咧嘴一笑，拧开了电棒的盖子，再拧出小灯泡朝松明火把照了照，然后换上了新的灯泡，拧紧了盖子。之后，再一次揿了一下按钮。电棒仍然不亮。达洙干脆把它扔掉了。

基赞仍在打量着机器，这儿摸摸，那儿敲敲，突然发现了用布包着的东西。他立刻解开布看了一眼，就大声喊道：

“茂翰，你看这个！我从前到邮电局打电报，看见过这个东西。”

“啊？我看看。这不是冬天戴的护耳吗？可它怎么没有毛呢？”

达洙一手抢过来戴在两耳上大声地说。

茂翰接过基赞伸给他的键盘，歪了一下头，说：“这像个铁做的算盘。”

“这些玩意儿都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在邮电局我看见他们把这个戴在两只耳朵上，再不停地摁着这个像钮扣一样的东西，就发出了‘笃笃笃——笃笃——’这样的声音。我问了旁边的大人，大人说那是打电报。”

基赞一面用手指摁着茂翰端着的键盘，一面作了说明。

“是吗？那么说，这就是轮船上用的无线电了？”

茂翰欣喜若狂，搂着机器箱子不住地抚摸着。

“对，我想这就是无线电。电话是有导线才能通话的，无线电是不用导线就能跟远方传达信号的。”

“这么说，这肯定是跟我们一样遇到风浪的人们，从船上带到这岛上来的了。可是这箱子是做什么用的呢？里面装得满满的，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基赞你看看，你也许知道？”

达洙也跟着高兴地问道。基赞这才把目光转向一直没大注意的那只箱子上。他打开盖子看了半天，才环视着两个伙伴，回答说：

“无线电也要有电才能用，可这岛上没有电，可见这一定是发电的。”

“电棒也准是为这个带来的，没有它，黑咕隆咚的，不能打无线电嘛，是吧？”达洙信服地说道。

“基赞说的对。他们一定是从这儿打无线电，叫船来救他们回去的。哈，好啦，这下咱们也有救啦！瞧，咱搬到山洞来，做的对吧？基赞，从现在起，你啥也别做，专门修这个无线电不管说什么，喊救难船来，才是上策。”

茂翰说着，还伸出了大拇指。

基赞也愿意试一试，便一口答应了。

这天吃过午饭后，他们三个说是要去打猎，实际上瞒着茂荣和文基又跑到了那个小洞。

基赞继续摆弄无线电，把箱子里的各个零部件都摆弄了不知多少遍，而无线电却始终毫无反应。

他们把无线电的后盖拆开，一会儿把零件卸下来再装上，装上又卸下，一会儿戴上耳机揿揿键盘，摆弄了整整一个下午，到底也没有修好。

“明天可以修好吧？”

走出洞口，茂翰问基赞。

“说不定，得试试。最好夜里继续干，吃过晚饭你们来不来？”基赞很想把无线电搬到他们的洞窟去修，就怕茂翰不同意，便提了这样的建议。

“你整天摆弄那玩意儿，不腻烦吗？夜里还是要睡嘛。今天就干到这儿，明天再干。”

从这天起，一连三天，他们一直在这个洞里拿无线电琢磨，但没有任何收获。

基赞自不消说，茂翰也开始暗自犯起愁来了。只有早一天修好无线电，才能用它呼唤救难船来，然而这个无线电，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死掉了，怎么摇它晃它，它却始终无动于衷，不肯苏醒。

冬天在一天一天地逼近，过冬的准备却一点也没做，但也不能因此而停止无线电的修理。茂翰想，过冬的准备，无线电的修理，是必须同时进行的两件大事，为此应当找出一个有效的办法。

在回去的路上，茂翰对两个伙伴谈了自己的想法。

“从明天起，修无线电的事完全交给基赞一个人，我和达洙去打鱼打猎，好不好？不然，三个人都被捆在无线电上，不做过冬的准备，当冬天突然到来，不就抓瞎啦？这个地方，不知冬天什么时候到。”

“我没意见。修无线电，总归是基赞的事情嘛，这么办最好啦。”达洙说道。

“基赞，你呢？”

“两样事情，都是非做不可的嘛，还能有啥意见。不过……”基赞踌躇着，没有说下去。

“不过什么？有话就说呀！”

“凭我的能力，能修好吗？我怕不行啊。”

“这是什么话！咱们自己不修，谁来修？要不就交给泉水沟他们？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把无线电修好，用它叫救难船开过来，然后，才应该告诉泉水沟。这样，他们才能明白，全靠你基赞的努力，他们才得了救，能回家乡去了。

“无线电这件事，现在绝不能告诉文基和茂荣。他们知道了，会

告诉泉水沟他们的。要是成哲他们听说有了无线电，就会全都跑来，闹着要一块修理，你也摸，他也拧，我也敲，还不把它弄坏了？或者真地修好了，他们就会摆起架子来，说这是他们修好的。你不信？”

“也可能，那我一定要把它修好。”基赞点了点头。

十八　拒不离群情义重

“你的胳膊疼得更厉害吧？”

清早，成哲瞧着坐在草棚角落里的万寿，问道。

“夜里疼得难受，早上还好一些。很快就会好的，别操心了。那个房子，你想怎么办？”

“从今天起，要重新搞。先整理整理，墙也重新砌上去，同时把塌的原因查出来。”

“这回，房子要盖小一点吧。”

“为什么？”

“茂翰他们住山洞嘛，盖个能容十个人的就行呗。”

听了这话，成哲惊疑地瞧着万寿。

“你怎么这样说？他们住山洞，能住长久吗？咱们还是要一块过的。”

“是啊，你说的对呀。”万寿点头道。

“你胳膊受了伤，是个大问题。”

“没关系。从今天起，我要出去干活，一条胳膊也能帮点忙的。”

“你疯啦，你想变成残废怎么的？”

“变成残废怕什么！这种时候，连半天都不能歇着。死不了就得干呀。茂翰他们都走了，我再歇着还行？”

成哲知道万寿是一个说干就干到底的倔强人，因此他很不放心，

认为干脆给他一项不费力的活做，反而更保险一些。

“你真地能做点什么吗？”

“当然能做。椽木也能搬，木材也能跟别人一起抬。”

“那么你去打猎好不好？准备过冬，也跟盖房子一样要紧哩。我拨给你几个人，你领他们去打猎好啦。”

“好的。就拨给我两个人吧，打猎捕鱼，我们都干。冬天的口粮，要从现在准备才行。”

从这天起，他们开始了整理塌了的房子，重起炉灶的工作；万寿则带着昌植和勇一开始了捕鱼打猎的工作。

倒塌的房子，成了一大片废墟，木材、泥浆乱成一锅粥，令人目不忍睹。要进行整理，实在无从着手。即使如此，也必须整理，必须重盖起来。孩子们不论大小都投入了这项工作。

他们从一摊烂泥中整理着木材。大孩子们两个人抬一根大木材，女孩子和小弟弟们挑出椽木和铺在屋顶上的荆条堆在一旁。经过孩子们辛勤的努力，一堆乱七八糟，令人伤心头痛的乱摊子，渐渐有了点眉目。

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他们终于整理就绪，开始了重新砌墙的工程。

一天下午，负责打猎的万寿一伙上山去查看他们放的兽夹子。他们经过稀疏的皱叶槲栎、冷杉、鱼鳞松，中间茂密地长着血槠水曲柳和朴树的树林，来到了一处陡峭的悬崖下。巍峨的峭壁半中腰，一大群岩鸽咕咕叫着飞来飞去。万寿他们绕过峭壁来到了放有兽夹子的地方，只见兽夹子被什么东西撞翻了。

“哈，好像是夹住了一只孤狸。”

昌植飞步跑去提起了兽夹子。兽夹子上夹着一只比大猫小一点的野兽。全身呈黑褐色，颈下呈淡黄色，毛短而密，有光泽，尾毛特别柔软浓密，是一只珍贵的黑貂。

黑貂虽已死，却还没有僵硬，显然是昨夜被夹住的。可见是一只昼伏夜出的兽。

“这是什么野兽，毛这么好啊！”勇一提起黑貂摸了摸皮毛，还贴在脸颊上，问道。

“毛倒挺好，可是太小啦。只抓这些小东西，什么时候给那么多孩子做皮衣穿呐？再去看看别的兽夹子。”

万寿把黑貂交给了勇一，再把小松鼠作为诱饵拴在兽夹子上，安放在草窠里。

当他们朝着稀疏地立着深山赤杨和橡树的山下走去的时候，在前边不远的一棵较矮的西伯利亚刺杨旁闪过了一个人影。三个人不约而同地突然站住了。

“咦，那不是茂荣吗？”勇一叫道。

“对，是茂荣，去看看。”

三个人朝茂荣跑去。茂荣猛然听到脚步声，吓了一跳，惊恐地回头望着。

“你在这儿干什么？”

“咳，吓了我一跳。我来采蘑菇和山蒜。你们是来打猎吗？”

茂荣十分高兴地望着他们。万寿他们也都非常高兴。茂荣的荆条筐子里装了不少蘑菇和山蒜。

“你们的山洞就在跟前吗？”万寿问。

“从这儿下去就是。”茂荣指着洞的方向回答。

“这叫什么兽？比我哥哥抓的兽，毛更好看。”茂荣抚摸着勇一手中的黑貂的毛皮。

“你们也抓了这样的？”万寿问她。

“嗯，就是这个。”茂荣掀开自己上衣的下摆给他们看。毛短而密，呈白色，柔软有光泽。是白狐狸的皮。

“哎呀，你的更好看。你们抓了很多这种兽？”

“抓到了一只，皮就缝到我的上衣上了。我哥哥他们用兔皮做了上衣。你们也抓了鹿吗？我们抓了一只正养着呢。”

“是吗？我们没抓到。鹿是怎么抓的呀？”

“挖了陷阱抓的。在鹿常走的路上挖了二口陷阱，第二天就掉进了一只。”

听了这话，昌植也想到要抓只鹿养起来。

“你一个人上这儿来不害怕吗？要是碰上怪物或狼怎么办？”万寿问她说。

“头几天一个人出来有点害怕，现在好些了。再说，害怕也没办法呀，总不能让男孩子们来挖野菜吧。哎，明玉和文静她们都好吗？”

“都好，她们老叨念你呢。你也想她们吧？”

茂荣垂下头，没有回答。她天天在想她们，想她们都想哭了。可是这一问，她倒想不出怎么回答才好，更不愿说自己想她们想哭了。

“茂翰他们男孩子都做什么？”

“我哥哥他们总是那么忙。今天他们都打鱼去啦，也许已经回来啦。你们不去我们的山洞看看吗？”

“去看看。”

万寿回答着，先迈开了脚步。三个孩子跟着茂荣上洞窟去了。

洞前有牲口栏，里头有一只颇大的鹿在吃着给它打来的草。万寿他们头一次看到驯鹿，用羡慕的目光打量着它那特别大的蹄子和像倒竖的树根一样醒目的大角。

洞旁搭了一个半窑洞似的灶房，里面拾掇得整齐干净，锅盖擦得油亮，灶台旁边整齐地铺着平滑的石头，上面扣着水瓢和碗碟。一眼就看出这都是茂荣的手艺。

洞口安上了木门。门框上贴着黄花松的皮，颇好看。门框和石壁的缝都用泥堵得严严实实的。看去像个人住的房子。

万寿他们跟着茂荣进到了洞里。没有人，显然茂翰他们还没有回来。

“这么黑，怎么过呀！”勇一说着，把门打开了。

“刚从外面进来，觉得黑，待一会儿就好啦。都快进来坐吧。”茂荣拉他们进来坐下。

他们坐了一会儿，洞里的情景才渐渐看清楚了。地上铺着用树皮编的席子，角落里用石头围起一个圈圈，中间放着一堆火炭，使洞里暖烘烘的。

万寿他们一直在潮湿的草地和草棚里过了一个多月，头一次来到这洞里坐在舒适的席子上，觉得好像来到了另一个天地。

“那是做什么的？”昌植指着像木桶一样的一截圆木问道。

“是基赞做的火炉，还没做完。洞里老那么放着火炭，不方便嘛。”茂荣边说，边用火筷扒拉着火堆。

“用木头做火炉？”勇一怀疑地问。

“他说，这圆木的内壁贴一层薄石头片，木头就不怕烧了。你们看那些石头。”

茂荣指着堆在一边的石头回答。一看，果然都是打磨好了的薄石头。

“基赞心灵手巧，什么都能做。那扇门也是他做的吧？”

“嗯，他专管制造这种东西的事儿。”

“那怎么见不着他呢？”万寿问。

“他造火炉没造完，就开始打猎去啦。他说打猎更有意思，成天去打，可是到现在连一只都没打着。”

茂荣有些不满地说。她还不知道基赞这几天一直瞒着她，跟她说是去打猎，实际上是到不远的洞里去修无线电。

“文基他管什么？”勇一又问她。

“他什么都不管，可随便啦。今天是跟着打鱼去了。”

勇一听着茂荣的话，很感兴趣，颇有羡慕的样子。

这时候，去打鱼的茂翰他们回来了。

“你们才回来，抓了很多鱼吗？”万寿迎着他们。

“噢，你们这是咋回事？哦，是出来打猎呀？”

茂翰乐呵呵的颇为高兴的样子。

“闷得慌，出来逛逛。”

“逛逛？真是好八字哇……成哲不会让你们闲逛吧……你们是管打猎的？嗬，还抓了一只哩。这叫什么兽？毛这么漂亮，用什么抓的？”

“用兽夹子抓的。我看你们也抓了漂亮的嘛，还抓了鹿。”

“何止是一只鹿，往后还能抓到更好的呢。可是你们咋搞的，还穿着单衫，没穿上皮衣？你们看，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做好过冬准备，可不像你们还穿着单衬衫啊。看吧！”

茂翰掀开自己的衣襟，露出兔皮里子，炫耀道。

“你们看这个洞窟怎么样？过去你们来过，跟那时候大不一样了吧？搭了灶房，还安上了门，铺了席子，还像个样吧？你们的房子，盖得怎么样啦？”

茂翰朝达洙眨了眨眼。达洙用手指摁着人中，忍住了笑。

“正在砌墙，快砌完啦。可是还没搞清楚塌的原因。”

“所以你们在悠闲地出来打猎呀。盖房子的事儿，叫成哲全包啦！是这个意思吧？我没想到万寿和昌植脑袋这么灵哩。”

茂翰快活地仰天大笑。

万寿十分不快，但又不好对好久没见的朋友发火，耐住性子没有表露。

洞里的空气顿时变得很沉重。茂翰似乎看出了他们的情绪，正经八百地说：

“你们，又盖房子又打猎，够忙啦。看你勇一的手，活儿一定不轻哩。你们不想来我们这儿一起过吗？这儿虽然窄一点，你们几个还

是容得下的。要是你们来啦，我就让你们愿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你们随便。吃的，穿的，住的，我都包下。你们的东西，不带也可以，就这么住下也好。看那些晒干的鱼，再抓它几天，就够咱们吃一冬天的啦。万寿你答应了，昌植和勇一也不会反对的，怎么样？万寿你先说呀。”

万寿气得说不出话来。

“有啥可犹豫的？就这么定了吧。等着瞧吧，他们也都会找上门来的，你们何不早点来呢？我看万寿好像没意见，你俩也没意见吧？”

茂翰瞧着昌植和勇一。

“回答呀，磨磨蹭蹭干什么？你们要是跟我们在一起，还能早一点回家哩。”达洙插嘴说。

茂翰捅了一下达洙的腰。达洙知道茂翰怕他说出无线电的事，便把眼睛一挤，示意他心里有数，不要怕。

万寿觉得应当在昌植和勇一表态之前自己先表明态度，于是说：

“你们说的也算人话吗？你们以为嘴皮子不管怎么动，都能说出人话来吗？你们把我们当什么看？你们不管伙伴死活，抛开了伙伴，理当向伙伴们道歉。可是你们说什么，要我们过来？你们也是人？”

万寿提高嗓音，瞪了茂翰一眼。

“那那，那你说我们是禽兽？”达洙结结巴巴地说。

“哪一点比禽兽强？连小牛犊、小狗崽子都不愿离开自己的伙伴呢！”

“你小子，要说明白点！你要想来这一套，往后再别登我家的门！”茂翰怒不可遏地吼道。

“好哇，你做盆打糕请我来，我也不来！”万寿霍地站了起来，“你们想怎么办？愿在这儿就留下，我走啦！”说罢，就不慌不忙地朝门口走去。

“哼，臭！要我们到这臭地方来？”

昌植拉起勇一的手，跟上了万寿。

文基和茂荣跟着走出了洞门，万寿他们却连头都不回一下，径直朝山坡小路走去了。

十九　艰苦奋斗终成功

万寿他们回到了草棚，可气还没消。

“他们是不是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干吗都板着脸？勇一，你们去打猎，吵了架吗？”

眼尖的明玉觉得他们有些异样，便凑到勇一的耳边悄声问他。

“没有。我们去打猎，碰见了茂荣，去过他们的洞。茂翰那小子要我们跟他们一块过，万寿和昌植大骂了一顿，就回来啦。”

“茂荣她怎么说？她在那儿过得好吗？”文静插进来问了一句。

“她穿上了漂亮的皮衣裳呢。灶房也收拾得挺干净的。”

他们正说着话，别的孩子们听说万寿他们去过洞窟，都放下手里的活，一个个凑到勇一这边来了。

“你说说，他们都怎么过？”京三先问道。

勇一开始说开了他们的经过。他说漏了的，万寿和昌植做了补充。

“他们过的还不错哩。”成哲说。

“勇一，你看了洞窟，觉得怎么样？”又是京三问。

“他们那儿，夜里睡觉不冷，多好啊。”

勇一这么一说，好些孩子都动了心，凑得更近了。

“这么说，他们比咱们过得好哇。”

“咳，那个洞再大点儿多好。”

“他们还养着鹿，可咱们呢，糟透啦。”

“真的糟透啦，再去找个洞窟怎么样？”

“队长不是说过吗，要快点盖房子，不然，都去找洞，要是找不到，就得冻死。”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句，纷纷扬扬地议论。

“你们去看了，不想在那儿住吗？”成哲笑吟吟地试探道。

“我可不想住那个山洞。”勇一回答。

“你不是说那儿比这儿好吗？”

“好也要跟大伙在一起过。”

“勇一说的对。咱们也要快点把房子盖起来，住在暖烘烘的房子里。只要盖好了房子，还是咱这儿更好。”

“房子会不会再塌？”京三愁容满面地瞅着成哲。

“墙已经砌那么高了，大伙都要好好想想，怎样才能不让房子再塌呢？”

谁都不作声。看来大伙的心都向着那个山洞。

成哲心情沉重，焦灼不安。墙已基本上砌好，下一步该怎么搞？要是跟上一次一样搞，就有可能再塌。这次再塌的话，那不就完蛋了吗？孩子们会完全绝望的。那时候，就得像茂翰所说的，不是冻死就是饿死，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听了茂翰他们过得很好的消息，成哲也难免有些心动。他无可奈何地挠着后脑勺。

“要是能再找到一个洞窟，还能凑合着过……”

他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但他立刻摇了摇头，心中说：“不行！要是没有洞窟，就毫无办法，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他眼前浮现了一大群北旅鼠行进时，头头在前头带路的情景。

当时，嘲笑过那些老鼠的愚蠢，现在看起来，那个头头是多么令人佩服的开路先锋啊！它，只要认准了一个方向，就不管挡路的是岩石、木材垛还是房墙，一直站在队伍的最前头，带着队伍径直往前走。而我呢？我在想着什么呢？

他觉得那只北旅鼠的头头在讥笑他。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要毫不动摇，一定把房子盖起来！我是队长，要带领伙伴们毫不动摇地一直朝前走！”他攥紧拳头，这样下定了决心。

这天傍晚，孩子们都进到草棚里，坐了一圈。大家都心情沉闷，郁郁寡欢。成哲也坐在其中，想扭转大家的情绪。

“我来讲一个故事，你们听吗？”

孩子们忧愁的脸上立时现出了喜色。

成哲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起了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太阳每天只出现两个钟头。每天早晨，太阳从东方嗖一声升上天空，就一股劲飞也似地朝西跑，两个钟头后就越过西山，倏地消失了。这样，一天二十四个钟头，白天只有两个钟头，夜却有二十二个钟头。人和一切生物只有短暂的时间见到光明，其余的漫长时间都在黑暗中度过。人能够劳动的时间很短，庄稼和草木也没有多少可以生长的时间。结果，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日子过得很苦。加上，传染病蔓延，盗匪四起，到处抢劫，人们越来越活不下去了。于是，人们自己饿着肚子，摆上一桌大米饭、酒肉和水果祭老天爷，祈求老天爷让太阳在天上多待一些时候。可是那个心术不正，贪得无厌的老天爷，根本不听，反而敲竹杠说：

“嘿嘿，你们肚子饿了，才来给我下跪。往后，不是两个钟头，要减到一个钟头！”

“这样一来，人们更加惶惶不安，绝望了。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小伙子、他叫七星，住在一个偏僻山沟里，机智勇敢，才力过人。他看人们唉声叹气，束手待毙的样子，很不以为然，挺身而出，说：

“哼，老天爷那么霸道，毫无怜悯之心，干吗求它，对付这种东西，要给他尝尝棍棒的滋味，要打断他的脊梁骨，叫他知道咱们的厉害！”

“七星准备了一条大得吓人的铁棒，上了蓬莱山。蓬莱山是朝鲜以至世界上风景最优美的地方，山上有清澈见底的莲花池。老天爷每年一次，选择最热的一天，到这莲花池来洗澡。七星就藏在莲花池旁边一块大岩石后面，等老天爷下来，一直等了好几天。

“一天，云幕低垂，浓雾弥漫，老天爷终于来到了莲花池。老天爷先舀了一碗水，漱漱口，又喝了一碗，然后开始脱衣裳准备洗澡。这时，七星像闪电一样出现在他的面前，高高地举起铁棒就朝老天爷砸下去。但是七星并没有下狠劲砸，怕把他砸成泥浆。

“混蛋！你是为谁而生的东西，人们要你叫太阳慢慢走你就该让太阳慢慢走，为什么不听人们的话，胡作非为？你这个大坏蛋，听不听我的话？要是不听，我马上把你砸个稀烂！”

“七星这样一喝，老天爷吓得魂不附体，马上跪下来连连磕头求饶：

“是，是，我错了，再也不敢了，饶我一次吧，我全听您的吩咐。”

“那好，你听着！”

“七星接着把太阳应当什么时候升、什么时候落，定得很具体，并吩咐老天爷遵照执行。从此，太阳在天空的时间就变啦。春秋两季，白天和黑夜差不多一般长，好让人们多做点活，也让庄稼和草木长得更好；冬季，黑夜比白天长，好让学生们在油灯下多用功。

“一句话，七星打败了人们都害怕的老天爷。这是多好的故事啊！一个山沟里的普通小伙子，治服了老天爷，把老天爷摆布得服服贴贴的。

“我们呢？我们这些人，连一座房子都盖不成吗？我们正经历着很大的困难，这是事实。冬天越来越近，我们盖的房子却塌了，吃的穿的还都没有备好……看，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多少啊！我们的事情，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做，每样事情都得我们自己做。可是我们到现在还

不知道房子是怎么塌的。我们又不能像茂翰说的，不盖房子，光是去看大海上有没有过往的船。我们不能这样做。要想活下去，就要一面监视大海，一面把房子盖好。”

成哲讲的话，打动了孩子们的心。

第二天早上，成哲正在切除刚砍来的原木上的枝杈，昌植和德善奔他来了，脸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喜悦。

“抓了一只鹿怎的，这么高兴？”

“一只鹿算什么！昌植，你来讲。”

成哲放下手里的活，望着他们。

“搞明白了，房子塌的原因搞明白了。”

“什么？”成哲很激动，几乎要淌出眼泪来了。

昌植往成哲面前摆出了用木棍子做的像个模型似的东西。他把两块有整砖大小的石头放在地上，中间隔着两拃宽的距离，再把一根有拇指粗的枝条架在两块石头上，然后往枝条上放了像屋顶模型似的东西，那上面又放了一块拳头大的石头。这么一来，那根拇指粗的枝条就被压弯了。

“再看这个。”

昌植换了一个屋顶模型，放上了比先前更大的石头。可是，那根枝条并没有被压弯。

昌植不说话，只是笑呵呵地望着成哲。

一个是梁上只立一根支柱，往上放了屋顶的模型，另一个是梁上的支柱两边都有斜撑，承受着屋顶压力的模型。成哲把这两个对比起来想了半天，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神色。

“嗯，明白啦。这下清楚了，清楚了。我们盖的房子，屋顶的重量全都压在梁上，梁受不住，断了。而这个呢，支柱两边加了斜撑，减轻了梁承受的压力，是不是？这么说，咱们就在支柱两边加上斜撑，再把梁换个更粗的，就不会塌了吧！好了，有办法了！”

成哲用拳头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

“唉，你们可真地做了大事啦！”

成哲张开两臂紧紧地拥抱昌植和德善。

昌植翕动着嘴唇，说道：

“老实说，房子是怎么塌的，我一直没有仔细想过。我觉得我对盖房子是瞎子一样啥也不懂，所以，我只是让我做啥就做啥，特别是开始打猎以后，更没有仔细想过。可是，昨天去看洞窟的时候，茂翰说的话，把我气坏了，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房子盖起来。晚上又听了队长讲的那个七星的故事，看着队长含着眼泪说一定要用咱们自己的力量盖房子，我也差点掉下了眼泪。

“昨晚，我躺在地上怎么也睡不着，一直想着房子塌的原因是什么，可是怎么也想不明白。后来，德善捅了我，我就跟着德善到外头去了。下面的，你讲吧。”

德善接过昌植的话茬，说：

“我躺在草棚里也一样睡不着。仔细一想，想起了我家的房子，梁上的支柱两边都有斜撑，可就是弄不明白这个斜撑是起什么作用的。转身一看，昌植还没睡，好像想着什么心事，便捅了他一下，招呼他到外头去了。到了外头，我就跟他说支柱的斜撑，问他们家的房子有没有这玩意儿。他说，月光挺亮的，往地上画个图看看。我就画了个图。他看着图想了半天，猛一下拍着大腿大声地说这下可弄明白了，找到原因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呆呆地瞧着他。他要我稍等一会儿，就去捡了这些枝条和石头，做成这个模型做了试验。他这么一试，问题就弄明白了。”

霎时间，孩子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都奔了过来，有的拿模型做试验，有的高兴地互相抱在一起打转。

“七星那个小伙子连老天爷都治服了，我们连个房子都盖不起来？盖吧！”京三挽起衣袖，头一个走向了塌的房子。

“要闪电一样快速地盖起来，早办大酒席祝贺咱们乔迁吧！”俊浩跟着京三走去了。

大孩子们自不用说，连女孩子和小伙伴也都干劲冲天地干起活来了。天气已经凉飕飕的，孩子们的脸上却淌着汗珠。

天开始黑了，孩子们仍在赶着工作，谁都不想收工。

“七星那小伙子，那时候有一点没做对。”京三环顾着大伙，说：“他不应该把白天和黑夜分开，应该让太阳老挂在天上不让落。这样我们就可以整天干活喽。”

“不，七星做的对。要是整天都是白天，那些扛活的长工不就没命了吗？船主和地主会叫长工整天干活，不许睡觉休息的呀！”德善反驳道。

“京三你别操心，七星没做到的我给你做吧。”俊浩说着，放下一堆干树枝，点着了火。

“怎么样，有这个亮，可以继续干了吧？从今天起，连夜干，好不好？”

谁也没有提出异议。就这样，到了深更半夜，工作还在继续着。

天亮以后，成哲同德善、俊浩一起，带着锯子和斧子上山去砍一棵做梁的原木。他们决定给支柱加上斜撑，但仍不能放心，便决定再挑个比原先的还要粗的木头，砍下来把原先的梁换掉。

当他们从一棵枯树旁走过的时候，走在最后边的俊浩突然大声惊叫。走在前头的成哲和德善吃惊地回头一看，只见他一手抱着另一只胳膊肘，奔到樱树林，脱下上衣就挥打起来。德善看着他那个滑稽样子，捧腹大笑。俊浩却不顾一切地扑打着，终于把蜜蜂打落在地上，狠狠地用脚踩死了。

“你又叫马蜂蜇了？”成哲环顾着四周，问他。

“嗬，痛得很。那棵空心的枯树上好像有蜂窝。看，又飞来一个。”

俊浩挥着手臂跑了。成哲和德善也避开飞来的蜜蜂跑开了。

他们在山上转着，终于在黄花松林里找到了一棵可做房梁的大树，是一棵挺粗的黄花松。他们三个轮流地用斧头砍倒了它，截掉了梢头，然后滚一阵拖一阵地往回运去。

快到那棵枯树的时候，德善说：

“要不要看看那棵空心的枯树？”

“看那个干什么，你想挨蜇呀？”俊浩立刻跳起来，还斜了德善一眼。

“不！掏了蜂窝，能弄到蜂蜜嘛。”

“蜂蜜？那可是珍贵的补品啊。”

俊浩瞧着成哲的脸，现出了舍不得走开的样子。

成哲想，蜂蜜是补品，现在大伙都在汗流浃背地干活，给他们喝蜜水该多好。

“你掏过蜂窝吗？”成哲问德善。

“掏过。蜜蜂现在正忙着积攒冬天吃的，一定积了很多蜜，去看看！”

“要是那样，哭着的孩子也该乐了。放着蜂蜜不要，能舍得走吗？”

他们走向了那棵枯树。俊浩害怕再被蜇，蹑手蹑脚地跟在后边。

一群蜜蜂在枯树的洞口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嗡嗡作响。

“你躲开，别在这儿晃来晃去的，免得叫蜜蜂再蜇你。”

德善推开俊浩，抢到前头去，搂一把柴草来先堵死了蜜蜂出入的洞口，然后把干柴塞在枯树下面的洞里，点上了火。顿时，从枯树的每个裂缝中冒出了烟。成哲和俊浩觉得挺好玩，不停地往洞底下添着干柴。

树洞里冒出的烟越来越浓，一些蜜蜂从裂缝里钻出来，有的掉在地上打转，有的不知朝什么地方飞走了。

“继续烧，快烧！”俊浩兴冲冲地烧着火，还用脚踩着掉地的蜜蜂：“你们这些坏蛋蜇我？叫你蜇，叫你蜇！”

“我们抢它们辛勤酿的蜜，已经够对不起它们了，干吗还踩死它们？”成哲阻止他道。

“你瞧，叫它们蜇的，肿这么老高啦。”俊浩卷起衣袖，露出了胳膊肘子。肘子上果然肿起了毛栗子那么大的包。

成哲无可奈何地苦笑了。

德善却不听他们谈什么，把别在腰带上的斧子抽出来，往斧柄上吐了一口唾沫，就开始朝枯树的洞眼砍。砍了几下，洞眼被破开了。德善把碎片拿掉，朝洞里看了一眼。

“蜂都完蛋啦，好极啦。”

他再砍了几下，洞眼扩大了。他把手伸进去摸了一阵，摘出了挺大的蜂窝。

“嗨，蜂蜜多得很，你们看！”

他得意洋洋地开始拆蜂巢。成哲和俊浩凑上来看。蜂巢里满满的都是蜜。德善用手指头把蜜一蘸，送到嘴里尝了尝。

“嗬，是纯正的蜂蜜，都快变硬了，嚼起来咯吱咯吱响。这是真正名贵的灵丹妙药！足有三大碗。”

德善高兴得不知所措，咧嘴傻笑。

“来，蘸点尝尝。”把蜂巢伸到了成哲面前。

成哲用小树枝蘸了点尝了一口。

“真甜，比糖还甜。快抠出来吧。”

“先别动，咱们用它去抓一头狗熊好不好？”德善以格外有神的目光望着成哲。

“抓狗熊？用它怎么抓？”

“能抓的。我的家乡就有人用蜂蜜抓过狗熊。”

德善仰脸望着枯树顶上的洞口，说道：

“那顶上有洞口吧？把那个口子弄大一点，让狗熊进得去就行。然后把蜂蜜放在洞底。这样，狗熊一闻到蜂蜜的味，就会从顶口钻进去吃蜜。这时候，用斧头敲打树身，再用棍子从洞底下不停地捅它。这样，狗熊就受不了，把前爪从洞底下伸出来，我们就用斧子砍它的前爪。狗熊痛得把砍伤的前爪缩回去，再伸出另一只前爪。你就再砍它。狗熊蠢得很，它收回前爪又伸出后爪。它伸出一个爪子就砍掉它一个爪子，到头把它的四只爪子都砍掉，它就成了没有爪子的狗熊了。这时，把枯树劈开，狗熊没了四只爪子，只能在地上乱滚。你上去打它，不就成了吃到你嘴里的美餐？”

德善兴致勃勃地谈得津津有味。

“得啦，别讲你那个神话似的故事了，快把蜂蜜都抖出来好啦，那棵大梁等着我们搬回去呢。”

没用多大功夫，他们抖出蜂蜜，拖着原木，返回了草棚。

盖房子的孩子们为了今天之内全部砌好墙，上好大梁，都在热火朝天地挥汗劳动。

德善和俊浩打了一盆水来到了房前，成哲大声招呼大伙说：

“来呀，都来歇一会儿吧！”

“歇什么，今天上不了大梁可不行啊！”昌植回答。

“你以为叫你干歇吗？是叫你来喝蜂蜜水，蜂蜜水！”俊浩大声嚷叫道。

“啊？蜂蜜水？是真的？哦，水都打来啦，好像是真的。”

一个孩子说着跑过来，别的孩子们也都一窝蜂似地跟着跑来了。他们一看到蜂蜜，顿时欢蹦乱跳，喧嚷起来。

“瞧，多亏我叫蜜蜂蜇了一下，才弄到了这一罐蜂蜜。”俊浩捋起袖子给大家看肘子上肿起的大包。

“唔，你又挨蜇啦？八成你的肉是甜肉，怪不得蜜蜂专蜇你。来，我来舔一舔你的肉，看看甜不甜！”京三说着，就伸出舌

头要去舔。俊浩立刻跑了，孩子们都嘎嘎笑起来。

明玉和文静把蜂蜜放在水里和好，再一碗一碗地舀上来给大家喝。

“哎呀，真甜，蜂蜜毕竟是蜂蜜呀。”

“两个人喝着，死了一个都不会知道哩！”

“喂，俊浩，你再去叫蜜蜂蜇你一下好啦，好让我们再吃到蜂蜜，啊？”

孩子们边喝边嚷，好不热闹。

“只要能盖好房子，别说一次，就是天天挨蜇，我也愿意呀。好，这回让它蜇这条胳膊，好不好？”

俊浩捋起衣袖露出右胳膊肘子给大家看，逗得大伙又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开始上椽子了。有的去砍椽木和荆条，有的往房顶送椽子，有的在房顶上架椽子，有的往椽子上铺荆条箔，一个个都干得很欢，呈现出一派沸腾的景象。

这一天，他们架完了椽子，上好了荆条箔。

晚上，起风了。

第二天，仍然刮着大风。屋顶要盖木瓦，就要先上泥浆。可是因为风大，谁都不敢上屋顶。成哲想起上次屋顶塌陷的情景，心里也觉得非常不安，但他不能畏缩不前，毅然带头爬上了屋顶。随后，几个大孩子也上去了。

在下边的孩子们，一面打水和泥，一面把泥浆送上屋顶。在屋顶上的孩子，一面铺泥浆，一面紧跟着盖木瓦。

风越刮越大，乌云越来越沉重地低垂着。

屋顶上的孩子们都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成哲叮嘱下边的孩子们不许在屋檐下走动。

平时，干得起劲的时候，他们总是说说笑笑，吵吵嚷嚷，十分热

闹；而今天，虽然一样干得很起劲，却没有说笑声，更没有大声喧哗的。

屋顶上木瓦还没有盖一半，天已到黄昏，而且开始下起了雨。大伙都要求连夜干，成哲却下令今天就不开夜车了。他知道，如果雨天连夜干，房子再塌的话，就会发生比上次更严重的大祸。

风雨彻夜不停地吹打着。成哲和大孩子们都无心睡觉，不安地出出进进，去看那重盖的房子。即将破晓时，成哲才躺下。他觉得风雨声比狼的嗥叫声还刺耳难听——他深怕房子再塌。

他从一场可怕的噩梦中惊醒过来，朝外一看，东方已经泛白了。他不由得霍地站起来就往外跑，却迎面碰上了从外头跑进来的万寿。

“放心吧。雨住啦，房子巍然屹立，安然无恙。”

成哲不亲眼看不放心，还是跑出去围着房子绕了一圈，才情不自禁地咧嘴笑了。

这天，他们盖完了木瓦屋顶。大风刮了一整天，房子巍然不动。孩子们欣喜若狂，尽管黑幕早已降临，天上也已布满了闪闪的星星，他们却仍聚在新房子的前面，谈笑着，不想离去。

二十　平板岩上猎海狗

捕鱼也跟盖房子一样，比较顺利。万寿他们砍了不少原木，做了一个木排，每天划到海上去撒刺网，早晚起两次，每次都捕到大量的鱼，多得几乎要撑破了鱼网。

问题是冬天穿的衣裳还没有解决。尽管在不少地点放了兽夹子，抓到的却很少。万寿他们很着急。盖房子的孩子们夸口说，再拔上火炕，用树皮糊上天棚，就完事了，而万寿他们还没抓到多少野兽，至今抓的只有两只黑貂和一只黑狐，还有几只兔子。

“跟队长再要几个人吧，这样下去，冬天到了，怎么办？”勇一也很担心地提出了建议。

“不用担心。等天晴的时候，咱们打海狗去。天气好，它们会到海边来晒太阳的。”万寿回答说。

然而，天气总不见好。天空总是阴沉沉的，不是云就是雾。万寿他们一面捕鱼打猎，一面耐心地等着好天气。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早晨，万寿挎着一条受伤的胳膊，同昌植和勇一来到了海边。昌植搞着一支长长的三齿渔叉。

昨天夜里还是那么阴沉的天空，现在像水洗过一样碧蓝明净，万里无云。海鸥和白额鹱鸣叫着在空中翱翔，一群长嘴的水鸟浮在水面上捕食着小鱼。飞鱼似乎为好天气而高兴，跳出水面，飞了五十多米，再落入水里消失了。

万寿他们划着木排经过平静的水面，再穿过礁石嶙峋的水域，来到了一块宽阔平坦的岩石旁。这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时候，海狗和海豹成群结队爬上来晒太阳的地方。

“坐在木排上等吧。一会儿就有海狗上来，你们都不准说话，咳嗽也不行。海狗耳朵灵，听见了呼吸的声音，都会跑掉的。”

万寿小声地说着，先坐下了。

他们坐在木排上，屏住呼吸等待着。昌植紧握着锋利的渔叉，聚精会神地等着海狗的出现。然而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海狗爬上来。

“哪有海狗？看样子不来啦，换个地方吧。”勇一耐不住了，开口说。

“嘘！马上就来。你以为抓海狗是那么容易的？一整天也要等啊。”

万寿耳语似地小声说，勇一嫣然一笑，坐下了。

过了中午，在离木排不远的水面上，冒出了一个乌黑发亮的兽头——是一只颇大的海狗。要用渔叉刺它，还够不着。大海狗很快又潜到水里去了。万寿十分紧张，把食指贴到嘴上，示意两个伙伴不要作声。勇一点了点头。他们三个连气都不敢喘，静悄悄地等待着。不

久，水面上起了波纹，随后，海狗的脑袋一个个地冒出了水面。它们一会儿冒出水面吸吸空气又钻到水里去，一会儿又冒出来，不断地反复着。

万寿对着两个伙伴笑了。可是，海狗又没影了，也许是觉察到了什么异样的兆头。三个伙伴又耐着性等待着。

大约过了三十来分钟，平静的水面突然又掀起了波浪，随后冒出了一大群海狗，约莫有三十多只。最先出现过的那只大海狗，不知怎么回事，不见了，别的海狗都没有它的一半大。一些小海狗来到离木排很近的地方，其中一只靠近了木排。万寿用眼示意，叫昌植快扎它。昌植却毫不理睬，动也不动。万寿捅了他一下，但昌植对那只木排边上的小海狗，连看都不看，只盯着别的地方。靠近木排的那只海狗又钻入水里不见了。

稍后，又一只海狗出现在木排近处，距离虽比方才那只稍远一些，但用渔叉扎它是完全可以的。万寿又捅了一下昌植，而昌植又同样不理他。万寿气得差点跳起来，他恨不得一把夺过昌植手里的渔叉，自己去扎。然而他吊着一条胳膊，不能用一只手去扎，气得干瞪眼，不知所措。昌植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朝他笑了一笑。

就在这时，木排边缘冒出了最先来过的那只大海狗。昌植箭也似地扑过去把渔叉狠劲地扎下去。噗一声，渔叉深深地扎进了那只大海狗的躯体。

“逮住啦！我是专等着它的，怎么样？”

昌植朝万寿咧嘴笑了。万寿也心满意足地笑了，勇一则大声欢呼起来。

那只大海狗，一下子钻入水里开始逃跑。

“哼，你跑？你跑也拔不出我的渔叉。”

昌植紧握住渔叉杆不放。木排开始被海狗拖走了。海狗力气大得很，昌植一个人抵不过。万寿和勇一也一起拉住了渔叉杆。海狗挣

扎着，但渔叉扎得牢牢的，怎么也挣脱不掉。三个孩子都紧握着渔叉杆，两脚紧蹬着木排，被海狗拖着走。突然，木排撞在礁石上，卡住不动了。而海狗却继续逃窜，三个孩子怎么也拉不住它。情况十分危险。昌植哭丧着脸，他没想到海狗会有这么大的力气。海狗在猛烈地挣扎着，而卡在礁石上的木排却一动不动，要再坚持下去，三个孩子就会被海狗拖入海里去。

“松手，松开！”

随着万寿急促的喊叫，他们同时撒了手。渔叉杆在水面上晃晃悠悠地被拖走了一阵，开始慢慢沉下去，露在水面上的一截晃了几晃，最后完全没到水里不见了。显然，海狗沉到水下去了。

“叫它跑啦！海狗没逮到，倒丢了一支渔叉！”

昌植咕哝着，痴呆呆地凝望着渔叉消失的水面。他大失所望，感到全身都散了架似的。他环顾着海面，那些一个个冒出水面来的海狗早已逃之夭夭，连影都没有了。

“抓到它就能解决大问题，咳，太可惜了。”昌植泄气地叹息道。

“你贪心太大，要是听了我的，早就逮住几只了。”

万寿忍不住气鼓鼓地责备了一句。

“没想到它有那么大的劲。”

三个伙伴丢了一支渔叉，悻悻然地空手回去了。

他们第二天又划着木排出海，转了一整天，还是毫无收获。

“单等好天气可不行，不管天气好坏，要追着它们打，一天打一只也好。”万寿说。

“你追它，也不能追到海里去呀。”昌植叹了一口气。

“划着木排到海上去等，趁海狗冒出脑袋喘气的时候，扎它嘛。”

“那可是瞎猫碰死耗子哩。”

“有什么法子。用这种办法，也得去打才行啊。”

万寿他们带着渔叉又开始出海了。他们跑了整整五天，才抓到了三只不大的海狗。靠这样的打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十个人穿的海狗皮衣裳啊！怎样才能多打到海狗或海豹呢？他们挖空心思找办法，可是总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几天以后，天空湛蓝无云，海面平静如镜，在灿烂的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闪光，犹如一片点缀着无数绿宝石的地毯。数不尽的水鸟，似乎也喜欢这平静的水面，成群地飞来落在碧绿的水面上，随着涟漪轻轻地浮动。一会儿，仿佛谁打了什么信号，大群水鸟又齐刷刷地飞起来，朝远方飞去。

在一块宽阔平坦，孩子们叫做平板岩的大岩石上，三只海狗从一早就躺着一动不动地晒着太阳。它们要是从水里爬上来的，应该是头朝岩石这边的，然而它们都面向着海，好像是准备一有危险就立刻跳入大海，又像是等待着同伴爬上来。

两条大鲸鱼，中间夹着一条小鲸鱼，从这岩石旁游过。它们不时地露出脊背，喷吐着高高的水柱。小鲸鱼更频繁地一会儿冒出水面，一会儿沉到水底，悠然自得地朝远处游去。

平静的水面突然翻腾起来，随后冒出了许多海狗的脑袋。它们朝平板岩游来，到了跟前，不知道发现了什么，又全都没入水里去了。过了一阵，又一个接一个地冒出了头。它们好像看到了躺在岩石上的三个同伴，开始爬上了平板岩。这些海狗，伸着修长的脖子，抬起胡须很长的短嘴巴，用状如鱼鳍的前后趾一跩一跩地爬着。它们竖起小耳轮，警惕地审视着四周有没有敌人。可能是看出了这附近没有可疑的东西，才开始争先恐后地朝上爬。有的在披着青苔的地方爬，没爬几步就滑落在水里，落下去又往上爬。那样子好像是天下最笨的蠢货，可它们还是你推我挤地爬着。只有那原先就在岩石上的三只海狗，仍然静静地躺着不动。

转眼之间，平板岩上躺满了海狗，足有五十只多。突然，不知是从哪里响起了尖利的口哨声，随之，那原有的三只海狗霍地站了起来，同时飞出了寒光闪闪的渔叉。受到这意外突袭的海狗，笨拙地扑打着四肢朝岩石边爬，有的干脆滚落下去，有的在青苔上往下滑，有的越过自己的同伴往海里跳。一时出现了一片混乱的景象。

万寿他们闪电一样飞快地挥着渔叉打海狗。

“今天又没有抓到那只大的。”

昌植掀掉海狗皮，惋惜地嘟哝。

“咳，我只抓到了一条。”勇一也脱下了海狗皮。

“打了一条就了不起啦。怎么样，有意思吧？”

万寿手提着脱下的海狗皮，问勇一。

“嗯，真有意思。你一只胳膊打了两条啊。下午再来吧，这回我也能打它两条。”

勇一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下午来不行。它们都吓破了胆，有一段时间不会再到这儿来的。”万寿回答说。

他们一人扛着一条海狗回到了新盖的房子。

“哎呀，打了三条海狗！”英秀第一个迎着他们欢叫。

“嘿，三条？是五条！你要想穿上皮衣，快去扛一条来。”

“什么，五条？那两条在哪儿？”

“就在那个平板岩上。”

“好哇！”英秀立刻飞奔而去。

别的孩子们也都争先恐后地奔向了平板岩。

不久，新房子的前院摆出了五条海狗。

孩子们聚在院子里乱纷纷地吵嚷，有的说要用海狗皮做皮衣穿，有的主张做皮靴和皮帽子。

“都放心吧。再多打一些海狗和野兽，都做皮衣、帽子戴。现

在，要先把皮剥下来，对不对？”万寿说。

大孩子们拿出菜刀开始剥皮。万寿吊着一条胳膊走来走去，看他们剥皮，还不时地给他们指点着剥法。

“海狗这东西，样样都有用，一样也不能扔。皮，可以做皮衣穿；肉，可以吃；骨头，可以做刀子啦、各种玩具啦，用处多啦。唔，差点没忘，海狗的脑浆可不能扔啊！”

“那个做啥用啊？”德善问道。

“要把脑浆放在水里化开，再把皮泡在那个水里，然后晒干。这样，皮才柔软。不然，皮就硬得像树皮，那能做衣裳穿吗？”

孩子们都围着看剥皮。

“喂，日头快落了，你们喂了鸽子没有？”忙着剥皮的俊浩突然问道。

“对，我去喂。”勇一抓一把捣碎了的松子，跑去撒在鸽子窝的前面。

“俊浩，你看那只鸽子，脚脖子上拴着什么东西。”

勇一撒完松子，瞅着啄食的鸽子，喊着。

“鸽子的脚脖子上能有啥玩意儿？”俊浩不以为然地依旧剥着皮子。

英秀跑过去问：

“哪一只鸽子？”

“你看，那只鸽子的脚脖上是拴着什么东西吧？”

“真的，是有个东西。是什么呢？”

英秀这一问，看剥皮的孩子们又呼啦啦地朝这边过来了。他们看到一只鸽子脚脖子上的东西，都纷纷猜测着，有的说那是养鸽子人做的记号，有的说那是鸽子被捕鸟器掐住，挣脱时带出来的铁箍。

剥完了海狗皮的孩子们也一个个地凑过来了。

“你们拿鸽子逗什么？”

俊浩斜瞟着孩子们，走近了鸽子窝。他蓦地瞪大了眼睛看那只脚脖子上带着东西的鸽子。他愣了半天，想起了书上见过的信鸽，便惊疑地自语道：

“这不是送信的鸽子吗？”

“啊，送信的鸽子？那咱们可以写信叫鸽子送回家乡去，家乡就会开船来接我们回去了：”德善问他。

俊浩不回答，只顾瞅着成哲和昌植他们那边。

“那我可以给妈妈写信了。”

“你写，我也写。”

“鸽子那么小，能带那么多信？”

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吵着。

这时，成哲和昌植也走来了。

“看，那个脚脖子上的铁箍不是装信的环吗？跟画本上的一样不是吗？”

俊浩问成哲和昌植。

“对呀，是信鸽，没错。”昌植望着成哲。

“是没错。”成哲点头说。

“那就可以给长滩村送信啦？”德善问道。

“一说是送信的鸽，你们就以为不管是什么信什么地方，都能送到吗？”

孩子们都瞅着昌植，似乎在问他：那么鸽子送信是怎么回事？

昌植接着说：

“信鸽离开自己的家很远，也能自己找回家去。人们利用它的这一点，在打仗或远航的时候，带很多鸽子走，必要时给它拴上一封信，放它回家去。懂了吗？”

“唔，懂啦。放它回家，自然就把信带回家去啦。”

万寿回答道。别的孩子们也都点头表示明白了。

“哎，我们要早知道，就不会空手来了。俊浩，光把你们家的鸽子都带来，这时也能大有用场了。”德善很是惋惜地说。

“没受训练的鸽子，带着也没有用。没受训练的，在这种地方放它，它不会飞回长滩村去，它会随便乱飞，飞到别的地方去。你们看那只鸽子，它一定是受过训练的，可它不去自己该去的地方，倒跟这些野鸽子混在一起，何况还是些没受训练的……”

听了成哲的话，孩子们都默默地望着那只鸽子，想着各自的心事。

明玉打破了沉默，急促地说：

“它带的是什么信，看看不好吗？”

“对，看看。”

孩子们都拍手赞成。

“先别动，弄不好，它就跑啦，等夜里再抓它看看。”俊浩说道。

夜深以后，俊浩抓住那只鸽子，抽出了铁环里的信。信是一张小纸条，写的是外国文字，谁也看不懂。

二十一　一线希望成泡影

圆木房已经初具规模：铺好了木瓦，搭好了火炕，再把火炕抹上几遍，烘干后砌好锅台架上锅，安上大门，就能住人了。

当初开始盖房子的时候，谁都没想到会盖成这么好的房子，尤其是房子塌下，茂翰他们拂袖而去，孩子们灰心丧气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能把房子重建起来。在像梦幻一般流逝的日子里，孩子们的确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大事。

成哲望着圆木房，心情很不平静。一想到这个拔地而起的大房子是他们自己的房子，一方面感到甜美安适，一方面却又感到心情阴郁。

“不久就是冬天，大海就会封冻，只好在这岛上过冬。如果来春仍不见救难船来，那么要住到何时为止？难道要住到房子倒塌？”

他这么一想，不禁感到眼前漆黑，茫然无望。

自从遇到狂风恶浪直到今天，两个多月来，成哲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救难船。在惊涛骇浪中拼搏的时候，也盼着大轮船或大帆船来救他们；当看到远处有一座小岛的时候，也盼着岛上有大小船只会赶来援救他们。漂到这座岛上来之后，也没有一天不注意观察海面，盼着过往的船只前来搭救他们。

然而，十天二十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却不见救难船的踪影，他那火一样炽热的满腔希望犹如一座山峰慢慢被浓雾吞没了一样，渐渐模糊了。在烟波浩渺的大海漂流了一个月，不曾见到一只船；来到这人迹罕至的大海孤岛上已有一个月，也未见到一只过往的船。他的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要是岛上有人又有码头，定会有船来，但这是无人住的孤岛，更没有码头，因此绝不会有船来的。

“难道只有坐等救难船来，没有唤救难船来的办法吗？人家知道我们在这岛上，才能来救我们哪。”

然而，在这茫茫大海中的无人孤岛上，有什么办法能叫救难船来呀？

成哲越想越焦急。

每当看到那些水鸟遮天盖日地飞来飞去，他就情不自禁地想：要是这些水鸟能说话传递消息，飞到长滩村去捎个信该多好！要是人也像那些水鸟一样有翅膀，能自由自在地飞翔该多美！

他有时甚至像小孩子一样梦想着发生这样的奇迹。但这样的梦想每次都以叹息而告终。

昨天看了信鸽脚上的信，他觉得好像是在灰蒙蒙的雾霭之中看到了希望之峰，摸到了什么道道儿。

“能不能利用飞向远方的水鸟，把信送出去呢？”

想到这里，他越发兴奋，想顺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深入地思考下去。

各色各样的水鸟，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天下，从早到晚自由飞翔，尽情鸣叫。它们大部分是候鸟，一到冬天就要向温暖的南方什么地方飞去，他们到那里也会碰见人的。如果给这些鸟的脚脖子上都系上一个字条，也许能传到当地人的手里，当地人看了字条，就会开着救难船来搭救我们。是的，一定会这样。

这个念头，使他通夜没睡，此刻仍使他苦思冥想。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探险家的故事。一艘到北极圈探险的船，撞在冰山上沉没了，探险家被渔民拯救，保住了性命。当初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只当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并没有放在心上。而现在，这个故事好像变成了现实，眼前浮现了那些探险队员的容貌。他还记起了当时听到的话：在海上，如果有处于危险的船，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船，遇到了都会去救它。

想到这里，他觉得救难船已经靠了岸。

“应该告诉全世界，我们在这无人岛上。这样，我们才能得救。”

他深情地望着无数自由翻飞的水鸟，它们拍打翅膀的声音和鸣叫的声音，好像是向他表示一定要拯救他们。

他心中想象着他们都坐在大轮船上，船鸣着汽笛，驶向长滩村的情景；描绘着他投入心急火燎地等候在码头上的妈妈怀里的情景，不由得咧嘴笑了。

“你有啥高兴事儿，一个人笑？”

不知俊浩是什么时候来的，把手搭在成哲的肩上问道。成哲感到十分惋惜，惋惜他甜蜜的想象被赶跑了。

“昨天看了送信的鸽子，这会儿有了美妙的想法。”

“什么想法，说给我听听。”

“不要坐等救难船来，要叫他们来嘛。”

“能叫他们来，该多好！有办法吗？”

“有！俊浩，就是要借助你的部下。”

“我的部下？我哪有什么部下？”俊浩愕然了。

“用不着吃惊。不久，岛上的好多水鸟不是都要飞到暖和的南方去吗？”

“是啊！”

“要给这些水鸟拴上信带走，就像叫信鸽送信一样。”

“叫水鸟送信？”俊浩自语着，两眼突然闪着亮，仿佛射出了火星。

“嗯，明白了，要把呼救的信拴在鸟的脚脖子上，放它飞去，是吧？”

“对啦。给几百只鸟都拴上一封信，至少有几只鸟的信会送到人的手里吧？这样，我们就能得救了。你想想咱们坐着救难船回家乡的情景吧，该多高兴啊！”

“哈，你想的法儿真妙，这是大有可能的！还是队长不同一般呐。我怎么没想到这个法儿呢。”俊浩点着头，佩服地望着成哲。

“不过，困难还是有的。”

“是什么困难？”

“这些鸟都在天上飞，能抓到那么多吗？它们要能知道咱们的心情，都会主动来把我们的信带走的，可它们不会知道，不会来的。”

“抓它们，这个你放心。要一百只，要一千只，我都给你抓。你放心好啦。”

“真的？”成哲咧嘴笑着，问道。

“这个我有把握，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岛的位置和名字，咱们都不知道，没法在信中标出来。不标出地名，人家怎么能找到咱们哪？所以，我正想着这个事儿怎么办。”

“这倒是个问题。没有地址的信，送出去也没用。”

“就是嘛。”

他们远眺着浩瀚无边的大海沉思着，但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跟大伙商量商量。我怕抓不到鸟，听你说有把握，我就放心了。标地址的问题，跟大伙商量，也会想出办法来的。”

他们回到了草棚。

“大家都集合，商量一个问题。”俊浩喊。

孩子们都集合了。成哲就把刚才跟俊浩谈的问题再讲了一遍。孩子们听到要叫救难船来，都高兴得活蹦乱跳。

“救难船要来，就要知道咱们的地址才行啊。大家想想，怎样才能告诉咱们的地址？”

成哲这样一提，孩子们都现出了失望的神色。方才那种高兴劲好像被泼了一瓢冷水。

“咳，真的没法知道岛子的名字？”

“岩石上没有刻上岛的名字？”

“没人住的岛，谁来刻？”

“那么，没有地址的信送出去有啥用？”

孩子们乱哄哄地议论着。

“岛的位置还可以标出来。”

一直默不作声，苦思冥想的昌植突然说道。孩子们的视线都转向了他。

“要说清楚，咱们的帆船从我们朝鲜起碇，被西南风吹着漂了一个月左右。这样，探险家和航海家就会估计到是什么地方了。所以，不标出地名，只把情况写清楚，我想也能找到我们的。”

孩子们听了，反而胡涂了，一时没人开口。

“那么说，救难船不知道是哪个岛，全凭估摸来这一带寻找了，是吧？”成哲问道。

“对啦！”

“若是这一带没有别的岛，只有咱们这一个岛，还好办。如果这一带岛子很多，他们该到哪个岛去找啊？转了好些岛，找不到的话，还不是回去吗？”

成哲这么一说，昌植只是点着头，回答不出什么来。

“唔，有办法！”万寿很自信地回答说：“在德善峰顶上生上一堆火嘛。这儿有的是木材，天天烧。”

“嗯，是个好办法。”成哲一拍手，说道。

“让德善峰天天冒黑烟，就行啦。”

“万寿的脑瓜子真灵。”

孩子们你一言他一句地嚷。

“可那个装信的铁环怎么做呀？”俊浩提道。

“那个，把我们带来的铝饭盒剪下来做成环就行啦。”明玉提出了办法。

“对，这个主意妙，好办法。”俊浩点了头。

“要来一鼓作气，不要磨磨蹭蹭了。马上写信送出去。俊浩，咱去捕鸟去！”德善坐不住了，腾地站起来。

“现在不行，鸟要在夜里捕。”

“那么白天还是各做各的活，夜里去捕鸟。昌植，你先写一封信，让我看看。”成哲吩咐道。

俊浩一整天做了捕鸟的准备，打了许多干草，砍了许多树枝，用它做了好些火炬棍，还造了好几个装鸟的箱笼。

日落时分，俊浩进山去查看鸟栖息的地方，了解到鸟大多栖息在枝叶繁茂的椴树和深山赤杨等乔木以及粉椴、马牙木等灌木的林子里。这些郁郁葱葱的林子里，日落归巢的各种鸟雀叽叽喳喳，吵得特别欢，分不清哪是哪种鸟的叫声，只觉得嘈杂的啼鸣充塞着两耳。

到了深夜，孩子们不顾一天的劳累，全体出动，进山捕鸟。本来

是准备由几个大孩子去捕鸟的，但那些小伙伴和女孩子也都要求一起去，便都出动了。人越多，鸟也许捕得越多嘛。

“进了山，谁都不许随便跑。深更半夜，谁知道有什么鬼怪和野兽出来吃我们。大伙都要一块行动，谁想个别行动，干脆不要来。”

动身前，成哲严肃地提出了警告，看孩子们都答应绝不个别行动，才允许了进山。

他们带着饱蘸了海狗油的火炬棍子和准备装鸟的箱笼，进了山。

“拿什么捕鸟？”英秀看谁都没带可以捕鸟的东西，诧异地问道。

“拿这个捕。”俊浩举着火炬棍子说。

“你撒谎。”

“是真的。等会儿鸟掉下来，你只管往箱笼里装好啦。”

俊浩打头，朝着日落时看好的椴树林轻手轻脚地走去。傍黑时叽叽喳喳叫得那么欢的鸟雀，现在早已进入梦乡，真是鸦雀无声，万籁俱寂。

走到离一棵大椴树不远的地方，俊浩他们点着了五把火炬。

“带着这五把火炬，迅速扑到那棵树下，把火炬突然往高一举，鸟就会扑棱棱掉下来。你们几个就赶紧把鸟抓起来装进箱笼里头。”

照着俊浩的吩咐，带着火炬的孩子们一下子冲到了那棵树下。那些在漆黑的夜里安心睡觉的鸟突然被火光一照，都花了眼睛，不知所措地扑棱着，有的掉在地上，有的还扑向火炬，有的被枝杈夹住，有的盲无目的地腾空而飞，一会儿又朝着火炬掉了下来。孩子们忙着把掉在地上的鸟儿抓起来往箱笼里装。

“真好玩！”

“嘿，这样抓一夜就能抓到很多哩。”

“再到别的树下去。”

“要抓到天亮。”

他们移到另一棵树下，又捕到了好多，跟头一次捕到的差不多。

当他们朝第五棵树走去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传来了野兽的凄厉的悲鸣。孩子们不约而同地站住，惊疑地朝林中望去。那声音没有再响。大孩子们都大睁着眼睛互相对视，小伙伴们怕得索索发抖。

“是狼叫吧？”万寿贴着德善的耳朵问。

“要是只狼，不会只叫那么一声。奇怪，是什么呢？”德善也害怕了，歪着脑袋想。

“虽然说不上是什么，听起来好像是垂死的悲鸣。是不是什么野兽被怪物吃了？”昌植连连望着树林深处，说道。然而谁也没有回答他。

“真吓人，该回去了吧？”

京三惊恐地瞪大眼睛瞅着成哲。成哲也有些害怕。尤其是考虑到有野兽嗥叫的情况，他认为更不能让大伙分散活动。

“再多点几把火炬，都一块回去吧。先查查人都在不在。人都在吗？”

成哲举起火炬，查了人数。发现英秀不在。

“咦，英秀哪儿去啦？”成哲吃惊地问大伙，大伙都哑口无言。

成哲顿时大惊失色，觉得这是很不吉利的兆头。方才听到的那个野兽的悲鸣，现在一想好像是人的哭声。这使他更加惊慌不安：“英秀是不是叫野兽害啦？”

他的眼前浮现了昌植讲故事时谈到的那个怪物以及他曾看到的那个莫名其妙的大脚印。他看大伙也都是一副惊恐不安的神色。

“英秀从什么时候不见的？”

“在头一棵树下捕鸟的时候，是跟我在一起来着。”勇一回答说。

“我叫你们不要个别行动，讲了不知多少次，可这是怎么回事儿？”

成哲感到心突突直跳，头嗡嗡直响。他深悔带来了那几个小弟妹。

“快找英秀，一定要找到。大伙都要聚在一起，绝不要分散。”

成哲接着把几个火炬捆在一起，让火炬燃得更旺更亮，然后领着大伙一起喊：

“英——秀——！”

“英——秀——！”

孩子们的呼唤响彻了山谷，但没有回答。

“大家绝不要分散！”成哲反复强调。

他们一面呼唤，一面搜寻，把山谷翻了好几遍，却一直没有找到。

不觉之间，黑幕被卷走，东方开始蒙蒙发亮。孩子们仍举着火炬心急火燎地喊着英秀的名字，继续搜寻。然而火炬都燃尽了，人却没有找到。成哲在一棵大柞树下站住了，再没有可以再搜寻的地方了。成哲颓然坐在岩石上，别的孩子们也跟着瘫坐在草地或岩石上。

就在这时，昌植模糊地瞥见对面一块岩石下边凹陷的地方有个白不呲咧的东西，便喊道：

“那是什么？”

孩子们朝他手指的地方望了一眼，就呼拉拉地奔过去。那是英秀。在那凹陷的地方，英秀蜷缩着胳膊腿，死一般地酣睡。

孩子们都大声嚷了起来：

“英秀！你知道这是啥地方，竟敢在这儿睡？”

昌植摇晃着英秀的肩膀。英秀还是不醒。俊浩凑上来把两手分别插在英秀的两腋下，扶他站起来了。英秀却依然昏睡着。

“别叫醒了，让我背着他吧。白天他一个人修了去泉水的路，一定是累垮了。”成哲把火炬交给德善，背起了英秀。

“嗨，咱有了个大宝宝哩。”勇一嘎嘎一笑，逗得大伙也都大声笑起来。

天亮以后，成哲带着几个大孩子到山里去，查看昨夜哀号的野兽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都带着扎枪、斧子和棍棒，进了山。不把这个弄清楚，今晚就不能捕鸟了。

“啊！”走在前头拨开杂灌木给大伙开路的昌植，突然惊叫了一声，就僵住不动了。跟在后边的孩子们也都一下子站住了。昌植脸色煞白，愣住了。成哲和万寿靠近了他，别的孩子们也都跟上来了。

昌植的面前，躺着一条血肉模糊的野兽。成哲看了立刻感到毛骨悚然。他下意识地朝四周环视。林中寂静无声。

孩子们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惊恐地瞅着血糊糊的死野兽。

“是狼！看，这是狼的头，没错！”德善盯着血淋淋的死野兽，肯定地说。

“对，是狼，没错。”昌植点头道。

“是谁把狼撕成了这个样子呢？”

“那一定是个很大很大的野兽。”

“要是野兽，为什么不吃掉它，却这样扔着它呢？”

“听说，老虎饿了也吃狼，但肚子饱的时候，碰见狼就这样撕碎，并不吃。”

“那么说，这个岛上还有老虎啦？”

“也会有嘛。”

当孩子们围着死狼这样议论的时候，俊浩大声喊道：

“唉，看这个脚印！”

孩子们又呼拉拉地拥向了俊浩，只见那里有好几个并不陌生的大脚印，而且是新踩出来的脚印。

“嗯，跟上回看见的那个脚印是一样的。”

看到这个大脚印，孩子们陷入了更大的恐怖之中。

“这说明那个大怪物就在这个岛上。唉，快回去吧。”

昌植第一个迈开了大步。别的孩子们也唯恐落在后头，都加快了

脚步。成哲走在最后边，频频回头朝后看，总觉得什么怪物或野兽在紧紧地跟着他，马上就要咬住他的脚后跟。

大家回到了草棚，也没有一个开口的，都在想着那个可怕的怪物。

“从现在起，绝对不要在夜里到外面去走动。那个怪物把狼都撕得那么惨，见了人还能放过去吗？”成哲叮咛大家说。

大家都沉默着。他们也都认为夜里是肯定不能出去了，同时也想着再不能在夜里捕捉鸟雀了。

“白天捕鸟，真的没办法吗？”万寿问俊浩说。

俊浩歪着头想了想，但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便默默地摇了摇头。

成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心想：“让鸟送信，难道就这样成了一场黄粱梦吗？”

在这有不知何物的大怪物横行霸道的岛上，冒险是要不得的。

成哲声色凄婉地说：

“从今天起，夜里捕鸟的事也别干了。”

二十二　洞前挖井现骷髅

傍晚，茂荣端着烤熟的大麻哈鱼进了洞，一股香味直扑鼻子。

“水只有这么一点儿了，怎么办呀？”

她端着半碗多点儿的水，愁眉苦脸地对男孩子们说。

“别操心，吃了晚饭我们去打水来。”茂翰若无其事地说。

他们吃了晚饭，不多一点儿的水也分着喝光了。达洙把嘴一抹，就仰脸躺下了。

“水喝光啦，怎么办？趁天还没黑，是不是该打点儿水来呀？”

茂翰看没一个吱声的，也很不高兴地躺下了，好像是说：你们不管，我也不管了。

"可恶的雪怎么还不下？下了雪，我们才不愁没水喝，打猎也方便嘛。"躺着的达洙自言自语似地嘟哝。

"达洙，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打水？"基赞问。

"哼，要去，去一个就够啦，何必还要人陪？再说，我现在是监视海洋的值班！"达洙很不高兴地回答。

"基赞他上回去过，这回该你去。"

"啊？那回我是玩来着？不是整天在捕鱼吗？文基你小子不懂，别罗嗦！"达洙生气了。

沉默了一阵之后，达洙霍地站起来，似乎要出去监视海洋，推开门朝外望了望，说：

"天已经黑啦，过不了山啦，碰上狼怎办呀？"

说罢，重新躺下来吹起了口哨。

"明天早上去也行，可要先说好这回该谁去打水。"

茂翰本想直截了当地叫达洙去，可他还是这样绕了个弯。他以为这样说，达洙会自告奋勇表示自己要去的。然而达洙却佯装未听见，只管吹着口哨。

"那你们来个'石头剪子布'，谁输了谁打水去。"文基笑嘻嘻地提了个建议。他心想，基赞已去过三次，达洙和茂翰都只去过一次，这回应当由他们两个去打水。可是看他们两个都不想去，他就提出了这么个办法。

"怎么样，来一下吧？"

达洙咧嘴笑着，坐了起来说。茂翰很不高兴，朝达洙瞪了一眼，粗声粗气地说：

"你当这是儿戏吗？我去打！往后也一样，你愿打就打，不愿打就拉倒！"

基赞刚想说自己去，又改变了主意，没有开口。他想，如果老是自己去打水，很可能变成一种常规，而这是他不愿意的。

第二天一早，茂翰就提着水桶去打水。他后悔自己没有起得更早，他不愿让泉水沟的孩子们看见，想早去早回，于是加快了步伐。那个泉水，并没有指定的主人，也不是泉水沟的孩子们打的井。再说，住山洞的孩子比泉水沟的孩子们过得更好。可是不知为什么，茂翰总觉得爬过山岗到他们跟前去打水，是个低人一等，令人难堪的事。尽管叫他们看见也没什么可怕的，但总觉得还是不让他们看见为好。

茂翰像个偷东西的人，频频东张西望，脚不出声地向前走去，突然发现了一幢高大的圆木房。他的心立刻突突地跳动。

“噢，他们到底盖成了房子。”

茂翰独自咕哝着，朝草棚四周察看。那里没有一个人。看来天还早，孩子们都还没醒。他很想绕着房子转一圈，看看房子是怎么盖的。他不时地回眸察看着草棚那面的动静，蹑手蹑脚地靠近了房子。他从还没有安上窗扇的窗口探进脑袋，朝里一看，屋子比头一次盖的还要宽一些，跟他们学校的教室差不多一样大。炕还没有干，弯腰一摸，炕是热呼呼的。厨房也很宽，灶口里劈柴烧得很旺。天棚糊上了黄花松的树皮，很好看，很像个样子。

“成哲这家伙真厉害。不过，不会比我们洞窟好的。……他们盖完房子啦，该开始打猎了。哼，我们要抢到头里去。”茂翰边打主意，边来到了泉水边。他无意之间发现泉眼四周大变了样：泉眼上头，不知什么时候栽上了一棵西伯利亚刺柏，树叶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摇曳；还用各种形状的石子圈上了树的根部，整齐干净，旁边还放上几块平滑的岩石，修成了洗涤场。

茂翰拿起水瓢舀水，又吃了一惊。水底是一片耀眼的光辉，仿佛铺了汉白玉和红宝石，璀璨夺目。

“噢，把卵岛捡来的鲍鱼壳和贝壳铺上啦。真漂亮。”

他咕噜着，像失神的人一样痴呆呆地俯视着水底。映在水中的美

丽景色，霎时幻化成卵岛和长滩村的美好风光冲他而来。他立时感到一股热流充塞了心房。

茂翰打了满满的一捅水，又往放在洗涤场上的脸盆里打满了水，然后好久以来第一次痛痛快快地洗了脸。他顿时感到精神爽快，心情舒畅。他抬头看了看草棚那面，那里还十分宁静，却发现了挂在棚前的好多兽皮。

“那是什么？”

他急步走上前去一看，全是海狗皮。他不禁大吃一惊，愣住了。他打消了再好好洗一下脚的念头，匆匆地离开了泉水沟。

他回到洞窟，就对达洙说：

“鱼已经够冬天吃的了，不再打了。从今天起，开始挖井。你我两个人，挖两天就能挖好。石头有的是，捡来垒它三天就能垒好井壁。怎么样，你觉得可以吗？”

“挖吧，挖一口井有啥了不起的。”

“好哇，就这么办。基赞，你还是继续干那个无线电。”

茂翰和达洙要从早饭前就开始动工，拿起铁锹就来到了准备挖井的地方。因为只有一把锹，他俩只好轮流挖。先由茂翰挖了一阵，接着由达洙接过铁锹继续挖。达洙先把腐叶层全部挖掉，然后继续往下挖，挖了一阵，铁锹触到了一块东西。用锹挖出来一看，有豆酱饼那么大，很轻，既不是石头，也不是土块。达洙漫不经心地用锹捅了它一下，锹刃扎不进，既像个树墩子，又像个什么骨头。达洙用脚踢蹬着打落了泥土。这一下，可把达洙吓坏了。

“唉，这是什么？”

听了达洙的惊叫，坐在草地上休息的茂翰立刻跑了过来。

“哎呀，是人的头盖骨，哪儿挖出来的？”茂翰也惊疑地问。

“就在这儿。”达洙用锹点着地回答。

“你把那一片再仔细挖挖看，说不定还有别的东西呢。”

“我不干，害怕。你想挖，你来挖好啦。”

达洙把铁锹伸到茂翰面前，茂翰只好接过了铁锹。他也感到害怕，毛骨悚然，但他不愿叫达洙看出他害怕的样子，他怕达洙看出他的弱点就会跑掉。

“这有什么可怕的！”

茂翰以为再挖那个出了头盖骨的地方就会出现别的尸骨，便开始挖那旁边的地方。不料，他挖出了一只烂了的胶靴。肯定这也是死人的东西。这样一想，他感到恶心，再也不想挖了。

达洙在脚下发现了一个铁桩子。抠出来一看，又锈又烂，一抓就碎。他再朝四周搜寻了一遍，又发现了好几个同样的铁桩子。

茂翰在发现了铁桩子的地方都做了个记号，然后在它们之间打一道直线，把那几个点都连起来。最后，像发现了什么奇事似的，对达洙说：

“看来这里搭过帐棚，这是搭帐棚用的铁桩子。也许是来这岛上的人在这儿搭过帐棚。”

“那么，他们没能回家乡，就死在这儿啦？”

“也许是。”

“有挺好的山洞，干吗搭帐棚呢？或许是人多啦？”

“也可能是因为洞里黑，又没有阳光，才在这外头过的吧。好像他们都是些有钱人，很可能是大商人。”

“是不是跟那个带无线电的人是一伙？”

“也可能。或许这个死了的是病人，救难船来的时候，别人把他丢在这儿，只顾自己乘船走了。这个人死了已经好多年了，帐棚可能被风雨吹打，扯碎了，刮跑了，尸体被树叶和尘土覆盖，被埋没了。”

茂翰说着，一种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想到这个人也许留下了遗书或遗物，便开始寻找。但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有锈烂的铁桩子和烂了的胶靴，再没有别的任何痕迹。

“这个人生在这个世上，死后连个坟墓都没捞到，咱们给他修个坟墓吧？”达洙说。

“你说的是对的，可是，基赞、文基和茂荣知道了这儿有尸体和坟墓，会愿意继续住这个山洞吗？我看呐，他们会马上就跑掉的。”

“唔，这倒是真的。那么，挖井怎么办？”

“井还是要挖。这儿就用泥土埋掉，再到别的地方去挑个好位置。”

茂翰把挖的坑用泥土埋好，跟原来的一模一样，然后到另一个不远的地方开始挖起来。达洙则到别处去想另找一个地方。

茂翰挖的地方出现了坚硬的大岩石，铁锹根本挖不动。他徒然地流着汗吭哧了半天，终于不愿再挖了。

“达洙，咱们不要挖了吧？挖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出水，或者再碰上个头盖骨怎么办？咱们只要把无线电修好，很快就能搭上救难船回去嘛，何必白白地吃这个苦？”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啦，别挖井啦。”

“那个发现了头盖骨的事儿，你可对谁都不能讲啊！只你我两人知道，不能让别人知道。明白吗？”

“要是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不挖井，该怎么说呀？”

“这有啥难的。你就说嘛，能不能出水，也没把握，再说，救难船很快就会来，何必白费劲挖那个井？这不就结啦？”

“嗯，明白啦。”

他们就这样决定不挖井了。

然而，那个无线电和死人的头盖骨总是浮现在茂翰的脑海里。他们有无线电，为什么没能回去，而死在这里了？这的确是个解不开的谜。要是来了救难船，那个无线电的主人自不用说，别人也都能回去不是吗？可是无线电和罗盘都放在这里，还有人的尸骨，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他们都没能回去？要是无线电的主人回去了，他一定会把

贵重的无线电带走的呀！或许他们都死啦？要是无线电的主人死了，那就意味着来到这个岛上的人也都死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死的呢？是不是打了无线电，也没有救难船来，断了吃的，又到了冬天，都冻死了？要是这样，无线电也起不了作用不是吗？

陷在沉思中的茂翰，摇了摇头，自语道：

“船来了，也许没有碰上。他们光指望无线电，打了无线电却没有好好监视海洋，结果没有看到船，让船走掉了。准是这么回事。重要的是监视海洋。修好了无线电以后，要比现在更好好地监视海洋。”

二十三　朋友受伤亲送药

为了修好无线电，基赞一连几天耗尽了心血。他把无线电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还不止一次地戴上耳机，拍着电键，练习发报。然而事与愿违，无线电总不肯苏醒。基赞的忧虑越来越大了。他想道：只有修好了无线电，才能早日呼唤救难船，可是不管怎样绞尽脑汁，反复琢磨，无线电却一直毫无反应，怎么能呼唤救难船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乡去呢？茂翰和达洙把一切繁重吃力的重活都包下来，一心指望我把无线电修好，而我如果修不好，那该多么丢人！

他每天早晨去无线电洞窟，脚步一天比一天沉重，好像双腿都有千斤重。

这一天，基赞想出去散散心，提出要一块去打猎。

“这家伙是不是修无线电没把握了？”茂翰心中这样揣摩着，没有说出来。同时，想到他一个人天天蹲在洞窟里辛苦，不由得也产生了恻隐之心。于是说：

“想去就去吧，也顺便休息一下脑子。”

茂翰和达洙扛着船上带来的大人用的三齿渔叉，基赞和文基带着自己用柞木做的扎枪，爬上了山。

“小动物大都夜里出来找吃的，白天都藏着不动，要注意查看草丛。”茂翰说道。

他们来到深谷，开始在茂密的灌木丛里搜寻。他们拨开密密层层的荆棘丛和纵横交错地缠绞在一起的藤蔓，艰难地搜索着向前走，还不时地互相唤着名字，保持着联系。然而，连一只狍子或兔子都没有碰到。他们继续搜索着前进。他们没有看到一只有小牛犊大的野猪正在密密丛丛的野葡萄藤下觅食。茂翰正要拨开灌木丛朝前走，野猪突然受了惊吓，呼拉一声跳起来就朝着基赞那面跑。基赞忽然看见一只高大凶恶像豺狼一样的大野兽直冲他而来，吓得惊叫着向灌木丛跑去，不料被一棵横倒的朽木绊住，腾空翻了个跟头。野猪跑进丛林不见了。

基赞的土布短裤的裤腿被树杈撕破了，大腿上淌着血。茂翰和达洙跑过来了。茂翰害怕，好像那只大野兽会重新扑过来似的。他急忙撕下自己的布腰带，包扎了基赞淌血的大腿。

他和达洙轮流背着基赞气喘吁吁地回到了洞窟。茂翰把基赞放在地上，让他躺着，然后急巴巴地喊：

“茂荣，快去摘点刺儿菜来！”

茂荣平时挖野菜时看好了有刺儿菜的地方，因此很快就摘来了一把。

茂翰把刺儿菜捣烂，贴在基赞的伤口上，然后重新包扎好了。

基赞紧皱着双眉，强忍着伤口火辣辣的疼痛，眼睛淌出了泪珠。

“疼得厉害吗？”茂荣问他。

基赞咬紧嘴唇不作声，只是用衣袖擦拭眼泪。伤口似乎还没有止住血，包扎的布条上渗出了殷红的血水。

“要是把俊浩的药带点来就好啦。”文基也同情地站在基赞的身旁，耳语似地说道。

“要忍着点。上药了，很快就好。”茂翰说。

“刺儿菜算什么药？”茂荣冲着哥哥刚要说，却忍住没说，怕说出来反而使基赞更难过。

“你看见俊浩有治外伤的药吗？”茂荣问文基说。

“嗯，我在那儿的时候，有一次拿刀子玩，不小心割破了手指头。他给我抹了那种药，很快就好啦。”文基伸手给茂荣看了伤痕。

“去跟俊浩要点儿药来吧？”茂荣很想顺便去看看明玉和文静。

“你忘了他们上回说的话？你寻思他们会给你药？他们能有啥好药？我们去海上抓几条乌贼来，把乌贼的骨头磨成粉撒在伤口上，管保马上就好。”

茂荣知道哥哥的脾气，没再说什么。

茂翰扛起鱼网，带着达洙和文基，到海上抓乌贼去了。

“还疼吗？”茂荣等哥哥出去了，才问基赞说。

“火辣辣的疼的慌。抹刺儿菜时很疼，现在好些了。撒乌贼骨头粉，也那么疼吗？”

“上乌贼骨头粉，不疼。”

“上那玩意儿能好吗？俊浩的药才是好药啊。”

基赞恨不得立刻跑去找俊浩，但现在一步也走不动。要叫茂荣跑一趟吧，因为茂翰没有让，也就不好说了。他只好耐心等待茂翰他们回来了。

然而茂翰他们迟迟不回来。日落时候才抓了一些别的鱼回来了。

“真奇怪，乌贼怎么连一条都抓不到呢？或许这里没有乌贼？不管怎样，明天非抓到几条不可。怎么样，好受一点吗？”

茂翰絮絮叨叨地说。基赞说不出话来。

“你干吗不高兴？我也不是故意没抓。我们可费了不少劲啊！”

“其实，是基赞你的不对。你要是不跟我们去打猎，不就没事儿了？”达洙也插了一句。

听了这话，基赞很憋气。人家受了伤，他们还好意思说这话？他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你哭啦？你的泪水也够多哩。放心，明天一定给你抓乌贼来。”茂翰提出了保证。

然而第二天也没抓到乌贼。

基赞心中十分悲伤。这天他通宵未能入眠，不是因为伤口疼痛，而是因为想到了茂翰他们对朋友的漠不关心。他不由得想起了这两个月来的种种事情。

在他的脑子里，成哲和茂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茂翰把着绳索向岸上爬，被大浪卷没了的时候，成哲毅然跳入海里救出了他；在考察的路上，当两个小弟弟和文静病倒了的时候，成哲通宵达旦地悉心照料他们。这些情景都清晰地再现在他的眼前。同时也清楚地想起了当达洙偷偷地喝光了一筒水，窘得不知所措的时候，茂翰作出的令人吃惊的行动。他的眼里，又浮起了几天前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到泉水沟打水的时候看到的，高大簇新的圆木房。那时候，他只是心里佩服他们到底把房子盖成了，一定吃了不少苦，可是现在，不由得产生了无限的羡慕。

“我干吗跟着他们来了这洞窟？……”他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做了这样的蠢事，他悔恨自己不该凭一手“能工巧匠”的本事，避开危险吃力的粗活，只想过安闲舒适的生活……

他支起上半身环视自己的伙伴，看到茂翰和达洙打着呼噜酣睡，便重新躺下来闭上了眼睛。但怎么也睡不着，眼前总是浮现着家乡和亲爱的妈妈。

“妈也睡不着，在想着我吧？”这样一想更忍不住一阵悲伤袭上心头。

他清楚地记得，只要他一说头有点疼，妈就忧心如焚，急忙给他做冷水敷；只要他有点感冒，妈就马上烧热水，给他洗热水澡，然后把他抱到热炕头上躺在被窝里，让他发汗退烧……

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长叹了一声。

“还是疼得那么厉害？”

茂荣一直担心基赞的伤口，没有入睡，这会儿走到跟前来小声问他。

“嗯。”基赞没心思说话，只这样应了一声。

第二天早晨，茂荣悄没声地离开了洞窟。夜里，她看到基赞通宵不睡，心里很难过，也睁着眼睛度过了一夜。哥哥像口头禅似地动不动就说要抓乌贼，到底什么时候抓来呢？茂荣的耳边响起了哥哥前天说的话：“或许这里没有乌贼？”她记得哥哥说这话时是愁容满面的。她还想起哥哥他们至今虽然打了不少鱼，乌贼却一直没见过一条。她想这个地方也许真的没有乌贼。

还有，茂荣想，哥哥不去看看就说泉水沟的孩子们不会给药，是不对的。她相信，只要跟成哲哥说一声，就会马上送给她药。她想应该早日治好基赞的伤口，可是在她看来，哥哥并没有这种心思。

“这种时候也该听哥哥的话吗？不，不应该。哥哥做的不对，走邪路，我就该靠我自己去改正过来。”

她打着这样的主意，趁哥哥他们出去打猎的时候，悄悄地离开洞窟，爬过了山岗。

茂荣走到泉水沟，恰好碰见了正在打水的明玉。

“茂荣，你这是怎回事儿？”明玉跑过来一把握住了茂荣的双手。

“文静也好吗？”

“嗯，都挺好。哎呀，真高兴！你看，我们已经盖好房子啦，你们也过来咱们一起过吧。房子盖得很大，都能住下的。去看看吧，我们女孩子另有自己的房间呢。”

明玉不知道应该先说什么好，这样随口说道。

“以后会看到的，今天我有急事。”

她们走向了草棚。草棚里，孩子们正在谈论不能继续捕鸟的问

题，忽听到茂荣来了，就都跑到外面来了。文静惊喜地拉住茂荣的手不肯放。

茂荣跟成哲和俊浩谈了她来的目的。

“咳，受伤已经三天了，怎么才来？你们真是……基赞他该多痛苦啊！”成哲声音粗哑地说。

“哥哥和达洙要抓乌贼作药，可是一直没抓到，所以我今天才……”

“你哥哥怎么说？抓不到乌贼吗？”成哲微笑着，声音柔和地问道。

“早上他们又出去了，说今天一定抓到。”

“那么你是一个人偷偷过来的吗？”成哲不禁吃惊地想这样问她，可是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他心想，这话问不问无所谓，事情是明摆着的，问她反而会叫她为难。于是说道：

“不用多讲了，得快拿药去。俊浩，那个药还剩一点儿吧？”

“嗯，有一点，不多。”

俊浩回草棚里拿来了盛在贝壳里的药。

“这个够吗？”俊浩打开了贝壳，药只有一丁点。

“只这么点儿？”茂荣露出了很为难的神色。

成哲给俊浩递了个眼色。俊浩马上领会了，是药太少了，不够用。浚浩背着茂荣捅了一下成哲，就不紧不慢地朝一旁走去。成哲随后慢慢地跟着。

走到茂荣看不见的拐角，俊浩开口说：

“这个药，要多少就可以制多少，有的是。可是，干吗要多送他们呀？你就是给他们一大碗，他们也不会说声谢谢的。要知道，他们是背叛了我们的呀!”

“你这是什么话，给朋友治伤要紧。难道他们是咱们的仇人吗？”

俊浩不作声了，默默地想了一会儿，说：

“那么给他们制些‘黄腊膏’送去吧。这是把油和松脂煮沸，再掺上蜂蜜制成的，治外伤最有效。”

“那就马上制吧，好在那些药材咱们都有。”

他俩回到了草棚前。

“茂荣，你忙的话先回去吧，我们制好了药给你送去。”成哲说道。

“不忙。我等着，制好了药，我带去。”

“那咱们一块儿制吧。”

成哲带着几个伙伴去很快就摘来了一捧海松上的松脂。俊浩俨然像个药剂师，把松脂和海狗油掺和在一起开始煮。

明玉和文静各拉着茂荣的一只手，领她去看即将完工的圆木房。

俊浩把松脂和海狗油煮开，掺上蜂蜜，制出了地道的黄腊膏。勇一跑去告诉了茂荣。

茂荣不知道怎样道谢才好，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说：

“哎呀，你们真辛苦了。基赞该多高兴啊！”

“俊浩，跟我到洞窟去一趟吧。去告诉他们怎样上药，也看看他们怎样过日子。茂荣，你们还没找到泉水吧？”成哲转脸问茂荣。

“没有。”

“那咱们再打一桶水带去。”

成哲和俊浩抬着一桶水，带着药，跟茂荣一块来到了洞窟。

黢黑的洞窟里，基赞一人孤独地躺着。

“啊？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基赞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又掉头问茂荣：“茂荣，你去了泉水沟吗？”

茂荣嫣然一笑，没有回答。

“这么多日子一次也没来看你们，对不起你们。听说你受伤了，怎么样？”成哲坐到基赞身边，问道。

“成哲哥和俊浩他们泉水沟的孩子，都一起动手给你制了这个药。”

茂荣把药放到了基赞的面前。

“是专给我制的？”基赞望着成哲和俊浩，眼里汪满了泪水。

“让我看看，伤口大吗？”

俊浩居然像出诊的医生似地，挨近基赞坐下了。基赞解开了伤口上的布条。

“哎哟，伤得这么厉害！贴了刺儿菜呀，这是止血消毒的好药。行啦，再贴上这个黄腊膏药，很快就好的。”

俊浩揭掉了刺儿菜，把伤口洗干净，贴上了黄腊膏药。

“你们这样拿药来看我，我真地……”

基赞想道谢，可是喉咙硬咽，说不下去了。

“茂翰他们打猎去啦？”

“嗯，最近天天去打猎。”

这时，从洞外边传来了驯鹿的叫声。

“你们把这个洞拾掇得真不错呀。这扇门、火炉，还有这张席子，都是基赞你的手艺吧。”成哲环视着洞内，赞叹道。

“茂荣把灶房收拾得比这儿还漂亮呢。”

“进来时看见啦。可是，水还是个问题呀。”

“是啊。我看你们的圆木房已经都盖好啦？”

“你什么时候看的？”俊浩睁大眼睛瞅着基赞。

“去打水时看的。”

“咳呀，你来打水，也不到我们那儿看看？”

“是月夜里去的嘛。那时候你们在草棚里听成哲讲故事呢。”

“那你是到了草棚跟前还没进来呀？怎么能这样？”

“很想进去，可是没进，回来了。”

“为什么？”

基赞没有回答俊浩，只是轻微地叹了一口气。

“再干几天，就可以住进去了。办贺宴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们的，你们可都要来啊。”

成哲本想告诉他房子很宽，叫他们都过去一起住。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觉得茂翰不在时说这话是不适宜的。

他很想把基赞立刻背回去，但他不能这样做。他只好叮嘱基赞好好养伤，就走出了洞窟。基赞两手撑地，蹭到洞门口，送别了成哲他们。

二十四　孤岛荒山大摆宴

泉水沟的孩子们盖好了新房子，一早就开始热热闹闹地准备着祝贺乔迁的宴席。

厨房里，又烹又炒，肉香直扑鼻子。明玉和文静用节省下来的粮食做了打糕，正往打糕上沾豆粉。

火炕，昨天还没有干，不能住人，今天早上，全干了。现在铺上了用九龙木的树皮编的席子，屋子就显得更亮堂，更宽畅，俨然是一个很不错的住家了。

门窗都是用大木板做的，为的是防范猛兽和大风雪的侵袭。因此，把所有的门窗一关，屋里就像洞窟一样黑魆魆的，连白天都需要点灯。如果把窗口都用窗户纸糊上，屋里就会亮堂的，可是在这荒岛上，哪里会有窗户纸啊！孩子们都对着门窗发愁。

这时，勇一不声不响地跑出房门，没过多长时间，就抱回一捆白桦树的内皮，问大伙说，把它糊在窗户上行不行？

“嘀，大孩子都没想到，你倒想到了。”

孩子们立刻把门板都拆下来，糊上了白桦树的内皮。屋里顿时豁亮了。

孩子们都欢欣鼓舞，跑进屋里有的仰面朝天躺在炕上看有多舒服，有的弹跳翻斤斗，有的站在敞开的窗口感慨地眺望着外面，有的往整齐地排成了一字型的挂衣勾上挂衣帽和水筒。

“我也躺一下看看。”昌植仰面朝天，伸开四肢，躺在屋子当中。

“盖了新房子，怎么样？”成哲问英秀。

“这一下，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啦。”英秀笑盈盈地回答。

“哪能跟你自己的家比呀，家里有你的母亲呀。”

“可这里还有你和好些大孩子，也很亲嘛。”

“好啊，咱们都一块好好过，谁都不要哭鼻子，一直到咱们都回家乡去，啊？”

“嗯，我不再哭啦。盖上房子啦，都挺好。可是，文基没有啦，他干吗走了？”

“你想文基吗？”

“嗯，我想他。”

“他会来的。已经有人去找茂翰和文基他们去了。等他们来了，咱们一起好好玩玩。”

天已经过午了，去叫茂翰他们的德善和俊浩才返回来，走进屋里，嘟哝说：

“哼，白跑了一趟！”

“怎么，他们不来吗？”成哲问道。

“他们还能来？茂翰、达洙、文基说要打鱼，出去了。基赞腿还没好，走不动，来不了。”

“怎么没把茂荣带来呀？”在厨房里做活的文静插嘴问道。

“她可想来。她说，等茂翰他们出去打鱼的时候，她要悄悄地过来。可是谁知道她来不来。”

成哲很不高兴。他想，基赞受了伤也不让茂荣来取药；前几天已

经预先说好，今天又特意派人去请，也不来赏光，这究竟是为什么？他越想越难过伤心。

厨房已经准备好了饭菜。大孩子们把一张长条桌子抬进屋里放在当中；已治好了胳膊的万寿，帮明玉和文静把厨房里的各种吃食端进来，摆在桌子上。

“来，这盘打糕要放在德善面前。”成哲把盛满了打糕的木盘子交给昌植，说道。

“这是土豆粉做的烙饼。”

“哈，原来如此，准备作种子的土豆，瘪着肚子省下来没吃，为的是今天这样吃啊。”俊浩感慨地说。

“做种子用的一粒也没动。大家都放心地尝一点吧。”万寿回答道。

“嗨，打糕，烙饼，你们都上哪儿去来着，怎么才来呀？真是好久没见哩，今天见到你们，眼泪都淌出来啦！”京三咋唬着，还做了个用衣袖擦眼泪的样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各种吃食连续不断地上。有大麻哈鱼和鳟鱼做的鱼煎，有鸽子肉和白额矆肉炒的菜，都满满地盛在大盆里端了进来。还有烤肉串，是把雀肉串在荆条上烤熟的，诱人的香味直扑鼻子。

“来接呀，这是整条海狗，烤的。”

万寿吆喝着，把烤好的一整条海狗放在一块木板上送上去，几个大孩子吵吵嚷嚷，接过来抬到桌上去了。

此外还有各种野菜和山葡萄、越桔、山楂等野果。

桌上摆满了各种吃食，异常丰盛，堪称一席大贺宴。

刚摆好了宴席，厨房的门轻轻被打开，现出了茂荣的脸蛋。明玉和文静惊喜地迎上去拉住了她的手。

“你来啦，到底来啦。”三个女孩子欣喜若狂，抱成一团欢蹦乱跳。

“茂荣，你做了代表啦？快进屋吧。”

成哲像接待贵宾一样，高兴热情地把茂荣迎进了屋里。

大家都进来入了座。茂荣羡慕地环顾着房间和饭桌。

“房子盖得这么好，宴席又这么丰盛！”茂荣连连啧啧赞叹。

成哲看大家都坐好了，才站到大家的面前来。大伙都笑容满面地望着他。

他本想简单地说几句，但是一站到大伙的面前，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辛辛苦苦盖房子时的种种往事，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当初我们拿一把斧子开始盖房子的时候，后来房子塌了的时候，真是眼前一片漆黑，不知怎样才好，忍不住眼泪往下淌。可是，我们终于盖好了房子，今天还办了这样大的贺宴。想起来真像做了一场梦。大伙都辛苦了。现在，冬天来了也能在暖烘烘的屋子里过日子了。我相信，经过盖房子，大伙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只要咱们心齐，把劲使在一块儿，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大事儿都能做成。

“还有，你们当中可能有的还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们，今天是两个生日！”

成哲这么一说，孩子们都惊讶地面面相觑，交头接耳，小声猜测。

成哲接着说道：

“今天，咱们的圆木房盖成了，这不是咱们圆木房的生日吗？还有，今天又是咱们德善的生日！”

“哦，怪不得把打糕特意放在德善的面前。”

勇一这样一说，大伙都点着头望着德善。

“所以说，今天是咱们的两个生日，对不对？不过，大伙不要把今天只当德善一个人的生日看，要当做我们大伙的生日、最好的节日，高高兴兴地唱歌、跳舞、讲故事，尽情地玩个痛快吧！”

成哲话音刚落，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德善却低着头，一声不响。

“喂，你怎么像刚娶来的小媳妇羞答答地不动弹呀？你得先开始吃，我们也才能吃嘛。”

京三坐到德善的身旁，“啪”一下拍了德善的膝盖。

德善这才抬起了头。

“德善，你开头，先吃块打糕。”成哲说。

“非得我开头吗，来吧，大家一起来，都先吃块打糕。”

德善端起打糕盘子，给每个人分了一块。

孩子们好久以来头一次吃到了打糕和烙饼，他们好像头一次明白了粮食做的吃食竟如此香甜可口。他们一个个手不停歇地夹起糕饼和炒肉津津有味地吃着。

“没想到明玉和文静有这么大的本事，真不简单。他们做的菜样样都好吃，一放到嘴里，喉咙就一把抢去吞掉了。”

又爆发了一场哄堂大笑。

孩子们有生以来头一次摆上这么丰盛的菜肴，尽情地吃了个大饱。

昌植环视着大家，大声地说道：

“哎，光吃有啥意思啊？要唱唱歌，跳跳舞，玩个痛快嘛！”

“喂，昌植，你别叫人家先来，应当由你先来一个嘛。”京三说着还作了个鬼脸，引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好心提了个建议，反倒弄了个自找麻烦。好啊，让我唱就唱一个吧。”

昌植唱道：

小朋友都来坐，一起把谜猜，
猜谜语真好玩，大家猜一猜：

小胖子溜溜圆，一身三件衣，
嘎嘣响送嘴里，又香又好甜。是什么？

这个谜太容易，没人不会猜，
这个谜最好猜，大家听我猜：
炒了吃煮了吃，一样香又甜，
剥掉皮吃生的，一样甜又香。是毛栗！

歌声一停，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回我有指名权了吧？”昌植朝大家环视了一周，说道：“京三，请你跳个舞吧。”

孩子们一阵喧哗，高兴地鼓掌欢迎。

京三好像专等着指他名字似的，霍地站起来了。

“我给他打拍子。”俊浩跑进厨房，端来了一个打满了水的木桶，水里扣着一个葫芦瓢。

京三张开两臂，耸动着肩膀，转着圈子，跳得满有兴致。但俊浩打的拍子很不协调。

“俊浩打的拍子不行，万寿你来打。”

京三一喊，万寿立即夺过了鼓槌。他一边敲打扣在水桶里的葫芦瓢，一边用嘴打拍子，跟京三配合得很协调。

京三忽而旋转着身子绕大圈，忽而蹲着身子走矮步，忽而两腿打交叉一步一蹦地跳，跳得十分轻盈活泼。

万寿不时地喊着“好啊，好！”，给京三助兴。孩子们不断地鼓掌喝彩，十分热闹。

“嗨，跳舞就到此暂停，下面请长滩村的黄莺茂荣唱支歌，好不好？”京三朝大家喊。

大伙立刻齐声欢呼，热烈鼓掌。

茂荣满脸绯红，拗不过大伙的热情催促，不得已地站起来，开始唱了叫做《怀念的家乡》的歌。这是昌植作词，配上了另一首歌的曲子，大家都爱唱的歌。茂荣一起头，大伙也都跟着唱起来，很自然地变成了合唱。

长滩村我的家，你在何方，
亲爱的爹和娘，都在哪边?
大声喊高声叫，没有反响，
只有一只海鸟，哭着回还。
……

歌声柔宛低沉，犹如溪水淙淙流淌。这溪水慢慢同无数溪流汇成一条大河，滚滚奔腾，发出粗浑雄壮的音响。歌声愈加高亢激越，如泣如诉。孩子们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凄切地呼唤长滩村亲爱的父母兄弟和好朋友。

歌声停了，孩子们沉浸在悲戚戚的缅想之中。尤其是德善更掩饰不住心中的悲伤，抑制不住对爸爸妈妈和弟妹的深切怀念。

“为我的生日，妈一定又在淌着眼泪吧。”

这样一想，他更难过，不由得想起了住在山沟时候的往事。

那一天也是德善的生日。早么，妈把一碗菜粥放在他的面前，然后背过脸去用裙角擦拭着泪水。德善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哭。爸爸默默地吃着稀粥，也不时地叹息着。饭后，爸爸出去了，妈妈在灶房里洗碗筷。屋里只剩了他和妹妹。

“熠粉，妈为啥哭啦？是那个姓闵的来逼债啦？”德善小声问他的妹妹。他是一早就出去看套子套上兔子没有，所以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

“哥，你还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早上爹跟妈说，孩子的生日

怎么还熬菜粥啊！妈听了一声不响，哭了。哥真是啥都不懂。”才十岁的妹妹乖觉地说道。

“生日喝粥有啥关系！”德善嗔怪妹妹道。

妈妈刷洗完了，回到了屋里，眼眶有些红肿。她朝德善看了一眼，从针线篓子里拿出剪子，说：

“你头发像卖松针柴火的，来，剪剪头吧。”（译注：“卖松针柴火的”，指蓬头垢面，头发又长又乱，像一堆干松针，故比做卖松针柴火的人。）

她把德善拉过去，让他枕着妈的膝盖躺下。德善知道这样剪了头发，孩子们会逗他是谷草垛，可是他没有拒绝。

“今天是我的生日，妈剪我的头发要打扮我。”

德善这样想着，就枕着妈的腿，让妈剪了头发。

德善回忆着当时的情景，不由得抓了抓自己的头发。这才惊疑地发现头发已经很长，比那时还长好几倍。离开长滩村的时候，头发就已经够长了，现在又过了三个来月，自己的模样一定是极不像样的。眼前又映出了妈给自己剪头发的情景。他心中说：

“妈，我们没有死，都活着。朋友们今天还给我做了生日。”

不觉之间，眼泪顺着他的两颊簌簌淌下。

“在这高兴的日子里，你哭什么？”成哲发现了他的眼泪。

“我想起了我十二岁那年的生日，妈用剪子替我剪头发的情景，眼泪就淌下来了。”

德善带着哭腔说，眼里又淌下了两串泪珠。别的孩子们看了，眼窝里也都汪满了眼泪。他们互相对视，不约而同地摸着自己的头发。

住草棚的时候，他们天不亮就出去作工，天黑了才回来休息，没顾得想到头发。现在一提起头发，才都想到了头发，想到了自己寒酸的模样。

“咳，太不像话啦，要把刀子磨快，把头发剃掉。”万寿苦笑着说道。

“好啦。咱们再玩，唱歌跳舞，继续玩个痛快。我先唱一个。”

昌植又唱了一支歌。接着，俊浩、勇一、英秀也都唱了一首。

“这样干等，不知啥时候轮到我哩。我得自告奋勇，讲一个故事吧。”

万寿起来干咳了两声，朝大伙环视了一下，才开始讲起来了：

“古时候，离金刚山不远的一条小河沟里住着一群蛤蟆。一天，蛤蟆头领把蛤蟆全召集在一起，说：‘我们蛤蟆，既能活在水里，也能活在地上。在地上，一跳就能跳自己身长的十几二十倍远；在水里，就游得更快，还能扎猛子，有特殊的本事。’

“头领很威风地一说，喽罗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说它讲的对。

“头领接着说：‘有这种特殊本领的我们蛤蟆，还没去看看天下最美丽的金刚山，这像话吗？所以，我想带你们去看看金刚山，看你们有啥意见？’

“蛤蟆们听了这话，高兴得不得了，跳啊蹦啊，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

“这天，天很晴朗，风也凉爽，蛤蟆们决定当天就动身。于是它们在水里游着走，在地上就一蹦一跳地走，第三天就到了金刚山的脚下。它们选一处能够一眼俯瞰金刚山全景的高峰，蹦蹦跳跳地爬上了顶。蛤蟆头领说，要想看好金刚山美景，就要像人一样站起来看。头领说着就直立起来了，别的蛤蟆们也都跟着直立起来看。可是，怎么看也看不出什么美丽的风景，只能看到跟它们住的小河沟一模一样的景致。

“其实，它们的眼珠子都长在脑袋上头，它们一站起来，长在头顶上的眼珠当然只能看到身后它们住的小河沟了。于是蛤蟆们异口同声地说，‘谁说金刚山风景好，跟咱们的小河沟没啥两样嘛。哼，金刚山也不过是那么回事儿！’说着，都回去了。”

孩子们都哈哈大笑了。

“这个故事说明，不想想自己有多大能耐，光想去模仿别人，就会落到蛤蟆的地步。怎么样，有意思不？有意思，就该这样鼓掌嘛。”万寿自己先拍起手来了。孩子们也都笑着鼓了掌。

娱乐晚会还在继续。明玉唱了《小星星》，大伙齐声喝彩，又唱了一首，文静唱了《白雪》，博得了热烈的鼓掌。

成哲看这个晚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便想趁天黑以前把茂荣送回去。他打开门往外一看，薄幕已经开始降临了。

“哎呀，已经这么晚了！”成哲的脑际里浮现了茂荣要越过的一道坎坷的山岗，和那个大脚印的主人——不知是何物的大怪物。

二十五　少年自办学习班

孩子们举着好几把火炬，正在翻过一道山岗，送茂荣回洞去，他们余兴未尽，边唱着歌边爬着没有路的山坡。女孩子们臂挽着臂，边走边亲热地絮谈着别后的事情、对家乡的怀念和渴望重聚的心愿。

明玉她们告诉茂荣说，他们本打算捕住许多水鸟，把信拴在鸟的脚脖子上放走，同时在德善峰顶上燃起一堆大火，好叫救难船来搭救他们，可是因为那个大脚印，都吹了。茂荣听了，十分惋惜。

突然，夜空大亮起来，女孩子们吃惊地停止了絮语，男孩子们也惊讶地仰脸望天空。漆黑的夜空忽然发亮，一片金黄，仿佛点缀着绿色的花纹，放射着辉煌瑰丽的光芒。

“咦，天空怎么会突然变得这样？”

京三瞠目结舌，东张西望；英秀躲在岩石下瑟瑟发抖。大孩子们也都为之愕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是不是天上要降下火灾？”不知是谁，惊恐地说。

“那也说不定。”京三跑到英秀身旁，也躲到岩石下去了。

天上并没有降下火灾。孩子们的惊恐慢慢消失了。

天空越来越亮，好似仙女洒下了染料，一片粉红，更加美丽迷人。金黄、草绿、艳红，各种色彩斑斓陆离。原先粉红的颜色逐渐变为鲜红，放出了更加灿烂耀眼的光辉。

“是不是要真地降下火灾呀？”英秀从岩石下钻出来，紧紧地抓着成哲的手指头，问道。

“降什么火灾，放心好啦。”

“那京三干吗还躲着？”

成哲掉头一看，京三还躲在岩石下，两手抱着头，战栗不已。成哲笑着走近他，抓住他的衣袖拉他站了起来，说：

“躲在这儿干什么？你看看天上。”

孩子们都嘎嘎笑起来，京三这才睁开眼睛朝美丽的天空看去。他歪歪脑袋，又朝孩子们环视了一周，才后悔似地说：

“呀，真漂亮！”

天空仿佛铺满了彩虹，绚烂多彩，引人入胜。好像金银珠宝等世界上最美丽的装饰品都集中在这里点缀了天空。其灿烂美丽，达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极点。美丽的晚霞、双彩虹、珍珠宝石都无法与之相比。

今天，孩子们第一次看到了极光。唯有极圈里的人们才能欣赏到的、可以说他们独占的大自然最美丽的礼物，今天也轮到孩子们享受了。

孩子们被这绮丽美妙的夜空所迷住，久久不能走开。

“天上好像办了彩虹展览。”

“不，可能是办了珍珠宝石展览。”

“今天是咱们乔迁的日子，又是德善的生口，仙女们给我们送礼来了。”

“不是。是怕茂荣黑夜里不好走，仙女们给她照亮的。”孩子们都笑了。

“京三不是说天上要降下火灾吗？”德善奚落道。

“火灾要降没降，还不挺好？”京三翕动着鼻翅说。

孩子们吵吵嚷嚷谈论着极光，来到了岗顶。

“我们在这儿看着，你一个人能下去吗？”成哲问茂荣。

“嗯。你们回去吧。我有火炬，一个人能回去的。”

茂荣在岗顶跟大伙道了别，就开始下山岗。她走了一段，回头一看，岗顶上仍有好多火炬在照着亮。她朝他们用火炬打了大圆圈，示意叫他们快回去。对面的火炬也都划了个圆圈。

茂荣朝天空一看，方才还那么辉煌瑰丽，灿烂夺目的天空，已罩上了黑幕，无数的星星透过黑幕闪着光亮。她仿佛又看见了泉水沟孩子们明朗愉快，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面容。他们这一天的美好的生活，犹如方才出规在夜空中的极光，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灿烂美丽的印象。

“跟他们一起过，该多好！哥哥真是……”她情不自禁地淌下了眼泪。

成哲一直等到茂荣的火炬看不见了，才和大伙一起回到了圆木房。

在房子落成以前，他们每天晚上不是围着篝火坐在一起，就是都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轮流地讲故事，或者听万寿讲捕鲸鱼的故事和有关海豚的事，或者听昌植讲探险故事。但是今天，大伙都坐到舒适的屋子里，把油灯一点亮，顿时感到这才过上了人的生活，好像从黑暗的世界突然来到的光明世界。

“现在，我们有了很好的房子。往后，咱们把这座房子既当住房又当学校，有空就学习，好不好？上学的孩子们也已经好几个月没上学了，是不是？”

成哲向大家道出了心中想了已久的问题。

“真的，长滩村已经开学，开始了第二学期了吧。他们一定学了不少哩。”俊浩望着天棚，凄苦地说。

“从现在起，咱也开始学嘛。”

“光你们几个上学的孩子学吗？”万寿问。

“不，咱们大家都一起学。”

听了成哲这一回答，比谁都高兴的是万寿。他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亮。

“这么说，咱们也能念书啦！哈！”

万寿瞅着没上过学的孩子们，乐呵呵地笑。

“得有先生才能学呀。”勇一闪动着乌亮的眼睛说。

“你以为先生是什么特殊人吗？谁能教谁就是先生。咱们有队长，还怕什么！”俊浩回答说。

“真的，咱们的队长当先生就好啦。”

“我当什么先生？还有昌植嘛，咱们一起，有不懂的就问，有懂的就教，一块学吧。”

“要学习，得有教科书、笔记本和铅笔，到哪去弄？我只有这么一个玩意儿。”

京三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铅笔头，瞅着大伙。

“要跟学校一样，当然要有教科书、笔记本和铅笔。可是咱们到哪儿去弄这些呀？要学习，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学习用品，而是有没有决心。你们没听说，古代人学习没有笔，没有纸，用木炭往干树叶上写字。晚上没有灯，冬天就借白雪的光学习，夏天就逮住萤火虫，借萤火虫的光学习。咱们也跟他们一样学吧。虽然没有笔和纸，但油灯多亮啊！”

成哲望着大伙说道。

“嗯，把树皮剥下来晒干，也许能代替纸张。”

“打个木箱子，装上沙子，也可以练习写字。”

“把柞木的细枝条烧成木炭，就能当笔使用。”

孩子们闪着黑亮的眼睛，纷纷提出了各种办法。都是很好的意见。

“看，已经提出了多少好意见。往后，大家都好好学习，就会想出更好的办法来的，也许还能造出真的纸和笔来呢。问题不在于教科书和铅笔，重要的是热诚。怎么样，今天就开始学习？”

大家都同意了。

他们决定，上学的俊浩、京三、勇一和英秀编为甲班，由昌植负责；没上过学的万寿、德善、明玉、文静编为乙班，由成哲负责。上下两个房间，两个班各占一间，每个房间都放了一张长条桌子。这样，从来没迈过学校门坎的孩子们，从这天起也都成了堂堂的学生。

孩子们都怀着当了学生的高兴心情，端坐在课桌前，开始了学习。

“今天是头一天，先开始学我们的文字。”

成哲铺开白桦树的内皮，用铅笔写上了四个大字：“我们祖国”。

“先学这四个字，你们跟着我念：我们祖国。”

成哲先大声念，孩子们跟着念。先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然后连起来念，这样不断地反复着。

上屋里，昌植负责的甲班孩子们，在朗朗地读着书。

在这孤岛上，有史以来破天荒头一次响起了孩子们朗朗读书的声音。

二十六　候鸟带走求援信

夜已深沉。

孩子们仍在兴致勃勃地读书识字，突然，房子震动，厨房的门哐啷哐啷直响。孩子们都大吃一惊，一个个都缩做一团，屏住呼吸，一动不动。

“是地震？”昌植先开口一猜，孩子们都睁圆了眼睛。片刻之后，房子又摇晃起来，厨房的门又哐啷哐啷响得更厉害。孩子们都怕

得不敢动。可是很奇怪，如果是地震，那么跟厨房的门造得一模一样的房门也该同样发出声响，但房门不响，只有厨房门响。

“是不是来了什么野兽？”万寿小声说道。

“也许是那个可怕的怪物？”京三哭丧着脸，朝房角里躲。

厨房门仍在哐啷哐啷作响，房子也在震动。谁都不敢去开门。

成哲按压着突突的心跳，走近窗口，毫无声响地轻轻推开窗户，从缝隙里往外瞧。刹那间，他差点没有大声惊叫。他看见一只体大如牛的野兽正在用嘴拱着厨房的门。幸亏门是往外开的，要是往里开的，门早就被推开了。

“是一只白的像牛一样大的兽。”

成哲瞪圆眼睛告诉大伙。

“啊？白色大黄牛？这个岛上有牛？”

昌植和万寿走到窗口，像成哲那样把窗户推开一条缝朝外看。房子仍在摇晃，厨房门仍在哐啷哐啷响。要再持续下去，不是房子被震塌，就是门也会被撞破的。

“狗熊，是狗熊！”

昌植赶紧把窗门一关，用惊恐的目光望着大伙。

明玉看见英秀撇嘴要哭出声来，立刻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你要哭出声来，狗熊就来吃你。”

英秀不敢大声哭，啜泣起来。别的孩子们也都怕得往角落里躲藏。

“拿扎枪去刺它。我去刺它好吗？朝它的喉咙猛刺一下不就结啦？”万寿捋起衣袖，拿起扎枪跨出了一步。

“用扎枪杀它？妄想！躲开！”

成哲拉住万寿的胳膊，叫他坐下了。厨房门仍在作响，墙壁也不时地摇晃。如果厨房门被撞开或者房墙被撞破，狗熊冲进来，孩子们就要被狗熊吃掉。情况十分危急。

“孩子们，咱们不能等着被它吃掉，要抱成一团跟它斗。反正是死嘛，跟它拼吧。”

成哲低声地，但铿锵有力地说道。

“咱们只有斧子、扎枪和几个弓箭，拿什么跟它斗啊？”昌植为难地瞅着成哲。

“这样吧。狗熊是多毛的，一定最怕火。咱们烧几把火炬，一下子扑上去。只要它身上点着了火，它就没辙啦。”

“好，这办法好！就这么干。”万寿又朝前跨了一步。

“那就快准备火炬。”

成哲的话音刚落，孩子们就把厨房里的柴火捆拿进来，挑五根适中的树枝，转眼之间就做了五把火炬，还涂上了海狗油。之后，几个小弟妹都留在屋里，只由几个大孩子拿着五把火炬站到了厨房门里边。

狗熊当然不知道房子里面的人做什么，依然一会儿用嘴拱拱，一会儿用身子撞撞，不肯走开。

孩子们决定由德善开门，成哲他们几个带火炬的孩子分头站在门的两旁。门仍在震响。

片刻后，德善抓住门闩，朝大家看了一眼，就把门闩一拉，使劲踢开了门。霎时，五把火炬同时冲出了门，漆黑的夜空顿时大亮，如同白昼。狗熊突然遭到熊熊燃烧的大火团的袭击，惊愕地抬起头跳了起来。孩子们把火炬同时刺向了狗熊的下巴颏。狗熊吓得魂飞魄散，掉头就跑。孩子们大喊大叫地追它。体大如牛的大白熊，不知是下巴颏点着了火没有，只顾拼命朝前跑，一会儿就消失在丛林里不见了。

第二天一早，成哲跟伙伴们来到外面找大白熊的脚印。脚印很快就找到了。

“这儿有脚印！”随着昌植的喊声，孩子们都围拢来看。

“咦，这不是上回看到的那个脚印吗？”

万寿脱下自己的一只鞋放在那个脚印上，瞪大了眼睛看。

“嗯，原来那不是什么怪物的脚印，是这只白熊的！”成哲说道。

他们循着昨夜白熊逃跑的方向走，发现了许多同样的脚印。长期解不开的谜今天终于解开了。然而恐惧感却更增大了。孩子们久久地凝望着白熊消失的方向，心想那只白熊昨夜吃了亏，很可能返回来进行报复。此刻，正在一踱一踱地走出树林也未可知啊。

“白熊，原来它在这岛上称王称霸呀！说来说去，这岛就是白熊岛喽。”

成哲望着树林说。

“白熊岛，这名字倒挺合适。”昌植应和道。

“白熊是生活在北极的，它怎么来到这儿的呢？”俊浩皱着眉头，不解地咕哝着。

“据说，白熊还坐在漂流的大冰块上做长途旅行呢。白熊还不冬眠，往后，它会常来搅扰咱们呢。”昌植愁苦地说。

“它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呢？它怎能知道这里有人有房子？”

“听说狗熊的鼻子都很灵，也许是闻到了油味来的。咱们一连两天拿肉炒啊煎啊，弄得油味多大呀！”

德善一说，孩子们都点头表示同意。

*　　*　　*

前些日子里，成哲到林子里捕鸟的时候突然听到什么野兽的惨叫声，曾猜想那可能就是那个不解之谜——怪物的所为。从那天起，停止了捕鸟。但成哲一直没有放弃捕鸟的打算。

现在弄清楚了那个所谓的怪物原来就是这只白熊，而且证实了白熊也是怕火的。于是决定做更多的火炬，天天夜里出去捕鸟。

在证实了白熊脚印的那天晚上，孩子们重新开始了捕鸟。这天晚上也捕了不少，都装在箱笼里带回到了圆木房。这天和上回捕的鸟合起来，一共有五十二只。鸟的种类很多，有喉部和颈部金黄色、胸部黄色、腹部和尾部呈白色的黄眉鹟，还有红的、绿的、黄的、白的，呈各种颜色的鸟，有长嘴的、短嘴的，有大的，有小的，各种鸟都有。

孩子们围着装鸟的箱笼，说哪只鸟怎么好看，哪只鸟怎么叫唤，叽叽喳喳地交谈着。

“糟糕，有很多鸟，不知道是不是候鸟，怎么办？”俊浩看了半天，开口说道。因为好多鸟是他头一次看到的。

“这个不用操心。凡是不像候鸟的，都挑出来，其余的鸟都给拴上信放掉。大伙别老看了，都去准备发信。俊浩把鸟区别开，昌植把写好的信拿出来。都准备好了吧？”

成哲一说，俊浩就开始区分候鸟。昌植从衣袋里掏出了信，念道：

“朝日鲜明的国家，朝鲜长滩村的少年儿童，从七月四日起，遇到西南风，漂流二十五天，到了不知名的无人岛。我们发出此信呼救，并在岛上燃起熊熊燃烧的火堆，让浓烟不断升腾。深信世上所有善良人都会前来拯救我们。

金成哲等十人”

“怎么样，有意见提吧。”成哲问大家。大家都没意见，都同意早点发出去。

“可是那个‘金成哲等十人’是什么意思？难道洞窟的茂翰他们就扔了？”成哲脸上带着怒气。

“我看应当把他们除掉。他们愿意写信，让他们自己写呗。你以为茂翰那小子把我们当朋友看吗？”俊浩嘟哝道。

“不管他们把我们当不当朋友看，我们可不能跟他们一样看待，是吧？”

“你还不知道他们的心眼。前些日子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你可知道他是多么骄横的吗？”

“就是他们那样，我们也不能跟他们一样啊。你想想看，救难船真地来了，你能撇开他们，光我们几个回去吗？”

大家都不作声了。

“万寿，你怎么想？”

“我想的也跟俊浩一样。现在听你一说，还是一块回去才对。”

“你们有啥意见？”

孩子们都默默地表示了同意。

结果，信上只改动了寄信人的人数。

这天，孩子们通宵未睡，忙着把信抄好拴在鸟的脚脖子上。

第二天破晓，孩子们都聚在房前，成哲对大伙说：

“现在，咱们就要把可爱的鸟都放走。俊浩，你先放，怎么样？”

俊浩走近了鸟的箱笼，像对人说话似地，对着鸟嘱咐道：

“可爱的鸟啊，让你们飞过高山大海，平安地飞到温暖的南方去吧。愿你们明春再回来！愿你们尽可能飞到人多，热闹的地方去，特别是要飞到心地善良的人多的地方去，一定把信送到他们的手里。”

那些鸟，好像听懂了他的话，都滴溜溜地转动着亮晶晶的小眼睛，环视着围着它们看的孩子们。

俊浩终于从自己面前的箱笼里掏出了羽毛美丽，雄健有力的红腹滨鹬。这是他们捕到的鸟雀中唯一的一只红腹滨鹬。

“来，你打头，先飞吧。祝你成功！”

俊浩把鸟放在手掌上。鸟似乎要熟悉一下俊浩的脸，朝他望了望，就扑棱一下飞上了天。正如俊浩吩咐的，那只鸟朝着正南方向，一直飞上高空，消失在远方云雾中不见了。

“好啦，别的鸟也都放了吧。”

俊浩一说，孩子们都打开所有的箱笼，放出了鸟。有的鸟似乎要

追上前面的鸟，径直飞上天就朝南飞去，有的鸟似乎要去招呼同伴一块走，照直飞入丛林去。

孩子们久久地望着鸟飞走，直到最后放的鸟飞向远方不见了。

孩子们从此每天捕鸟，每天拴上信放走，总共放走了三百来只带信的鸟。

有一天，他们为了造一个烽火台生上烽火，一起爬上了德善峰。到了峰顶，成哲纵目四望，东、南、北三个方向，视野开阔，海面尽收眼底。唯独西面，有山遮挡，不见海面。

“你们等着，我到对面峰顶去看看，很快就回来。”

成哲朝对面的山峰走去。

“干吗让队长一个人去？咱们都一块去看看。”

谁这么一提，大家都跟着成哲跑去了。

德善最先爬上了峰顶，大声招呼大家快上来。

“怎么啦，有什么野兽吗？”京三好奇地望着德善。

“没有野兽。不知是谁，这里已筑好了挺漂亮的烽火台！”

孩子们呼拉拉地跑上去一看，真的，德善没有说谎。

站在峰顶上俯瞰，四面八方尽在眼底。这里有用石头垒起来的上好的烽火台。最下面铺了好多足有五六个大人才能搬得动的大而平的石头，那上面再用较小的石头整齐地垒起来，筑成了很高的烽火台。用孩子们的力量，无论如何也筑不成这么好的烽火台。那些石头上都有厚厚的烟子，还有未烧尽的木头块，可见有人在这里生过烽火。

“真的。可这是怎么回事啊？是过去住在这儿的人们生过烽火？”

“他们干吗生烽火？”

“那么，在这无人岛上，这个烽火是谁生的呀？”

谁都做不出回答，缄默了。

“好像是跟咱们一样遇到风浪的人们，船破了，才爬到这个岛，为了唤救难船，才生了烽火。像不像？”成哲猜测说。

“嗯，有道理。遇到风浪的人们，在这岛上生起烽火，等待救难船。我看这话对。”

昌植很佩服地望着成哲，点了点头。

“他们到底怎样了呢？”德善问道。

“那还不明白？一定是叫住救难船，搭上去回家了呗。”

昌植神色激动地瞅了半天烽火台，接着说：

“咱们也一定能碰到救难船。我估计，他们肯定没有像咱们这样给全世界发了信。”

“这么说，咱们比大人还干得漂亮，真帅呀！”

京三高兴地耸着肩膀跳起了舞，把孩子们都逗笑了。

成哲觉得，为了叫救难船来，放出近三百只带信的鸟，又在这里生上烽火，是做得很对的。

他爬到烽火台上，朝四周纵览一遍，然后对大伙说：

“我说呀，不要另造烽火台，就用这个吧。位置选的也好，垒的又多地道啊！怎么样？”

大家都表示赞同。

“好，那就准备生烽火。”

孩子们立刻四下散开，拖朽木，折断树枝，搂枯草，准备生烽火的柴禾。不知是谁，开始唱起了歌。随后，大家都跟着唱，变成了雄壮的合唱。歌声响彻了山谷，向大海荡漾而去。孩子们唱着昌植最近写成的《怀念的家乡》的第二段：

……

怀念的家乡哟，日出之国，
若跟着太阳走，能找到你？

翘首望登高望，也不见你，
捕候鸟拴上信，放它找你。

歌声悠扬，飘向了远方。

这时，上山挖野菜的茂荣，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哎哟，茂荣，真少见呐。”明玉和文静跑上前去拉住了她的手。

“你们有啥事儿，都跑上来啦？”

明玉像耳语一样小声地回答了她。

“茂荣，你也跟我们一块生烽火吧。”

这时，成哲走到她们跟前，也叫茂荣参加生烽火。明玉和文静拉住她的手就走，茂荣没有拒绝。

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把柴禾搬到烽火台上堆起来。

孩子们都穿着明玉和文静彻夜洗好的干净衣裳。他们跟茂荣都围着烽火台站好，气氛非常严肃。

万寿把火柴放在引柴的旁边。

“快点火吧。”成哲对万寿说。

“这个烽火是向全世界发出的信号，应当由队长你来点。”万寿微笑着。

“万寿说的对，队长你来点。”昌植轻轻地推着成哲的后背。

成哲微笑着朝昌植望了一下，就向前走几步，拾起了火柴盒。眼前蓦然浮起了母亲的容貌和长滩村的景色，他情不自禁地抬眼朝西南方的远处眺望。

他小心地划根火柴点着了引柴。先是枯草叶燃着，生起了微弱的火苗。火苗扩散得很快，干树枝和大木头也着了。一根火柴燃起的小火苗，转眼之间变成了熊熊燃烧的大火。

火焰呼呼作响，浓烟滚滚升腾，带着孩子们殷切的希望和心愿，升上高空，飘向远方。

孩子们高兴地，以期待的眼神望着烈焰腾腾，浓烟滚滚的烽火，希望烽火的浓烟能够笼罩全球，让全世界都看到他们的烽火，早日派救难船来援救他们。

“生上烽火了，往后要保证它不熄灭。它不熄灭，救难船才能来救我们回家；它灭了，咱们就回不去了。”

成哲向孩子们说道。

“从明天开始轮流值班看烽火。明天我来值班。”

大家都赞同昌植的意见。勇一补充道：

“光看火行吗？要把烧柴堆得高高的，让它总烧着不灭！值班的还要多打些柴禾才行。”

“人家说来值班看火，你以为就是来光看火的吗？”

俊浩很想这样叱他一句，但想到刚刚生上了烽火，觉得不合适，才忽闪着眼睛，刁滑地说：

“对喽，勇一说的对哟。值班的应该多打些柴火，别叫火灭了。”

二十七　无盐腌鱼愁煞人

万寿、昌植和勇一已经捕了相当多的鱼，都铺在海边晒，此外又捕到了十三条海狗。但是，要过冬，还需要捕捞更多的鱼，还需要打更多的野兽。

孩子们全体出动，去捕鱼和打猎。他们划着小木排到海上去撒鱼网，然后去打海狗、打野兽，也练习掷标枪、抛绳索。万寿和昌植掷标枪、抛绳索成绩最好。他们瞄准一棵较远的树干掷标枪，几乎是百发百中；朝一条树枝抛绳索，绳索的一头准能牢牢地缠住树枝。他们这样练一阵，再到海上去起鱼网。鱼网每次都是满满的，几乎要撑破了，全是大麻哈鱼和鳟鱼等味美的高级鱼类，间或也有明太鱼。这里的明太鱼黑不溜秋的，特别大，大孩子一顿吃一条就

饱了。比目鱼也多半都有书桌面那么大，只用一条比目鱼做鱼汤，十个孩子都吃不完。用边缘略呈黄色的比目鱼做生拌鱼片，十个孩子一顿吃不了一半。

“唉，把海水都淘干，鱼多还是海水多？”

有一次，勇一这样问大伙，把大伙都逗笑了。

用刺网打鱼固然很有意思，抓螃蟹和章鱼则更有意思。把一块干鱼片放在螃蟹网里，把网放到水底，过一些时候把网一提上来，就有好多长腿的大螃蟹蜷缩着腿被提上来。其中往往有特别大的，把它横着竖起来，甚至比大人的个头还高。抓章鱼要用有很多窟窿的章鱼罐。用绳子吊起章鱼罐垂到水底放好，第二天早上一提上来，就有一只章鱼很不客气地蹲在罐里，俨然是蹲在自己暖窝里的主人。罐子虽然不大，但从里面拉出来的章鱼却大得惊人。

打能够吃一冬天的鱼，看来不会有多大的困难。然而没过几天，堆着鱼的地方开始发出了臭味，十分难闻。不光是堆着的地方有味，就是那些晾在草地上的鱼也发出了臭味。阳光好的天晒鱼也不是容易的，何况这几天一直阴沉沉的，云雾笼罩着岛和海，更不能把鱼晒干。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随抓随腌。然而从船上带出来的盐只有半个草袋。

据成哲计算，要用鱼做十五个人的半年口粮，至少需要贮存四吨鱼。要腌好四吨鱼，就需要有六个草袋的盐。

成哲召集大伙讨论解决食盐问题的办法。大家都愁眉苦脸，闭口不语。昌植忽然想起了爷爷讲的古人制盐的故事，于是开口讲了古人的做法：

海边安上九口锅，从大锅到小锅，依次一字排好。先往最大的锅里盛满海水，然后点火烧，等海水烧开蒸发了，再把它倒到第二口锅里烧，这样依次倒到第三口、第四口锅里继续烧，烧到第九口锅，就烧出盐来了。

他讲的办法似乎有道理。但是到哪里弄到九口大小不同的锅呢？从船上带来的锅只有三口，而且其中一口由茂翰他们拿走了，剩的两口都架在厨房里。这个岛上，没处去买，更没办法打锅。大家都煞费苦心地想着办法，蓦地，俊浩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他提出要用黏土打锅试一试。药罐、火盆都用黏土烧制，锅就不能用黏土烧吗？

俊浩的意见赢得了大伙的赞同。成哲脸上露出了微笑。他们当即就做了打锅的分工：万寿和德善找黏土并用黏土打锅坯；成哲领着勇一和英秀筑窑；昌植带着俊浩和京三去挖存鱼的地窖，打烧窑的柴火；明玉和文静打鱼捞海藻兼做饭。

第二天，他们都分头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万寿和德善跑了一整天，也没找到黏土，日落时空手而回。几千几万年来，树长高了就枯死，枯死了就腐烂，烂泥上又长出新的树，这样周而复始，不知反复了多少万年。原始林里不管在什么地方挖，不是烂泥就是泥炭，根本挖不出一点黏土。

成哲他们筑窑的工作已有很大进展，昌植他们那一伙也已准备了相当多的烧柴。只有万寿他们还没有找到黏土，因而制盐的工作头一步就迈不出去了。

翌日，成哲叫大伙都找黏土去了。然而没有工具，不可能都刨开泥土看。只有把烂泥层刨翻，才能看出有无黏土，但他们只有一把铁锹，无法大家一齐动手找。只好往锹把根上拴上绳索，两人拉绳，一人掌锹，翻开烂泥层找黏土，其余的人都砍来柞树，削成木头锹翻土。这天，干了一整天，始终没找到黏土。

大家都很焦急。没有黏土，就烧不出锅；没有锅，就制不出盐，也就无法准备过冬的口粮。他们谁也没想到，长滩村那么多的黏土，在这海岛上却比金银珠宝还难找。但又不能因此就不再找，或用别的东西来代替。

夜里，成哲躺在炕上琢磨。两天来他们总是在山沟里找，是不

是这里有问题，是不是应该到山顶上去刨刨看？想到这里，他匆匆忙忙穿上衣服，走出了屋子。夜空晴朗，悬着一轮皎洁的月亮。他拿起铁锹，踏着露水，急匆匆地朝山上爬。爬到半山腰，忽听有人在后边喊。回头一看，是万寿和德善跟上来了。

“你们怎么跟到这儿来啦？”他很惊讶，但又很高兴。

他们爬到山顶，搬开大石头，开始往下刨。他们仍用两人拉绳一人掌锹的办法挖，这比每人拿一把铁锹或木头锹挖，效率高得多。天开始发亮，他们都没有觉察到，继续挥着汗珠往下挖。

拂晓，朝霞映红了海岛。沉睡的孩子们一个个醒来走到了外面，接着又奔到了成哲他们挖土的地方。他们看到夜里挖了那么深，都很惊讶，都要求换班，让成哲他们快回去歇一会儿。

“不要这里那里到处挖，要专挖一个地方。不管是五人深十人深，只管往深里挖。”

成哲把铁锹交给别人，带着两个伙伴回到了圆木房。在圆木房的厨房里，明玉和文静正在烧火做饭。熬了一夜的成哲他们回到暖炕一躺，就睡着了。

酣睡中的成哲被一阵喧哗吵醒，朝外一看，天已到中午了。他坐起来正擦着蒙胧的睡眼。“找到了，找到了！”一阵欢叫飞到了他的耳边。他立刻踢开房门跑到了外面。

“找到黏土啦，找到黏土啦！”

俊浩边喊边跑到了他的面前。德善和万寿也跑到外面来了。他们一口气跑到了山顶。坑已经挖了一人多深，坑底露出了红黄色的黏土。

“呀，是真的！真的是烧陶器的黏土！”

他们抓起一把黏土高兴得不知所措。眨眼之间，万寿和德善挖出一堆黏土，用木制榔头捶打，捶细了，再掺上水反复捶打，捶黏了，就开始捏。把泥捏成锅的形状，的确很不容易。捏成一口锅，整整用

了一上午。可是到日落时去一看，泥锅上出现了一道一道的裂缝。这是因为急于晒干，放在阳光直射下的缘故。结果，一整天的辛苦白搭了，全成了泡影。要这样下去，光烧制一个泥锅，就不知要花多少天的时间了。

晚上，大家又聚在一起，就这一天里所做的事交换了看法。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制锅的事。讨论了半天，都认为，锅的形状不一定非要像做饭的锅那样能盛很多水不可，只要能盛些海水烧就行。最后决定，第二天要做平底脸盆形状的锅，而且要放在阴凉的地方阴干。

找到黏土的三天后，成哲他们筑好了窑，德善和万寿捏就了四口锅坯。他们把两口锅坯小心翼翼地放在窑里，点上了火。成哲、德善、勇一手不停歇地搬来了劈柴，英秀不断地把劈柴添进窑里，让火烧得更旺。火整整烧了一天，第二天早上就把窑的灶口严严地堵死了。

第三天，天还没亮，成哲就起来到泉边去洗了脸，一面用手巾擦脸，一面向窑走去。他模糊地看见窑口前有人影晃动，加快脚步走去一看，是德善。

“你来这么早干什么？”

“总想来看看嘛。夜里也来看过呐。以为天亮啦，才出来的。可是天上云彩被吹走，露出了星星，才知道天还没亮，于是又回去了。”

“怎么样，有把握没有？”

“要打开窑口拉出来看看才知道。嘿，要是早知道会碰上这种事儿，在山沟时早就到离我家不远的窑里好好学会了。真像大人们说的，前程难卜啊。搬到长滩村后，我一心想当渔夫，哪里想过烧窑的事儿？要是早知道会有这种事儿，何不早跟爸爸打听好！”

“所以说，人人都要学会做样样事情。特别是咱们，都是长大了要开船到各处跑的人，谁知道会碰到什么情况啊！”

他们正谈着，俊浩和京三他们一伙拿着锯走上来了。

“你们早饭都不吃，就要开始干吗？”成哲问他们。

“你们都筑好了窑，烧好了锅，我们还远着哩，要当倒数第一名啦。所以才出来早点儿。快！”

他们很快就开始拉开了锯。京三还没有洗脸，嘴角上还沾着睡觉时淌的口水。

“我来，你快去洗洗脸。”

成哲夺下了京三的锯。京三笑了笑，把嘴角一擦，就朝泉边跑去了。

早饭后，男孩子们都来到窑前，准备把头一次烧的黏土锅拿出来看看。

成哲绕到窑后去先把手伸进烟筒里试了试，虽然还冒着热气，但不很烫。他叫了一声德善。德善像个诊脉的医生，伸手试了试烟筒里冒的热气，说可以拿出来了。

万寿急忙拆开了灶口。孩子们都争着要进窑里去。趁他们争的时候，德善已经用毛巾裹着头，钻进去了。

成哲蹲下去朝里面看。不大一会儿，德善端着一口锅钻出了窑。

“嗬，满好的一口锅！”

孩子们齐声欢呼，德善却摇着头。

“怎么，没烧好？”

“还没烧熟。再把那一口拿出来看看。”

德善再次进去端出了另一口锅。他把锅呆呆地看了一阵，轻微地叹了一口气。

“这也不行啦？”

万寿问他，他却不吭一声，只是点了下头。

“不管怎样，像个锅嘛。”

成哲说着，用手指头弹了弹锅边，锅边发出了丁当的响声。

“这声音倒挺像嘛。”

“不！烧好了的，颜色发黑。你们看，这还是灰不溜丢的。”

“没有烧熟的，不能用吗？”

“没熟的，爱碎，还漏水。”

孩子们打水倒在两口锅里。刚倒水时，冒了点气，过不一会儿，锅的外皮开始发潮了。德善把装着水的锅抬起来朝锅底看，锅底的水分就更多了。

“不行。火力不够。”德善摇着头。

“火力不够？你知道烧了多少劈柴？”勇一圆睁着眼睛盯着他。

“不是说你没烧好，是火候没到。一口能吃成个胖子吗？咱们重来吧，这回要烧它两天看看。”成哲说。

他们掏净了窑里的灰，放进另两口锅，点上了火。孩子们轮流守着窑，烧着火。火整天烧得很旺，第二天也在熊熊燃烧。

到了第三天的夜里，昌植值班，正在添柴烧火，窑里突然“轰！”一声发出了巨响，随之，窑顶塌陷，一股火焰冲天而起，照亮了夜空。原来是横架在窑顶上的石头炸崩了。

孩子们闻声赶来愣怔地瞅着窑。这不能怪谁，都不作声，也没有人提出往后怎么办。都长嘘短叹，只望着成哲的脸。成哲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他带着大伙回去，让他们睡下，自己也躺下了。他思绪纷乱，眼睛更加有神，无法入眠。他听见躺着的孩子们不时地轻声叹息。过了好长时间，才听见他们发出均匀的丝丝的沉入梦乡的呼吸声。

成哲心情焦躁不安：冬天就要到了，吃的还没准备好，怎么办？

他绞尽脑汁，搜素枯肠，想找出一条办法，一夜没合上眼。

不觉之间，东边天际已经泛白，在这个岛上看，太阳是从海里升起又落入海里的。早上天刚刚发亮，夜幕很快就被揭开；晚上太阳刚落，夜幕立刻就落下。

成哲不用再睡了，一骨碌爬起来就跑出去了。德善也跟着跑出了房门。

“怎样，想出好办法啦？”成哲先问道。

“有办法还会睡不着觉？反正先去看看那口锅烧成了什么样子。走，一块看看去。”

“窑顶塌下来，早把它砸得稀巴烂了，看它有啥用？”

“那也不能扔了它。不管怎样，锅是非造不可的。”

他们来到窑，看见万寿已在窑前晃来晃去。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从灰土堆中抬出了架在窑顶上的长条石头。

“你什么时候来的？”成哲惊疑地问他。

“刚来不久。”

万寿继续搬着石头。成哲朝塌的地方看去，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灰土。德善翻开灰土，从里面捡出几块像瓦砾一样的碎片，笑容满面地说：

“好啦好啦，看，快看看这个。”

成哲还从来没看到德善这样高兴过。

“拿那么个破玩意儿，乐什么？”成哲刚要说出口，却打住了。想到德善为锅的事彻夜没睡，便改口说：“给我看看。”

“你瞧，烧得多好！铮铮响，像铁片似的。烧得这样发黑才行。”德善用指头弹着碎片，高兴地说。

成哲接过碎锅片用手一弹，真地发出了丁丁的响声。

“现在，咱们想想这个窑怎么个造法。只要筑好了窑，不再塌，就有把握了。”德善说。

“横梁是个问题。这回用木头试一试。除了木头，再没别的了。”成哲提出了办法。

“还有烧不着的木头？”德善怀疑地道。

“要想法不让烧着木头嘛。”

“有法子吗？说说看。”

“这个地方，烧不坏的只有黏土，把黏土厚厚地抹在木头上，木头就烧不着了。我一夜没睡，想出了这个法子。你看行不行？”

“黏土能粘在木头上嘛？”

“白桦树恐怕不行，檀木和柞木，我想可以粘住。”

听了这话，万寿的脑子里像闪电一样闪过了一个念头。

“白桦树和黄花松也行。”他兴奋地说道：“把粗粗的藤条缠在木头上，再往上贴黏土，就粘住不掉了。先贴一层晒干，干了再贴，贴它几层就行了。”

“嗯，想得妙极啦！这个办法一定能行。好极啦。”

德善拍着自己的屁股，转了一圈。

二十八　皮袄暖身更暖心

德善他们烧制陶锅，经过几次失败，终于成功了。

俊浩一伙挖了长方形的坑，又深又宽。四周立了柱子，再用枝条像篱笆似地围了一圈，然后都贴上了白桦树皮。一个很好的鱼库修成了。

孩子们把九口大小不同的锅一字形地排列在海边上。一安上锅，制盐的事好像已经告成了似的。

昌植他们一伙已经砍来大量的烧柴，堆在海边上，家里也堆了很多烧柴。

万寿往最大的一号锅打满了海水，并点上了火。烧不多时，水就开始冒气，开了。把水放在锅里烧，就会冒气，烧开，这是谁都明白的，但在此刻，孩子们看着这种现象，都觉得很稀罕。他们都心花怒放，一动不动地守候在一排锅边。

水烧开、蒸发，减少了，就被倒到下一口锅里再烧。这样依次倒下去，水越来越少，最后倒到最末一口小锅里了。孩子们都挤上去想

看看盐是怎么出的。水仍在滚沸，已经很少了，可是仍不见盐粒子出现。水仍在从大锅依次倒到小锅，火仍烧得很旺，可就是不见盐粒。

孩子们渐渐产生了怀疑。海水里有盐分，水蒸发了就会剩下盐分，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就是不见盐粒，实在莫名其妙。

“真怪呀，是不是……”京三吞吞吐吐，把话咽回去了。

“是不是怎么啦？”昌植逼视着他。京三却撇嘴一笑，没有回答。他以为这是鬼神作怪，但不敢说出口来，怕大家又耻笑他。

“你想说，是不是因为没有祭海神，才烧不出盐来的？”

“不然为啥不出盐呐？”

别的孩子们却没有这样想。成哲认为他们的做法可能有问题。他不愿让伙伴们继续在这里白白辛苦。看太阳已落入了水平线，便带领大伙，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晚饭后，大伙又坐在一起讨论了烧不出盐的原因，但谁都说不出令人信服的原因。

“我说这是鬼神作怪。哼，你们想去吧，想什么方法都不行！唉，困得很，我可要睡啦。”京三蹭到屋角仰脸躺倒了。别的孩子们也一个个地躺下了。

天傍亮，成哲就起来，踏着早霜来到了海边。泉眼里淌出来的小细水，已结了薄冰。他吃惊地朝远山望去，只见岛上最高的山顶一片白皑皑的，好像下了一场雪。

“要做的事儿还那么多，冬天就已经到了。”

他自言自语着走到了窑前。绞尽了脑汁也找不出制不成盐的原因。他想把剩下的水再烧烧看，搂一些烧火的引子，走近了锅边。夜间，火都灭了，锅里的水都凉了。他一个挨一个地察看每口锅，到了最末一口锅，他不由得惊呆了，甚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来了。锅里有白不呲咧的东西在吸引着他。他再上前一步仔细一看，锅底的确有一层细碎的白盐！

“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有人故意把盐放到这儿的吧。”

他急忙伸手沾了点盐用舌尖舔了舔，是盐，是地道的盐！

“是盐！”他乐得跳了起来，抓一把盐飞快地往回跑，还没跑到院子，就高声大喊：

“孩子们，出盐啦，盐！”

在厨房准备做早饭的明玉和文静吃惊地跑出来了，睡得香甜的男孩子们也都醒来奔出了屋子。他们一下子围住成哲，闹哄哄地有的用手摸，有的拿到嘴里舔，高兴地大叫大嚷：

“是真正的盐！”

“到海边看看去！”

孩子们欢蹦乱跳，一窝蜂似地拥到了海边。他们用手抓一把盐，那个高兴的劲头，简直要撑破天了。

“嘿，这儿也有盐。”万寿伸手摸着八号锅底，喊道。他又摸了摸七号锅，同样有盐。

“昨天夜里还没有盐，过了一夜就有了，是什么道理？”

成哲想不出所以然，只好认为夜间水都凉了，盐就变成粒儿了。

“你们听着，这回九号锅就别烧火了，把烧开的水倒到九号锅里凉一凉。”

他们照办了，九号锅里真地出了盐。孩子们用海水制盐也完全成功了。

成哲把制盐的任务交给了万寿一伙，让昌植一伙继续打冬天用的烧柴，自己带其余的伙伴去打鱼。

当天下午，他们就开始了打鱼。海藻多的海边，鱼多得很。划着木排去撒刺网，过几个钟头再去起网，满网都是大麻哈鱼。他们打鱼着了迷，既不觉得寒冷，也不觉得疲劳，只觉得照这样打，再打几天就能准备好足够冬天吃的鱼。他们撒了鱼网，就去采裙带菜、海带、莼菜和紫菜。

制盐、打鱼都很顺利，都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捕来的鱼，都及时送进了鱼库。

开始捕鱼后的第七天晚上，乌云开始聚拢，低垂，第二天早上开始下起了雨雪。天气骤然变冷了。

在这一开始下雨就淅淅沥沥地一连下好几天的海岛上，只穿着一身单薄夏装的孩子们碰到了又一个严重的困难。盖房子、制盐，都经历了重重的困难，但那时候并不这么冷。同严寒搏斗，是非同小可的。远山顶上的皑皑白雪，更严重地威胁着他们。但是，他们不能因此而停止捕鱼，可也不可能挨着雨淋雪打去继续捕鱼呀。

成哲让小弟妹都留在家里，只带领大孩子来到了海边。雨雪打湿了他们的衣裳，刺骨的冷风无情地吹打他们，手脚冻得发麻，全身瑟瑟发抖。但是，他们冒着雨雪和寒冷，从早到晚，继续捕鱼。

“你越怕冷就越冷。要抱着跟寒冷比个高低的决心，跟寒冷斗，寒冷就不敢欺负你啦。来，加把劲干吧！”

万寿说着带头干，孩子们也都跟着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干得热火了，寒冷也就不在乎了。

圆木房里，也很紧张。每当看到男孩子们宛若奔赴战场的武士，冒着雨雪出海打鱼，明玉就感到慽慽不安，总想着设法帮他们御寒，但又苦于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天她摸着柔软的海狗皮，为放着这么好的毛皮却无法给男孩子们做皮衣穿，感到伤心难过。虽有几根船上带来的大针，却没有线，缝不了皮衣。

“只要有线，现在就能给哥哥们做衣裳，只恨没线……”

她手摸着毛皮，心中忽然闪出了一个主意：要把皮切成细条条，用它来缝衣裳不是挺好吗？她立刻拿起剪子剪开海狗皮，剪出了一条条细细的皮线。她拿起一根使劲拉了拉，很结实，拉不断。

“好啦，有办法啦。文静，有办法啦！”

明玉高兴得跳舞似地在房里打着转转。

“你说什么有办法啦，这么高兴？”文静靠近了明玉，问道。

“来，你试试能不能把它拉断？这个可以代替线用啊。”

文静接过皮线拉了拉。

“真的，比线还结实。马上缝吧。”

文静高兴了，小伙伴们也乐开了。她们立刻就动手干。明玉和文静裁剪，小伙伴剪皮线。明玉是做针线的一把好手，乡里的大娘都啧啧称赞她。但是做皮衣裳，是头一次，不是容易的。她把毛皮铺在炕上，反复打量着，文静坐在对面，想跟明玉学会裁剪衣裳。

“快裁呀，磨蹭什么？”

“真是……你没听说，裁衣裳，别忙动剪子？”

明玉用铅笔头左一道直线右一道曲线地划了半天，才拿起剪子开始剪，剪得十分精细。文静也跟着她学，裁了一件上衣。

裁好了便开始缝。开头时还没多大把握，但是，缝好了后身，连上了前襟，再把两只袖子一安，居然成了一件上衣。最后缝上了领子，再用皮绳缀上了绳扣，一件上好的皮上衣就完成了。

“穿一下试试。”

勇一穿上一看，下摆直垂到膝盖上，像个半大衣。英秀在旁哈哈笑起来。

明玉一刻也不休息，继续赶着活，想把衣裳缝得更快更多。

“两个姐姐做衣裳，晚饭咱俩做吧。”

勇一边说边下了厨房，英秀也跟着去了。

出海打鱼的男孩子们直到日落时候才回来，都冻得直打哆嗦。

他们进了星，都不禁吃了一惊——炕上堆着三件皮袄，明玉她们仍在缝着皮衣裳。

“哎呀，你们真是不声不响地做了大事儿啊！”成哲提起一件大皮袄激动地说道。

他把三件皮袄分给三个浑身直抖的孩子，叫他们马上穿上，但他们只是摩挲着皮衣，眼含着泪水，不肯穿。

“这可不是摆着看的。放着它，大家都挨冻，不值得。你们三个先穿上吧。”成哲催促道。

“怪冷的，穿上吧。”

京三先穿上了皮袄，另两个孩子也跟着穿上了。

“穿上了这个，在雪地上打滚都不怕啦。咱们三个，吃了饭再打鱼去。先穿了皮袄，得有个报答嘛。”

京三一说，那两个同声响应：“好，走！”

“别急。今晚，大伙都动手缝衣裳，帽子、鞋子、手套也都做。这样，明天才能缝他们小弟妹的衣裳，不是吗？”成哲说道。

这天夜里，他们都喜洋洋乐呵呵地缝制大孩子们的皮袄和皮帽，直到午夜过后才全部缝完。京三穿上皮袄，戴上皮帽，挺起胸脯，抬起一只手，像朗诵诗一般地说：

“冬天哟冬天，你愿来就来吧，我们决不向你屈服！”

孩子们都高兴地哈哈大笑。

天刚破晓，孩子们就穿上厚实的皮袄，出海打鱼去了。明玉她们也在这一天缝好了她们和两个小弟弟的皮袄。

穿上皮袄的第五天的早晨，北边天空呈现出灰白色，开始露出了蓝天。孩子们以为这是雨住天晴的预兆，都眉开眼笑，高兴起来了。

然而这天下午，天气骤变，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雪，转眼之间吞噬了整个海岛。不知是雪在继续下还是地上的积雪被风卷起，整个岛屿雪花纷飞，一片白茫茫，什么也分不清。山顶上的积雪填没了峡谷，峡谷里的树林、岩石都被埋没。昨晚还温和的海风不知去向，凛冽的北极风席卷着全岛。

孩子们因漫天的风雪而睁不开眼睛，因寒冷刺骨的狂风而喘不

上气。狂风暴雪无情地吹打着圆木房的窗口，转瞬之间淹没了整个房子；怒吼的风暴似乎要把孩子们全部吞没。

第二天，刺骨的寒风，漫天的大雪，犹如凶神恶煞，更加疯狂肆虐。大海，一夜之间变成冰海，岛屿变成了巨大的雪团，分不清哪是山峰哪是峡谷。野兽在酷寒中嗥叫，鸟雀在风雪中打颤。

二十九　上山打围捕驯鹿

成哲估摸着捕到的鱼够不够吃到解冻的时候。算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离所需数量还差得很远。此外，兽皮也不够，给四个小弟妹每人只做了一件皮袄。大海已经结了厚冰。要补充冬天的口粮，要给四个小弟妹都做皮帽、皮裤和皮鞋，就只有一个打野兽的办法。

这个白熊岛的冬天，异常寒冷。刮东南风的时候，还不感到刺骨的寒冷，但这种时候很少，常刮的是西北风。西北风一刮，整个岛便是白茫茫一片，天寒地坼，堕指裂肤，冷气呛喉咙，呼吸困难。

尽管如此寒冷，泉水沟的孩子们并没有躲在屋里。上午和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学习；下午上烽火台看火，上山打猎。学习，万寿比谁都积极。他每天起早贪黑，刻苦努力，不到一个月就完全掌握了朝鲜文字，而且已经学会了乘法和除法等简单算法。

打猎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每天下午，他们就蹚着厚厚的积雪上山打猎。他们几天之内就捕了几条北极狐和黑狐，完全解决了四个小弟妹的冬装。

迄今为止，他们一直是用兽夹子和圈套偶而捕到一两只野兽的，现在他们觉得这太不过瘾了。

“用鱼网捕兽，试一试好不好？打上刺网，大伙一起往有网的地方赶野兽。”有一天昌植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照他的意见，孩子们扛起刺网，爬过山冈，走到了一条峡谷。这

里是一片树林和荒草，估计有很多北极狐等野兽。他们把刺网打在峡谷最下头，从上往下赶，想把这条峡谷的野兽全部一网打尽。成哲和俊浩分别站在沟口的两边，拉开了鱼网。别的孩子们都爬到峡谷的上头散开，开始大声喊叫着朝下赶野兽。果然，赶出了一只驯鹿的小崽子。然而这只小鹿不是朝下跑，而是直朝山脊跑。结果一无所获，落空了。

孩子们一面收网一面吵吵嚷嚷地议论：有的说，驯鹿眼尖，远远看见沟口张着网，才朝相反的方向跑的；有的说，张开网之后人应该藏起来，可是网的两头都有人站着，小鹿当然朝山上跑了；有的说，赶围的操之过急，手忙脚乱，叫小鹿钻空溜掉了。

“不对。我看，驯鹿朝下跑，跑不快，朝上跑，才跑得快，所以才朝山上跑的。”

“真的，也可能。”

“那么，这回把网打在山顶上，从下往上赶一下看看。”有的孩子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孩子们又翻过一道山冈到了另一条峡谷。这回把网打在山顶上，孩子们都从山下大喊大叫往上赶。果然，一条黑狐和一条北极狐，还有一只山猫惊慌地跳出来直往山顶逃窜。看来，野兽危急时多半都是朝山顶跑的。孩子们看到这些野兽朝着张开网等着的山顶跑，就更起劲地喊叫着追赶。

“万寿！”

突然，一声凄厉的喊叫撕裂了峡谷的空气。万寿猛吃一惊，朝喊叫的方向看，什么也没有。分明是昌植的声音，可是刚刚还紧跟着他，怎么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了？

“昌植！”万寿大声喊，话音刚落，那面应声叫道：

“我在这儿！”声音微弱。

万寿循声一看，几步外有一只手露在雪地上面直摇晃。

万寿急忙跑过去一把抓住了那只手，瞬间，他也噗一声陷到雪坑里去了。

“万寿掉雪坑里啦！”

随着勇一急促的喊叫，孩子们都立即赶来了。成哲和德善伸手把他们拉出了雪坑。勉强爬出了雪坑的昌植和万寿，满身是雪，成了雪人。

“哎呀，你们差点儿没出事儿。”

孩子们拥过来替他们抖落了身上的雪。

“行啦行啦。”

昌植顾不得擦掉眼眉上的雪块，急着要去追赶野兽。但已经晚了。几只野兽一触到网，就朝侧面跑掉了。就在这时，从深山赤杨的林中蹿出了两只驯鹿。

“鹿跑啦！”走在前头的几个孩子大声喊叫。两只驯鹿没命地朝山顶跑。孩子们起劲地猛追。成哲一看，要是两只鹿同时落网，网就会被扯碎。他立即抽出绳锤，趁一只鹿即将触网的刹那间，一手握紧绳锤的一头，另一手照准鹿角，使劲投出了绳锤，当绳锤刚擦过鹿角时猛地往回一拽，绳锤就缠在鹿角上绕了好几圈。鹿想挣脱绳锤，蹬着后腿拼命挣扎。躲在对面岩石后头的俊浩，飞也似地跑过来，跟成哲一道，蹬着地全力拉着绳索。别的孩子们也都赶来了，鹿再也挣脱不了了。另一只鹿频频回头望着被逮住的鹿，悻悻地跑掉了。被逮住的鹿，朝着逃走的鹿，悲戚戚地哞叫。那声音，好像小牛犊的叫声，又好像猫的哭叫。

这一天，他们笑逐颜开，兴高采烈地赶着一只鹿，带着五条北极狐和黑狐回来了。狐狸都放在仓房里，鹿却没地方放。关在厨房里也不合适，拴在外头就有被白熊来吃掉的危险。孩子们索性用盖房子剩下的木材，挨着厨房修了个栏，把鹿关进了里边。

鹿被关在栏里，仍不停地哀叫。

晚上，孩子们正兴致勃勃地谈着这天打猎的情景，京三突然从外面跑进来说，外面又来了一只鹿。母鹿在栏里叫，另一只不知藏在哪里，也在哞哞叫。

“唔，这是很可能的。白天逮住母鹿的时候，那只公的不是老回头瞅着跑的吗？”

“好啊，把那公的也抓住。”

万寿掏出了绳锤。别的孩子也都带着绳锤站了起来。

“公的在哪儿叫？”万寿问。

“在鹿栏的对面。”京三小声回答。

万寿轻轻地推开房门出去了，别的孩子也都跟出来了。栏里的母鹿仍在悲切地叫着，从对面传来了一模一样的叫声。孩子们都紧贴着墙死死地盯着有声响的地方，但看不见鹿。再仔细一看，木材堆旁边好像蹲着一个什么灰不溜丢的东西，鹿的叫声就是从那里发出的。万寿拿起绳锤给大家看，孩子们立刻心领神会，也都拿起了绳锤。万寿打算他先把绳锤投出去吓唬它，当它跳出来，就让大家同时投出绳锤逮住它。

万寿使劲掷出了绳锤，锤“哨”一声打在木头上。木材堆上立刻跳出一个人来，大喊：“谁？”大家惊愕地一看，是德善。孩子们都目瞪口呆，不知是怎么回事。

“是你？你在那儿干什么？”万寿问他。

“我在学鹿叫哩。”德善嘻嘻笑着回答。

孩子们都忍不住抱着肚子大笑起来。

“学鹿叫干什么？要在晚会上露一手吗？”

“我有好主意，你听着。”德善把手指头贴在嘴上，学了几声鹿叫。叫得跟母鹿的叫声完全一样。

孩子们又嘎嘎笑着，赞叹他学得真像。

“这一下，那只公的也跑不了啦。”德善神气十足地说，脸上洋溢着喜悦。

“哦，标是要学母鹿的叫声，把公的引出来抓它，是吧？”

昌植这么一说，孩子们都拉着德善的胳膊，要他立刻就去捉公鹿。德善却摇着头说，鹿叫还学得不地道，现在去抓没把握，再练一天再说。

第二天，德善又练了一天鹿叫。傍晚，他跟成哲、万寿、昌植、俊浩这几个大孩子一起，来到了昨天抓到鹿的峡谷。他们走进深山赤杨林子里，四下散开，各自挖一个雪坑，藏到坑里伪装起来。等大伙都准备就绪了，藏在当中的德善开始学母鹿叫。凄厉的叫声，划破了白雪茫茫的丛林中的寂静，在山谷中回荡。

夜幕垂下，黑暗笼罩了丛林。从对面山坡上传来了与母鹿的叫声不同的叫声，显然是公鹿的叫声。德善发出了母鹿更凄切的叫声。公鹿的叫声越来越近，还有树枝被折断的响声。“母鹿”仍在叫着。公鹿一步一步地来到万寿和昌植藏着的中间地方，突然站住，高高地抬起头朝四下里张望。显然是在寻找母鹿。“母鹿”又叫了。公鹿朝传出叫声的地方一纵一纵地跑去。它陷入了孩子们的包围。

当它蓦地站住抬起头来的刹那间，“嚁——”响起了尖利而短促的口哨声，同时从四面飞出了绳锤。公鹿惊跳起来就要跑，但昌植投出的绳锤早已缠住了它的大角。头一次没投准的绳锤，也重新飞过来牢牢地缠住了鹿角。公鹿无法挣脱，终于落入了孩子们的手。

这样，孩子们新修的鹿栏里，住进了一对驯鹿，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二天拂晓，明玉往灶口点火准备做饭，文静为了去打水，提起水桶刚走出门，就听见了一种声响。她惊疑地掉头一看，是一只小鹿在鹿栏外边焦急地哭叫着打转，两只大鹿在栏内急不可耐地蹬着地转着圈子。文静放下水捅，跑过去一把抱住了小鹿。小鹿更凄切地哭叫。

“捉住小鹿啦！”文静朝屋里大喊。

明玉头一个从厨房里跑出来，屋里的男孩子们也都急急忙忙跑出来了，有的甚至忘了穿鞋，光脚跑出来看。

文静把小鹿放进了栏里。两只大鹿立刻跳过来，像亲吻似地用嘴舔呀舔呀，围着小鹿打转，显得十分高兴。

孩子们又闹嚷嚷地吵着要把驯鹿养好，叫它们拉雪橇运东西，还要乘雪橇到处逛逛。

明玉看小鹿扑到母鹿肚下吃奶，欣喜地说：

“你们多好啊，一家三口都住到一个栏里来啦。”

成哲对大伙说：“要把栏修得更牢一些，免得猛兽来害它们。”

这天，孩子们动手把鹿栏重修了一遍，修得更牢固了。

三十　不速之客闯洞室

茂翰和达洙已经捕捞了够五个人吃一个冬天的鱼，而且都晾在草地上晒着。再打一些野兽，每人都穿上厚厚的冬装，就没有可愁的了。

有一天，茂翰正要跟达洙出去打猎，茂荣凑过来告诉他说，晾在草地上的鱼发臭了。他吃惊地赶紧捡起一条鱼，拿到鼻子跟前闻了闻。真的，臭味直刺鼻子。

“唉，这些鱼怎么不干，发臭了？”

达洙也拿起一条大鱼闻了一下，就皱起了眉头：“不能吃啦，扔了吧！”说着还“呸！”地吐了一口唾沫。

“扔？辛辛苦苦打来的，扔了怎么行？”

茂翰急得跳起来。

“不扔？要吃臭鱼？”

“扔了它，冬天吃什么？要饿死怎的？”

“还能饿死？破开冰窟窿，总能抓些鱼吃嘛。”

“不，那是冒险。”

他们颓然坐在草地上，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几片树叶簌簌落在他们的身前，被风吹着直打滚。

“算啦，咱们专打小鱼好啦。”

“也好，试试看。”

从这天起，他们专打鳀鱼和玉筋鱼一类的小鱼，晾在沙滩上。干倒是干，但两个人打一整天也打不了多少。要打小鱼来准备一冬的口粮，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才能打够。

天越来越冷。茂翰原以为上衣里垫一层皮里子就可以过冬，现在才明白自己对这岛上的寒冷是太无知了。他们下身只穿着一条单裤，到海边打鱼时冷得直打哆嗦，手脚发麻，像要冻掉似的。要这样下去，不等他们把吃的和穿的准备好，严冬就会扑到他们头上来的。那些整天吵得叫人晕头转向的成千上万的候鸟，早已迁徙南方，树林异常寂静，只有萧瑟凄厉的风声一阵阵地震荡着冰冷的空气。严寒的冬天就要到了。

茂翰蓦然想起了自己对俊浩说过的话：不要做去蚂蚁家乞讨的蝉子。

“把养在圈里的鹿杀掉，剥下皮来做衣裳？”茂翰在思忖。一张鹿皮，勉强能做文基一个人的皮衣；而且，要是先给这个不出海打鱼的文基做皮衣穿，首先达洙就不会高兴，把养鹿当做唯一乐趣的茂荣也不会同意。因此，只好再打几只野兽，给洞里的孩子都做一套皮衣裳以及皮帽和皮鞋。然而，迄今为止，打野兽也不是顺顺当当，如愿以偿啊！

“这样下去，是不是我反而变成到蚂蚁家去乞讨的蝉子啊？”

想到这里，茂翰断然地摇了摇头，对自己说：“不，绝对不能这样！”

他又想，是不是要把基赞也带出去打鱼？不，他摇摇头，对自己说，要叫基赞尽快修好无线电，早日叫救难船来。

茂翰忧心忡忡，不知道往后该怎么过，但在外表上却装得若无其事。因为他担心他的伙伴一旦看出他的心事，就会跑到泉水沟去。

第二天，开始下起了雨雪。茂翰他们都蹲在洞里，点上油灯，愁眉苦脸地哀叹了一整天。他们打的小鱼本来就不多，而且那一点也都晾在海边沙滩上没有拿回来。现在要去取，身上穿着的唯一的衣裳就要被雨雪打湿，谁也没有勇气冒雨去取。他们没想到天气会这样突然变冷。

过了一夜，凛冽刺骨的西北风，怒吼狂啸，铺天盖地地袭来。只几天工夫，大海完全封冻。至此，已经不能打鱼了，连晾在海滩上的鱼也都完全冻在沙地上了。茂翰他们能吃的只有臭鱼了。

“哎，该怎么办哪？”达洙哭丧着脸问道。

“什么怎么办？”茂翰故做坦然地说。

“这么大冷的冬天，我们吃什么？”

“吃鱼呗！有点臭怕什么。天也不会老这么冷吧，等天晴了，再去打猎好啦。打来野兽，肉咱们吃，皮咱们做衣裳穿。”

“你倒挺塌实啊！”

达洙气恼地仰脸躺倒了。

谁都不作声。茂翰表面上泰然自若，心里却焦躁不安。往后怎么过？他比谁都担心，愁得他坐卧不宁。

基赞有基赞的苦恼。他非常后悔，诅咒自己跟着茂翰来到了洞窟。他面对着拆卸的无线电，捅咕这个捅咕那个，摆弄这个摆弄那个，不断地琢磨着，可是始终弄不懂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和纵横交错犹如一团乱麻的电线都是干什么用，起什么作用的。他多么希望听到一点“哔哔”的响声啊！可是．不管摁什么拉什么，都毫无反应。

“我这是不是拿着废无线电白费力气？”

他的嘴里，时常不知不觉地迸出了这句话。他要修好无线电的热劲，慢慢冷却了。但他不好意思对茂翰说他修不好无线电，因为他

知道茂翰是深信无线电一定能修好的。他很想回泉水沟去，却又不忍心走开。他想，当他受了伤的时候，茂翰他们给了他不少的帮助和照顾；为了修无线电，茂翰他们又免除了他出海捕鱼的力气活，而自己却丢开这样的朋友独自跑回泉水沟去，是不讲义气的，而且泉水沟的孩子们也不会喜欢他的。

文基却想得很单纯。

拿起一条烤鱼一闻，别说没有一点香味，一股难闻的臭味直刺鼻子；而且，在这么冷的冬天，只披着一件垫了一张狐狸皮的小袄，忍不住直打哆嗦。

有一天，茂翰和达洙上山看捕兽夹子去了，文基留在洞里，连早饭都没吃好，冻得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嘴唇发紫。他冷得受不了，到外头找个向阳的地方蹲下来晒太阳，不由得想起了泉水沟的勇一和英秀。去参加过乔迁大会餐的茂荣，时常到泉水沟打水的基赞，都曾告诉过他，勇一他们都穿着皮袄皮裤，住在暖和的圆木房里，过得很舒服。想起这些，他更羡慕勇一和英秀了。眼前还浮现了成哲的容貌，想起了他从大树上摔下来受伤的那天，成哲通宵守在他的身旁，为他操心，把自己的学生服脱下来盖在他身上；耳边响起了他跟着茂翰搬到洞窟来的那天，成哲对他说的话：你愿意再回泉水沟来，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现在就回泉水沟去？”文基的脑海里，像一团火一样生起了这样的想法。他再也忍不住了，急忙跑进了洞窟。

茂荣刚刚刷洗完，靠着火炉伸手烤火。

“我要去泉水沟。”

听了这突如其来没头没尾的一句话，茂荣愣住了，说不出一句话来。文基虽然说出了这话，却也直挺挺地站着不动，并不忙着准备动身。两人都沉默着。

“你说什么？要上泉水沟？”茂荣先打破了沉默。

“嗯。这儿尽是臭鱼，又没有冬装。要在这儿，不饿死，也得冻死！”

又是一阵沉默。

“你本来就不该上这儿来。干吗跟着来呀？”茂荣温柔地说道。

“所以我要走嘛。”文基的眼睛闪着亮，直盯着茂荣。

“走，也该等我哥哥回来，说一声再走。”

“哼，我不。要是他不让我走怎办？我现在就走。”

“好吧，那就别等我哥他们回来，随你便吧。”

茂荣不忍心看着他受苦，同意他去。她希望别的孩子也早点上泉水沟去，以免多受苦。

“嗯，我就走。”

文基匆匆忙忙把自己的东西塞进背囊，趁茂翰他们还没回来，就步出洞窟，走上了去泉水沟的坡路。

约莫文基快到达泉水沟的时候，茂翰和达洙扛着一只山猫回来了。茂荣把文基回泉水沟去的事告诉了他们。

“走了更好。有他，是我们的累赘，成天啥也不干，他干了什么芝麻大的事儿？”达洙气愤地说。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泉水沟的孩子们会收他这个骂过他们的孩子吗？”茂翰说道。

但是直到天黑了，也不见文基回来，第二天也没回来。

基赞早已去掉了伤口上的膏药，也不再缠绷带了。他渐渐失去了修无线电的信心，连那个洞也不愿去了。但他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有一天，他对准备出去打猎的茂翰说：

“我想今天跟你们去打猎，也顺便解解闷，行不行？”

茂翰看出了他的心思，也多少怀疑他能否把无线电修好。他今天要求参加打猎，茂翰也不好拒绝，尤其是想到前几天文基跑到泉水沟去了，不愿再伤了基赞的情绪。

“愿意去就去吧。不过，你打不到野兽也行，可别到危险的地方去，别像上回那样……”茂翰把最后一句支吾着没说完，咧嘴笑了。

这天，茂翰带着达洙和基赞出去打猎，跑了不少地方，却一只野兽也没碰到。海上结冰以来，他们无法打鱼，一直靠着打猎过日子，现在连一只野兽的影子都没有，这使茂翰更加焦虑不安。他一想到皱着眉烤臭鱼的茂荣见他们空手回来，连一只小兔都没逮到，必定会唠唠叨叨地责怪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他们拔开没膝的积雪转了半天，到一块大岩石下，压实了积雪，铺一些树枝，坐下来歇脚。

“唉，那个山顶上怎么冒烟啦？”达洙吃惊地指着一座山峰喊道。茂翰和基赞抬头一看，真的，德善峰旁边的一座山顶上，升腾着一股浓浓的黑烟。

“茂荣不是说过吗？有一回她见到泉水沟的孩子，他们告诉她说，他们放了不少带信的鸟，还在山顶上点着了烽火，好叫救难船来，容易找到这座岛。”基赞解释说。

“看来他们真地给鸟拴上信，放走了。”达洙说道。

“不然还能点上烽火？”基赞应和道。

“成哲他确实有点出奇。不过，那个烽火跟咱的无线电比起来，简直是儿戏。”

“所以才叫你早点修好无线电嘛。大船收到咱们无线电的信号，‘呜——’地鸣着汽笛开到这岛上来，那时候再去告诉他们泉水沟，他们就会感激涕零的……这一天何时才到来呀？”

茂翰默默地听了半天基赞和达洙的交谈，这样插了几句，还轻微地叹了一口气。

他们都默不作声，凝望着滚滚升腾的黑烟。

“唉，那海上怎么升起了白云？那面，那面……”基赞望着海，抬手指着方向。

茂翰和达洙转脸一看，离岸不远的海上果然升腾着一团白云，再仔细一看，不是白云，是海上蒸发的一股白气。

“唔，很明显，那个地方没有冻。海水不凉，海上可很冷，所以就冒气了。去看看，那儿没有冻，也许能抓到一些鱼。”

他们踏着积雪，跨过一道峡谷，走上了冰冻的海面。当他们朝着冒气的地方走了一段的时候，走在最前头的达洙猛然站住，惊叫道：

“咦，那是什么？”

两个孩子也顿时站住朝前看，只见冒气的地方蹲着一头有黄牛大的白熊。他们三个吓呆了，走不能走，退又不能退，都僵在那里不敢动。只要白熊掉过头朝这面看一眼，他们跑不了几步就会被白熊追上吃掉。幸好就近有一块突兀地高出海面的大岩石，茂翰先跑过去，达洙和基赞也跟着他脚不出声响地跑过去，躲在岩石后面。幸亏没叫白熊看见。岩石很大，足够他们隐蔽。他们躲在这里注视着白熊。白熊面对着一口颇大的冰窟窿，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只顾盯着冒气的冰窟。

“这家伙瞅什么呀？”

“谁知道啊。”

他们小声嘀咕着继续注视着白熊。

过了好长时间，白熊仍不肯走。茂翰想往回跑，但又怕叫白熊看见，要等，又不知道白熊什么时候走开。处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只好冒着严寒躲在这里耐心地等白熊走开了。

不久，白熊忽然把前爪伸进冰窟挥了一下，接着捞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基赞问道。

“是啊……噢，是海豹！海豹想到外面喘气，叫白熊逮住了。这家伙真刁啊！”茂翰小声说道。

白熊把海豹拖出来，眨眼之间就吃掉了，然后抬起头，脸朝着茂翰他们藏着的这面，伸出血红的大舌头舔着自己的嘴角。茂翰他们吓

得紧贴着岩石一动也不敢动，连气都不敢喘，仿佛白熊就要扑过来用前爪拍打他们的后脑勺。白熊仍蹲在那里没走。

“它吃了一只海豹，会走开的。”

茂翰自语着，继续注视白熊。然而白熊仍旧盯着冰窟不走。

“这家伙吃了一只海豹还不够怎的？”

“哦！”

刺骨的寒风不住地吹打着他们。他们冻得手脚都快麻木了，很难再坚持下去了。可是那只白熊仍蹲在那里不走，快到中午的时候，又捞上一只海豹吃掉了。它吃了两只海豹，还是不走。

“咱们跑吧。”达洙捅了一下茂翰，耳语道。

“你疯啦？刚才你没看见它朝这边瞅了一会儿？”茂翰把他顶回去了。

他们又冷又饿，受不住了，可还是不能走，只能藏着不动。

直到傍晚，白熊又抓一只海豹吃了之后，才慢腾腾地爬起来，“咯吱咯吱”地踩着积雪，朝茂翰他们这边走来。它蹲着的时候，就显得很大，靠近时再一看，甚至比黄牛还大得多。只要被它的前爪拍一下，恐怕连骨头都不会剩下来的。

白熊迈着大步朝茂翰这边走来。茂翰他们憋住气，像长在岩石上似的，紧贴着岩石一动不动。白熊从岩石前头走过去，慢悠悠地走入了树林。

茂翰他们这才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擦着脸上的冷汗，朝白熊走去的方向凝望。直到白熊消逝不见了，茂翰才转脸看雾蒙蒙的大海，然后拿起三齿渔叉，向冒气的地方走去。他想跟白熊一样到冰窟去抓一只海豹。

基赞却仍用两手捂着脸，紧贴在岩石上不想站起来。

“基赞，你还趴在那儿干什么？”达洙捅了他一下。

基赞这才睁开眼睛左顾右盼，问白熊走了没有。

“早走啦，上山去啦。”

“哎呀，可把我吓死啦，吓得我一直捂着眼睛耳朵没敢动弹。你们上哪儿去？叫白熊看见怎么办？”

“不会，白熊吃饱了肚子，不会再来啦。”茂翰回答说。

他们走到白熊蹲过的冰窟一看，只有几块海豹的骨头，连根毛都没有，许是白熊都吞掉了。

“啥也没有，快走吧。”基赞说。

“饿了一天，好容易来到了这儿，能空手回去吗？咱们守在这儿，抓一只海豹回去。”

茂翰紧握着渔叉，盯着冰窟窿不动。基赞不敢一个人回去，又怕白熊再回来，不住地望着山沟。

等了好半天，冰窟窿里的水终于开始晃荡，冒出了一只海豹的脑袋。茂翰立刻像闪电一般飞快地扎下去，接着，他们三个一起把海豹拖出来放在冰面上。

“看，要是回去了，能抓到它吗？”茂翰乐滋滋地说。

夜幕降临时，他们扛着一只海豹回来了。

夜里，他们谈笑风生，为抓了一只海豹而高兴，尤其是为今后能够利用那个冰窟窿继续抓鱼而高兴。

然而事与愿违，第二天就刮起了刺骨的西北风，那口冰窟窿完全被封住，他们的一线希望转眼之间变成了泡影。

有一天傍晚，上山打猎的男孩子们还没有回来，茂荣一人正在灶房里准备晚饭，突然响起了驯鹿哀号和劈里啪啦毁坏什么东西的声音。茂荣大惊失色，愣了一霎，才想起要打开门看看，但怕得不敢开。又响了一声驯鹿的哀鸣。茂荣惊恐地站着不动，竖起耳朵听动静。驯鹿不叫了，劈里啪啦的响声也没有了。

“是鹿冷得难受了吧。”

茂荣这样想着，镇定下来继续做她的活。过不多时，她提起水桶

要去打雪，打开门刚迈出了一步，就“哇！”一声吓回来关上了门，水捅掉在地上打滚。方才她迈出门坎的时候，正在啃着驯鹿的大白熊听到门响，猛一回头，正碰上了茂荣的视线。茂荣全身瑟瑟发抖，两腿瘫软无力，一头栽倒在灶房地上。

白熊把驯鹿吃掉回山以后不久，打猎的男孩子们才回来。往常，他们一回来，茂荣总是打开门高兴地迎出来，眉开颜笑地欢叫着接他们进屋。可是这一天，却是静悄悄的，毫无声息。走在头里的茂翰拉了一下门，门从里面锁着，拉不开。

“你在干什么，快开门！”

里面毫无动静。

茂翰立刻生疑，狠劲拽开门跨进了灶房，只见茂荣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惊慌地朝门外喊：

“哎，出事儿啦，茂荣昏倒啦！”

达洙他们慌忙赶过来，把茂荣抬到屋里躺下，把浸了冷水的毛巾敷在她的额头上，忙不迭地替她揉搓手脚。这样折腾了一阵，茂荣才呼出一口气，微微地睁开了眼睛。她刚睁开眼，就全身一颤，忙问白熊哪儿去了。

“什么白熊黑熊的，你说什么？”坐在她身旁的茂翰吃惊地反问她。

“白熊吃了驯鹿！”茂荣仍是受了惊吓的神色，回答说。

达洙立刻冲出门去，不一会儿就跑回洞里来，全身发抖，连鞋都顾不得脱掉。

“你怎么啦？”

孩子们都吃惊地盯着他，等着他回答。他却得得得地磕打着牙齿，说不出话来。

孩子们已猜到了是怎么回事，都心惊胆战，谁也不敢开门出去看，只管在屋里吵嚷。不觉之间天已经黑了。

“等一等。”

茂翰跑到灶房点起一把火炬就朝外走，别的孩子们也跟着到了外面。他们刚走进鹿圈，一股血腥气味直扑鼻子，圈里血迹斑斑，几根大骨头横七竖八地丢在地上。孩子们看了不禁毛骨悚然，惊恐万状，瞪着受惊的眼睛连连望着树林，唯恐藏在林中的白熊突然扑过来。

“吓人，快进去吧。”

基赞一带头，大家都跑进了洞。大家都平静之后，茂荣才给他们详细地讲了白熊吃鹿的经过。

“白熊知道了咱们的洞，准定再来折腾，这不糟糕吗？”达洙哭丧着脸，说道。

茂翰问茂荣说：“茂荣，白熊吃鹿的时候，你出去过吧？”

“嗯。”

“白熊看见你没有？”

“我开门的时候，它掉过头看见了我。”

“是吗？这可糟啦！它知道这儿有人，还能可怜我们？为了吃我们，它准会再来。”

达洙怕得下巴颏直哆嗦。

茂翰也无话可说了，既不能说它不会来，也不能说从此都蹲在洞里禁止外出。

三十一　妹妹失踪哥着急

自从白熊活活吃掉了驯鹿以后，茂翰他们都陷入恐怖之中，连洞外都不敢随便出去，总觉得比黄牛还大的白熊，张着血盆大口，就要闯进来，或者蹲在洞门口，等着他们出去。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吃的穿的还没有准备齐，现在又不敢随便出去，往后究竟怎么过，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地到了前途渺茫的绝境。

多日以来，白熊再没有出现。茂翰很想出去打野兽，却因为天气太冷，不能出去。整天守着火炉，牙齿还直打架。

过了几天，天气慢慢开始转暖，吹来了东南风。茂翰他们重新开始了打猎。要解决吃穿问题，除了打猎，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有一天，天气较暖，茂翰和达洙忙着准备出去打猎，茂荣凑上来很为难地告诉茂翰说，炉火也灭了，火柴也用没了。

“什么，火柴用光了？咳，我老说火柴要节省，可你们都揣在兜里随便烧火烤鱼吃，把火柴都用光了，像话吗？早该学泉水沟的做法，把火柴交给一个人管，一根一根数着使。真糟糕。”

不知道埋怨谁，茂翰一个人嘟哝道。

“到泉水沟要几根呗。”基赞撅着嘴待了半天，吐了一句。

“他们会给你？”茂翰一口顶回去，还叹了一声。

“成哲哥可不是小气鬼！”茂荣插了一句。

“你放心，我不会叫你去讨火柴的，你就守在家里别动好啦。基赞，你再跟我跑一趟，去打猎。达洙，你比基赞力气大，在家用木头片起火好啦。”

“啊？用木头片起火？”

“嗯。你没上过学，连这点儿都不懂。你知道，古时候是怎样生火的吗？有雷劈大树起火的，也有树林里的树互相碰撞磨擦起火的。有这样自己着火的，人一磨擦还能不起火？拿两块木头片互相磨擦，就能生电起火。只生一次火就行，以后永远不让火炉灭就妥啦。当做试验，你就试试吧。”

“试就试吧。”达洙不情愿地答应了。

茂翰和基赞爬到山上紧张地跑来跑去。他们一共放了五个捕兽夹子，要全都去看看，就要爬两座山，绕好几个山嘴。

冬天这里的白天特别短。在长滩村，冬季的白天，从日出到日落，最短也有九个多小时，而这岛上的白天还不到它的三分之二。

茂翰他们爬山跨沟，查看捕兽夹子，一只野兽也没逮到。当他们为了去看捕山猫的兽夹子，正要绕过一个山嘴的时候，突然刮起西北风，下起了大雪。顿时，狂风呼啸，林海激荡，大雪纷飞，天昏地暗。风似乎要把人刮下山沟去，疯狂肆虐。茂翰他们连眼睛都睁不开，冒着风雪摸到了一条山沟。风雪越刮越大，仿佛要刮跑巨大岩石，填平所有山沟。

捕山猫的兽夹子放在一块状如大鼓的大岩石下，大雪已经填埋了这块大鼓岩。茂翰他们在漫天风雪中爬来爬去找了好半天，才找到了大鼓岩。他们拔开雪一看，兽夹子原封未动，当诱饵的岩鸽早已冻死。冻僵的岩鸽还圆瞪着眼睛，似乎是在埋怨着茂翰他们。

近来，茂翰他们整天毫无收获，空手回去的时候多，这一天更是这样，叫人特别伤心。但毫无办法。茂翰看这乖戾的天气，把兽夹子放在原地没用，便想挪个地方，提起来就往回走。狂风卷着飞雪，遮天盖地而来，呛得他们喘不了气，眨眼之间就淹没了他们的脚印。

勉强回到了洞窟的茂翰，像个活动的雪人。他俩在洞门口嗵嗵地跺着脚，抖掉身上的雪。每当这时候总是开门迎出来替他们抖雪、提东西的茂荣，这天却毫无声响。茂翰以为她也许睡着了，伸手打开了门。洞里空无一人。

“唉，怎么回事？他们人呢？”

茂翰吃惊地把屋里再看了一遍，确实没有人。再打开跟洞相连的灶房的门一看，那里也没有人。

“他们到底上泉水沟去了。”他自语道，但又摇了头，因为他相信，茂荣绝不会做他不让做的事。

他眼前掠过了茂荣哭丧着脸告诉他火柴用光了的情景。

“他们到底上哪去了？是不是怕我们被大雪埋掉，找我们去了？”基赞担心地瞅着茂翰。

“那也可能，这些傻瓜！难道我们不如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家？”

茂翰用嘴哈着手，走出灶房回到了洞里。冷得受不了。不一会儿，达洙奔进洞里来，脸蛋和耳朵都冻得通红。

“茂荣还没回来？”

达洙反而问茂翰说。茂翰闹糊涂了，说不出话来，痴呆呆地望着达洙。

“茂荣上哪去啦？”基赞有些生气地问。

“我也在找她呢，不知上哪去啦。”达洙含糊其辞地回答道。

“你不知道？她没说一声就出去啦？”茂翰抬高了声音。

“她要是说了我还能不知道？嘿，白跑了一圈，把耳朵都冻坏了。”达洙也鼓着腮帮嘟哝。

“或许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儿？”

“你忘了你叫我干什么吗？你看，拿这玩意儿能起火吗？白白地磨破了手。”

达洙拾起扔在角落里的木头片，晃了晃，还把自己的巴掌伸到茂翰的鼻尖，叫他看。的确，巴掌上肿起了紫红色的包。

“我拿它蹭了半天也不起火，就扔了。茂荣捡起来又蹭了半天，蹭得满身大汗。可是她又有啥能耐？到头她也扔掉啦。”

“那以后呢？”

“她说，生不上火，糟透了。说着就出去了。我想她一定取火去了。”

“你就瞪着眼看她走了？”基赞气冲冲地插嘴说。

“她走时没起风雪嘛。她一走，我又开始蹭了呗。”

“那以后呢？”

“那以后，心里不是滋味，躺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那么说，茂荣上泉水沟去啦？”茂翰冒火了。

“你没让她去嘛，她不会去的。也许是上烽火台点火去啦？”达洙猜道。

茂翰也猜想她上烽火台去了。衣衫褴褛的茂荣，在风雪大作的山上打哆嗦的模样，浮现在茂翰的眼前，使他产生了很不吉利的预感。

他再也待不住了，立刻冲出门奔向了烽火台。基赞和达洙也跟着跑。狂风仍在卷着飞雪，怒吼着，咆哮着。茂翰像个失神的人，一股劲地朝前跑。没腰的雪坑，呼啸的风雪，他都不顾，径直向山峰跑。他们终于爬到了峰顶，在风雪之下，烽火依然熊熊燃烧。然而看不到茂荣。茂翰十分诧异，惶惑不安。

“茂——荣——！”

他们站在山顶上声嘶力竭地喊，怎么喊也没有反应。怒吼的狂风吞没了他们的喊声，连旁边人的喊声，听来也像蚊子嗡嗡一样微弱。他们找了半天茂荣的脚印，也没找到。

茂翰他们无可奈何，从山顶上走下来，一面搜寻，一面喊茂荣的名字，喊了一遍又一遍，始终听不到回答，也见不到人影。

对疯狂肆虐的风雪，茂翰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他只想着找妹妹，在雪地上连滚带爬，东跑西颠，到处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

起初，他还存着一点希望，现在，希望破灭，使他心惊肉跳，不知所措了。

“这孩子肯定出事儿了。”这一可怕的念头使他几乎晕倒。

黑幕已降，不可能继续搜寻了。

“我们上山时，也许她已经回洞了？”他怀着侥幸的心理，急如星火地奔回洞里一看，仍不见茂荣。

茂翰拖着筋疲力尽的腿，爬进了洞里。洞里漆黑一团，冷气袭人。他无力地瘫在地上伸开了大腿。两个伙伴随后也摸进了黑洞。

茂翰一时没有意识到天已黑了，现在忽然发觉洞里很黑，便摸索着找到了油灯。他这才想起他们已经没有火柴，炉火也早已熄灭了。

他后悔方才上了烽火台却没想到点个火把回来。他忘了冷，忘了饿，心里只惦记着茂荣。在狂风呼啸，大雪纷纷的山沟，茂荣跌

跌撞撞，踉跄了一阵，终于陷在雪坑里奄奄一息的情景，浮现在他的眼前。

“难道我的妹妹真的冻死啦？”

茂翰的两眼不由自主地流出了泪水。从他泪水模糊的眼前，一幕幕地掠过了茂荣的种种往事。在长滩村，每天一早，茂荣就抢先跑到码头去帮妈妈干活；当出海打鱼多日未回的爸爸回来时，茂荣最先高兴地去接爸爸回家；当他们在船上同狂风恶浪搏斗的时候，茂荣不亚于男孩子，共同英勇奋战；离开泉水沟，来到洞窟的那天夜晚，茂荣迟迟不睡，一直哭得那么悲伤……一幕幕都重复着她那可爱又纤弱的形象。

茂翰深悔自己当初在长滩村没有把茂荣强留下来。过去，他有时骂过妹妹，也闹过口角；但是现在，在这无人岛上，要是没有了妹妹，他觉得自己也活不下去了。

“要是茂荣真的出了事儿，怎么办？”

他打开洞门朝外看，外面一片黑暗，夜空上只有星星闪闪发光，茂荣却杳无音讯。

他思绪纷乱，种种幻影交替着出现在眼前。一会儿是茂荣被埋在深雪里呻吟挣扎；一会儿是被那头抓海豹吃的大白熊追赶的茂荣在凄厉地惨叫；那头白熊终于追上茂荣，一口咬住了她的一条腿。茂翰立刻用两手捂住了脸。

基赞在身旁沉重地叹了一声。那一声叹息更加刺痛了茂翰的心。他觉得那是后悔到洞窟来的叹息。

“你干吗老唉声叹气？”茂翰不高兴地问他。

“到了这个地步，还能不唉声叹气？”达洙替基赞吐出了一句。

茂翰又吃了一惊。他猜到达洙也在想着泉水沟的孩子们，不由自主地也叹了一声。

基赞在黑漆漆的洞里待不住了，想叫凉风吹吹，跑出了洞。只见

天上云缝里闪着稀疏的星光。四周漆黑，唯有德善峰旁边的山峰上熊熊燃烧的峰火在放射着红色的光陷。基赞站着朝那边凝望，从那光焰中似乎看到了他所想念的成哲他们的面容，他觉得那光焰好像给成哲他们带来了希望和欢乐。

“听说他们天天晚上学文化，过得很愉快……文基他可走对了。”

基赞禁不住要立刻奔到那边去，但他没有勇气迈步走去。

不觉之间，三星已经升到头顶。

“夜已经这么深了！”基赞自语着回到洞里去了。

三十二　暴风雪中救小妹

这天，成哲值班看烽火，正朝着烽火台爬。走出家门的时候，冷倒是冷一些，但并没有起风。当他爬到了半山腰，突然刮起西北风，吹刮着雪片。岛子顿时被淹没在风雪中，天昏地暗。狂风猛烈地吹打着成哲，仿佛要把他卷起，掼到大海里去。树枝在风雪中呜呜嘶叫、挣扎，有的被吹折，倒落在雪地上。白熊岛的天气常常这样变幻莫测，捉弄着人。成哲庆幸自己在这样坏天气值班看烽火，而没有轮到体弱的孩子。

到了峰顶，成哲往火堆里添足了劈柴。烽火仍烧得很旺，冒着浓浓的黑烟。

成哲挺身站在寄托着唯一希望的烽火旁，向遥远的大海眺望，然而海、天和岛屿都被风雪笼罩，什么也看不见。尽管这样，他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欣喜地望着滚滚升腾的黑烟，想象着从遥远的水平线那面朝着这熊熊燃烧、冒着黑烟的烽火飞驰而来的救难船。

他拖一些朽木和早已砍好的原木添在烽火堆上，满意地瞧了一阵，才踏上了归途。

照看烽火之后回家，心情轻松愉快。首先，为忠实地完成了自己

的任务而感到自豪，其次，顺着大雪覆盖的坡路，一蹦一蹦地跳过银装素裹的矮松，径直朝下奔跑，犹如参加了越野赛跑，精神爽快。正当他快活地跑下山去的时候，突然一种令人生疑的声响冲刺着他的耳畔。乍听时分不清是什么声音，再一听，就听出了那是人的微弱的呻吟。

成哲立刻站住，脱下皮帽，倾耳细听。那声音不响了。他只好朝着方才响过声音的方向慢慢走去。风雪仍在呼啸狂卷。成哲又站住了，怀疑自己方才是不是把风声听成了人的呻吟，但他不肯下山，觉得应该再寻一寻。他继续一面倾听，一面轻手轻脚地走去。当他走到有几棵白桦树的山坡上时，从一棵大白桦树下面的岩石近旁，传来了微弱却清晰的呻吟声。他又停住脚步静听，确实是哭声。成哲急忙跑去，哭声越来越清晰，人却看不见。

“是不是什么小野兽叫猛兽咬住了哭叫？”成哲蓦地想起了白熊，吓得立地站住了。细弱的哭声乘着大风时断时续地传来，成哲再仔细倾听，分明是一个小孩子的哭声。他立刻朝声响的地方跑去，只见狂风怒吼下的一块岩石下边有一块黑不溜秋像衣角似的东西。成哲飞也似地奔过去拨开积雪一看，是一个女孩子倒在那里。他一把抱起来，“是茂荣！”他失声大叫道。

“茂荣，茂荣，快醒醒！”他晃着茂荣，大声喊叫。

茂荣的眼睛微微地睁开了一条缝，失神地朝上呆望。她的嘴唇轻轻颤动，却听不清说什么。她的眼睛又慢慢合上，头无力地垂在成哲的怀里。

“茂荣，这是怎么回事？”

成哲惊慌地晃着茂荣大声叫，茂荣却毫无反应。他急忙把茂荣的手一摸，手是冰凉的。

“差点没冻死。”

成哲迅速地脱下自己新做的皮袄，穿在茂荣的身上，背起她来就朝山下跑。他不顾刀绞一样刺骨的狂风暴雪，使出全力向前跑去。

“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她救活！”他的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

“茂荣，快醒醒，快醒醒吧！”

他边跑边喊，茂荣却依然毫无反应。

成哲满身大汗，气喘得喉咙都要冒烟了。离圆木房已经不远了，但在他看来特别遥远。

“哎——！”

他声嘶力竭地大喊，然而顽皮的狂风似乎故意跟他作对，一下子吞没了他的喊声。

他终于跑到门口大声叫门。文基闻声给他开了门。屋里只有几个小弟妹。成哲顾不得问别的孩子都哪去了，一步跨进屋里就把茂荣放在炕上。茂荣依然昏迷不醒。

“你们都来揉她的脚！”

明玉和文静急忙揉起了茂荣的脚，成哲和几个小弟弟揉她的胳膊和双手。

“万寿他们呢？”成哲这才问道。

“你没碰见他们？”明玉吃惊地反问。

“碰见？他们上哪去啦？”成哲诧异地问她。

“因为不见你回来，都很担心，方才都出去找你去啦，你们可能错了路啦。”

听了这话，成哲顿时热泪盈眶，一股热流涌上心头，觉得跟这样的伙伴们在一起是无限的幸福。他很想立刻跑去找那些在风雪中为找自己而受苦的伙伴，但他不能丢下茂荣出去。

“叫他们白受苦了。”他稳住激动的心情，若无其事地说道。

他们继续揉搓茂荣的手脚。茂荣的冰冷的手脚开始缓和过来，急促的呼吸也慢慢恢复了正常。成哲这才舒了一口气。

这时，从外面传来了嗡嗡说话的声音，接着门被打开，拥进了所有的伙伴。

“成哲活着呢，他活着！”

万寿跨进门，就抱住了成哲，眼里淌出了欣喜的泪水。

“我们以为你死了，不知操了多少心！”万寿朝成哲的肩膀捶了一拳。

“我怎么会死啊，差点儿没死的是茂荣。”

“什么，茂荣？”

“都快坐下吧。再过一会儿，茂荣就会醒来，会讲她的经过的。”成哲惨然一笑。

“我们来，你们歇一会儿！”

俊浩、德善、昌植开始揉搓茂荣的手脚。明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烧开了水，掺上蜂蜜，开始喂茂荣。

从西边窗口，透进了上弦月的微弱的光亮。仅在两个钟头前，还是震天动地的狂风大雪已经销声匿迹，天空像水洗过似的晴朗明净。夜已经很深了。茂荣这时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微微地睁开眼睛环顾着四周。

“我这是怎么……？”她惊愕地坐了起来。

“躺着吧。到底醒来啦。”成哲说。

明玉和文静立刻坐到茂荣的身旁，扶住了她。别的孩子们也都高兴地瞅着她。

茂荣还是坐起来，两手捂着脸抽泣，两头肩膀在剧烈地抖动。

成哲跟明玉和文静耳语了什么，她俩都点了点头，就到厨房去了。茂荣仍在啜泣。

“成哲哥像亲兄弟一样照顾我们，我哥哥怎么不懂呢？”茂荣心中这样一想，眼泪就像泉涌似地流出来。

“不要哭。我们没有早一点帮你们，差点出了大事！”成哲爱抚地说：“可你是怎么回事？”

茂荣仍抖着肩膀抽泣，不作声。她想回答，可是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稍后，明玉和文静端来了一碗用小米熬的米汤。

“来，喝一点吧。”

明玉把米汤放在茂荣面前，把小勺交到茂荣手里。茂荣没有接。她想，她跟茂翰哥撇开他们，背弃了朋友的爱护和友情，而他们却把我从死地里救出来，还用他们那么珍惜舍不得吃的粮食熬了米汤给我吃，怎么好意思接呀？

“喝点米汤，就会有劲儿啦。”成哲说道。

茂荣仍不接，哭得更厉害，肩膀抖得更剧烈。

“你自己不喝，我喂你。”

明玉笑吟吟地靠近茂荣，把小勺塞到她手里。围着的孩子们都劝她快喝。

茂荣再也拒绝不了他们的深切关怀和火热的情谊了，终于把一碗米汤都喝下去了。好久以来光吃鱼，没尝到粮食，现在喝下了米汤，顿时感到很精神，有了力气。

“是怎么回事儿，你说说嘛。”明玉说道。

茂荣详细地谈了因为没有火柴，到烽火山去点火，回来时迷了路的经过。

“火柴没了，就该到这儿来要，怎么跑到山上去啦？”成哲以劝慰的口气说。

茂荣只是苦笑，没有说话。她待了一会儿，吃力地勉强站起来。

“咦？你要干什么？”明玉扶住了她。

“我要回去，哥哥他们在等我。”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下半夜啦。”

明玉和文静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天快亮啦。天亮以后再回去吧。”成哲和所有的孩子都挽留她，她不得不重新坐下。从远处，传来了猫头鹰的叫声。

三十三　舍己救人战白熊

天亮以后，成哲别着一把斧子上山。一则送茂荣回洞，二则回来时砍几棵做雪橇用的木材。茂荣带着万寿分给她的火柴，跟在成哲的后边走。

当他们走到洞窟门前时，四周异常寂静。成哲跟着茂荣进了洞，洞里黑漆漆什么也看不见。

“唉，你回来啦？没见到茂翰吗？”从黑暗中传出了达洙吃惊的问话。

“没有。我哥上哪儿去啦？”

“茂翰天亮就出去了，要去找你。”

成哲听了，就想应当赶快找到茂翰，告诉他茂荣的情况。

“那好，我这就回去，路上见到茂翰，告诉他茂荣回来了。”

成哲说罢，就走出了黑咕隆咚的洞窟。

他在就近的地方砍了几棵做雪橇的木头，继续朝山上爬。爬到德善峰的半腰，发现一堆杂灌木丛里晃动着一个黑乎乎的影子，仔细一看，是茂翰垂着头，有气无力地趔趄着走来。

“茂翰！”成哲高兴地叫道。

“啊？”茂翰突然站住，盯着他发愣。

“你找茂荣吧？”成哲脸上带着微笑，靠近了茂翰。

茂翰却垂下头，没有作声。

“快回去看吧，茂荣在等你呢。”

“什么？”茂翰猛地抬起了头，“我妹妹活着？”

“哈哈哈，你以为茂荣死啦？我们都战胜了惊涛骇浪，还能那么软绵绵地死掉？”

“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说详细点儿。”茂翰走上前去，两手握住成哲的手，直勾勾地盯着他。

“要知道详细的，你去问茂荣吧。她为了点火，上了烽火台，回来时埋在雪里，差点儿没死。”

“那么是你救了我妹妹……”茂翰说不下去了，鼻翅翕动，嘴唇发颤，两眼汪满了泪水。

“快回去看看吧，茂荣在等着你。”

“谢谢你。”茂翰道了一声谢，就摇摇晃晃地下了山。

“他们兄妹见了面，该多高兴！”成哲甜滋滋地望着茂翰的背影，心中说道。

这时，附近丛林里的几棵树晃了几晃，突然爬出了一头大白熊。白熊抬头朝茂翰的背影看了一眼，就迈着大步直追而去。而茂翰却毫无察觉，依然放心地朝下走。

成哲大惊失色，汗毛直竖，心突突急跳，眼前直发黑。

“茂翰！白熊！快跑！”

成哲大声喊叫，其声像轰雷一样震响。茂翰闻声猛一回头，就“哇！”地喊了一声，拔腿就跑。

成哲想必须设法救茂翰。他往脚下一看，恰好狂风吹跑了积雪的石头地上有几块石头，便马上捡起一颗照准白熊使劲掷去，石头打中了白熊的屁股。白熊立刻站住回头看了一眼，就转过来朝成哲扑来了。

成哲攥紧两只拳头，拼命地跑。

茂翰似乎为成哲担心，望着这面犹豫着。成哲边跑边想，不能两个人都死，至少要活下一个，于是更大声地喊道：“茂翰快跑，快跑！”

茂翰很快消失到树林里不见了。

白熊紧紧追赶成哲，不时地响出了撞断树枝的声音。成哲没命地跑。白熊似乎要为那天遭到孩子们的火攻进行报复，伸出大舌头，紧追不舍，一步又一步地缩短了与成哲的距离。

成哲带着做雪橇用的木料，碍手碍脚的，便胡乱丢在地上，继续猛跑。

不知为什么，白熊停下来拾起成哲丢下的木料，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看，又闻了闻。成哲乘机飞也似地向前跑去，远远地抛开了白熊。

白熊把木料端详了半天，好像看出了不是可吃的，扔掉木料，又开始追上来了。

成哲一会儿陷在雪坑里，一会儿被石头绊倒，不顾一切地跑。但他无论如何也甩不掉昂着脑袋大步追赶的白熊。白熊毫不费力地跨过雪堆和茂密的树丛，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成哲。

成哲心急火燎，觉得白熊立刻就要咬住自己的脚后跟。他气喘吁吁地跑着，而积雪越来越深，路越走越坎坷不平。要这样下去，不用跑几步就要被白熊追上，不是被那大舌头舔，就是被那大木棒似的前腿打翻。

成哲蓦然想起了方才他丢下木料时白熊捡起来看了半天的情景，于是边跑边把手伸进了衣袋。衣袋里有一个小荷包，装的是喂鸽子的松子。他立即抽出荷包朝白熊掷去，白熊马上站住，用前爪捡起来翻来复去地看了一阵，最后扯开荷包开始吃松子。趁白熊站住吃松子的空，成哲又跑了一程。白熊似乎吃完了松子，又开始追赶。成哲再摸了摸衣袋，左边的衣袋里只有几根钉子，右边衣袋里有一本小册子。他边跑边想，把几根钉子扔在雪地上，白熊是看不见的，把小册子丢下，白熊能站住吗？没把握。尤其是这本小册子，是从遇到风浪直到今天，一天不漏地记下了详细日记的珍宝。但在这危急时刻，顾不得这个了，即使有比这更贵重的东西，也顾不得了，应该不惜一切地争取时间。他手里抓着小册子，继续拨开积雪朝前跑。

白熊又紧紧地跟上来了。成哲以为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便忍痛把小册子掷向了白熊。正如所预料的，白熊又停下来捡起小册子乱翻起来。

成哲拼命跑，跨过小沟朝山坡爬。只要爬到半腰，就能爬上大榆树，可现在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童话里的野兽大都会说话，也上学念书，如果这只白熊也会看书该多好啊！那么它看日记的时候我就能跑回圆木房去了。

他好像在梦幻之中，边想边跑上山坡。白熊爬山似乎比走平地还快，几乎要扑上他了。成哲本能地又摸了一下衣袋，摸到的还是那几根钉子。他已无暇考虑什么了，掏出那几根钉子朝白熊扔去。而白熊好像没看见，只顾往前追。

“这下完啦！”成哲感到全身无力，眼前漆黑。

白熊伸出猩红的舌头，追上来了，就要一口吞掉他了。成哲想到自己好容易战胜了风浪，漂流到这岛上保住了性命，现在却要被白熊吞掉，太冤枉太可悲了。

忽然，仿佛有人提醒了他，脑子里生出了一条妙计。

“再骗它一下。”

他迅速地脱下皮袄，朝白熊抛去。白熊不等皮袄落地，抬起前爪就接住了。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成哲咬紧牙关拼死命朝大榆树跑去。他无暇后顾，径直跑到了大榆树下。他像遇到了救命人，张开两臂抱住榆树，呼出了一口气。白熊仍在原地撕扯着皮袄，把皮袄撕得稀烂。因为不能吃，白熊发脾气了。

成哲乘机飞快地爬上了榆树。白熊把皮袄撕烂了，又开始朝榆树追，追得更快了。成哲跨在一条粗大的树枝上，一手稳稳地把住另一支枝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这就死不了啦。

白熊追到了树下，它仰起脑袋朝成哲看了一眼，就用前爪搂住树干开始朝上爬。显得笨重的大白熊，不怎么费力地爬着。

“哎呀，这下真的完啦。”

成哲不由得闭上了眼睛。他万万没有想到栖息在北冰洋上的白熊也会这样轻捷地爬树。他以为白熊不冬眠，它的能耐也不过是蹲在冰窟旁或漂流的冰块上，看到海豹或海豚冒出水面来喘气，就用

前爪抓上来吃，做梦也没想到还能这样善于爬树。

白熊继续往上爬，大树在不断摇晃。成哲已经逃不脱了。白熊再爬上几步，伸出前爪一挥，他就要摔在地上死了。

成哲不禁想起了他的伙伴。离开长滩村到卵岛去捡海鸥蛋，玩得很快活的往事，以及同风浪搏斗，漂流到这岛上经历的种种往事，尤其是当他离家时母亲送给他一个小包，嘱咐他早点平安回来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一个人生在世上，难道要这样毫无价值地死去吗？”

成哲悲痛地流下了眼泪。长到十五岁，来到这无人岛上，做白熊的一顿美餐，实在冤枉可悲了。他抬头看了看别的枝条，再没有比他跨着的枝条更好的了。他想起了，朝鲜的古代童话《太阳和月亮》里的一对小兄弟，被野兽追赶，走投无路的时候，天上垂下藤条救了他们。要是现在天上放下藤条来，该多么好啊！

白能已经爬到了离成哲很近的地方，再爬一庹多一点，前爪就可以挥打成哲了。真是千钧一发之际。到这地步成哲不能坐以待毙，决心跟白熊拼个你死我活。可是拿什么拼？他忽然想起了别在腰上的斧子。

“对，拿斧子劈它！”

成哲立刻抽出了腰上的斧子，是一把磨得寒光闪闪的利斧。他把斧柄紧紧地握在右手中，直视着白熊的眼睛。白熊的圆眼珠喷射着凶光。成哲的双眼迸射着火星，犹如两把利剑，刺向白熊。

成哲瞪着眼睛注视白熊往上爬。他想用斧子砍它的脑袋，又怕砍了之后拔不出来，正不知往哪儿砍，蓦然想起了德善讲的打狗熊的故事。于是紧握斧柄，当白熊的前爪伸到他脚下的时候，他挥起斧子狠劲地砍了下去，把白熊前爪的脚指砍断了。白熊把脖子一仰，张开大嘴惨叫。但它并不下去，又伸出另一只前爪，挣扎着扑向成哲。成哲举起利斧更狠地砍了一下。白熊被砍掉了两只前爪，再也支持不住

了，凄厉地惨叫着“嗵！”一声掉到了地上。它的两只前腿淌着猩红的血。它瞧了一阵自己的前爪，嗥叫着又爬上了树。

“好啊，来就来吧！”

成哲满眼杀气，怒视着朝上爬的白熊。他已经什么都不怕了，恐惧心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充满了战胜白熊的信心。

白熊仍在拼命挣扎着往上爬，但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敏捷了。成哲坐得更稳，手掌上吐了口唾沫，把斧柄握得紧紧的。他盯着白熊，决心这回一定把它杀掉。白熊终于爬到了刚才被砍掉了前爪的地方。成哲沉着地跨坐在树枝上，等着白熊爬得更近一些。

显然，白熊要作最后的挣扎，想一举打掉成哲。然而它好像知道，一抬起前腿，它就会掉下去。它不敢再靠近，一个劲儿地吼叫，但已稳不住笨重的躯体，全身扭动着，看得出它是疼痛难忍的。

成哲看出它已经无能为力了，便举起斧头狠狠地砍了它的脑袋。白熊挣扎着。成哲立即拔出斧子，用斧背照白熊的脑袋狠劲地给了一锤。白熊的脑袋淌出了血。白熊惨叫一声，“嗵！”地掉下去了。它再也起不来，倒在地上不住地惨叫。它好像无力抬头，嘴巴插在雪地里，不住地哀号，阵阵惨叫声震响着山谷。它微微抬起头朝成哲的榆树看看，又低头瞧瞧自己不断淌血的前爪，然后把嘴巴重新插在雪堆里，无力地哀叫。

这时，一阵风送来了孩子们的喊声。

“成哲——！”

“成哲，你在哪里？”

喊声越来越近。成哲望着孩子们喊叫的方向，心中说，白熊还活着，不能让他们靠近。

“不要过来——!”

成哲大声喊道。但是，不知他的喊声被大风吞没了，还是孩子们听见了也不管不顾地跑来，孩子们的喊声更近了。

头一个出现的是茂翰。

“茂翰他没回洞窟，去了泉水沟！”成哲很激动，泪水湿润了他的眼睛。

孩子们终于来到了靠近榆树的地方，一个个都拿着扎枪和棍棒。他们不顾一切地朝着白熊冲过来。

白熊凄厉的惨叫声震撼着山谷。它伸出猩红的大舌头，似乎要扑向孩子们，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躲开，躲开，危险！”

成哲在树上大喊。孩子们却置若罔闻，不肯躲开。

白熊忍着剧痛，屁股贴地，蜷着身子怒视着孩子们。孩子们远远地围着白熊，没一个敢上前来。

稍后，茂翰提着一根棍棒跑上来照着白熊的脑袋狠狠地给了一击。棍棒立刻断成两截飞掉了，而白熊却毫无感觉似的。它抬起了一只前蹄，又无力地放下，可能是另一只前腿痛得受不了。昌植冲上去用扎枪刺了白熊的腰，但刺不进去。

“把斧子放下来。”茂翰朝成哲喊。成哲这才想起了斧子，立刻扔给了茂翰。

“危险，危险！”不知是谁在大声喊。

茂翰好像没听见，不顾一切地扑到白熊面前，照它的脑袋使劲砍了一斧。白熊惨叫着倒下了。霎时，孩子们一窝蜂似地拥上来拿棍棒打，用扎枪刺。白熊终于把嘴巴插在雪地里，死掉了。孩子们仍不停地乱打乱刺。

成哲从树上滑下来了。心中的紧张一松弛，顿时全身酥软，手脚麻木，头晕目眩，昏倒在雪地上。孩子们呼唤的声音，他听来非常微弱，仿佛在遥远的梦中唤他。

三十四　两拨伙伴重团聚

成哲慢慢苏醒过来，像从沉睡中醒来似的。起初耳边响着虫鸣般的嗡嗡声，渐渐清晰地听出了伙伴们轻声交谈的话音。他闭着眼睛回想，模糊地想起了自己把白熊打落在地上，朋友们赶来救援，茂翰等孩子们打死白熊，自己从树上滑下来的情景，那以后的事情，就全然记不得了。

成哲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轻轻地动了动，才睁开了眼睛。

“哎，醒过来啦。”

愁云满面地围着成哲的孩子们齐声欢叫。

成哲仍躺着，朝大家环视，目光同茂翰相遇，心中感到格外的高兴。

“茂翰，你也来啦。”成哲支起上身坐了起来。

“你真地昏过去啦。来，喝口蜜汤，喝了，脑子就清醒啦。”

万寿把掺了蜂蜜的开水递给他。成哲接过来喝了一碗，口渴胸闷顿时烟消云散，全身顿觉轻松了一些。

“我真地昏过去啦。”成哲望着万寿说。

“不然，茂翰背着你跑了五里多路，你还能不知道？”

“噢，是吗？”

成哲满脸含笑，深情地望着茂翰。茂翰却垂下了头。

“你再躺一会儿。我们怕你醒不来，可担心来着，特别是茂翰。”万寿说道。

“叫狗熊吓昏了，丢脸！”成哲显得有点腼腆。

“什么，丢脸？你是个英雄啊，英雄！”俊浩向成哲伸出了大拇指。

“是英雄，少年英雄！成哲，你应该当一个探险家。到你的功绩

能够向全世界公布的时候，就告诉全世界说：‘成哲十五岁时在白熊岛用一把斧子打死了一只有黄牛大的白熊’。”昌植以羡慕的目光望着成哲，说道。

成哲又躺下了，觉得全身瘫软无力，像要融化到地底上去似的。他想起了茂荣，仿佛看见了茂荣在焦急地等待着茂翰回来。

“茂翰，你还没见到茂荣吧？”

“没有，不过，情况都听说啦。真得谢谢你。”

“有啥可谢的。茂荣可能在焦急地等着你哩。”

“你也起来啦，我也该走啦。”茂翰说着就要站起来。

“茂翰！”成哲亲切地叫着，坐了起来。但没有往下说。屋里的孩子们都把目光转向了他。一时，大家都沉默了。

“你不要回去，让茂荣上这儿来，好不好？”成哲打破了沉默。

“上这儿来……？”茂翰惊愕了。别的孩子们也都睁大了眼睛。

“对，上这儿来。只要你不反对，别说茂荣，就是达洙、基赞他们也不会反对的。文基不是已经来了吗？再说，这儿的孩子们也都会高兴的。你看，房子不是盖得很大吗？吃的和穿的也都够用。”

“咱们合伙一起过吧。我也觉得这样最好。”

万寿一响应，大家异口同声都表示赞同。

茂翰却一声不响，这不是一句话就能回答得了的。要合伙一起过，他不好意思，觉得是丢脸的事。本来，他常常懊悔自己背弃了大家，也为过冬的事而揪心，处境十分窘迫。由于自己的轻率，使茂荣和别的孩子都在受冤枉罪。自己对不住他们，也可怜他们。但他一直没有跟茂荣他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认为泉水沟的成哲他们是不会喜欢他们的。

茂翰闭着眼睛想昨天和今天发生的事情。他的眼前浮现了茂荣陷在雪坑里挣扎的可怜景象、成哲背着茂荣冒着狂风大雪奔跑的情景、泉水沟的孩子们围着一圈给茂荣揉搓手脚的令人感动的场面，以及把

伸出猩红的大舌头追着自己的大白熊引向自身，舍己救人的成哲的崇高形象。这一切，都使他心潮起伏，深受感动。

“成哲把我们当亲兄弟看，而我却背弃了他。”他心中这样责备着自己，睁开眼睛抬起了头。但他不好意思开口。房子塌陷以后，当成哲诚恳地劝说他一起盖房子一起过的时候，成哲流着眼泪分给他口粮和工具的时候，他却无情无义地背弃了他，而现在，他有什么脸回来呢！假如，吃的也多，穿的也多，能够拿来帮助泉水沟的孩子们，也还好说，然而，吃的只有臭鱼，穿的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好意思开口啊！再说，就无线电来说，他是对成哲他们有罪的。拾到了可以向救难船呼救的无线电，也闭口不讲，而且叫别的孩子们严守秘密，不许他们露出一点风声，这是多么狭隘，多么自私，多么坏的心眼儿啊！

茂翰深深地反省着，不由自主地长叹了一声。

成哲和屋里的孩子们都在期待着茂翰的回答。茂翰知道他们希望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回答。但他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张不开口而焦急难过。他嘴唇发颤，喉咙梗塞，两眼泪水模糊，情不自禁地张开两臂，搂住了成哲的脖颈。

“成哲！”

成哲用力拥抱了茂翰。茂翰淌着热泪，结结巴巴地数说着自己的过错。

“你这家伙，哭什么！你想叫别人也哭怎的？好啦，好啦，从现在起，咱们合起来好好干吧。”

成哲轻轻地拍打着茂翰的肩膀，他的脸也被两串泪水打湿了。别的孩子们也都激动地啜泣着。

“孩子们，方才都为我辛苦了，现在，为了朋友，大家都上洞窟去一趟吧。”

“为这样的事儿跑，一天跑十二趟我也愿意。”万寿响应说。

“他们要是不肯来，就来个五花大绑，抓回来。有绳子没有？”昌植头一个站起来，笑着说。

“嗯，有。”

英秀应声从角落里拿出了一堆切成了条条的海狗皮，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

成哲也站起来，想和大家一块去洞窟。然而全身软绵绵的，直打晃，站不稳。他闭上眼睛，低着头，站着想定定神。

“唉，你怎么啦？”俊浩霍地站起来靠近了他。

“不要紧，头有点晕。好，出发吧。”成哲想迈步，可是两腿都忽悠忽悠不听使唤。

“你不能走。”万寿扶住了他。

“何必再麻烦你们呀，我去把他们领来就行啦。”茂翰阻拦道。

“被拆散的一家人要重新团聚啦，怎么能坐在家里等他们来呢，还是大家都去接他们来吧。”

成哲说着，先迈开了脚步。几个小弟妹也跟着上了路。

当孩子们一窝蜂似地拥进洞窟的时候，洞里的孩子们都愣住了。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噢，茂翰你也露头啦。你去泉水沟怎么不说一声，叫我们等得好苦，以为你死了呢。”达洙对茂翰发起了脾气。

“以为死了的人活着回来啦，不是更高兴吗？”万寿说。

“这话说的对呀。可是你们怎么啦，也不先招呼一声，就都拥来了？出了啥事儿？”

达洙察颜观色地环顾着大伙。

“用不着啰嗦，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商量。”成哲这样开了头，说道：“刚才在泉水沟跟茂翰商量，决定咱们十五个人重新聚在一起过活。你们不会反对吧？”

洞窟的孩子们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做了胡涂事儿，连累了你们，叫你们吃了很多苦。我没事先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你们，我已经跟成哲他们谈好，从现在起，咱们都聚在一起过。看你们有啥意见？”茂翰瞅着达洙他们说。

“你不说，我也早就想去了。盖房子的时候，我没做啥，可是我想，现在去，也会有我做的事儿吧。现在去，虽然晚了，但我加倍地干，弥补弥补。”基赞泪汪汪地说道。

“我也早就想提来着，就是因为不好意思，没脸，才没敢提。现在，他们都过来，要带我们去一块过。我们还能有啥意见。”

达洙一说，茂荣高兴地一把握住了明玉和文静的手。

“好啊，从现在起，咱们十五个人都在一起，好好过吧。咱们大家，把智慧和力量都使在一起，想办法早点回故乡去。”成哲望着大伙，满意地笑了。

泉水沟的孩子们围着无线电，好奇地瞅着，议论着。有些孩子头一次听说无线电这个词儿，有的孩子高兴地蹦跳着，说这一下救难船一定会来了，也有的孩子担心地说，就是修好了无线电，不会打怎能叫救难船来。

这天，他们把洞窟里的东西都搬到了泉水沟。从此，昌植就跟别的孩子们一起琢磨这个无线电。动动操纵盘的各种旋钮，把耳机贴在耳朵上摁了摁电键，拆下后盖摸摸这儿，捅捅那儿，为修好无线电绞尽了脑汁。他摁了一下认为是电源开关的摁钮，没有任何反应。他怀疑干电池是不是已经用光了。

“是不是干电池已经都跑电啦？”昌植问基赞。

基赞霎时羞红了脸，他因为对电池不大懂，没拿电池试过。

“有电池，才能打无线电。咱们先试试干电池，这个很简单。”

昌植把连在干电池箱子上的两股电线找出来，把两个线头互相碰了碰，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把线头用刀子刮了一遍再往一块碰，还是毫无反应。

“把线头碰在一起，会怎么样呢？”达洙一直聚精会神地看着昌植摆弄无线电，这会儿不解地问他说。

“这些干电池已经都没电啦，不能用啦。有电的话，一碰就会爆出火花来的。”

“那么这个无线电就没用了？”茂翰哭丧着脸问。

“干电池都没电啦，怎么能用啊？”

“这么说，这个无线电，在这白熊岛就没用了？”

“是这么回事儿。”

昌植这么一说，围着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地互相对视着长叹了一声。

三十五　白熊肚里出奇宝

围着死了的白熊，孩子们站了一圈。

“剥下白熊的皮，做什么好啊？”

将来要做生物学家的俊浩这样问道。他自有打算，却还是愿意征求大家的意见。

“听说，北极的人用白熊的皮做壁毯，做坐垫，做皮大衣。咱们也那么做嘛。”昌植做了回答。

“不，要拿它给队长做皮衣裳穿。看，队长的衣裳都撕成条条了，能穿吗？”

万寿提起成哲的皮袄摇了摇。

“我的衣裳用海狗皮做就行了。白熊的皮要用得更有意义才好。唉，那个白熊撕烂的衣裳是啥时候拿来的？”

成哲盯着自己的破皮袄。那皮袄撕得稀巴烂，目不忍睹。成哲瞅着衣裳，想起了白熊追赶他的情景和他耍弄白熊，尽可能拖延时间的情景。他感到胜利者的欢快。

“不光是你的皮袄，连做雪橇的木料也都找回来啦。”

“小本子没找到吗？”

“小本子？没看到。”

“你们没有细找。那本子是咱们的日记，一定要找到。”

“丢了个小本子怕什么？日记，我也天天写了，你放心好啦。昨天和今天的日记要写长一些啦。这事儿就不谈了，现在得快剥皮！”

昌植从厨房里拿出了菜刀。

“等等，剥下皮要做什么？”

“这还用问？肉嘛，煮、煎、炒；肠子嘛，做腊肠；胃呢，包肉肚儿；油，做灯油；胆，做药。样样都有用场。”昌植一口气说出了一大堆。

“你说的这些都挺好。不过，我问的是皮要做什么用？”

“这个嘛，做衣裳还是做坐垫，剥好皮再讨论也不晚呐。”

“不。皮不能那样胡乱使用，我的意见是要做一个白熊的剥制品，等到咱们坐救难船回去的时候带回去。”

“嗯，这个好，要做个跟活着的一模一样的白熊标本，放在门前当哨兵，回去时带走。”

“好啊，队长想的妙！把它放在门前，狼就不敢来啦。”昌植一说，大家都表示赞同。

“那就再等一等。”俊浩跑回屋里取来了笔记本、格尺、铅笔和绳子。

“要做剥制品，事先要把原来的模样都记好才行。本来应当把活的量好，可它已经死啦，没办法，只好这样量了。”

说罢，俊浩就开始把白熊的头部、颈部、躯体、腿、尾等各部分仔细地量好，甚至用绳子绕起来量了粗细，然后往本子上都一清二楚地记下来。

“来，这回要把它立起来，昌植你赶紧把它照样画好，能吧？”

“画个死的干什么？”

“要做剥制品，不光要把各部分都量好，还要把它的模样画好。不然，光凭眼睛看的去做，就会弄出跟原样大不相同的东西来的。来，大家辛苦一下。”

孩子们拿来一些木棍子，做成夹子，勉强把死白熊撑起来架成了站立的姿势。

“做白熊的剥制品，取什么姿势好啊？”俊浩征求大家的意见。

“做个直立的吧。”德善提议说。

“不，那可不行。”俊浩摇头反对。

成哲虽有好主意，却不说，想听完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在动脑子想主意。

昌植先开口说：

“取它追我们队长时候的那个姿势好不好？这样，别的野兽或坏人才能不敢靠近咱们这地方。”

昌植好像看透了成哲的心思，他提的意见正合成哲的心意。大家都鼓掌表示同意，成哲也抿嘴笑了。

俊浩把白熊的头、腿、躯体都摆弄了一阵，做成了奔跑的样子。

“怎么样，像不像？”俊浩问成哲。

成哲笑吟吟地摇了摇头，就把白熊的嘴大大张开，把头抬得再高一些，四条腿也摆成了大步奔驰的样子。然后一看，俨然是一头气势汹汹急起直追的大白熊。再把白熊的大舌头拽出来，让它耷拉在嘴角上，这就更像一头龇牙咧嘴要吃人的猛兽了。

昌植画下了怒冲冲的白熊，画得很像。

做好了制造剥制品的准备之后，开始剥皮。他们已经剥过不少兽皮，没费多大劲就把白熊的皮都剥好了。俊浩和万寿剥的皮，没沾一点肉。

孩子们吵着要快点破开肚子，掏出内脏，取出熊胆来。

“你们只知道熊胆好。当然，熊胆是狗熊身上最贵重的药材，但只取出熊胆就够吗？还应该明白狗熊的肚里都有哪些玩意儿，它们的形状都是什么样。”

俊浩好像已经当上了生物学家，很神气地说。

“对对，你说对啦。快破开肚子掏吧，我来做记录。”昌植拿出本子和铅笔催促。

俊浩拿起菜刀开始破肚子。肚皮厚，油多，割了一遍又一遍，才开始露出了内脏。旁边的孩子们都争着要看，都在往前挤。

肚皮终于完全剖开，露出了全部内脏。

“看吧，白熊的肚里是这个样子啊！我在学校里只看到过解剖兔子，可这家伙竟有这么大。这是心脏，嗬，还挺热呢！”俊浩扒拉着心脏，吃惊地说。

“这是肺，这是肝，这是胃，这个小肠，要拉开不知有多长哩。看这大肠，多粗！”

俊浩用刀子拍着大肠。

“胆呢？”德善问。

“胆？可能在这儿。”

俊浩把小肠一推，拖出了胆。

“咳，这么大，别弄破啦。”

俊浩小心翼翼地摘下熊胆，交给了德善。

“这回要看看胃里都有啥玩意儿，这才是真有看头的。”

俊浩俨然像个小生物学家，把胳膊朝伸给旁边的人，要他把袖子挽得再高一点。昌植替他把袖子捋得高高的。

“那不是明摆着吗？看不看还不是那些吃下去的玩意儿。唉，别捅出臭味来，算了吧！”昌植皱着眉头，呸一声吐了一口唾沫。

“什么，算了？要弄明白它胃里都有啥玩意儿，这是最重要的。看，山上都盖着大雪，海都结了冰，这么大的白熊都吃什么呢？把这

个搞清楚，你说重要不重要？要搞清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剖开它的胃好好看看。要说‘白熊肚里有胳膊粗的胆’，谁都不会吃惊，但是一说出白熊在雪地里吃什么过活，谁都会感兴趣的。”

“对，俊浩你说得对。别再长篇大论了，快把胃剖开吧。”成哲偏袒俊浩道。

俊浩洋洋自得地笑着朝昌植瞥了一眼。

“好，大家好好看。”

俊浩小心翼翼地摘下了白熊的胃。孩子们紧紧凑到俊浩的身旁，以好奇的目光盯着胃，想看看白熊在这银白的冰天雪地里吃的是什么。俊浩把胃端出来放在干净的木板上，开始用刀慢慢地剖开了。胃里露出了枯草、裙带菜和莼菜等海藻，都已被消化了一多半。

“这家伙在哪儿吃到了这玩意儿？喂，昌植，你都记下呀，不知道还有啥玩意儿呢！”

昌植开始往本子上记下胃里的东西。

“哎呀，这是啥呀？是什么兽的屎！”俊浩皱着眉吐了口唾沫。

“哟，看！成哲你的小册子叫它吞了。”俊浩挥动着小册子。

“看看！”

小册子在孩子们手中被传递着。小册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团团儿，有些地方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

“咳，这家伙真的饿急了，连胶皮、碎布头都吃啦。这是什么玩意儿？”

俊浩用木头筷子夹出了有大人拳头大的一块硬东西。这东西被一层薄膜包着，看不出是什么玩意儿，但可以看出被吞下肚子已经很久了。用手一掂，还颇有分量。俊浩歪歪头看了看，然后揭开了薄膜，再用布条擦拭干净了，是一个像孩子们的玩具一样小巧玲珑的望远镜。

“嗨呀，这家伙在哪儿吞了个望远镜！”俊浩大声欢叫。

望远镜上缠着金属链条。俊浩把链条解开一看，链条上又吊着一个东西。

“这又是什么？嘆，是金表！是金制的怀表！还带着表链，漂亮极啦！”

俊浩高兴得不知所措。他把望远镜和怀表高高地举在头顶上，晃动着。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看，有的踮着脚伸长脖子看。

“等一等，先看看这个表还走不走。”

昌植拧紧了表的发条，然后晃了晃，再贴到耳朵上听。

“嘆，表开始走啦！”昌植高兴地跳了起来。

“给我看看。”

“我来看看！”

望远镜和怀表从这个手里传到那个手里，不断被传递着。他们把表针适当地拨了拨，估摸着对上了时间。还用望远镜远眺着大海和山峰，乱哄哄地闹翻了天。

“这家伙在哪儿吃的望远镜和怀表？是在这个岛上？”京三转动着眼珠子泛泛地问道。

“你以为这头白熊光住这一个岛吗？它可能是住在北极的，后来坐在一块冰山上漂流，漂到这个岛来的。你知道白熊会游泳吗？游得可好啦。所以嘛，它也许是在别的岛上吃的，也可能是在这个岛上吃的。”昌植回答说。

“昌植说的有道理。这个望远镜和怀表肯定不是最近吞的，吞下去已经很久了。不然，还会包着一层薄膜吗？”俊浩替昌植辩护。

“可是，望远镜和怀表，是怎么吞下去的呢？”基赞问道。

“也许是那个人像成哲一样被追着，急得把望远镜和怀表都扔了，白熊就捡起来吞掉了。”

“不，可能是它吃人的时候连这玩意儿都一口吞掉了。它连小本子都吞，望远镜和怀表就不吞了？”

“那么那个胶皮块和布头是在哪儿吃的？”

“这些玩意儿无人岛上也会有的，这个岛上就来过人嘛。”万寿满有把握地说。

“好啦好啦，说了半天，差不多明白了望远镜是怎么到白熊肚里去的。其实，这不是什么值得争论的，也用不着搞明白，而且也没办法搞明白。谁都没亲眼看见，谁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少年英雄金成哲打的白熊，肚里出了望远镜和怀表！’懂了这个就完啦！喂，昌植，怀表和望远镜都记下了吗？”

俊浩这么一讲，孩子们才静下来不吵了。

天才蒙蒙发亮，孩子们就开始制造白熊剥制品。

成哲把一根笔直的棍子垂直地插在院子里，吩咐勇一、文基和英秀看着，等到棍子的影子最短的时候马上告诉他。

俊浩带着伙伴们打来很多枯草堆在一旁，照着昌植画的白熊的模样，量着长短和粗细，往白熊皮里塞枯草。渐渐地，形成一头白熊的模样。塞好了的地方，茂荣就用皮绳缝起来。他们终于造好了白熊剥制品，跟画上的白熊一模一样。基赞再用云母做成眼球往眼眶里一嵌，剥制品立刻栩栩如生，活像一头怒冲冲地扑向猎物的大白熊。

成哲后退几步端详着。他从前后左右打量了半天，满意地说道：

“做得真漂亮，别说别的动物，连人都会上当的。”

这时，勇一和英秀跑过来说，棍子的影子已经短到不能再短了。成哲立刻带着怀表跑去。

“你们看得真准呐。”他把表针对在十二点上。

三十六　岛上少年迎新春

酷寒的冬天率领其千军万马——凶悍的狂风和漫天的大雪大举进犯白熊岛，妄图征服成哲他们一伙少年，但它没有得逞，终于灰溜溜

地逃遁，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冬天一走，暖和的春天披着雾霭的轻纱静悄悄地来到了白熊岛。被掩埋在大雪中的白熊岛，从沉睡中苏醒，伸了伸懒腰，开始活动起来了。

向阳的山坡上，厚厚的积雪开始融化，到处流淌着雪水。和煦的春风吹醒了土地，地上开始冒出了嫩绿的新芽。烽火台上的黑烟，仿佛给少年们带来新的希望，冒得更浓更高了。

封住大海的似乎千万年也不会融化的坚如岩石的厚冰，在和暖的东南风吹来的雾霭中，发出轰隆隆的震响，开始迸裂和浮动。不知从哪里来的高大冰山和大冰块互相碰撞碎裂，发出骇人的巨响，仿佛要把沉睡的白熊岛卷走。宁静的白熊岛，开始奏响了初春的大交响乐。

高耸的冰山和宽大的冰块上，肥大的海狗伸着修长的脖子，警惕地转动着眼珠子朝四下里张望。号称北极老虎的白熊像长途旅游者似地稳坐在冰块上，一有冒出水面喘气的海豹，就用前爪一拍，把海豹打翻，拖上来吃掉。

这天，孩子们到海边去观看冰块顺流而下。冰山和冰块相碰相撞，发出震天的巨响，固然十分壮观，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随着海流漂下去的肥大的海狗和白熊等动物。

“喔唷，你们看！”

随着这一喊声，孩子们都朝喊声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大冰块上蹲着好几只从未见过的大动物。这些动物都体大如牛，而且肥胖，腿短，嘴里伸出两根大牙，看来足有一庹来长，样子十分奇特。孩子们头一次看到了俗称北极狮子的海象。海象卧在漂流的冰块上，轱辘着眼珠子东张西望，那样子十分悠闲自得，高傲神气，仿佛说，海上没有谁敌得过它。

白熊岛的春天，比长滩村来得晚。在长滩村，现在正是春烟缭绕，金达莱花和杏花盛开的时节，而在这白熊岛，向阳坡上的雪现在才开始融化。

春天一来，孩子们要做的事也多起来了。冬天，他们做的事充其量也不过是到烽火台上照看烽火，此外便是关在屋里学文化，唱歌，讲故事，或者玩象棋和跳棋，偶尔上山去打猎。如今，大海解冻，船可以航行了，孩子们便把烽火烧得更旺。他们还在泉水沟的后山可以俯瞰四面海洋的地方架起一个了望棚，时刻观察着救难船的到来。因为去年秋天利用几百只候鸟散发了几百封信，说不定救难船什么时候忽然开到白熊岛来。那几百封信中至少有几封会送到人们的手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只要收到信，就会设法让救难船来的。既使那些信都没送到人们的手里，现在已经解冻，总会有船经过这一带，不论它是哪一国的船，也可以向他们呼救的。因此，孩子们每天派两个人值班，监视海面，看有没有船经过。

但是，他们不能光等待杳无音信的救难船，还需要继续劳动，以维持在岛上的生活。

解冻以后，孩子们准备在房子附近向阳的地方开一小片地播种。但是没有工具，他们便用质地坚硬的檀木制造一些木锹和木锄，翻开黑油油的腐殖土，培起了地垄。地是多年来植物腐烂形成的土，用不着上肥。他们播下了大豆——虽然文基曾偷吃了一些，但还存了不少。此外还剜出土豆芽，抹上灰，精心地种在地上。

不觉之间，那些避开严寒飞到南方去的候鸟也陆续回到了白熊岛。小滨鹬、扇尾鹬、黝鹬、蛎鹬等大大小小的各种鹬鸟飞落在岛的海边沙滩上，啄食着被潮水冲到浅滩上来的小鱼和水虱，留下了无数好看的脚印。雨燕、针尾雨燕、戴胜鸟、翠鸟、赤翡翠等各种候鸟也都在纵情地歌唱着春天。在白熊岛度过了严寒的鸟，迎着和煦的春风，把蜷缩的身子舒展开，同候鸟一起飞翔在天上，快乐地鸣叫着。在漫长的冬天不知藏在什么地方没有鸣叫过一声的北方云雀和大云雀，也像为欢迎远方来客唱迎宾曲似地飞在高高的蓝天上放开歌喉纵情欢唱，一会儿又像石头子儿落地似地从高空垂直俯冲

而下。迎来了美丽春天的白熊岛，好像举行着迎春音乐会。

男孩子们在树林里跑来跑去，查看着落在树枝上婉转歌唱的各种鸟雀的脚脖子，然而很难看到脚脖子上拴着纸条子的鸟。

有一天，女孩子们挖了一篮野菜回来，叽叽喳喳地吵着说看见了一只脚脖子上有铁环的鸟。

“在哪儿看见的？一块去看看。”俊浩比谁都高兴地追问道。

“那只鸟还能老待在那儿吗？”明玉忧愁地说。

“这个你别发愁，你把我们带到那儿就不用管了。德善，你去不去？”俊浩手里早已拿起了捕鸟的套子。

“捕海豹的网还没织好，我得跟万寿把它织完。”德善回答说。

“我跟你去。”基赞站了起来。

俊浩和基赞就跟着女孩子们绕过一个山嘴，来到了冷杉和鱼鳞松稀疏而水杨柳却很茂密的山坡上。这里就是落过那只鸟的地方。

茂荣指着山坡说，一只绿色的鸟就在这一带落过，脚脖子上套着一个铁环。

俊浩和基赞打发女孩子们回去以后，开始查看这一带的树木。他们估计那只鸟很可能在这里的哪一棵树上筑了巢。但是，他们查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筑在树上的鸟巢。

“也许在草丛里做了窝，再把所有的草丛都翻翻看看。”

基赞粗粗地扫视着草丛，还不时用脚扒拉着。

“你那样可找不到鸟窝。咱们到那块岩石后边藏起来，等着它回来吧。”

俊浩正要朝岩石走去，偶然发现了一处土墩子，在塌了的边缘上有一个小孩子的拳头大小的小窟窿。

“这儿有个窟窿。”

俊浩一喊，基赞也奔过来看。

“是不是蛇或老鼠的洞？”

“不是。蛇和老鼠的洞是朝下挖的，这是往横里挖的，一定是鸟窝。”

“那就看看吧，也许还有蛋哩。”

基赞说罢就要伸手掏，俊浩像受了惊似地立刻抓住了他的手。因为，如果洞口有异样的迹象，鸟就不再用它的。

俊浩拉着基赞的手，到岩石后面隐蔽起来。

“在这儿等等，鸟会飞回来的。”

他们屏住呼吸，躲在岩石后面等着鸟回来。

没等多久，一只绿色的鸟从海边径直飞来落在坡顶上。也许是正在做窝，嘴里叼着像鱼骨头似的东西。嘴长，尾短，头上有一道横纹，胸腹部呈栗红色，颈部呈白色。的确是一只眼熟的鸟。脚脖子上套着俊浩他们套上的环。光是看到了这只鸟，他们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他们看到的是一只翠鸟。

落在坡顶上的翠鸟朝四周环顾了一遍，就扑棱飞起来嗖一声钻进了那个窟窿。

“去堵上窟窿吧？”基赞小声说。

俊浩大睁着眼睛摇了摇头。

翠鸟又钻出来，“哗哗”鸣叫着朝海边飞去了。

俊浩迅速地走到窟窿，放好套子又回到岩石后边躲起来。

“鸟回来，你可不能出声啊！你知道鸟的耳朵多么灵吗？等会儿鸟一进窟窿，就准会被套上的。”

没多大工夫，鸟又回来了。两个孩子肚皮贴着地注视着鸟。鸟在坡顶上待了一会儿，就飞起来朝窟窿里钻，一下子被套上套子直扑打。俊浩高兴得跳起来，飞也似地跑过去捉住了那只鸟。然而鸟的脚脖子上什么也没有。刚刚还带着的那个环，连影子都不见了，真是莫名其妙。

俊浩歪着头把鸟端详了半天，才明白这只和那只带环的鸟是一对

儿。他用一条线把这只鸟拴好，再把套子放在那个窟窿上。

不久，原先的那只鸟，嘴里叼着比先前更大的东西飞回来了。它落在坡顶上待了一小会儿，又扑棱飞起来，到了窟窿跟前却不进去，歪了歪头，又飞回坡顶上落下，不一会儿仍叼着东西飞向海边，再也没有回来。

孩子们一直等到太阳落入了水平线，也不见它回来。

“方才捉这只鸟的时候，那个窟窿口可能变了样。”

“那么，就捉不到它啦？”

俊浩没有回答基赞的问话，只是叹了一口气，然后解开了拴在鸟脚脖子上的线。

“干吗解开？”基赞诧异地问道。

“应该放它。不放它，那只鸟就永远不回来了。”俊浩说着，把鸟放了。鸟径直朝海边飞去。

第二天早晨，俊浩和基赞又藏在那块岩石后面等鸟，一直等了半天，也不见鸟的影子。

“完啦！它们远走高飞啦，也许是各自飞走了，就是碰在一块，也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做窝了。”

“那就掏窝看看，或许还有蛋。”

“还没有下蛋吧。”

基赞把手伸进窟窿，掏出了铺在下边的东西，全是鱼骨头。俊浩瞅着这些鱼骨头，点了点头。他虽然没有看到鸟带着的环，但明白了翠鸟是在窝里铺上鱼骨头，把蛋下在鱼骨头上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下午，孩子们带着他们第一次织成的捕海豹的网，来到了海边。自从解了冻，冰排都漂向远方以后，海狗经常出现在浅海上，但更多的是海豹。这些海豹经常突然冒出水面，喘喘气，又潜到水里去。迄今，孩子们每次划着木排到海上去打海豹，但收获都很小，不过瘾。为了一

次能打好几只海豹，他们经过研究终于想出了用网打海豹的办法。

海豹用处多。肉可以吃，油可以做灯油；皮，要是整个地剥下来，就可以做口袋，装东西最好不过了。做了口袋，可以把前趾做手柄，把口袋扛在肩上走，十分方便。大家都建议，多抓海豹，剥下皮子钉在屋里的墙上，用它做被子、褥子和坐垫。为了多抓海豹，大家集思广益，反复讨论之后，想出来的办法就是用网打海豹。他们把兽皮切成细条条，织成了大网，网眼大小恰好可以扣住海豹的脑袋。网的上头拴上木板做成网板，下头坠上重石头做沉子。网有两个人高，长三十多庹。孩子们划着木排，把这么大的网撒在海豹经常出没的地方。

三十七　久盼轮船一场梦

白熊岛的春天来得晚，去得快，一晃就过去了。刚刚看到草木萌芽，候鸟飞来，春意盎然，转眼之间春天又被裹在烟雾中消逝得无影无踪，匆匆忙忙代之而来的是夏天。然而早晚的天气却仍有一种料峭的寒意，恍如长滩村较暖和的冬日。

孩子们的生活更加生气勃勃了。

播了种的地上，大豆和土豆一天比一天长高。

撒网捕捉海豹，完全成功。撒了网的第二天早上，孩子们扛着渔叉，划着木排出海。快到撒了网的地方，只见好几只海豹一会儿往上冲，一会儿又潜到水里去，网板直晃荡。孩子们大声欢呼着，朝脖子被套在网眼里乱扑腾的海豹，用棒子打，用渔叉刺。这天，头一网就打了五只海豹。从这天起，他们天天去打海豹。撒网打海豹，比划着木排用渔叉刺海豹，效率高得多，一次就能打好几只，而且又省力。

有一天下午，男孩子们在打海豹回来的路上，发现了海边一棵柞树的枝条上吊着一个黄鹂的巢。吊在一条横长的枝条上的鸟巢，被风吹得忽悠忽悠地直晃荡，就像荡秋千似的。两只黄鹂好像没有把巢

筑完，轮流地飞来飞去，不断地把羽毛叼来。孩子们惊奇地瞧着黄鹂巧夺天工的筑巢本领，意外地发现了其中一只的脚脖子上套着一个铁环。是勇一发现的。

“德善，你不想捉那只黄鹂吗？”俊浩问道。

“你是叫我爬树啊？捉它干吗？下蛋的时候不是不许抓吗？”

“不要紧，看看那个环就放它。”

“好，我来试试。”

德善用细细的树根做了一个圈套，然后脱掉鞋子，开始往树上爬。当他爬到了那支枝条的时候，两只黄鹂在柞树顶上焦急地飞来飞去，嘎嘎乱叫唤。德善就要爬上那支枝条了，两只黄鹂更加急切地乱叫着，似乎要扑过来啄德善的脑袋。德善却置之不顾，爬到那支枝条上，把圈套往鸟巢上放好，才爬了下来。

孩子们都离开柞树，躲在较远的地方注视着鸟巢。两只黄鹂各自落在不同的树枝上待了一会儿，其中一只飞到巢上好像在察看着什么，但一眨眼之间就被套在圈套里乱扑腾起来。

“套住了！”德善欢叫着跑向了柞树。别的孩子们也都跟上去了。德善迅速地爬上去捉住了那只黄鹂。

“有环！”德善手举着黄鹂喊。孩子们高兴地吵嚷起来。

德善一下来，孩子们都围着他争着要看环里的信。

“别急，慢慢解开看。”

俊浩用小刀子拆下铁环，抽出了条子。条子原封没动，字迹也很清楚。

俊浩给孩子们看了条子后，对黄鹂说：

“黄鹂呀，你去秋飞到了遥远的南方，今春又安全地回来了，辛苦了。你没能把信送到人的手里，不要紧，别难过。你把信保存得很好，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实现我们的嘱托，希望你今年秋天一定把信送到。到那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在这岛上，就很难说了。”

好像黄鹂能听懂自己的话似的，俊浩对它说了这么些话，然后把装着条子的环重新套在鸟的脚脖子上，并松开了拴在鸟脚上的细绳。

“祝你多下蛋，生活幸福。”说罢，就把鸟放了。

孩子们下山往回走，一路上谈着从南方回来的候鸟以及想象中的救难船。

有一天，成哲习惯地拿起望远镜朝遥远的水平线眺望。忽然，他踮起脚跟，伸长脖颈，眼不离望远镜，格外兴奋地说道：

“茂翰，那边水平线上的是什么？”

茂翰也踮起脚后跟朝成哲望着的方向看了半天，惊喜地说：“哦，看见了像个木桩子似的东西。”

“用望远镜看吧。那不是木桩子，很像是一艘船，你仔细看看。”

成哲把望远镜交给了茂翰。他认为那是朝这面驶来的轮船。用肉眼看去，的确像个木桩子。

“它要是救难船，该多好！”成哲心中想着，禁不住兴奋和焦急。他很想用望远镜再仔细看看。但茂翰不住地望着，不肯放下望远镜。他不声不响地直勾勾地望着水平线，只见那个黑东西越来越大。

“对，是船，我们看见的是轮船的桅杆。”

一直用望远镜远眺的茂翰，惊喜地叫道。望远镜回到了成哲的手里。现在，不用望远镜，也能看清桅杆了。用望远镜看，连烟筒冒出的烟都看清楚了。

“是轮船！”

“救难船来啦！”

成哲和茂翰高举着双手大声喊，几乎把嗓子都喊破了。成哲霎时拔出插在旁边的信号旗，使劲地挥动着大声呼唤。茂翰一面朝圆木房奔跑，一面大喊救难船来了。

在地里锄草的孩子们听了他们的喊声，都争先恐后地欢呼着朝了

望棚跑来，达洙跑在最前头。他们一窝蜂似地跑上来围住了成哲。

“给我看看！”

“让我看看吧！”

望远镜从这只手里传到那只手里，不停地被传递着。

轮船喷吐着黑烟，向白熊岛疾驰而来。船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了，用肉眼也能清晰地看出它是一艘轮船了。

“我来打旗，你歇一会儿。”

茂翰从成哲手里夺过信号旗，使劲摇起来，简直要把旗子摇破，把旗杆摇断。

“孩子们，这儿也生一堆火吧！”

成哲一说，孩子们立刻搂来一大堆干柴草，点上了火。霎时，烈焰升腾，黑烟滚滚，扶摇直上。

“我们在这儿呐——！”

“往这边来呀——！”

船离着岛还相当远，孩子们却急不可耐地高高地挥动着双臂齐声呼唤。

望远镜又回到了成哲手里。他拿起望远镜目不斜视地盯着轮船，逐渐模糊地看到了甲板上晃动的人影。

昌植抢过信号旗可着劲地摇，孩子们都急切地跳着脚声嘶力竭地呼唤着轮船。

成哲从望远镜里看到了像船长模样的人。那个人也在用望远镜向这边看。

“孩子们，船上的人也在朝咱们看呢！咱们快到岸边去吧。”

成哲带头跑向了岸边。昌植等所有的孩子都像赛跑似地向岸边跑去。成哲边看轮船边跑，情不自禁地两眼含满了泪水。他心中无限感激远涉重洋前来搭救他们的人们。他的眼前浮现了长滩村和以为儿子已经死了的母亲在泪水中度日的悲惨情景。

“妈妈，再等一会儿吧，我们很快就回去了。”他心中这样喊着，脚不停歇地在坎坷不平的山道上飞奔。

来到岸边，孩子们朝着越来越近的轮船摇着信号旗，挥着手臂，大声地呼喊。

船已经很近了，肉眼也能看清甲板上的人了。

然而，不知为什么，径直朝白熊岛开来的轮船，忽然掉转了船首。孩子们以为轮船为了便于靠岸才掉转船首的，于是跟着轮船向前跑，不住地挥手叫喊。但是，船并没有停下来。它不但不停发动机，反而吐出更浓的黑烟，加快了速度。

孩子们感到诧异，但他们仍朝着轮船远去的方向边跑边喊：

“我们是长滩村的少年！”

“来救救我们吧！”

“快来救救我们吧！”

孩子们踉踉跄跄地跑着，声嘶力竭地喊着。

轮船越走越远了。孩子们仍跟着跑，以为轮船找不到便于停泊的地方，才这样不停地走。轮船继续喷吐着浓浓的黑烟，以更快的速度疾驰而去。没多大工夫，轮船就变得模糊了。

孩子们都站在岸边上，痴呆呆地凝望着逝去的轮船。

成哲像个失神的人，睖睁地站着，一声不吭，因为太出乎意外了，简直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

轮船越走越远了，只能模糊地看到一股黑烟。昌植鼻孔翕动，嘴唇歪斜，手一甩，把信号旗扔在沙滩上。谁都不想把旗捡起来。

“这下都完蛋啦！”

茂翰用哭腔嘟哝着，颓然地坐在地上。孩子们都望着成哲。

成哲一声不响地站着，凝望那遥远的海的尽头。

三十八　依靠自己奔前程

岛上和海上，一片雾霭。听不到汽笛和发动机的声响，只有海鸥和白额鸌飞翔在天上叽叽鸣叫。孩子们都瘫坐在沙滩上不想站起来，鹅绒般的雾霭越来越浓，萦绕着白熊岛。

“回去算啦，待在这儿干什么！”俊浩有些哽咽地说。可是谁也没有回答，也没有人动弹。

成哲怀着希望轮船返回来的心理，一直凝望着轮船消逝的茫茫雾海，但希望终于破灭了。

“回去吧。”成哲凄婉地说。

“信号旗怎么办？”昌植有气无力地问。

成哲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没吭声。

“什么怎么办，扔到海里算啦。”万寿生气地吐了一句。

“你以为天下只有那么一艘轮船？说不定以后还有别的救难船要来呢。”德善反驳道。

昌植不知该听谁的话，愣着。

“旗是布做的，扔它干吗？也许还有用处哩。”成哲表了态。

昌植立刻解下信号旗，把旗杆扔进了海里。

“这么说，往后就不再监视大海啦？咱们发了那么多的信，也许还有别的船来嘛，还是继续等着瞧吧。”德善对成哲说。

成哲却无法给他明确的回答。

“你们先回去吧，我随后就走。”

他也不知为什么，想独自走走，便缓步朝岸边走去。

“你怎么啦？”万寿诧异地问成哲。

“没事儿，我一会儿就回去。”

万寿歪了歪头，跟着伙伴们走上了坡路。

成哲沿着海滨向西走了一段，就爬上了山。在山顶，他朝家乡所在的西南方向眺望，然而看不到家乡，只能看到遥远的云烟蒸腾、海天相接的水平线和上下翩跹的海鸥。

他颓然地瘫坐在地上。他曾多么殷切地盼望过救难船的到来啊！迄今为止，之所以能过上充满浪漫情调的生活，是因为其根基上有着深信救难船定会到来的巨大希望的花蕾在不断膨大。期望越大，期望落空时失望就越大。

成哲心中沸腾的希望一下子成了泡影；美好的梦想，像被洪水冲击的石墙一样，七零八落地破灭了。

德善说要再等待别的船，可是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到？既使等到了，能得救吗？谁也保证不了。为了呼唤救难船，大家费了多少力气！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冒着狂风暴雪，天天轮流爬山去把烽火烧旺。大海封冻以后，曾有过冬天暂时熄掉烽火，待解冻以后再生烽火的意见，但成哲和大多数孩子都反对这个意见，认为既然已向全世界宣布了白熊岛将天天生上烽火等待救难船，怎么能借口冬天寒冷而熄掉烽火！假如有人收到候鸟捎去的信，以破冰船为先导，开着救难船来到这一带，却因为没有烽火而找不到白熊岛，徒然回去的话，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他们坚持整个冬天一天不落地烧旺烽火。然而结果如何？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成哲感到心痛欲裂，肝肠寸断。

“难道永远回不了家乡，一辈子在这儿过吗？”这么一想，他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他立刻否定了这种想法。

他咬紧嘴唇，再一次朝轮船消逝的方向射去了忿怒的目光。

难道我们等了这么久的竟然是一些见死不救，开足马力逃遁的败类吗？真是越想越可恨，越感到自己冤枉。一想到曾向那样的人挥手欢呼过，就禁不住怒气冲天，拳头发痒。

一只翠鸟哔哔叫着朝海上飞去。成哲下意识地抬头望了一眼，想

起了去年秋末天天夜里忙着捕捉候鸟的情景。那时候，他以为只要告诉全世界这个无人岛上有好多遇难的小孩子，就会有救难船赶来救他们。然而今天那艘大轮船清楚地看到了遇难的孩子们就在眼前，也置若罔闻，一溜烟逃掉了，何况是那些几万里外的人，会特意开船前来搭救吗？成哲感到这是根本不可能指望的妄想。

“有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永远待在这儿吧。”这么一想，对家乡和母亲的怀念就更抑制不住了。

不觉之间，浓雾变稀薄了，可以较清楚地看到遥远的水平线了。成哲转身朝西南方向望着，想象着终日思念的家乡。

他仿佛看到了金刚号渔船倾向一边沉入海底的情景。假如那艘渔船没沉，不是可以乘着它回家乡吗？哪怕划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划一年，不是可以划回去吗？当时，船破了，一筹莫展，只是唉声叹气，没想到把沉船拉上来修理，现在想起来十分懊悔。

“金刚号还在海里吗？”成哲的脑海里浮起了这样的想法：“把金刚号拖上来修理修理不行吗？只要把船修好，就能回家乡去。不要光等救难船，要用我们自己的手把船修好！”

成哲立即转身朝金刚号下沉的地方迈开了脚步。

太阳已接近了西边的水平线。但成哲毫不在乎，不管日落天黑或者出现吃人的猛兽，不马上去看看沉船，他是待不安稳的。他拨开荆棘丛，爬越着犬牙交错的奇岩怪石，脚不停步地奔走，终于经过那棵白桦树，来到了搭过草棚的地方。草棚连痕迹都没有了，只有架过铁锅的几块熏有烟子的石头零乱地躺在地上。看到搭草棚住过一些日子的地方如此荒芜冷清，禁不住生起一股凄凉悲切的心情。他几步跨过一道矮坡，跑到了船沉的地方。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溅着白沫的浪花轻柔地抚摸着孤岛的岸边。成哲朝海底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痕迹。他抬起头来向毫无表情的大海凝望。

“修船回去也已经不可能啦！”他不由自主地长叹了一声，垂头

丧气地挪动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向搭过草棚的地方。这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群孩子的身影。

“咦，你们怎么到这儿来啦？”成哲吃惊地问他们。

“队长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走远了，我们能先回去吗？我们装着回家，躲起来看了你半天，就悄悄地跟上来了。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昌植连答带问地瞅着成哲。

成哲没有气力回答，默然地踱着步。浪花轻轻地拍打岸边的声响，是那么凄凉哀切。

“要是船还在，想把它拖上来修一修，可是连块木板都没剩。当初我们想错了。光想到救难船来，没想到把船拖上来修好，作梦也没想到。”

成哲垂着头，趔趔趄趄地走着。别的孩子们也都泄了气，闷头不响地跟着。

“救难船也等不到，金刚号也修不成了，怎么办才好？”成哲开口问大家。可是没有一个吭声的。

“那还得等救难船来嘛。跑了一艘轮船，就灰心丧气，值得吗？不是曾经有人搭上救难船回去了吗？他们可能是打了无线电，可咱们不是向全世界发了信吗？除了这个，我们比他们差什么呀？”德善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看，他们都没能回去，都死在这个岛上啦。”茂翰说着，声音有些发颤。

孩子们都停下脚步，围住了他，无声地问他：“你怎么知道那些人都死了？”

茂翰朝大家环视了一周，开口说：

“有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们没说。我认为他们全都死在这个岛上啦。”他接着讲了他们搬到洞窟时发现人住过的痕迹的经过，然后就支支吾吾地不敢往下讲了。他怕给大家以太大的失望。

“往下讲啊，你有什么根据说他们都死了？”成哲催促道。

茂翰踌躇了一会儿，才详细地讲了挖井的时候发现了骷髅的经过。

“在洞窟的前边看到了骷髅的只有我和达洙。别的孩子我没告诉，怕他们知道了就吓得不愿住洞窟，跑掉。”茂翰正色地说。

“这么说，他们那些人确实是都死了。”万寿畏惧地说道。

“看那个烽火台垒得那么高，他们不会是一两个人，一定是好多人。”昌植推测道。

“那些大人都等救难船等死了，咱们也免不了死在这儿啦。”京三用手背擦着泪水，悲戚戚地说。接着是一阵难挨的沉默，只能听到沉重的叹息声。

“别老待在这儿啦，回去吧。”成哲先挪动了脚步，大家稀稀拉拉地跟着他。

“我们走的路怎么跟他们走的路一样啊？我们跟他们不同的就是盖了个房子。房子是因为我们人多才盖成的，跟回家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们也只能死在这个岛上吗？”想到这里，成哲不禁颤栗起来。越想越郁闷。大人都回不去，何况我们这些小孩子，能回去吗？必须想个办法，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成哲深夜回到泉水沟来，虽然躺下了，却无法入眠。十五个少年的命运，是死是活，全落在他肩上。重大的任务在沉重地压着他的双肩。他心中对自己说：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回到家乡去。如今，再不能只期望别人来救我们了，要想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回去。”

拂晓，成哲带着几个大孩子来到海边，上了木排，划向了撒了网的地方。往常是每天傍晚就去起网，但昨天因为都跑了远路，很晚才回来，没有来得及起网。因此，今天才早早地出海去起网。

海面异常平静，落网的鱼格外多。往常这种时候，孩子们照例是

要沸沸扬扬大声叫嚷，哼唱起船歌来的，但这一天，却没有人喊叫，也没有人唱船歌。

在满载而归的木排上，昌植凄婉地说：

“听说，古时候的人乘着木排来往过南太平洋，咱们就不能坐木排回家吗？”

“你不是有一回划木排去打海狗，差点儿没淹死吗？还说坐木排回家？少说点废话吧。”京三抢白道。昌植苦笑了。

木排靠了岸。孩子们扛着鱼网兜上了岸，走上了山路。

这时，成哲的两眼突然闪出了亮光，脑海里浮起了新的念头：“不用木排，用我们自己的手造一只船划回去，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他仔细地回顾着自从遇到风浪直至今天的详细经过。这一段生活，的确是难以估量的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的连续，但是在这漫长而艰苦的日子里，何曾得到过别人的帮助？一次也没有。已经过去的八个月，是从前根本不能想象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和重重叠叠的苦难编织而成的日日夜夜。在这八个月里，不是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用自己的双手解决了一连串问题吗，假如在困难面前瘫软下来，灰心丧气，哭天抹泪，该落到什么结局呢？肯定不是早已饿死冻死，就是喂了白熊了！但是，靠大家动脑子想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终于克服重重的困难闯过来了！

“对！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造一只船！要相信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木材，这里有的是。哪怕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也一定要自己造一只船，回家乡去。”

这么一想，成哲禁不住心潮澎湃，兴奋起来。他身不由主地突然站住，握紧双拳，以格外洪亮的声音喊道：

“孩子们！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造一只船，而不是木排，乘它回家去！”

孩子们猛然听到这话，都愣住了。这是谁都没想到过的，因而也都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都沉默了。

“队长要造船，我无条件地表示赞成！”

茂翰先开口响应道。他表示赞成，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打算。他只是想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根本不可能盖的圆木房，成哲他们却盖成了，而且盖得很大很漂亮；他连想都没想到的制盐，成哲他们也搞成了，而且制出了好几个草袋的盐，而不是一两斗，并且准备了足够吃一冬天的口粮；成哲还用一把斧子打死了一头大白熊！他相信，只要跟成哲在一起，只要依靠大家的力量，就不会有做不到的事情。

“我也同意！我看，造船这个事儿也不是绝对做不来的。古时后，人们还拿芦苇编成筏子当船用过嘛。咱这地方有的是木材，还有咱们十五个人的力量，又有锯和斧子，还怕造不成一只船？”昌植也表了态。

“造船还得有技术啊，跟盖房子不是一回事儿吧。”京三晃了晃脑袋。

“我也同意成哲和茂翰的意见。盖房子也不是靠经验盖的。只要大家都多动脑子，把智慧都拿出来，就能想出好办法来。虽然吃力，问题是看咱们有没有这个决心。是用咱们自己的力量造只船回家呢，还是茫然地等着救难船，到头死在这白熊岛上呢？一句话，是死是活，必须两者取一呀！”

万寿挥着拳头，激动地说道。

“万寿说的对。古时候，我们的祖先，没有任何机器，单靠人力把大岩石搬到山上修了城墙，筑起了研究天文的瞻星台，咱就造不成一只船？我看，咱们是能造一只船的。”成哲说得铿锵有力。

孩子们都很激动兴奋，一个个的脸上都洋溢着乐观欢悦的神采。孩子们一致同意，要打造一只船，开着自己造的船回家乡。

三十九　孤岛偶遇陌生人

孩子们一起动手造船。然而工具奇缺，用仅有的几把锯和斧子砍伐大量需要的木材，不知要花多长时间。

茂翰正等着斧子轮到自己使用，忽然想起了大约一年以前打驯鹿时丢掉的斧子。他的脸顿时变得绯红了。开始盖房子的时候也曾有人提起过他丢的斧子，那时候他借口不知丢在什么地方，拒绝去找，以后就忘掉了这件事。

“他们那时候用一把斧子盖房子，该吃了多少苦啊！”这样一想，他不禁感到十分惭愧，于心不安。然而以后再没有一个人提起他丢的斧子，更没有人追究他的责任，好像都忘记了这件事。这反而更使他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他觉得不如大家向他追根究底，狠狠地骂他一顿，心里反倒会好受一些。

“一把斧子，对我们多么重要啊！我妨碍了他们盖房子，今天又耽误了大家造船回家。”他心中自语着，决心把丢了的斧子找回来。他紧缩双眉，仔细地回忆丢斧子的经过。脑子里模糊地浮起了峡谷的树林和岩石。他已经忍不住了，不把丢了的斧子找回来，就受不了啦。”

他立刻跑到海边去找成哲。正在跟几个孩子一起用锯子锯木头的成哲，认真地听了茂翰的话，不无担心地说：

“你想得对，很好。不过，已经过去这么多日子了，能找到吗？会不会白受累？”

“多一把斧子，能多干多少活啊！我想一定能找到，你就让我去吧。”

成哲看出茂翰决心很大，便让他带着万寿走了。

茂翰和万寿带着够用几天的口粮和水以及火柴等必需的东西，第二天拂晓时上了路。

离开泉水沟的时候，还觉得不会迷失方向，但是真地走进郁郁苍苍的丛林，拨开一丛丛的荆棘，踏着不是路的崎岖山径转了半天，就开始摸不清方向，分不出东南西北了。他们不时地望着德善峰，走在灌木杂草丛生的丛林里，觉得眼见的都那么陌生。茂翰想起了去年他为了抓驯鹿，在丛林里横冲直撞的情景。现在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还带了万寿，叫万寿也受这份苦，实在于心不忍，感到焦灼不安。

傍晚，他们才来到了比较眼熟的山沟。但仍然想不起碰见驯鹿的地方，直到日落天黑了也没找到。他们只好在山脚下找个僻静的地方，吃了点东西，便躺下来休息。尽管白熊的威胁已经没有了，但只两个孩子在这黑森森的密林里过夜，仍不免害怕，心惊肉跳。一听见风吹草动的声响，就惊恐地朝四周张望，听到一声夜鸟的鸣叫，也吓得毛发直竖起来。住惯了山洞和圆木房的两个孩子，偶然在这山沟里仰脸一躺，眼前只是一片黑茫茫的夜空，觉得黑夜格外漫长。

天亮以后，他们又继续拨开荆棘丛，奔跑在丛林里，寻找遇到过驯鹿的地方，直到中午时分，才找到了那块地方。茂翰一步跳到岩石上头，朝四周看了看。岩石是眼熟的，耸立在旁边的大树，分明也是去年见过的那一棵。跟去年不同的，只是枝叶更繁茂了，杂草更茂密了。他们开始找斧子，把附近的草丛都翻遍了，也没有找到。

“咱们是不是找错了地方？”

“不，就是这个地方。”

“那怎么没有斧子？白熊不会吃掉它，也不会有人来拿走，这不是很奇怪吗？”

他们边说边找，把岩石下边，树下边，附近的草丛，都翻遍了。可是仍然找不到斧子。

“茂翰，不要瞎找了。你把当时抓驯鹿的动作再重复一遍好了。鹿是躺在哪儿的？小鹿崽又是在哪儿来着？你是从哪边扑上去的？”

“要我重复一遍吗？好，重复一遍吧。”

茂翰嘻嘻笑着。当时的情景已经模糊不清了，但仔细一想，还是渐渐地清晰了。他开始一面重复当时的动作，一面作了说明。他这样重复了两遍。

“哦，你是从这边朝那边砍了一斧，是吧？那么，咱们找错地方啦。”

万寿点了点头，就走到对面他们没有翻过的草丛里翻起来。茂翰也跟着去，弯着腰，仔细地拨开一丛一丛的杂草寻找。突然，他发现了埋在土里只露出一点斧刃的斧头。

“嗨，在这儿哪！”

茂翰欢声叫着，一把拔出斧头举到了头顶上。虽然生了点锈，却是一个磨磨就能用的好斧子。他们摸着斧刃，感到无比的高兴。他们找到的虽然只是一个没把的斧头，但对茂翰来说，这是一件大事，他觉得自己也为大家做了一件事，心里感到美滋滋的。

他们立即往回走。还没走到一半，太阳就落了。他们在丛林里脚不停歇地摸着黑往前走，半夜才回到了圆木房。

孩子们看到他们带来了斧子，像迎来了什么喜事似的，顿时热闹起来。

“等天亮，我也到洞窟去一趟。”达洙没头没尾地说。

“去洞窟干吗？”坐在他身旁的京三问道。

“我们乍到洞窟的时候，发现洞窟的一头有个坑，像土陷下去了似的。我就用石头和泥土填平了。现在一想，那坑里或许会有什么东西哩。”

“也不往里看看，就填平了？”

“黑咕隆咚的，看也看不清，而且压根就没想到过那里会住过人。因此，也没想想，就填平了它。那时候，我管的是整理洞外嘛。”

“那么，你不要一个人去，我跟你一块去。”俊浩说。

第二天一早，达洙就带着京三和俊浩，扛着铁锹走到了洞窟。

达洙绕到洞窟的一头看了看，就在一个地方挖开了土，不一会儿，出现了好些石头块。

“对，就是这儿。”

达洙继续往下挖。把后填的石头块和泥土都挖出来一看，确是一个塌陷下去的坑。一些细碎的泥土唑唑地往下漏着。显然，下面是空洞。再挖了一点，就出现了木板子。

“我来挖。”

京三夺过铁锹，继续挖下去。下面铺了一层木板，木板下面横架着原木，是当横梁架上的。显然，因为没有屋瓦或洋铁板，才铺了木板，又盖了厚厚的一层土。把木板和横梁一搬开，下面是一个颇深的洞，像个地窖，里面有好些个箱子，箱盖上落了好多泥土。看样子是一个仓库。一侧有门，门板可能是墙塌时砸坏了。达洙他们把箱子拖到了外边，一共是五口箱子。他们迫不及待地掀开了箱盖。

“嚯，你看，全是工具。这都是干什么用的？唉，还有斧子、锯子、刨子、锤子。这都是造船大有用场的嘛。都是轮船上用的吧。”

俊浩摸着工具，高兴得不知道怎样才好。

这天，孩子们都欣喜若狂，以为工具多了，造船就能大大加快了。唯有成哲，眼盯着放在搁板上的几口箱子，想着心事。

“他们都是大人，有这么多好工具，为什么没有造船，却都死在这儿啦？难道大人们不能做的事我们也不能做吗？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自己造一只船，回长滩村去。”成哲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　　　　*　　　　*

有一天，成哲带几个孩子砍下几棵黄花松，做了个小木排，拖到了海边。到了海边，他们意外地发现一只小舢板，在平静的海面上轻轻摇荡。

“咦？那是哪来的船？”孩子们都吃惊地望着舢板，愣住了。

“到跟前看看去。”成哲这么一说，孩子们都划起桨向舢板靠拢。

舢板能容五六个孩子。船索牢牢地系在岩石上，可见人就在这附近。

“是不是无线电的主人要把无线电取回去？”达洙圆睁着眼睛瞅着成哲。

“谁知道？反正先把木头搬走，然后再去看个究竟。”

成哲把砍来的黄花松都搬好，然后叫九个大孩子都带着扎枪、弓箭一类的家伙集合在海边，对他们说：

“在海边发现了一只不知从哪来的小舢板，船上没有人，不知道是什么人干什么来的。我们要去查清楚。用不着害怕，不过，不要随便用枪射箭，一定要听我的命令行动。来的人也许是无线电的主人，咱们先到那个发现了无线电的洞去看看。路上不要吵嚷，要仔细查看四周。好啦，出发吧。”

孩子们顿时紧张起来，仿佛是奔赴战场的战士，都抱着决一死战的悲壮的决心，开始往山上爬。茂翰打头，抄近道，隐蔽地引着大家前进。当他们快走到那个洞的时候，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奇怪的声音。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竖耳静听。那声音很微弱，很像是从远处飘来的人的呻吟声。孩子们屏声静气细听，那声音显然是人的呻吟声。

“是什么人在呻吟？”

成哲蓦地感到害怕了，闹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群金翅雀鸣叫着飞过去，淹没了呻吟声。

“是人的呻吟声。是从那边响的吧？”德善低声问。

“对，是那边。咱去看看。”成哲站在头前，迈开了脚步。大家都跟上了。呻吟声比刚才更清楚了。走在前边的成哲突然把手一抬，站住了，大家也跟着站住了。只见一条沟里有个灰白的人影。孩

子们都紧张地面面相觑，无言地用眼睛示意要加倍警惕。

成哲警觉地靠近了那个人。倒在沟里的人浑身血污，抬起头动了动嘴唇，却听不清说的是什么。衣裳全撕破了，手上沾着污泥。也是个少年。

“你是谁？”

成哲想装得威严一点，故意学大人的粗嗓音问道，可是学得一点都不像。

成哲他们围住了那个少年。成哲也不想想他会不会讲朝鲜话，冲口就问：

“喂，你是谁？”

孩子们如临大敌，都端着扎枪，昌植还拔出了别在腰间的斧子，只要对方有什么举动，就要一举消灭似的。

“我……我也是朝鲜人。”那个少年磕磕巴巴地回答。

“什么？朝鲜人？”

“嗯，真的是朝鲜人。”

听了这话，成哲十分激动。在这无人岛上，碰到了朝鲜人，听到了朝鲜话，感到无比的高兴，忍不住要一把抱住他，问他家乡的情况，痛快地跳上一场舞。但成哲克制了自己，认为在没有了解他是什么人以前是不应这样做的。

“你一个人来的？没有一块来的人？你要说实话！”

“就我一个人。”

“要知道，说谎可不会有好下场！”

“嗯，我绝不说谎。来救救我吧，我从悬崖上掉下来，受了伤。”那少年说着，两眼淌出了泪水。

成哲认为先救人要紧，便说：“好的，到我们住的地方去吧。”

成哲正要背他，茂翰抢先把他背起来迈开了脚步。

快到圆木房的时候，一直乖乖地趴在茂翰背上的那个少年，突

然“哇！”一声惊叫着乱扑腾，茂翰一下子摔倒在草地上。那少年想跑，却因为腿受了伤，跑不动，干着急。

“你怎么啦，啊？”跟在后面的成哲，紧紧地抱着少年问。

“那，那儿有白熊！”那少年怕得浑身直抖。

孩子们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那是死的，死了的白熊。”勇一嘎嘎笑道。

那少年这才平静下来，朝白熊标本瞧了半天，禁不住抿嘴笑了。他被孩子们背到屋里放在炕上，感到全身酥软无力，不由得合上了眼睛。他的裤腿血渍斑斑，是大腿受了伤，好像是叫石棱或树杈划破的，好在伤并不很重，而且已经用布条缠着，止住了流血。

俊浩给他把伤口洗净，贴上药，重新包扎好了。茂荣把蜂蜜掺在开水里，给他喝。

那少年一口气喝完了蜂蜜汤，才舒了一口气，环视着屋里的孩子们，眼里噙着泪水说：

“谢谢你们救了我。”

成哲觉得他不是坏人，说：“咱们都是朝鲜孩子，年龄也都差不多一样大，互相认识认识吧。”

那少年用微笑作了回答。

“你是怎么来到这岛上的？”

“坐船来的。”

“坐船？什么船？”

“是轮船。上这岛上来，坐的是小舢板。前几天你们没看见一艘轮船？”

“那么说，你也是那艘船的船员？”

“可以说是船员，但是我受尽了船主的虐待。”

“是受了虐待还是受了优待，谁能知道？他们见了我们，不但不救，反而逃跑啦！”

“是跑掉啦。”

“可是你为什么到这无人岛来了？这不叫人犯疑吗？”

那少年缄默着，半天不开口。孩子们催他快说。

“我想跟你们一起过。”

“什么？你要说明白点！要是说谎，我们就把你拖出去，扔到海里喂鱼！”昌植握紧拳头，滚动着大眼珠子。

“你们是会怀疑我的。你们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们。你们谁是金成哲？”

少年环视几个大孩子，目光停在成哲的脸上。孩子们惊愕地互相对视着。

“我就是金成哲。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放了带信的鸟？”

成哲愣怔怔地瞅着那少年，一时说不出话来了。

“我的名字叫石锁。你们听了我的话，就不会怀疑我了。”

“这么说，你是看到了我们拴在鸟的脚脖子上发去的信？”成哲呆了半天才问他道。

屋里的孩子们都惊异地靠近了他。石锁点了点头，开始讲起了他到这个岛上来的经过。

石锁十一岁时被卖到“帕西皮克”号轮船上当童工，已经有五年了。

今年早春的某一天，“帕西皮克”号正朝着南方的一个港口航行。天气忽然大变，乌云密布，风雨大作。轮船不时地鸣着汽笛，把准方向，继续航行。好几只飞在天上的鸟落在船上，一个个全身湿漉漉的，飞不动了，有的在甲板上扑棱，有的朝黑暗的角落里钻。这种现象，在海上并不是稀奇的。石锁抓几只鸟到机舱去看，发现其中最大的青脚鹬的细长腿上有个奇怪的东西。显然是什么人拴上的，就是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甲板长大人，这鸟脚上的东西是什么？”

“解开看看吧，也许里面有什么好消息哩。”

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解下了鸟腿上的小铁环。环里有一个小纸条，条上写着几行字，字迹很清楚。

“是我们朝鲜字。”石锁异常高兴。

“是吗？你大声念念，听听写的是什么。”

石锁没念过多少书，一字一字磕磕巴巴地勉强念了一遍。

“这只鸟带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我们朝鲜长滩村的孩子们去年夏天碰上风浪，漂到远远的无人岛上去啦。他们很苦，要人们去救他们呢。一共是十五个孩子。”

“是吗？他们在哪个岛上受苦？”

“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的什么岛。他们漂流了二十五天，才到了一个岛上，怎能知道那个岛叫什么名字啊？”

石锁非常同情无人岛上的孩子。他想，那些小孩子们，冬天是怎么过的？现在又怎么样？他恨不得马上飞去搭救他们。

“有没有办法救他们？”

“是啊，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石锁立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家。船员们都跑过来争着要看看那只鸟和信。他们好像对人说话似的，称赞青脚鹬说：“你飞越高山大海，把信带了来，实在很辛苦了。”他们看了信，了解了信的内容，话题就很自然地转到了猜测那个岛的位置的问题上。

一个大叔拿来了一张海图。船员叔叔们铺开海图纷纷猜测，然而一个个猜测不断被推翻，争论了半天，最后都同意根据风向和风速以及漂流的时间仔细计算。算了半天，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基本上确定了无人岛大约在北方的什么地方。一个大叔在海图的一个点上画了个红圈。

然而“帕西皮克”号所在的地方和那个无人岛相距太远了。船员

们都希望去救那些孩子，可是都担心船长借口距离远不愿去。

“离这儿远，就不去救他们，他们不都死在那儿吗？求叔叔们跟船长说说，一定去救他们吧。”石锁恳求道。

“明知道孩子们在无人岛上受苦，还能不去救他们？去求求船长吧。”

一位船员叔叔说罢，就到船长室去了。其余的船员都在机舱里等着他回来。

不大一会儿，那个船员回来说，船长让大伙不要胡思乱想，要专心开船。

“我们都恨不得马上去救他们，可是船的主人船长不听我们的话，有什么办法？距离也确实太远啦。你虽然十分难过，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忘了它吧。”

那个船员这么一说，别的船员都叹息着，打消了去搭救的念头。

从此，石锁时常惦记着无人岛上受苦的孩子们，可是时间久了，也渐渐淡忘了。

有一天，石锁发现他们的轮船正在朝北开，便想到也许可以救无人岛上的孩子们了。他看轮机长的情绪格外好，就轻轻走到身旁搭上了话：

“轮机长大人，现在咱的船是往北开的吧？”

“对了，也许要走进北极圈呢。船长对这趟路有很大的打算哩。”

“有什么发大财的事儿？”

“有。北极地方的黑狐、白狐的皮，是叫软黄金的珍贵货。看来船长找到了弄一船北极狐皮的门路。他打算装一船狐皮直开到美洲去。做买卖，谁能抵得上咱们的船长啊。唔，这一趟，说不定还能经过你们国家的孩子们漂流去的那个无人岛哩。虽然位置不清楚，可也说不定还能碰巧啊。”

“轮机长大人，您对航线比谁都清楚，求您设法去救那些孩子吧。”

“是啊，可是这种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能办到的。再跟船长说说看吧，恐怕有困难。”

“帕西皮克”号经过几个港口，继续北上。

有一天，天刚刚发亮，就开始起雾，转眼之间，烟雾迷蒙，连几步外都看不清楚了。舵手精神专注地把着舵；船长紧靠在他的身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罗盘上颤动的指针；站在船头甲板上管汽笛的船员每隔一分钟就“嘟——”地鸣响汽笛。汽笛声更增加了不安的气氛。

过了中午好大一会儿，浓雾才开始慢慢消退，可以模糊地看到天空，看到前方了。汽笛鸣响的间隔时间，从一分钟改成了两分钟，从两分钟又延长到三分钟，渐渐延长，最后干脆不响了。

船长放心地舒了口气，回他的卧室去了。船员们也都松了一口气，恢复了正常。

石锁擦洗甲板，无意中直起腰板朝海面瞥了一眼。瞬间，他吃惊地发现了不远的一座岛子。航行中看见岛屿是并不稀奇的，但看见孤岛上冒烟，却是令人惊异的。

“这个岛也许就是那座我们朝鲜的孩子们受苦的无人岛？”石锁擦亮眼睛望去。岛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石锁紧靠着栏杆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座岛。

船好像在驶向那座岛。石锁发现岛上有人，是一群孩子聚在一起不住地向轮船挥手。

“噢，是这个岛，没错。”

石锁情不自禁地自语着，环顾了四周。四周没有一个人。他急匆匆地朝机舱跑去，没跑几步又突兀地站住了。他知道机舱里没有能帮助他的人，于是又快步跑到了甲板，甲板上有几个船员正望着那座岛。

那座岛上，一群孩子拥到海边，摇着一面旗，挥着手，好像在大声喊着什么。

“跟船长说说看？船长也是人，眼看孩子们在急切地呼救，他能见死不救吗？”石锁边想边望着岛上的孩子们。这时，一个船员走近船长，说：

“船长大人，那岛上的孩子们就是从去年夏天漂流到岛上来受苦的，咱们是不是应当去救他们？”

船长听了，现出了不高兴的样子：

“你说这话，难道没看见那个海边？哪有靠岸的地方？你想撞破这艘船吗？再说，我又不是慈善家，是做买卖的。你要把那些小子带到船上来，想干什么？”

听了这话，那位船员固然也吃了一惊，但更吃惊的是石锁。

“难道没有办法救那些可怜的孩子吗？”石锁像失神的人一样，痴呆呆地望着远处岛上的孩子们。

轮船掉过船头，加快了速度。岛上孩子们的身影渐渐消失了。

五年来在“帕西皮克”号上受尽了虐待的往事，像走马灯一样掠过了石锁的脑际。每天从黎明到黑夜，他一刻也没有闲过，没有过自由。天一破晓，就得起来擦洗甲板、栏杆和船首船尾，还要经常涂油漆，用油布擦拭机舱的机器。如果一个人指使他，他还可以按轻重缓急依次干下去，可是人人都指使他，都瞪着眼睛强迫他干，简直不知道先干什么后做什么，叫他忙得团团转。就是这样，也还是天天挨打受骂。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是他痛苦悲酸的生活。想起这些，他不寒而栗，再也不愿在这船上受罪了。

他想，既然自己无力救他们，自己就该加入他们一伙，跟他们一起自由自在地过日子。他们从去年夏天漂流到那个岛上一直活到了现在，这不是说明那个岛上可以住人吗？是的，与其在外国人的船上受欺负受虐待，过非人的生活，不如跑到那个岛上跟本国孩子

们一起过日子。若真能这样，该多好！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船员给他讲过的故事。那个故事说，过去在某个岛上，人们建设起一个理想村，过上了无所羡慕的幸福生活。石锁想，跟那些孩子一道，在那座无人岛上不是也可以建设起一个理想村吗？

“逃！船长不会答应我的请求，用不着跟他说，免得白白地引起一场风波。我就悄悄离开船，逃到那个岛上去，不就成了吗？”

石锁打定了主意。但在白天是不能逃跑的。他一心盼着黑夜早点到来。轮船继续向北航行。

日落以后，船员都到餐厅去了。夜幕徐徐降临了。

石锁跑到了吊着小舢板的地方。漆黑的甲板上，没有一个人，寂静无声。只有餐厅那面有谈笑喧哗的声音。石锁按了一下墙上的电钮，吊艇柱上的小舢板徐徐地降落到水面上，他敏捷地落在舢板上。

“帕西皮克”号犁着水面疾驰。石锁坐在被轮船掀起的波浪颠簸得摇晃不已的小舢板上，使劲地划着桨。但他感到轻松舒畅，宛如一只鸟逃出了鸟笼。突突跳的心脏也恢复了正常。他想，只要能跟本国的孩子们在一起，就是挨饿受冻，也是高兴的。

他跟“帕西皮克”号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他朝着无人岛，用全力划着船桨。

过了午夜，他才划到了岸边。他估计这就是白天孩子们挥手摇旗呼喊过的地方。他把小舢板的绳索拴在岩石上，想找孩子们去。但是两腿酸软无力，走不动了，便坐在草地上休息。

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野兽的叫声。石锁吓得汗毛直竖，全身发颤。他霍地站起来茫无目标地奔跑。没跑多远，就从一块大岩石上摔下来，被石棱子划破了大腿。伸手一摸，伤口在淌着血。他立刻抽出别在腰带上的毛巾，撕成两条连起来，包扎了伤口。他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就近找个避风地方，躺下来等天亮。海面风平浪静，一勾弯月洒下了皎洁的银辉。

天亮了。石锁不愿在这儿久待，找一根木棍当拐杖，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动身去找那些孩子。他趔趔趄趄地走了一段，又无力地摔倒了。

四十　群策群力造帆船

成哲听着石锁谈来到白熊岛的经过，心情十分激动兴奋，当石锁谈到那恶毒的船主时，就不由得攥紧拳头，义愤填膺。交谈之中，他俩很快情投意合，好像是旧友重逢，又好像是亲兄弟。

天一亮，孩子们就为石锁治伤奔忙起来。俊浩带着几个孩子到山上去刮来海松脂做“黄腊膏”，达洙和茂翰到海边去抓来了白额䴉。女孩子们在厨房里忙着给石锁做可口的饭菜。

石锁受了伤，饭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他全身瘫软，起也起不来，一连三天躺在铺上。

大家都殷勤地护理石锁。俊浩早晚给他精心换药，有的去给他钓鱼来，有的为他去打野味。

在十五个少年的热情护理下，石锁的伤势开始好转了。

石锁听了成哲他们遇到可怕的风浪，漂流到这个无人岛上，艰苦奋斗活下来的经过，感动得流下泪来。尤其是，成哲只凭一把斧头打死白熊的故事，使他非常惊叹。

石锁刚遇到他们的时候，只是心想你们活下来可真不容易啊。听了他们讲的经历，不禁觉得他们好像是古代传说里的勇士一样。他想到这些孩子做到了连大人也难做的事情，心情十分激动。他觉得，今后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一定都能克服的。

造船的事进行得比较顺利。自从达洙找到了工具以后，造船的进度就更快了。再加上石锁带来了舢板，也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万寿自以为对于船无不通晓，可是真的要光凭记忆造起来，就遇到了不少难题。这回有了舢板作样子，看着舢板设计起来，那些难题也就逐个地解决了。船底该用什么材料，该多厚；船首和船尾该用什么木料，该怎么做，这些原来都记得不大清楚的问题，也都比较容易地解决了。

现在设计已成，材料也基本备齐，应该开始动手制造了。这回钉子又成了问题。他们原以为把金刚号船上的铁丝拿来切断就很容易做成钉子的，实际造起来却不那么容易。船首和船尾可以用粗木钉，可是打木钉的孔该怎么钻？再说，要把船壳板接起来，还需要做曲钉呢！

成哲跟小伙伴们商量怎样才能快速造铁钉子。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提出了不少意见，最后有人提出了修个铁匠炉，把铁丝烧红，就会容易切成钉子，也会容易把它扭弯造成曲钉。可是，风箱又怎么做呢？虽然有很多孩子在铁匠铺里，或焊铁锅、钢精锅的地方见过风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风箱的构造。

“还是基赞你来试试吧！凭你的本领，难道还造不出风箱来？”成哲说。

基赞皱起眉头，歪歪头想了想，答应试一试。他答应下来，并不是因为有信心，而是心想从洞窟里回来的孩子应该比别人多干点事才对。

基赞马上动手做风箱。他先做成个模型，从各方面进行试验，又跟小伙伴们商量，终于想出了办法；风箱设两个活门，一个进风，一个出风，让进风的活门在进风的时候开，出风的时候关闭。

基赞做成了煤油箱那么大的箱子，又用海豹皮做了活塞。这样，做风箱的事就完全成功了。

一部分孩子找来很大的石英石当作铁砧，又用粘土做成坩埚，往炉里放进木炭点上火，一拉风箱，就成了像样的铁匠炉。

另一些孩子忙着造船。他们按设计做成船壳板，用绞棍和绞索把它搣弯，然后固定在首柱和尾板上，这就很像个船的样子了。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干起来，造船工作进行得很快。

船壳板虽然用刨子刨得很平，可是板和板之间还是有不少缝隙，需要把这些缝隙堵严，这是最后一道重要的工序。要是堵不严，海水就会渗进船舱，无法航行。

“听说，堵缝要用棉花，可在这个岛上到哪里去弄棉花来呢？”万寿挠着后脑勺忧心地说。

“没棉花怕什么，不管用什么只要把缝隙堵严，不让它漏水，不就行了吗？”德善说。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织麻布的大麻就可以代替棉花。山上有很像大麻的草，把那些草割来煮好剥皮，把剥下来的皮放在臼里一捣，就会又钻又韧，可能比棉花更结实。”

这样，堵缝的问题也顺利解决了。

然后，该立桅杆，做帆了。有的孩子说剥下椴树或白桦树的皮来做帆；有的主张用兽皮来做。最后决定用既好看又轻的海豹皮来做。

女孩子们把海豹皮铺在海边沙滩上缝制船帆。正在堵船壳板缝隙的石锁忽然跑到她们跟前来问：

“喂，你们把海豹皮接得这么大干什么？”

“怎么，你还不知道？不是决定用海豹皮造船帆吗？”茂荣说。

“什么，用海豹皮做船帆？哈哈哈……我到过许多港口，一直生活在海上，可从来没见过用毛皮做的船帆。毛皮帆！哈哈哈……”石锁脑子里想象着海豹皮船帆，大声笑起来。

“船帆不就是利用风力推动船前进的吗？难道用海豹皮做就起不了风帆作用啦？”明玉反问了一句。

“不，不是那个意思。比用布做的还会更好呢！”石锁不好意思地笑着点了点头。

这些日子，孩子们都生活得热热闹闹，好像过节日似的。一群孩子加紧做造船的最后作业，另一群孩子由俊浩带领采集白熊岛上特有的植物，抓鸟兽来做剥制标本。

孩子们没有一天忘记过家乡，随着造船的进展，就更加热切地想念家乡了。他们聚在一起就兴致勃勃地谈起家乡的事。

可是想到几天后就要离开这个白熊岛，心里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留恋之感。

有一天晚上，孩子们围着篝火，感怀深切地回忆着一年来的种种经历，交谈着回家乡的事情。

“咱们在这个岛上住了快一年，就这么离开，心里是不是有点留恋？”昌植说。

“所以嘛，我们要把那头给我们把过门的白熊带回去。这个岛上的珍奇鸟兽剥制品和植物标本也已做好了嘛！”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想留下我们长滩村的少年在这个岛上住过的标志。探险家们探险北极或南极，发见了大陆或岛屿就要插上他们本国的旗帜。可我们没带国旗呀！”

“那，照我们国家的方式，在大岩石上刻个碑文怎么样？”万寿提议说。

万寿的意见得到所有孩子的赞同。

第二天起，由昌植负责带着有手艺的基赞和德善开始在屏风岩上刻字。这件事也进行得很顺利。

有一天晚上，几个大孩子到山上去采集植物标本回来，茂翰、万寿和石锁偶然在路上碰见，便一起往回走。

“过几天，你们都要回家乡了，该多好啊！”石锁突然说。

“那你就不回家乡啦？”茂翰惊讶地问了句。

石锁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叹了口气，默默地挪动着沉重的脚步。

万寿觉得他有些不正常，便问道：“怎么，你有什么心事吗？”

“没什么。”

“没什么？咱们已经亲如兄弟啦，有什么事，尽管说嘛！”

万寿这么一说，茂翰也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

“亲兄弟也不会比咱们更亲啊！可是，我也曾闹过情绪，一度离开过大家，那时我实在太不懂事了。”

三个孩子肩并肩默默地走在草地上。一只花蝴蝶在他们面前翩翩起舞。

石锁沉默了一阵，开了口：“我的想法说出来，你们会责备我的。”

“不会责备你，尽管说吧！”万寿深情地望着石锁说。

“我是不想离开这个岛，你们不信吧？”

两个朋友惊讶地望着石锁。

石锁接着说：“你们看看这个岛！土地多么宽阔，多么肥沃呀！你们种的土豆和大豆长得多好啊!没施肥，不是也长得这么茁壮吗？树林茂盛的山，能种庄稼的平川，大海里成群的鱼类，山上众多的野兽，林中鸣啭的各种鸟雀，都是谁的？主人是谁？这个岛的主人不就是我们吗？这个岛是你们发现的嘛！”

石锁谈到这里又默默地走着，两个朋友也没有说什么。只有拍岸的涛声打破寂静。

过一会儿，石锁又说：“我跟你们在一起真高兴，过这样愉快的日子，我生来还是第一次，真感到活得有意义。我想，在这里开荒种地，驯养和繁殖驯鹿，办个大牧场，冬天让驯鹿拉雪橇，我们又有渔叉、兽夹子、网和斧头，可以猎野兽，也可以捕鱼、海狗和海豹，还

可以到山上去砍伐树木，捕猎黑狐狸、白狐狸和青狐狸，拿出去卖。这样，我们的日子过得该多好啊，还可以在山野种上药草，用来治病。一句话，要把这个白熊岛建设成一个理想村。有些人说什么死后要到天堂去，到极乐世界去。可是人一死就完了，哪有什么天堂、极乐世界？所以嘛，在活着的时候要活得有意义，不是吗？”石锁想起了他在“帕西皮克”号的时候听说过的理想村的故事，便对朋友们说。

“这是个无人岛，你把那些东西卖给谁呀？”万寿问。

“那好办。向东不远有一块大陆，可以用我们造的船运去卖。这个消息一传开，也会有商人找我们来换货。万寿，你是到这儿来才学文化的吧？”

“对。”

“我也在这儿学到了很多东西。白天大家都一起劳动，晚上学文化，多好啊！”

“那么说，你是想永远住在这里啦？”茂翰把眼睛瞪得圆圆地问。

“我是这么想，可我单独一个人怎么行呢？所以才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茂翰听了这异想天开的话，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呆呆地望着万寿。万寿说：

“石锁，你想错了。我们将近一年没能回家乡，这就够我们难受的了。可是你，要我们永远忘记家乡，这像话吗？家乡有父母兄弟和好朋友，有我们玩耍过的山野和江海，怎么能丢开，怎么能忘掉啊？”

“万寿，你不是没有父母兄弟吗？”

“我跟你一样，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除了爷爷，什么人都没有。可是，长滩村是我生长的家乡，是埋着我爹娘遗骨的地方。我在这白熊岛住了快一年了，可是一天也没有忘记过长滩村。”

“茂翰，你的想法也跟万寿一样吧？”

“有人给我黄金，我也不在这儿过了。不光我跟万寿这样，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往后，不管到哪儿去，你再也别提那种馊主意啦。”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在离开白熊岛之前，孩子们为了留下他们的足迹，前几天就开始刻一块纪念碑，现在已经刻好了。

成哲带着孩子们上了屏风岩。岩鸽在上空展开翅膀飞来飞去。

“石锁，你念一遍吧。”成哲说道。

“念一遍？”石锁咧嘴笑了笑，就开始念刻在高大岩石上的碑文：“朝鲜长滩村少年遇风浪漂流至此，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十个月，命名此岛为白熊岛。我们自己造帆船一艘回乡，特此刻碑文于此，以资永远纪念。”

碑文下面刻了年月日和成哲以及全体孩子的名字。

石锁念完碑文，就环视着大家，仿佛在询问有没有念错的地方。

“念得很好，书也能念得挺好哩。坐船回去的路上，也要好好用功啊。”成哲说道。

“我的名字可是不该刻上的呀。”石锁挠着后脑勺说道。

“那是为什么？”成哲诧异地问。

石锁想说什么却没张口，只是望着成哲抿嘴笑。

“你说呀。我们有什么都跟你说，你有什么也该跟我们说嘛。”

“这话对。”

石锁低着头，用脚尖踢着土块，想了想，才抬起头来说：

“我倒想留在这个岛上，哪怕就我一个人也好……”

他没有把话说完，又支吾起来。

“你这是什么话？不回故乡，要留在这无人岛，像话吗？别再说这种话了！”

“你说这话，是你不知道我的处境。老实说，我是想跟你们一块永远住在这儿的。”

“这个，我已经听万寿和茂翰说过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所以，我也打消了这个念头。你们，家乡有父母兄弟和亲戚，是该回去的。可是我，没有爹娘，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

说到这里，石锁的两眼噙满了泪水。

“其实，我怎么就会没有故乡呢？济州岛柳树沟，是我的故乡。可是我一点也不想回故乡去。你想知道我怎么不愿回故乡吗？那你看看我的脊背好啦。”

石锁一下子脱下衬衫，把脊背转向了孩子们。只见脊背有一块两拃多长惨不忍睹的伤痕。

“这就是留在我身上的故乡的痕迹。”

石锁重新穿上衬衫，接着说：

“我的母亲是位出名的海女，不知受了多少累，受了多少苦。（译注：海女，指以潜到海里捞取各种海味为业的劳动妇女。）我七岁时，母亲患肠伤寒死了。我爹是船夫，死在海上。我九岁就开始给地主扛活，天天起早贪黑不停地干活，一刻也歇不住。地主的婆娘心眼可毒了，你们想都不会想到的。咳，一想起那个时候，我就恨得忍不住咬牙切齿。”

他好像在回想着过去，默默地朝大海望了半天，才接着说：

“那是我十一岁的时候。有一天大清早，觉还没醒，就被叫起来去打水。我挑着水进厨房的时候，让一根柈子绊倒了，水也洒了，厨房满地都是水。正在灶口烧火的地主婆，举起烧得通红的拨火铁棍就无情地朝我脊背上抽打。我当场就昏倒在地上。正在院子里劈柴的长工叔叔跑过来把我抱到库房里去了，我抱着大叔大哭了一场。当天，

我就逃出这一家，到处流浪，干些粗活，后来就上了‘帕西皮克’号商船，当了奴仆。

“我回忆我的故乡，除了挨饿受冻，挨骂受打，被敲骨吸髓，再没什么可回忆的了。难道，你叫我再回到这个故乡去吗？故乡里等着我的，只有那些叫人毛骨悚然的苦难。”

石锁回忆着悲愤的过去，两眼闪着亮，仿佛要射出一股怒火。

“这么说，不管你的故乡落到什么地步，你都不再理它了？你说愿意在白熊岛建一个理想村，过上好日子，却想把自已的祖国丢开不管吗？你说说看，白熊岛能比得上咱们的国家吗？咱们的国家，土地肥沃，五谷翻着波浪，地下有无尽的金银宝藏，大海有抓不完的各种鱼，山上有砍不完的繁茂的树林和各种飞禽走兽，是多么美丽富饶的国家呀！你只想到把白熊岛建成一个理想村，怎么不想到把咱们的家乡、咱们的国家建成一个幸福美好的家乡和国家呢？”

“建成一个幸福美好的国家？咱们的国家不是早被倭寇吞掉了吗？”

“那么，强盗打进咱们的家，杀人放火，抢走财物，你都不管，也不管家口遭什么难，你就一个人逃出去，只顾你一个人过好日子吗？”

“什么？我一个人过好日子？这种想法，我连半点儿都没有!”

“咱们的国家叫倭寇吞了，就该跟倭寇打，把祖国夺回来！可是你，想一个人留在这岛上，是什么意思？”

“哼，要跟他们打？他们有枪有炮，还有军舰飞机，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打？拿菜刀和小锤子打？”

“我们的力量，现在也许没有他们大，可是，弱小的力量只要抱成一团，就会大起来的。一滴水不算什么，但是一滴滴的水汇在一起，就能变成小溪流，溪流又汇在一起，就能变成大河，变成大海，就能发出可怕的力量。懂吗？就拿咱们十六个人说吧。咱们十六个，

一个个分开看，谁也没有特别大的力气或特殊的才干。可是咱们抱成一团，把力气使在一块，就战胜了可怕的狂风恶浪，还造出了这艘船，不久就要乘这艘船回家乡去了，是不是？光坐着想心事，什么事也做不成。跟这一样，以为倭贼强大，打不赢他们，就坐在那儿啥也不做，是不对的。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把力量和智慧聚在一起，就能做出大事来。不对吗？”

成哲的眼里迸发着自信的光芒。

石锁十分仰慕成哲。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成哲只用一把斧子打死大白熊的情景，出现了同惊涛骇浪英勇搏斗，克服千辛万苦战胜严寒的机智勇敢的孩子们的形象。

“两千万同胞都这样抱成一团，真会没有做不到的事啊！”石锁闭目沉思着。

“你好好想想吧。要是不愿回济州岛去，就到长滩村去跟我们一块过吧。到那儿，咱们一起建设起一个你讲过的那个生活幸福的理想村吧。”成哲说得十分体贴感人。

石锁缄默不语，过了半天才睁开眼睛说；

“好，先到长滩村去，然后再回到柳树沟去。打退了倭寇以后，你们在长滩村，我在柳树沟，建立起生活幸福的好世道吧。”

石锁的眼睛闪烁着明亮的光辉。

“石锁!”

成哲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石锁的大颗大颗的泪珠一滴滴地落在成哲的手背上。

船下水的前一天晚上，仿佛是生日又逢上了大节日，孩子们一个个满面春风，欣喜若狂，直到深夜都不肯躺下睡觉。

成哲也同样格外高兴。但他还有好多事情牵肠挂肚，放不下心。凭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手造出来的船果真能漂在水上航行吗？会不会往

一边倾斜，会不会漏水？造船的时候，急着早日造好船，一心扑在赶工上，如今船造好了，却神不由主地产生了许多顾虑。

天亮后，孩子们扛着粗木杠，耳听着各种鸟雀的鸣叫，脚步轻快地拥到了岸边。海上漂浮着淡淡的雾霭，水面十分平静。海鸥和白额鹱仿佛在祝贺孩子们的大喜事，在岛和海的上空飞来飞去，上下翩跹。孩子们满怀着胜利者的喜悦和自豪，在岸边站成了两排。他们一个个都拿着一根粗木棍，把它当杠杆插在船的下边，杠杆下边再垫上原木，准备一步一步地把船推到海上去。他们都做好了准备，只等着成哲喊口令。

“都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成哲一声令下。

“嘿哟，嘿哟！”

孩子们齐心协力地按压着杠杆。船开始一动一动地朝海面移动。孩子们不停地按照口令压着杠杆。船一点一点地向大海滑去，渐渐滑到了岸边的斜坡。再推一下，船就要落到水上去了。

“来，最后一次，再使一把劲，一，二，三！”

孩子们用劲压了一下杠杆，船滑过斜坡，“咕咚”一声落到水上，晃荡起来。

“万岁！”

“万岁！”

顿时爆发出孩子们的欢呼声。

船漂在海上，随着涟漪轻轻摇荡。孩子们欢天喜地，手舞足蹈，激动得抱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

成哲张开两臂跑过来，同茂翰、石锁、德善、昌植和万寿，挎着胳臂打转。小鬼头们一堆，女孩子们一堆，也都挎着胳膊飞转地跳起舞来。

“坐上去看看。”

过了一会儿，成哲抬起一只手喊了一声。孩子们一窝蜂似地上了船。

“万寿，你来开头，摇橹吧。”成哲把橹让给了万寿。

万寿红光满面，一把接过橹，抵着岸边岩石使劲推了一下，就开始摇起橹来。船，劈开水面向前行驶了。

“呃呀得呀——呃呀得呀——”

万寿兴致勃勃地摇着橹唱起了好久没唱的船歌。孩子们立即跟着唱起来。

“起风了，把帆挂起来！”

成哲靠近了桅杆，茂翰等几个大孩子很快就升起了帆。

晴空万里，湛蓝无云。茫茫大海，碧绿清澈，雪白的海鸥在蓝天悠悠飞翔。一张高高升起的风帆，格外醒目，犹如浩瀚的大海上开出一朵鲜艳美丽的花朵，载着孩子们烈火一般的热情和气壮山河的抱负在碧波上奔腾驰骋。

帆船乘风破浪，嗖嗖飞驰。女孩子们的头发在迎风飘舞。

四十一　乘风破浪回故乡

昌植常常像口头禅似地说过，不久就会从东北方向吹来季风。的确，他说的不是谎话。季风真地从东北方向吹来了，这是帮助孩子们返回家乡——长滩村的好朋友。孩子们心潮起伏，满怀着新的希望和喜悦，加紧进行着返回家乡的准备。腌肉、腌鱼、裙带菜和野菜，已经谁备了充分的数量，放在门外当“守门员”的白熊以及其他各种野兽的剥制品和毛皮也都装上了船。白熊岛特有的植物和昆虫的标本也都分门别类地整理好，装上了船。

“季风是不是把我们刮到这儿来的那种坏心眼的风啊？”勇一笑嘻嘻地问道。

“季风跟那种暴风不同，不厉害。现在又不是下大雨的季节。”昌植回答说。

“太好啦，季风会推我们快走了？”英秀高兴地拍着巴掌。

十六个少年都上了船。他们都穿着女孩子们洗好并用石头熨斗烫好的干净衣裳，有的还套上了皮衣裳。男孩子都用刀子剃了头，女孩子们用白熊骨头梳子梳好了头发。成哲、茂翰、昌植、俊浩、京三、勇一、英秀都戴上了有帽徽的学生帽。昌植的帽子本来就小一点，总是歪戴在头上，这一程，似乎脑袋又大了，帽子只好放在头顶上，看去像戴了古代妇女的小礼帽。

“这是你的帽子吧？”英秀把掉了帽檐的草帽递给了达洙。

“这顶帽子还在跟着我呢，现在离别吧。”达洙看了看没檐的草帽，就把它朝大海撇掉了。

“戴着回去嘛，扔它干吗？”京三做了个鬼脸。

“现在我这个达洙已经不是像鬼头桩子一样的人啦。”

听了这话，茂翰咧嘴笑了，他想起了在长滩村上船的时候看到达洙学立正姿势的滑稽样子，曾说过他跟鬼头桩子一样。

“达洙也确实大变样了。”茂翰心中说着，喜滋滋地瞅着达洙帮助小伙伴收拾东西。

就要出发了，石锁却不见了。勇一说，石锁刚刚沿着岸边朝东跑去了。大家只好等着他。没过多久，石锁牵着他的小舢板回来了。

“你拖那破玩意儿干吗？”茂翰问他。

“带到家乡去会有用，干吗扔掉呀。”石锁把小舢板拴在船尾上。

“好，出发吧。”

成哲一说，万寿就把橹抵在岸上使劲推。船离开了岸，开始徐徐移动，一会儿就轻轻地飘荡在海上了，帆迎着海风胀得鼓鼓的。海鸥和白额镬在船的上空翻飞，各种小水鸟飘荡在水面上，似乎是在欢送着他们。

成哲掏出怀表一看，是十点五分。他又去看了看船首的罗盘，船在朝着西南方向前进。

“再见啦，白熊岛，我们走啦！”

茂翰挥着学生帽喊道。别的孩子们也都跟着挥动帽子和双手，向白熊岛告别。

白熊岛渐渐远去了，孩子们留恋地想再看看它，都轮流地拿起望远镜朝它眺望。

成哲的脑海里浮现了他们在白熊岛经历的种种事情。虽然吃了很多苦，白熊岛上的生活却不是毫无意义的。他觉得他们过的生活表现了朝鲜儿童的气概；他认为，将来遇到更大的困难也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它，只要把大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抱成一团，就不会有做不到的事情；从大孩子、小孩子直到女孩子，个人的力气虽小，但只要抱成一团，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就能发挥出惊人的力量和智慧。起初，孩子们想着妈妈哭鼻子，冷了也哭，害怕也哭，可是如今，大家都不是懦弱的孩子了。犹如生铁经炉火炼成钢，孩子们在同艰难困苦的斗争中成长得更加茁壮坚强了。

当成哲这样一面追溯往事一面凝望着大海的时候，传来了孩子们喧哗的声音。

“明玉，路上你还说不说要下去？”俊浩把右眼一挤，逗趣地说。

“晕船鬼，现在怕我，不敢碰我了。”明玉十分自信而明快地回答，还抿嘴笑了。

“唉呀，咱们忘了一件事儿！”德善捅了一下京三的腰。

“忘了什么？”京三惊诧地瞪大了眼睛。

“在白熊岛开船以前，忘了祭山神爷啦。怎么忘得这么干净！”

这一下，孩子们都望着京三，哈哈大笑起来。

“哼，祭山神爷？如今我也不再信鬼神那套玩意儿了！”京三也跟着笑了。

唯有昌植不笑。他倚在栏杆上琢磨着《怀念的家乡》这首歌的歌词。他想把歌词连着写下去，写了擦掉，擦了又写。

万寿掌着舵，不言不语地望着大海。船一帆风顺，朝着西南方向疾驰。白熊岛已经远远地撇在后边，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它的山尖。孩子们不住地传递着望远镜，轮流地眺望着白熊岛，似乎要把他们住了近一年，有了深厚感情的白熊岛永远刻印在脑子里。白熊岛已经变成了小黑点，最后连个小黑点都消逝了。然而孩子们仍不肯掉转他们的视线。他们所能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

当男孩子们聚在船头上听着石锁讲海盗故事的时候，坐在船尾上谈笑风生的女孩子们突然惊叫起来：

“唉呀妈呀，那是什么怪兽啊？”

“唉哟哟，老跟着呐！”

男孩子们跑过去一看，只见一只像海豹似的动物，把突出的独角插在船尾的窄缝里，拔不出来，硬被船拖着走。它见一群孩子拥来吵嚷，就急得更加乱晃乱动，想拔出它的独角，但怎么也拔不出来。孩子们看了都嘎嘎笑，好像看什么热闹似的。

“噢，这是独角海豹。它喜欢用角撞船。它撞过往的船，常有这种现象。幸亏它撞了船尾，被卡住了，要是撞了船身，就会撞折独角，跑掉了，不会这样被拖着的。它是天下第一号大笨蛋。”石锁作了说明。

“怎么，都只顾看热闹啦？跑掉了怎么办？快拉上来吧。”达洙带来了渔叉。

“不要紧，别急。它不会拔出独角跑掉的。”石锁接过渔叉，就要往下刺。

“要抓活的带回去，独角也不要碰坏。”德善说着，开始拉那条拴着小舢板的绳索。

“你想跳到舢板上去？不行，你躲开，危险！”茂翰要挡住德善，准备自己往下跳。

“哼，你还把我当‘山沟沟’看呐。”德善说罢，敏捷地跳到了舢板上。

茂翰不放心地盯着德善。德善紧靠到舢板的船首，拔出了独角海豹的独角。独角海豹挣扎着要逃跑，但它没能挣脱德善有力的双手。

孩子们很感兴趣地围着它观赏。

*　　*　　*

帆船乘风破浪，径直朝西南方向疾驶。

昌植倚着栏杆翻了翻自己的日记本，对石锁说：

“离开白熊岛已经半个月了，哪有你说的那个陆地呀？”

“等着瞧吧，会有的。”

石锁用望远镜向远方看去，没有发现什么。但他继续朝前望，望了一阵，终于喊道：

“看见岛啦！”

孩子们都向他拥来。

“看，那不是岛吗？”

成哲接过望远镜朝前看，只见遥远的水天相连的地方确实有个小黑点。望远镜又不断地被传递着。那个小黑点渐渐变大了，不久便看清了它的山峦、树林和绿草地。那不是岛，而是广阔的大陆。

“咱们漂流的时候没见过岛子或那么大的陆地呀。”

“不可能这么快就到咱的国家吧。”

“是不是咱们没有找准方向？”

孩子们叽咕道。

“要到长滩村去，还远着哩，估计咱们才走到了一半。”昌植说。

“漂来时怎么没见过这块陆地？它是哪来的呢？好像不是咱们上回走的那条航线，是不是走错啦？”茂翰问万寿。万寿追溯着自己的记忆，待了片刻，才想起了什么似的，脸上绽出笑容，回答说：

“你记得咱们漂流的时候有几只鸟落到船上的事吗？”

“唔，记得。”俊浩抢先说。

“噢，我也想起来了。那天抓的是不是只有三个前趾，没有后趾的鸟？”茂翰也高兴地说道。

“对啦。那天雾大，咱们可能没看见那个陆地。”

“那么，船能通过那个地方吗？”勇一问道。

“放心吧。再走一会儿，就会有海峡，过了海峡，就没事儿啦。”石锁安慰说。

光靠风的推力，船就已经走得很快了，可是达洙等几个孩子还是使劲地摇着橹。

茂翰往石锁的腰一捅，还挤了挤眼睛，说：“石锁，到前面的港口，你不想下去吗？你有小舢板嘛。”

石锁望着茂翰，咧嘴一笑，说：“嘿，我要去的长滩村，再走十来天才能到哩。”

石锁起劲地摇着橹，一边望着远去的陆地，一边心中怀着新的希望，描绘着那新的、美丽的家乡——长滩村。

离开白熊岛的第二十八天早上，东边天际现出了晨曦。不久，朝晖染红了天空。天气晴朗。海面平静如镜。

“看见陆地啦！”

在船艄掌舵的茂翰大声喊，划破了清晨宁静的空气。

沉睡中的孩子们一骨碌爬起来跑到船面上，揉着眼睛朝前看。他们的眼前影影绰绰地出现了梦寐不忘的家乡的山峰。

“是藤岩山！”

“回到家乡啦！”

“万岁！”

孩子们欢呼雀跃，高兴得不知所措。

成哲激动兴奋地凝望着故乡，离开白熊岛的时候，在他抑制不住的高兴和激动之中还潜伏着难以言状的不安和焦虑，唯恐船在途中遭

难，唯恐狂风恶浪又来袭击他们，也怕途中有人生病……

但现在，故乡已在眼前了。尽管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藤岩山已经遥遥在望，等于是已经到家了。

东方已经大亮，帆船劈开平静的水面径直朝前疾驶。

“嗨，故乡就在眼前了，咱们都唱支歌吧。我指挥，大家一起唱《怀念的家乡》，从头一段唱到第三段，要好好唱！”京三说罢，自己先开头唱，还挥起双臂指挥。孩子们随之齐声唱了起来。

……

……

惊涛骇浪再凶恶，我们不怕，

狂风暴雪再寒冷，也不在乎。

乘风破浪齐摇橹，扬帆前进，

投向亲爱的妈妈，温暖的怀抱。

大群的海鸥，数不清的各种水鸟，仿佛在欢迎远方归来的孩子们，又像被孩子们悠扬的歌声着了迷，在帆船上空翱翔翻飞。和畅的惠风载着孩子们的歌声，吹得帆船嗖嗖地向前滑行。

成哲的心早已飞到了长滩村，眼前清晰地浮现了妈妈的面容，也许她仍以为儿子已经死了，在海边一面做活一面想念着我这个儿子吧。

“妈妈，我们都没死，正在奔回您的身边呢。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到长滩村了。”

成哲在心中这样呼喊。

成哲久久地站在船头，想象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故乡长滩村，想象着没有外侮的幸福美好的家乡。

船顺风扬帆，箭也似地驶向日夜怀念的家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ㄱ-30624

朝鲜·平壤

1990

ISBN 978-9946-0-2188-1